

前七国孙庞演义

第一回 潼关城白起偷营 朱仙镇孙庞结义

古 风 一 首

偶荒色乱计无余，惹可纷纷怨独夫。
戡定但教惟至德，征诛端不在谋谋。
忽然梦感飞熊兆，圣主躬下征贤诏。
渭滨老子隐羊裘，八百洪基凭一钓。
同异姓氏沾天禄，分茅烈士禁员幅，
筹之七十有二君，倏尔并吞只六国。
周室倾颓无震主，强梁自古多跋扈，
心希定霸必尊王，志在攻城与掠土。
机诈困难援世事，天伦岂易委泉台。
漫观别足风波险，生死交情安在哉？
人心善恶谁能测，天道昭昭肯差迭？
野笔由来记得真，代异时移终不灭。

这一篇古风 单慨周室衰微，群雄扰攘，人人欲定伯图王，个个欲争强较胜，因而秦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齐各据一邦，瓜分七国。七国之中，独秦最强，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齐俱属秦邦挟制。

如今且表燕国，当时，燕王有女，名燕丹公主，招孙操为驸马。孙操系孙武之子，出自将家，幼习韬铃，长娴弓马，也算是一员良将。后生三子：长孙龙，次孙虎，幼孙膺。燕丹公主怀孙膺在身，常梦红云护屋；及生孙膺，眉清目秀，颖悟非常。孙操尝对燕丹公主道：“此儿长大，必握百万之权，乃吾家至宝也。”燕丹公主愈加珍惜。

其年，秦孝公嗣位，差官入燕，催趲进奉。燕王召孙操私议道：“当今七国，独有秦强，若不纳贡，恐反招祸衅。”孙操道：“秦国虽强，吾燕何弱？我王恐秦生衅，何不兴师先自伐秦为上？”燕王道：“卿言最当。今欲伐秦，何人可领大兵？”孙操道：“臣愿领五万人马，立破强秦。”燕王道：“孤闻秦邦名将颇多，恐卿一人不能取胜。”孙操道：“我王请勿过虑。臣子孙龙、孙虎，膂力非常，英名盖世。臣愿携此二子同行，秦不待战而自克也。”燕王大喜，赐御酒三杯、金花三朵。孙操辞燕王出朝，带领孩儿孙龙、孙虎，下教场点齐人马，即日登程。但见：

古风——和绝句、律诗等相称的古体诗。句式一般有三言、五言、七言、四言、六言等，不讲求对仗、平仄等格律，用韵比较自由。

七国——周以后，经过长期的争霸战争，诸多小诸侯国逐渐被大诸侯国并吞，到战国时期，诸侯国已为数不多，只有七国，历史上称战国七雄。

韬铃（qián，音前）——古代兵书有《六韬》、《玉铃》，此处指用兵谋略。

娴（xián，音闲）——熟练。

膂（lǚ，音吕）力——体力。

旌旗乱飏，金鼓齐鸣。密匝匝干戈列队，乱纷纷甲骑连云。炮响三声，天愁地惨；

锣鸣一下，鬼哭神惊。铁骑卷黄尘，一门三将多骁勇；宝刀横白日，万马千军播姓名。

不数日来到潼关，孙操令人马屯扎关外。那秦王孝公，正坐朝堂与多官议事，忽有潼关报到，说燕国驸马孙操父子，领数万人马屯扎关外，要与我国厮杀。秦王闻报，冷笑道：“好个不识时务的燕王！孤差人去催趲他进奉，他倒不来纳贡，反起兵前来触犯。”遂令武安君白起为大将，甘龙、杜回为副将，领兵三万，出关迎敌。

白起领命，来到潼关。孙操闻秦将领兵出战，吩咐孙龙、孙虎镇守大营，亲领一支人马杀奔阵前。白起大喝道：“何物么魔，敢先出阵？”孙操道：“燕国驸马孙操。来将何名？”白起道：“秦国大将武安君白起。”两将挺身出马，战经六十余合不分胜负。白起抡枪，把孙操刀来架住。孙操道：“你莫非怯战？”白起道：“天色已晚，不是厮杀时节，分兵回去，明早再定高下。”孙操道：“也罢！且放你去将养一夜，明早吃刀。”两家拨马回营。

且说孙操回营，孙龙、孙虎出营迎接。孙操到中军坐了。孙龙问道：“爹爹今日出战，胜负如何？”孙操道：“我儿！好个武安君白起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我与他大战六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天晚收兵回来，明日决一死战。”吩咐军中备酒，父子三人就在营中畅饮。诗曰：

大战潼关天日昏，一心直待破强秦。

宵来且尽杯中物，拚醉中军细柳营。

且说那白起回营，与甘龙、杜回计议道：“孙操那厮，与我不相上下，势难取胜，如今之计，不能力擒，只可智取。不如乘此更阑人静，分兵三哨，劫了他的营寨，功必成矣。”甘、杜二人齐说：“好计！”随即传令军士准备劫营。白起中哨，甘龙左哨，杜回右哨。到二更时分，军士各各衔枚，锣不鸣，鼓不响，蹑地趲进燕营，一声炮响，喊声连天，一齐杀入。此时孙操饮得大醉，孙龙、孙虎亦有半酣，不曾提防劫寨，睡梦中听得喊声，魂不附体，各牵战马，自逃性命，哪顾军士死生。父子扳鞍上马，一道烟径往后哨逃去，白起纵人马绕营混杀，把燕国五万人马杀得罄尽，尸横遍地，血满潼关，扯起得胜旗，奏凯还朝。秦王大喜，问道：“孤闻燕国孙操智勇兼全，卿何由得此大捷？”白起将劫寨事一一备奏，秦王赐白起黄金千镒、彩帛百端，其余将士犒赏不提。

那孙操父子逃回燕国，孙操自绑入见燕王。燕王惊讶道：“卿敢被秦师陷了？”孙操道：“臣该万死！臣领兵到潼关，与秦将白起大战一日，不分胜负，天晚收兵回营。不料白起到夜静时，劫臣营寨，人马尽被杀伤，臣父子杀出重围，特来见驾，望王赦臣万死。”燕王听说，叫声：“罢了！真乃貽笑外邦。你为将数年，岂不知提防劫营？如此胡混，岂堪重用，本当正法，姑念椒房至亲，削去兵权，追还牌印，贬去巡视各门。”

孙操回府，闷闷不乐，孙臧问道：“爹爹今日伐秦回来，忧愁满面，却是为何？”孙操道：“我儿，你年幼不谙世务，问他怎的？”孙臧道：“儿

柳营——军营。典出卢纶《送从叔程归四川幕》诗：“群鹤栖蓬府，诸戎拜柳营。”

蹑(x, 音虚)——暗。

罄(qìng, 音庆)尽——完全。

镒(yì, 音益)——古时重量单位，约合当时的20两。

椒房——皇后所居之殿。这里是说皇室之亲。

虽年幼，世事颇知一二，不识吾父隐衷为家为国？”孙操道：“为家怎么说，为国怎么说？”孙臧道：“若说为家，家有二位兄长，武艺精强，俱可为父分忧，不必提了。若说为国，莫非外邦轻视我国，朝中缺少谋臣良相，以此过虑？”孙操道：“我正为此。因秦王倚恃强伯，差人催趲我邦进奉。吾主大怒，着我领兵三万伐秦，不料到得潼关，被白起诡计劫了营寨，损兵折将，逃窜回来。朝廷大恼，将我削了兵权，追还牌印，贬巡各门，所以烦恼。”孙臧道：“爹爹且省愁烦。孩儿心中正想一事，倘若得成，务要两手补完天地缺，一身分豁帝王忧。”孙操道：“你有何本事敢夸大口？”孙臧道：“孩儿闻得人说，河南汝州云梦山水帘洞有个鬼谷先生，兵书战策、妙略奇谋，无般不谙。欲去投他为师，传授六韬三略、入门遁法、呼风唤雨、掣电驱雷、剪草为马、撒豆成兵，那时回来，替我燕国报仇，未为迟也。”孙操道：“我儿，你所志在此，我不阻你，不知几时可得回来？”孙臧道：“多则三年，少则两载。”孙操道：“只是你母爱惜你，未必肯舍你去。”孙臧道：“人生天地间，谁不欲建功立业？况男子志在四方，岂可守株待老？望爹爹慰解母亲。”

孙操同孙臧到后堂，见燕丹公主说道：“孩儿孙臧，今日要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，特来拜别。”公主道：“我儿小小年纪，不在家中学习，为何却要远去？”孙臧道：“家中学习如何有成？况今正缺贤臣谋士之秋，不去习些武艺，等待何时？”公主再三苦留不住，没奈何，吩咐道：“我儿路上须要小心，早去早回，免我悬望。”次日，孙臧收拾行李，拜辞父母并兄弟，出幽州城而去。

再说宜梁魏惠王驾下有个丞相郑安平，其日朝罢回来，往牛头街经过。值寒冬之际，街道上水浆凝冻，结成寸冰，正行之间，马蹄踏在冰上，老大一滑，险些把个当朝丞相坠下马来，左右连忙搀注。郑安平着恼，吩咐左右把两边居民拿来，一齐跪在马前。安平道：“你等为何把水浆倾泼街道？”众人道：“非干我等之罪，乃开染坊庞衡家倾泼的。小人们屡次说他，他恃顽不听。”安平差人把庞衡拿来，打了二十大棍放去。

那庞衡之子，名唤庞涓，性多暴戾，见父亲被郑安平打了，一时怒起，取一条短棍，把十数个染缸打得粉碎。涓母上前扯住道：“这是生意家伙，打碎了，把甚过活？”庞涓道：“我父今日受郑安平如此羞辱，都是染缸的祸胎。我家不开染坊，水浆如何污泼街道，教我此仇如何得报？”其母道：“这却是他管的事情，这也无可奈何。你把这染缸打碎怎的？只要下次小心，不泼街道上罢了。”庞涓道：“今后劝父亲不要开甚染坊罢。我如今收拾行李，到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处，教他传些兵法，他日倘得执一印、掌一国，也可报郑安平之仇。”遂拜别父母，出了宜梁城，挑着行李，来到一株大树边。正欲歇担少息，见树下一人席地而坐，在那里打盹。庞涓暗想道：“这个人年貌似我仿佛，莫不往哪里攻书的？”遂近前问道：“兄长往何处去的？”那人醒来，看见庞涓，倒身施礼。庞涓道：“兄长上姓？何邦人氏？”孙臧道：“吾父是燕王驸马，姓孙名操。我是第三子孙臧。”庞涓道：“失敬。欲往何方？”孙臧道：“将往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处学艺。敢问兄长上姓？贵邦何处？”庞涓道：“小可姓庞名涓，魏国人氏，也要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。”孙臧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兄长不弃，就此订个生死之交。”庞涓道：

“公子金枝玉叶，小可间阎匹夫，安敢过扳！”孙膑道：“说哪里话！同到前面朱仙镇，买些香烛，拜告大地，长者为兄，幼者为弟，方是结义之礼。”庞涓道：“有理。”二人各取行李，行到朱仙镇，备下香烛，对天发誓。庞涓道：“大哥居长，请先誓。”孙膑遂对天告道：“孙膑，燕邦人氏，路遇魏国庞涓，结为兄弟，同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，有书同读，有艺同学，一有私心，天地鉴察，永为畜类。”庞涓听了没奈何，也对天告道：“庞涓，魏国人氏，路遇孙膑，结为兄弟，同到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，有书同读，有艺同学，如有昧心，不得还乡，夜走马陵道，乱箭射死，七国分尸。”

誓毕，二人对拜八拜，孙膑为兄，庞涓为弟，庞涓道：“哥哥，你我既结拜了，可把行李并作一担，待小弟挑。”孙膑遂并了行李。庞涓挑着一路走，一路想，心生一计，假意一交跌倒，把行李撒在地上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不好了！”孙膑不知是计，问说：“兄弟怎么？”庞涓道：“小弟在家，自不曾挑着担子，一身骨痛难当。”孙膑道：“快到前面客店歇宿，明日再行。”遂一手搀着庞涓，一手按着行李在肩，往前面旅店歇宿。明日又行，孙膑只得把行李挑了在前。庞涓在后，以为得计。

二人行不多时，到了一座高山。山上树木交加，并无入迹。庞涓唬怕，暗想。高山峻岭，必多豺虎，我在后走，倘有疏虞，怎生是好？又心生一计，道：“大哥，山上草深露湿，不好行走，小弟当先开路。”遂走过前。忽见树林中跳出一只花斑猛虎，张牙舞爪，望庞涓乱扑，吓得庞涓大声叫道：“大哥，快上来救救！”孙膑赶上前，见是只虎，遂歇下行李，近前对虎唱个喏道：“虎哥，我孙膑同庞涓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，望你让条去路。”那虎见孙膑吩咐，张睛怒目，照定庞涓。庞涓慌了，望一株大树上溜将上去，那虎又紧紧蹲在树边。庞涓在树上叫道：“大哥同行，莫疏伴，救我一救！”孙膑又对虎道：“虎哥，树上的就是我兄弟庞涓，望你方便他下来同去。”那虎摇头摆尾，从林中去了，庞涓方爬下树来。原来这虎不是凡虎，就是鬼谷仙师驾车神虎，特奉仙师差遣，来探孙、庞二人心术的。

孙膑道：“这山上树木丛密，不便游玩，快下山去。”二人遂走下山。又见一条深涧，并没桥梁，单见有一独木。庞涓害怕道：“大哥，这独木桥如何过去？”孙膑正在待渡，忽然来了一个道童，挑两个筐儿慢慢行来。孙膑歇担上前，问道：“童哥，借问一声。我要往云梦山访鬼谷仙师，别去去路么？”道童道：“没有别路。此处名独木桥、鹰愁涧，是去云梦山的正路。二位不便过去，与我些不鬼，待我挑二位过去。”孙膑取二十文钱，送与道童。道童接了钱，问道：“二位是哪个居长？”孙膑道：“我长。他是兄弟。”庞涓在旁道：“与你钱，你只管挑我们过去，何兄何弟，干你甚事？”道童笑道：“我问你年长幼，有个因由：年长的坐在前面筐里，年幼的坐在后面筐里。”庞涓暗想：在前面筐里，坐歪斜些还可抱定绳索，若掉下涧尚可救，坐在后筐掉下涧去，哪个看见？就说道：“童哥，我从来胆小，望你把我坐在前面筐里。”道童道：“也罢，你就在前筐坐着。”孙膑坐于后筐。道童吩咐二人俱合着眼。不知道童怎生挑过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白鹿仙击涓大冰雹鬼谷子授箴假天书

话说道童把孙膑、庞涓挑了到独木桥中间，故意把担儿卖几个转折。孙膑并不吃惊，只庞涓害怕，两手紧紧摸着筐索，连声叫道：“童哥挑稳，莫唬杀我！”道童道：“不妨。合着眼坐着，开眼就要掉下涧去。”庞涓愈加把眼闭紧，心头别别跳个不了，暗想：道童恁般无理，过桥去，着实打他一顿，才消这口气。少顷，过了桥，道童歇下筐儿，叫二位开眼。孙膑、庞涓走出筐来，开眼一看，那道童并筐儿都不见了。看官，你说道童是准？即鬼谷仙师焚香童子，仙师特地差来试探孙、庞心术。孙膑道：“奇事！分明是个仙童，来度我们过桥，不可不拜谢。”两人望空遥拜。

又行数日，来到云梦山，定睛观看，但见那：丛崖怪石，峭壁奇峰，满山前瑶草琼芝，四下里禽飞鹤唳，涧畔密结薛笏，沿堤丛生花竹，虽然尘世逍遥地，半是蓬莱小洞天。两人来到洞前，见洞门紧闭，门上一个石碑，上镌六个大字是：“云梦山水帘洞”，两人徘徊良久，忽见一个樵夫从洞前经过。孙膑问道：“樵哥，这里可是鬼谷仙师的洞府么？”樵夫道：“正是。二位问他何干？”孙膑道：“我是外邦人氏，闻仙师之名，特来投他学艺。”樵夫道：“要见仙师，须要诚心拜开洞门，方才得见。”庞涓道：“拜几拜才开？”樵夫道：“有诚心一拜即，没诚心一年半载也拜不开。”樵夫说罢，拱手而去。

孙膑对庞涓道：“兄弟，千山万水来到此间，怎说没诚心，就拜几拜，有甚相亏？”孙膑倒身下拜。庞涓拜了一拜，站在后边自想道：“不要拜，少不得孙膑得见，我也得见，拜他何为？”孙膑回头，见庞涓不拜，便说：“兄弟，不要灰了道心，还来同拜才是。”庞涓勉强下拜，拜到午时三刻，洞门一声响亮，忽然大开，里面走出一个道童，问道：“二位到此何干？”孙膑道：“燕国孙膑同魏国庞涓，来投鬼谷仙师学艺，敢烦通报。”道童听了，转身进去，禀知鬼谷。

这鬼谷乃晋平公时人，姓王名利，世居清溪，尝入云梦山采药，得道不老，业于谷中，因号鬼谷。当时吩咐道童：“掇张交椅放在洞门下，待我出来。”道童依命，连忙取交椅放了。鬼谷行至洞门下坐定叫道：“学艺的过来。”孙膑、庞涓近前下拜，鬼谷问道：“二子姓甚名谁？何邦人氏？”孙膑道：“弟子孙膑，燕国人氏。”又指庞涓道：“他姓庞名涓，魏国人氏，是弟子途中相遇，遂尔结义，同叩吾师，望乞收录。”鬼谷看孙膑相貌，熊腰虎背，道骨仙肌，有怀仁尚义之心；又看庞涓，鬼头蛇眼，背后见腮，忘恩负义，嫉贤妒能，不得善终之相，遂道：“孙膑堪以授艺，庞涓难以学习，回家去罢。”孙膑哀告道：“师父！同胞莫蹉违，况路途结义，尤胜同胞。弟子学得艺成，庞涓也学得成，望师父一并收留。”鬼谷道：“也罢，你们试试聪明我看。若把我赚得出洞门，就收了他，赚不出，打发回庞涓沉吟半晌，高叫道：“师父！云端里两条龙斗，请师父观看。”鬼谷微笑道：“此时冬月，有甚么龙斗。”庞涓又道：“师父，南天门李老君来了。”鬼谷道：

鬼谷——或称鬼谷先生，史书上记载的鬼谷子系楚人，传说为苏秦、张仪师，战国时纵横家之祖。本书中的鬼谷先生，系著者假托。

掇（du，音多）——用双手拿，用手端。

蹉违——差误，离别。

“李老君适才别我去，怎的又来！”庞涓道：“弟子在师父椅后放把火，师父怕烧，只得出洞。”鬼谷笑道：“权当你的见识。”又问孙臆：“有甚见识赚我出洞？”孙臆道：“弟子愚顽，无甚见识。师父把椅拿在外面坐了，待弟子想个见识赚师父进去还可，若师父在洞内，一世也赚不出来。”鬼谷叫道童掇交椅向外坐了。孙臆道：“弟子已赚师父出洞了。”鬼谷大笑道：“我倒被你赚了。”遂引二人到里面拜祖师圣像，吩咐今日将晚，归房歇宿，明日习学。孙、庞领命去讫。

次日，鬼谷唤孙臆、庞涓吩咐道：“古云：‘徒弟徒弟，先供使令，方才学艺’。二人每日一个攻书，一个打柴。如孙臆攻书，庞涓打柴；庞涓攻书，孙臆打柴。”二人齐道：“依遵师令。”鬼谷道：“今日为始，孙臆年长，先攻书，庞涓去打柴。”鬼谷打发庞涓去，取本书递与孙臆，嘱咐：“此书与你自读，不可与别人看。”孙臆接书，竟往房中去读。不料庞涓打柴回来，先见了师父，后到房中问孙臆道：“大哥，今日不知读何书？我看看。”孙臆道：“兄弟，我与你当日朱仙镇上结义之时，对天发誓有书同读，有艺同学，怎不与你看？”连忙将书递与庞涓。庞涓接来，灯下读几遍，通读熟了。明日当孙臆打柴，庞涓读书。鬼谷取书递与庞涓，庞涓接书，进房攻习。孙臆回来，问庞涓：“今日读的什么书？”庞涓支吾道：“师父今日道友相访，烹茶煮饭混了一日，教我也忙了一日，不得工夫读书。”孙臆信他。如此多番，凡孙臆读书日子，晚来与庞涓看；庞涓读书日子，托故不与孙臆光阴如梭，两人学艺到了一年，庞涓叫孙臆道：“大哥，你我学艺一年，皆有些本事，不知中用不中用。明日禀过师父，只说同下山打柴，把本事试演一番如何？”孙臆道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

次日，孙臆、庞涓禀过师父，一同下山。孙臆把顽石摆下一阵，叫庞涓看是什么阵？庞涓看了道：“青龙出水阵。”孙臆道：“这阵你破得么？”庞涓道：“要破何难！”拿起扁担从哪方起，哪方止，把个青龙出水阵点破。孙臆道：“兄弟，你也摆一阵，看我认得么？”庞涓也把石摆下一阵，孙臆看不出，问道：“是什么阵？”庞涓道：“就是大哥才摆的青龙出水阵。”孙臆摇头说：“不像。”庞涓道：“此是我摆差了，大哥故看不出。”口里虽说，心内暗暗欢喜说：“吾学足矣！我知认得他的阵，他认不得我的阵，岂非我高似他？”傍晚两人依旧安歇。

一日，鬼谷吩咐二人道：“我今日要往终南山赴松花会，你们好生看守洞门，过七七四十九日，同下山来接我。”鬼谷嘱毕，驾一朵祥云腾空去了。

到了四十九日，孙臆对庞涓道：“师父吩咐在先，去四十九日回来，今日已满，你我可同下山迎接。”当下忙备仙桃、仙酒，二人携了下山，到曼多罗石边，把酒桌摆在石上。正摆得下，忽有一只白鹿慢慢前来。孙臆看那白鹿生得奇，但见遍身皎如瑞雪，洁似秋霜，走到石边再不动。孙臆筛杯酒放在石上，白鹿张口吃了，连筛两杯，吃两杯。庞涓道：“大哥，白鹿不过山中走兽，怎与酒吃？”孙臆道：“此鹿形象非常，或是仙家驯养也未可知。”庞涓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待我打杀了，做个下酒之物。”孙臆道：“大小俱是性命，杀他则甚，此心何忍！”庞涓不听孙臆之言，提起顽石望白鹿打去，白鹿转身就走，庞涓赶去一二里之地，立时不见白鹿。忽起一阵狂风，降下许多冰雹，把庞涓打得面青脸肿，倒在地上，孙臆见冰雹，过来寻庞涓，只见庞涓倒伤在地。孙臆扶他回到洞中，乃复自到曼多罗石边。那白鹿又走来，忽口吐人言道：“孙先生，生受你。吾非凡鹿，乃上界白鹿大仙。汝师

鬼谷，乃吾至友。适间庞涓心怀不善，欲害吾命，被我降下冰雹打伤。汝师顷刻回来，他还有三卷天书、八门遁法、六甲灵文，俱不曾传你。你回去可要他的。”说罢，化一阵清风而去。

须臾，空中半云半雾，鬼谷驾虎车从空而下。孙臆倒身下拜，进上酒果。鬼谷吃了，问道：“庞涓怎么不来？”孙臆道：“他今下山迎接师父，适被冰雹所伤，回洞去了。”鬼谷道：“因他贪口，要食白鹿，自取其祸。”

师徒回到水帘洞，孙臆近前道：“闻知师父有三卷天书，八门遁法、六甲灵文，望师父传与弟子。”鬼谷道：“此书秘传已久，非人莫传。”遂唤道童取天书出来。道童开了书箱，取出付与孙臆。鬼谷道：“此书只可自读，不可与人看。”孙臆得了天书，燃灯夜读，庞涓见孙臆读书，假做睡熟，听了一会，假做睡醒，起来叫道：“大哥，为何私心？当初朱仙镇结义，对天发誓，有书同读，有艺同学，今晚悄悄在此读天书，可不背了前盟？”庞涓一把抢过手，看了又看，便晓天文义理，使性掉在地下，依旧睡了。孙臆收拾放在桌上，只得也睡。庞涓待孙臆睡熟，悄地起身，把天书向灯火上烧毁，假意大惊小怪叫道：“大哥快醒！天书被灯煤掉下烧毁了。”孙臆大惊，忙爬起来，天书已作灰烬，愁眉紧锁，面带忧容。次早，孙臆到鬼谷榻前跪告道：“弟子有罪。昨夜正读天书，灯煤掉下把天书烧毁了。”鬼谷道：“此乃世间难得之宝，如何烧毁？好不小心！”孙臆快快而去。

过几日，八月中旬，黄昏时候，鬼谷着道童唤孙臆、庞涓，同步出洞门。但见瑶阶净洗，玉宇无尘，冰轮乍展，宝镜初升。鬼谷坐于石上，孙臆、庞涓侍立。鬼谷道：“二子从吾受业已经三年，未闻二子之志。今乘明月，试各自陈。”孙臆道：“弟子孙臆，愿明王在上，政治隆昌，耳不闻金鼓之声，目不观烽烟之惊，使臆得享太平，濡沾雨露，以乐天年。臆所志也。”鬼谷佯笑道：“迂腐之谈，不足处当今之世。”遂问庞涓：“所志若何？”庞涓道：“弟子庞涓，愿奉一人命令，统百万威权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使天下诸侯云从宾服。此涓志也。”鬼谷笑道：“处战国之世，非庞涓不足以成大事。”说罢，孙臆、庞涓一齐跪下道：“弟子二人，离家三年，思念父母，明日欲拜辞师父，回家探望，不识可否？”鬼谷道：“庞涓聪明，他的兵法通学会了，可以去得。孙臆驽钝，尚未透彻，还不可去。”孙臆道：“弟子二人，路逢结义，同心合胆，对天发誓。既与庞涓同来，要与庞涓同去，有终有始，乃见交情，望师父垂念。”鬼谷道：“你既苦苦要去，我也难留，明日随你二人去罢。”又说些闲话，到了三更，师徒进洞就寝。

次早，孙臆、庞涓拜辞鬼谷下山。行至半山，见一老婆手拿铁鍤，磨于石上。孙臆问道：“婆子手磨何物？”婆子答道：“小主母在家做针指，无处觅针，教我把铁鍤磨做绣花针儿。”孙臆笑道：“奶奶差矣！老大铁鍤怎么磨得成绣花针？”婆子道：“先生岂不闻俗语云：‘只要工夫深，铁鍤磨做针。’”孙臆闻言大悟，自想：“婆子之言其实深奥，凡事只要工夫精到，毕竟可成。所以师父说我驽钝，还欠攻书，即此可喻。”又行数里，见一大汉手拿锥凿，在山脚凿山。孙臆问道：“汉子凿山何用？”大汉道：“凿透山眼，要通大海。”孙臆笑道：“凿山如何通海？”大汉道：“你不闻古语说：‘凿山通海泉，心坚石也穿。’”孙臆连见两事，心回意转，想道：“我

非人莫传——若不遇遵道之人不得传授。

驽钝——低能，愚笨。

兵法未深，下山去也没用，何不返去见师父，再读几时书，回去未迟。”因对庞涓道：“兄弟，你果聪明，兵法精通。只我弩钝未通，岂可中道而废？你今先回，我再上山习学几时。待我写一封家书，烦你送至幽州我父处投下。你可在我家住下，待我父奏闻燕王，就在燕邦受职，等我回来，与你共掌朝纲。”说罢，向行囊中取出纸笔，写书递与庞涓。两人拜别，庞涓往幽州去。

孙臆复上山，回水帘洞拜见师父。鬼谷道：“你去了为何复来？”孙臆道：“弟子下山，见一老婆铁釜磨针，又一大汉凿山通海，弟子一时省悟，想起师父金石之言，说我攻书未深，因此别了庞涓，又上山来，望乞指示愚顽。”鬼谷道：“那婆子、大汉俱是神将，我特差他点化你的，我有三卷天书、八门遁法、六甲灵文，珍藏已久，非人勿授。几欲传你，因庞涓为人妒贤嫉能，忘恩负义，所以不好传你，故此着他先回，特遣神将点化你上山，慢慢传你天书。”孙臆惊问道：“天书前番灯煤烧了，怎么还有天书？”鬼谷微笑道：“烧毁的乃是假的。我预知庞涓心怀不善，故把假天书与他烧毁，他才肯下山去。我今与你取个表字‘守愚’，别号‘伯龄’。”孙臆拜谢。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魏王计赚辟尘珠 庞涓大战宜梁道

再说庞涓别了孙臧，晓行暮宿，来到幽州燕山府。是日，孙操正在中堂，见门上报道：“府门首有个黄衣道人，说是云梦山捎书来，要求面见。”孙操叫请进来，道人进见，与孙操施礼，分宾坐下，孙操问道：“先生何来？”道人道：“某乃魏国人，姓庞名涓，表字宏道。三年前去云梦山学艺，途遇三公子，八拜为交，同投鬼谷仙师处习学，同眠共食，情甚同胞。因想回家，先下山来。公子还有几时耽搁，不久也回，特先寄家书在此。”孙操接书大喜，吩咐摆酒款待，唤孙龙、孙虎出来陪了庞涓，径到后堂，与燕丹公主一同拆阅。那音书上道：

忆别膝下，倏经三载，温清久疏，甘旨尚缺。身虽居云梦山，而无日不神驰燕山府也。今有庞涓，昔缘途遇，义结兰交，业同鬼谷，有安邦定国之谋，斩将勤王之技。幸吾大人留入府中，奏闻主上，委以重任。臧因学业未精，羞归故里，终有日与涓同事也。二亲希勿垂念，谨此奉慰。

不孝男臧百拜

孙操与燕丹公主看罢，见儿子不回，心内反不快活。忽家童来说，酒席完备，摆列中堂了。孙操出来入席。酒至数巡，孙操道：“先生，小儿书上教我奏过朝廷，授先生官职，不识尊意何如？”庞涓欠身说：“领教。”饮至日晚方止。孙操令家童打扫书房，送庞先生安歇。

次日上朝，燕王升殿，百官朝罢，孙操出班奏道：“臣子孙臧，有一结义兄弟庞涓，是魏国人氏，同在云梦山鬼谷仙师处学艺回来，捎带臣子家书。书中力荐其人精通战策，熟谙韬略，有定国安邦之才。今臣奏闻，望我王准奏，留在驾前，必堪重用。”燕王问道：“其人何在？”孙操道：“现在朝门外。”燕王传旨宣入。庞涓上殿，高呼拜毕。燕王问道：“壮士何处人氏？”庞涓道：“臣魏国人氏，曾向云梦山鬼谷仙师处授得韬略战策，闻我王招贤纳士，特来投用。”燕王心中不悦，暗想：“此人鬼头蛇眼，脑后见腮，背义忘恩之徒。分明孙臧荐他投燕，怎么在孤面前不提孙臧，反说自来投燕，眼见不是好人。留他在此，后来必乱朝纲，打发他去罢。”便对庞涓道：“寡人只用本邦人，不用外来贤士。”吩咐孙操，即时打发庞涓出城，不许容留燕境。

庞涓吃了一场没趣，同孙操回府，收拾行李出城。行十数里，见路旁一株大树，庞涓记恨燕王，取出解手刀，把树皮削去一块，题诗八句。诗云：

云梦曾攻战策文，燕山七国望彰名。

乾坤有道何无道，日月虽明犹未明。

宝剑早持星斗灿，征旗展处鬼神惊。

一朝落在庞涓手，燕国人民划草平。

行了数日，已到齐邦，恰好齐威王着太师邹忌在教场招贤纳士，庞涓闻此消息大喜，忙投教场。把门官通报，邹忌令见，庞涓走到演武台前参见邹忌。邹忌问庞涓哪方人氏？庞涓道：“某魏国人氏，姓庞名涓，曾在云梦山鬼谷仙师处学艺，战策布阵无所不通，特来投谒，望乞录用。”邹忌把庞涓仔细一看，见他相貌不端，暗想：“这厮奸心显露，无义之徒，不必留他。”就把几句话打发庞涓。庞涓走出教场，大嚷道：“这厮在做太师之职，好不

重贤。待我面见齐王，倘用了我，慢慢教这厮吃亏。”一直来到西华门，黄门启奏，齐王宣庞涓上殿。庞涓就把姓名、乡贯说了一遍。齐王道：“既是魏邦人，家住何处？”庞涓道：“住牛头街兔儿巷。”齐王喝道：“这厮无状！牛头街兔儿巷，有犯寡人名讳，辄敢乱道！”喝令武士绑出斩首，班中闪出上大夫卜商，奏道：“我王若斩庞涓，闭塞贤路了。”齐王问：“怎的闭塞贤路？”卜商道：“庞涓犯我王名讳，理所当斩。知道的，无别议论，不知道的，只说我王不重贤才，来的不用，反赐其死。日后纵有英雄，不敢投齐。”齐王依奏，放庞涓免死，赶出朝门。

庞涓含怒，行到新梁桥上。前面旗幡杂彩，金鼓齐鸣，人马簇拥。庞涓闪在桥下观看，却是魏惠王驾来。你说惠王到齐何事？原来众诸侯三年入觐周王一次，其年当朝觐，魏王特来与齐王同去。当时，魏王驾到桥上，马不肯行。魏王道：“马不肯行为何？”左护驾徐甲、右护驾郑安平上前奏道：“桥下必有物件。”魏王着军士桥下搜寻。军士下桥，把庞涓拿到魏王驾前。魏王道：“这厮必是外邦奸细！”庞涓道：“臣非奸细，本邦宜梁人，名唤庞涓，授得鬼谷仙师兵书战策，正回本邦见驾，不期路遇，望乞赦罪。”魏王道：“要见寡人，为何躲在桥下？”庞涓道：“臣因行李在身，不敢朝见，暂且回避。”郑安平奏道：“臣认得此人，牛头街兔儿巷开染坊庞衡之子。三年前冬月，他家泼污街道，结成冰块，马蹄滑倒，险些将臣跌伤。臣将其父庞衡责治，想庞涓必记恨于心，如今学了武艺回家，一定先投别邦，因别邦不用，才欲归本国，况且云梦山不是这条路走，且有不仁之心，望我王详察。”魏王传旨，押回本国南牢监候，回朝审问。那些军校就把庞涓押去本国。

魏王进临淄城，在金亭馆驿安歇。齐王就来金亭馆驿相见，设宴款待魏王，约定来日起驾，入周朝觐。次日，二王排驾往齐。及朝觐事毕，二王驾返，齐王即设宴于万卉园中，与魏王饯行。斯时正值春光明媚，百花开放。二王赏玩多时，遂入席饮宴。忽见一阵大风，刮起一天尘土，齐王席前约有半寸厚，魏王席上一些也无。齐王道：“奇事！孤王席倒起许多尘土，君席并无一点，此何说也？”魏王道：“孤带有辟尘珠在身，尘土不敢近前。”齐王道：“孤从没有见过辟尘珠，多应至宝，敢求一见。”魏王于锦囊中取出，近侍将金盘盛了，送到齐王驾前。齐王接过手，那珠绕盘滚个不了。齐王道：“定了！孤家好看。”魏王道：“他要王贽见之礼。”齐王叫道：“辟尘珠住了！孤赐你银钱一百文并红罗十匹。”那珠在盘中响亮一声，就不动了。齐王连声喝彩：“好件宝贝，果世罕有！”便对魏王道：“孤将连城二座换此珠，不识可否？”魏王眉端一蹙，心生一计道：“此珠有雌雄二颗，还有一颗在孤随身的箱篋中，每一相离，立干涸而死。孤且带回，君当沐浴斋戒三日，孤再送来。”齐王听信，着近侍仍旧送还。魏王仍归锦囊。

及宴罢回到金亭馆驿，宣郑安平、朱亥、徐甲、侯婴等近前道：“孤今日与齐王宴饮，忽起狂风，尘沙障目。孤自有辟尘珠在身，一尘不染。齐王怪而问之，孤失于检点，便说有辟尘珠佩身之故耳。他要借看，此时不好不拿出来，岂知他一见，就要将连城二座换取此珠。孤想此珠乃倾国之宝，口

朝觐(jìn, 音进)——古代诸侯春朝天子曰朝，秋朝曰觐。

贽(zhì, 音至)见之礼——初见尊长所送的礼品。

倾国之主——此处指全国之宝。

虽许他，心实未愿，被孤赚归。倘齐王坚执要换，如何是好？”郑安平对道：“臣闻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辟尘珠虽为异宝，非国之所重。今齐王既肯以连城二座相易此珠，广土众民，未为不可。今王又面许相易，一旦弃约，是谓失信，何以服齐王之心？将来兴兵构怨，势所必至。依臣愚见，竟将辟尘珠易此连城，使邻国闻此，皆知我王轻宝货而重土地，天下归心，诚王霸之举也。愿王图之。”魏王道：“卿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当此之时，能走士聚兵，土地易得，此珠产自三韩，实为无价。吾闻君子不夺人之所好。齐王一见我珠，便思构取，贪戾无礼。我便失信，有何妨碍？”朱亥见魏王不肯，恐逗留齐国惹出祸来，因说道：“依臣愚见，不如连夜回国，再作商量。”魏王道：“卿言有理。”即密传号令，结束行装，命郑安平、朱亥、徐甲护驾前行，侯婴领兵殿后。约二更时分，掩旗息鼓，趋路回国。

次早，齐卫御殿，就有人报道：“魏王君臣连夜起身回国了。”齐王闻言，想是不肯换辟尘珠，故不辞而去，一时大怒，即命鲁王田忌兴师，说：“魏王受宴不谢，还国不辞，诈言哄赚辟尘珠，有此三罪，欺孤太甚！尔等前去，献出珠来，万事休论，半言相违，立擒魏国君臣前来，夷其疆上，方快孤心。”田忌遂领兵前进。魏王回国闻知，即令徐甲、侯婴迎敌，两兵相接，田忌道：“魏国君臣知罪不知罪？”徐甲道：“魏国君臣有何得罪？”田忌道：“你主受宴不谢，还国不辞，诈言哄赚辟尘珠，如此失信，大罪三条，说甚无罪！快献出辟尘珠，万事干休，若说半个‘不’字，把你君臣一并斩首！”说得徐甲、侯婴一齐大怒，举刀杀来。田忌取枪迎敌，战了三十合，徐甲、侯婴败走，逃入城去，田忌把魏国的残兵混杀一阵，收军回营。徐甲、侯婴败入宜梁，去见魏王，说齐师利害，臣等被田忌杀得片甲无存。魏王闻言大惊，忧见于色。郑安平奏道：“我王勿忧，臣愿统兵五万，与田忌决一死战。”魏王准奏。郑安平结束上马，绰枪在手，统兵出城高叫道：“哪个是田忌，快出马受降！”田忌闻言，就要出营交战，须文龙、须文虎止住道：“料魏国不过是弃甲抛戈之辈，何劳主将亲剿，待某兄弟二人去生擒将来便了。”田忌就令先锋须文龙、须文虎出兵。二将领兵出阵，认得是郑安平，大喝道：“郑安平！你主还不献出辟尘珠，更待何时？”安平道：“闲话休说，快通姓名来。”二将道：“我们是鲁王麾下先锋须文龙、须文虎。”郑安平挺身出马，两家战不数合，郑安平势不能敌，又大败去，入城见魏王道：“齐将果是难敌，臣又被他杀败。”魏王大惊道：“怎么连败二阵！如今如何破齐？”郑安平道：“我王为今之计，可速速出榜招贤，庶几可退齐兵。”魏王就令写皇榜满城张挂：有能退得齐兵者，千金赏、万户侯，招为本国驸马，共享荣华。

时庞涓监禁南牢，听得狱中纷纷传说齐兵犯魏，魏国丧师，满城张挂皇榜，招贤退齐。庞涓问狱子道：“大哥，闻说齐兵侵我魏邦，城中大张皇榜，招募英雄，此事真么？”狱子道：“这厮死在目前，原自不知，管这闲事怎么？”庞涓道：“大哥，非我管闲事。我昔日曾在云梦山水帘洞鬼谷仙师处学艺，战策韬略无所不通，愿替我王解纷排难，退得齐兵，不负生平所学。”狱子道：“既从鬼谷仙师，一定有些本事。”遂通报狱官，狱官即奏上魏王，登时传旨，南牢取出庞涓。庞涓行至殿前，魏王问道：“你既是鬼谷先生徒弟，武艺必精，要你去退齐兵，可退得么？”庞涓道：“臣非自夸，那田忌

不是臣对手，管教杀他马败兵消。”魏王道：“若退了齐兵回来，寡人将公主招汝为驸马。”遂令左右取出一副盔甲，递与庞涓。庞涓接盔甲，结束起来，就领兵出城搦战。齐营哨马报入中军，田忌带了须文龙、须文虎出马对阵。庞涓叫道：“哪个是田忌？快来受死！”田忌道：“这厮敢夸大口，叫甚么名？”庞涓道：“吾乃英雄盖世，姓庞名涓。”两下遂交战起来，从午战至日暮，足有五十余合不分胜负。毕竟不知庞涓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田忌割须归本国 王敖斧劈大言牌

庞涓战到天晚，田忌、须文龙、须文虎渐渐手钝。庞涓使个拖刀计，转马便走。田忌不知是计，纵马追赶。庞涓按下手中刀，取出红锦套索望空抛去，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正中田忌，庞涓拖他下马，活擒了去，入朝见魏王道：“我王洪福齐天，臣将红锦索生擒鲁王田忌。”魏王大喜，吩咐左右带他去监候南牢，待齐邦有降书来，放他回去。

那须文龙、须文虎见庞涓擒了田忌，势不能胜，连夜引败兵逃回本国，来见齐王。齐王便问：“鲁王安在？”须文龙道：“鲁王连胜魏师二阵。次日第三阵，见出庞涓，用拖刀计，抛起红锦索，把鲁王生擒去了。”齐王道：“鲁王死活如何？”须文龙道：“臣遣探子打听来报，魏王把鲁王监禁南牢了。”齐王忙召文武众官商议道：“御弟被庞涓擒去，被庞涓监禁南牢，诸卿有何奇策，可救御弟回来！”上大夫卜商奏道：“我王肯用降书、贡礼，臣敢入魏救回鲁王。”齐王准奏，备下降书、贡礼，遣卜商入魏。卜商来到魏邦，朝见魏王，奏道：“臣齐国下臣卜商，为因鲁王冒犯天威，被擒受禁。寡君差臣进上降书、贡礼，伏乞大王仁慈，恩放鲁王回国，年年纳贡，决不爽言。”魏王将降书看罢，便要放田忌回齐。庞涓奏曰：“我王事须三思而行。田忌乃上邦王子，放他回国，情必不甘，异日必寻我王复仇。我王既饶他死罪，不可饶他活罪，将田忌割下须髯，面揩脂粉，放他回去，才不失魏邦纲纪，使各国闻知。也羞我王天威凛冽。”魏王准奏，向南牢取出田忌，押赴殿前，把须割下，满脸涂脂粉，放他归国去不提。

却说魏王之女，名唤瑞莲公主，年方二八，月貌花容。魏王选定吉日，将公主招庞涓为驸马，就封庞涓为武音君、镇魏飞虎大元帅，敕赐玉带宝剑。

一日，魏王升殿谓庞涓道：“寡人得卿，如山有猛虎。列国虽雄，必不敢近。今欲乘此机会，称霸诸侯，卿意若何？”庞涓道：“我王未可轻举，今齐邦已纳降进贡，尚有秦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。如今待臣于本国都城建一座亭子，立一大言牌，上写着大言诗，晓谕各邦，限三年内俱要进奉我国，如若不来进奉，然后遣将出师，并吞列国。”魏王大喜，随即传旨，遣官于都城内兴工建造亭子，立大言牌。牌上刻诗三首，诗曰：

魏邦驸马武音君，天下诸侯尽知闻。

欲遣雄师于列国，先驰虎卒破齐军。

魏国臣中一大虫，成名独振列邦雄。

一朝牙爪乘风动，天下图舆掌握中。

魏国庞涓有大名，龙韬虎略鬼神惊。

若还六国来朝贡，各守边隅免动兵。

庞涓吩咐五十名军士亭前看守，倘有别邦过往之人来看大言牌，就问他哪一邦，着他抄写回去，限三年内要来进奉。军士一一领命去了。

时魏有一贤士，名为尉繚，乃鬼谷高徒，善理阴阳，深达兵法，与弟子王敖隐于夷山之内。闻知庞涓立了大言牌，遂与王敖说道：“庞涓之术未及孙臆，今在本邦妄自尊大，他日孙臆下山，倘见用邻国，吾魏必危。吾欲遣

汝向都城破其大言牌，举进孙臆，须走一遭。”

王敖遵命，袖藏刚斧，布袍草履，羽扇纶巾，扮为游士，来到都城，站立亭下把大言诗看。军士问道：“先生哪邦人氏？”王敖道：“楚国入氏。”军士道：“先生可将此诗抄回本国，限三年内来进魏邦。”王敖道：“待我取出笔来。”那些军士只道取笔抄写，不曾防备。王敖袖中取出刚斧，把大言牌劈碎。军士把王敖缚了，拿到驸马府内禀庞涓。庞涓闻劈碎大言牌，发怒道：“何方奸党，破吾大言牌！”王敖怒目骂道：“庞涓！你本无名小子，妄自称尊，明欺天下无英雄也。”庞涓喝令梟首。王敖道：“且勿动手。吾闻盛名之下难以久居，故强者不夸能以速祸，勇者必晦武以收功。今汝初临魏邦，侥幸败齐，立此大言牌，难道名邦再无英俊了？”庞涓道：“你试把各邦英俊讲与我听。”王敖道：“秦有白起，楚有黄协，赵有廉颇，韩有张奢，燕有孙操，齐有田文、田忌。设使六国连兵伐魏，汝持何策破之？”几句话说得庞涓心服，忙令军士释了王敖，迎上中堂，待以客礼。然后问道：“先生尊姓大名？”王敖道：“吾姓王名敖，尉繚先生徒弟。吾师亦受业鬼谷，与足下有同宗之谊，故进是言。”庞涓道：“先生游于海内，延揽必多，不知何处还有贤才？”王敖微笑道：“昔年与足下八拜为交的孙臆，自公入魏之后，鬼谷授他兵书战法，善能呼风唤雨，策电用雷，若使行兵演武，草木成阵，砂石皆兵，非俗机凡法可破。聘得此人下山，同僚治政，魏有泰山之安，公无毫末之损，各国诸侯必然相率贡于魏矣。”言毕，遂与庞涓相别，复返夷山。

庞涓暗思，孙臆如此多才，莫若奏过魏王，聘他下山，同扶魏国，即可掩吾之短了。主意定下，次日早朝，遂奏魏王道：“臣立大言牌，昨被尉繚徒弟王敖将斧劈碎，就把几句话说得臣心倾服。”魏王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庞涓道：“他说当今七雄之世，以强凌弱，甚至虎斗龙争，人民涂炭，军士劳苦，全是未得贤人辅佐。彼因举荐一人，说起来即臣昔年结义之兄，名唤孙臆，燕国人氏。此人还在云梦山鬼谷仙师处，精通韬略，若得此人，七国不敢再动甲兵。我王聘得此人下山，取列国如垂手矣。”魏王大喜，即备玉帛，差徐甲往云梦山去聘孙臆。

且说孙臆在水帘洞日侍鬼谷，求讲兵略、遁甲变化。一日问道：“师父，国之兴衰亦可预知否？”鬼谷道：“国之兴衰，不过望星象而已。周伯者，国之瑞星；天堡者，国之灾星。国将兴，周伯黄光；国将亡，天堡流坠。”孙臆再拜受命。鬼谷道：“徒弟，后山里有株桃木，乃海上仙种，每至十年开花一度，结桃四十九个，结成之后，又过四十九日，其桃始熟，食之却病延年。我昨日采药回来，见树上已结四十九个，目下将熟，恐被人偷取废了仙果，今着你前去用心看守。”孙臆应诺，带一条短棍来到后山。把仙桃数一数，止有四十八个，心内暗想，师父明明说四十九个，怎么树上止有四十八个？多是被人偷了，但不好就对师父说。次早，又去把桃数数，又少了一个。孙臆道：“奇怪！我昨日数有四十八个，今日又没一个，不知什么人偷去？我今晚躲在树旁，看是什么人，拿住他，好对师父讲。”遂等到二更，忽听得树上一声响，孙臆忙走过来，望树一瞧，原来是个白猿，生得浑身如雪，遍体似银。孙臆提起棍子望树上打去，那白猿滚下树来，伏倒在地，

梟(xi o, 音消)首——斩首悬于木上。

涂炭——泥淖与炭火之中。即指处在困苦之境。

口吐人言，只叫：“师父饶命！”孙臆道：“你这孽畜，如何会说话？”白猿道：“师父听禀，小猿家居水帘洞西北，祖乃巴西侯，父乃狙公，母乃山花公主。三世俱有仙气，因会人言。”孙臆道：“你怎么把我师父仙桃偷去？”白猿道：“不瞒师父说，近因老母病在窠中，思吃仙桃，因此小猿来偷二次，偷回奉母。不想老母吃了身轻体快，病减大半，要救老母病愈，故此今夜又来再偷一个，不期遇着师父。师父要打死小猿不打紧，可怜母在窠中，不得小猿回去，又是一死。望师父垂慈，活我母子二命。”孙臆道：“你既有一点孝心，我不难为你，再与你一个仙桃保全你母，只是下次再不可来。”遂摘下一个，递与白猿。白猿叩谢道：“蒙师父活命之恩，反赐仙桃，无可酬答。一个所在，有三卷天书，待小猿取来报答师父。”孙臆道：“你有甚天书？”白猿道：“小猿没有，就是鬼谷仙师的，藏在祷金洞石匣内，我取来奉与师父。”说罢就走。不多时，空中叫道：“师父接天书！”从空撺将下来，小猿却不见影。孙臆连忙上前，双手接住，却是小小一部，分作三卷。上有四句云：

大人何事泄天机，因此天机数可知。

孙臆洞中传异术，白猿月下献天书。

孙臆得了天书，大喜，连忙回去燃灯细读。正读之间，只见寒风凛凛，冷气森森，空中雷声微动。鬼谷仙师正在蒲团上打坐，听得空中有雷声，即起来周围行走，行至孙臆房门，只见孙臆在内朗诵天书。鬼谷听了，吃了一惊，推门进去问道：“这天书是我藏在祷金洞石匣内，未曾传你，因你缘份未到。你今从何得来？”孙臆就把白猿之事说了一通。鬼谷道：“原来是那孽畜偷来与你，可惜得了太早。况你接天书之时不曾沐浴焚香，又不曾洗手漱口，亵读天神，惹下一百日大灾难。”孙臆变色道：“师父可救得弟子么？”鬼谷道：“若要我救，不可违我的魔镇法。”孙臆道：“不敢。”鬼谷道：“后山正南上，有一所空的石墓，你将头向南、足向北睡在石墓里，口中含生白米四十九粒，把唾津裹着，不要咽下，自然会饱。只要躲过四十九日，大难已脱，可保无虞。”孙臆道：“谨奉命。”鬼谷连夜引孙臆到后山正南上，果见一所空墓。孙臆依师父魔镇法术，口中含了四十九粒生白米，头南足北睡在墓中，墓前立了个碑，碑上写“燕国孙臆寄葬之墓”。

再说徐甲领魏王旨意，行到云梦山水帘洞。门首有一道童，上前问道：“公非魏国使臣乎？”徐甲心内惊讶，他怎知我是魏国使臣？遂对道：“我正是魏国使臣，特来叩见鬼谷仙师。”道童引他入洞，见了鬼谷，徐甲倒身下拜。鬼谷扶起，分宾坐下。徐甲道：“某奉魏王旨意，特来聘取高人孙臆先生下山，同辅魏王。”鬼谷道：“枉了先生跋涉一遭，愚徒孙臆身故多时了。”徐甲大惊道：“得何病症身故？”鬼谷道：“他因资质驾钝，学艺六年，兵文战法一些不精，因而终日烦闷，染成气病而亡。”徐甲听了道：“非我魏君无缘，多是孙先生无福。某就此告别，回复魏王。”遂星夜回魏邦，奏上魏王道：“臣奉旨去云梦山聘取孙臆，不料此人已身故了。”魏王大惊道：“有这样事！他得何病症而亡？”徐甲把孙臆得病缘由说了一遍，魏王却也肯信。驸马庞涓上前道：“启上我王，孙臆不死，乃鬼谷仙师不肯放他下山，托言身故的。”魏王道：“卿何以知他不死？”庞涓道：“臣夜观星象，如孙臆真死，本命星就该坠了。今彼本命星不坠，绝无身死之理。”魏

魔(y n, 音眼)镇——魔为梦中惊怖之意。此处魔镇用作以妖术镇魔之法。

王道：“驸马既观星象，岂有差讹。”遂问徐甲：“你曾见孙臆的墓么？”徐甲道：“不曾见。”庞涓道：“坟墓既不曾见，怎么信他真死？我王还差徐甲再走一遭，一定要看孙臆坟墓，速来回复，真假便知。”

徐甲又领旨意，星夜行到云梦山谒见鬼谷，说道：“某星夜回国，将仙师所言奏与吾主。吾主不信，说孙先生既故，必有坟墓，故着某来看验坟墓。”鬼谷就引徐甲到后山，果见一所坟墓，墓前立个碑，碑上写“燕国孙臆寄葬之墓”。徐甲看了一会道：“孙先生果真死了。”遂别鬼谷。翌日，奏魏王道：“臣领旨去看孙臆坟墓，真是身死，坟墓现存，墓前立一碑，碑上书‘燕国孙臆寄葬之墓’。”魏王听了，信以为真。庞涓又上前道：“臣连日又观星象，孙臆断乎不死。可将徐甲定一个罪名，他才肯尽心去宣他下山。”魏王道：“孙臆既死，苦苦要他怎的，难道海内再无贤人？”庞涓道：“非臣苦苦要他，奈他法术神奇，无人可比。我国若错过了，明日用于别国，我魏必受其祸。”魏王沉吟半晌道：“卿言亦是。如今将徐甲定什么罪？”庞涓道：“我主可将徐甲一门老幼通拿来监禁南牢，再差徐甲前去。若宣得孙臆下山，不但饶他一家性命，并升徐甲官职三级，如仍然空身回来，将他一门老幼尽行杀戮，徐甲凌迟处死。”魏王听了，竟传旨差官将徐甲家属百余口一并拿来，监入南牢，仍遣徐甲前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金銮殿孙臧来朝演武场庞涓败阵

却说徐甲一路去，泪如泉涌。及行到云梦山谒见鬼谷，鬼谷道：“先生连来三次，又要说什么？”徐甲哭道：“仙师，某知孙先生真死，不想我主听信庞涓之言，说孙先生未死，仙师不肯放他下山，如今将我满门家属百余口，通拿来监禁南牢，特着某又来，再若宣不得孙先生下山，要将我全家杀戮，某亦凌迟处死。我想一个人死了，难道又活得来？某之一死，必不能免。仙师可借碗蔬饭，待某到孙先生墓前开读诏书，献上羹饭，从头哭诉一番，好教孙先生阴灵知道，某即自尽，死亦瞑目。”鬼谷笑道：“先生不可如此短见也。叫道童拿蔬饭相陪前去，我随后就来。”道童拿蔬饭同徐甲来到孙臧墓前，徐甲摆下香案，献上羹饭，就把诏书开读。诏曰：

尧舜至圣，非得贤臣何由辅翊？汤武至德，若无英贤曷能致治？孤当七雄之世，慕贤若渴。闻孙先生韬略布阵，无所不通，遣臣徐甲，奉请来朝，同扶社稷，为孤股肱。勿辜朕意。

徐甲读罢诏书，高声道：“孙先生！某乃徐甲，奉魏王旨意，来聘先生，上山已经三次。被谗臣庞涓奏我不用心，将我家属百余口尽关南牢，死在旦夕，望先生阴灵空中鉴察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不住。孙臧睡在墓中，听见徐甲哭得苦楚，暗想：“他家百余口为我一人死于非命，想到魏邦去亦无害于事，何苦害他一家。”遂用两脚把石门蹬开，走将出来。徐甲见了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死的人怎么会活？喜的是就活了不怕他又死，好同下山见主，一家性命安然无事。

那孙臧出墓来，叫道：“徐先生，难为你连来三次。我实不欲下山，恐累你一家受死，故此出来。”徐甲闻言，心欢意喜。只见鬼谷走来叫道：“徒弟，你怎违吾魔镇法术！百日之灾不肯忍耐，如今反惹下千日之灾了。你此一去，必遭别足之祸。”孙臧惊道：“师父可救得弟子么？”鬼谷摇头道：“我难救你！此乃天数，绝躲不过。我今与你聚神镜一面，一应神煞俱在镜内。你可秘密地藏身上，待掌权之日，临阵将此出用，凡百兵马，随心所欲。我尚有一木盒一发与你，如遇急难，打开来看，一过此灾，即掌兵权，受封将相。那时方是你用兵的时节。”孙臧接了两般物件，藏在身边，登时拜别师父，与徐甲同下山来。

行了数日，已到宜梁城，两人同见魏王，魏王大喜道：“久仰先生盛名，愿欲一见，为何连聘三次始得相见？”孙臧道：“臣非屡召不至，因臣命犯灾厄，鬼谷师父用魔镇法术，于墓中暂时躲避，后徐甲在墓前哭诉苦楚，欲行自尽，臣心不安，因此不顾生死遂同下山，望乞赦罪。”一旁闪过庞涓，与孙臧相见，各道契阔之情。魏王即时释放徐甲家属还家，并升他官，又问庞涓：“孙臧今来，授他什么官职？”庞涓道：“他今日初到国中，未见奇谋，岂可便授官职？演武场有三万御营军士，弓马未熟，武艺未精，且把孙臧封为御营团练使，操练军士。待弓马熟娴，武艺精通，那时加官授职未迟。”魏王准奏，即封孙臧为御营团练使。孙臧谢恩。

当下魏王朝散，郑安平、朱亥、徐甲、侯婴等上马同行，一路议论说：“三番五次请得孙臧下山，朝廷听了庞涓之言，将他封为团练官。我们明日

曷（hé，音何）——古代疑问词，何时，怎么。此处作“怎么”解。

契（qì，音气）阔——离合、聚散，偏指离散。

早朝一齐合奏，令驾到演武场看孙臧与庞涓斗阵。孙臧得胜庞涓，还要加官与他；庞涓若胜孙臧，只这驸马之职足够了。”众官议定回去。

次早，魏王设朝，众官高呼拜毕，郑安平、朱亥、徐甲、侯婴等向前奏道：“我王三次才召得孙臧下山，当授其高官显爵，使孙臧得展胸中才学。今封为团练使，明日闻于外邦，只说我王轻贤慢士，纵有高人，谁肯再来？臣等今日请我王御驾到演武场，看孙臧与庞涓各摆阵势，若是认得的，赏其厚禄，加其大官，若是认不得的，罚其俸禄，以济军需。此乃赏罚大公，即使外邦，无有言说。亦惟我主参详。”魏王准奏，即传旨：令文武官员，随寡人到演武场观孙、庞斗阵。

不片时，魏王驾到演武场，对孙臧道：“寡人闻先生精于武略，今日特求先生把新奇阵势摆与寡人先看。”孙臧领旨，下堂上马，手执令旗，马上一招，军队排开，按定方位。魏王吩咐庞涓：“你去看一看是什么阵？”庞涓上马来到阵前，低声问孙臧道：“大哥，你摆的是什么阵？”孙臧悄悄对庞涓道：“兄弟，你不认得？是‘五虎靠山阵’。”庞涓听了，走到魏王面前奏道：“这阵臣曾摆过，名为‘五虎靠山阵’。”魏王召孙臧吩咐道：“你把别样阵再摆与寡人看。”孙臧到阵前，把令旗一展，散了五虎靠山阵，重新把令旗一招，别整军伍，换了个阵。魏王唤庞涓再去看来。庞涓又到阵前，低声问道：“大哥，这是什么阵？”孙臧道：“这阵名为‘一字长蛇阵’。”庞涓上前上奏魏王道：“臣观此阵，浅而易见，家下小厮通会摆得，名为‘一字长蛇阵’。”魏王不快活起来，叫侯婴：“你快去对孙臧说，把好阵势摆来。”侯婴领旨，至阵前对孙臧道：“先生，我王着你摆个好阵。先前‘五虎靠山阵’，庞涓说他曾摆过的阵，后来‘一字长蛇阵’，庞涓说他家小厮通会摆得。我王大不快活，要你把好阵势摆来。”孙臧听了这话，心中大恼道：“庞涓好生无理！既是你摆过的阵，家中小厮通会摆，何必两次问我？我今再摆一阵，看他怎么问！”遂把令旗一展散了队伍，重新又把阵势摆下。魏王又遣庞涓来看。庞涓走到阵前，满面堆笑，问道：“大哥，你把这阵势再对小弟说说。”孙臧道：“兄弟不要作难，这阵是你摆过的。”庞涓道：“小弟从没有摆过这阵。”孙臧道：“休不曾摆过，你家下小厮也曾摆过。”庞涓两耳通红，满面惭愧，暗想：“奇怪！我与魏王说这话，他怎么晓得？谁走露的消息！”翻身上堂，见魏王道，“孙臧这阵比前更丑，摆得不得名，为‘败国亡家阵’。”魏王大怒，叫宣孙臧上来。孙臧慌忙来到驾前。魏王喝道：“你怎把这‘败国亡家阵’摆出来，欺孤太甚！”孙臧道：“臣幼习兵书，不曾见兵书上有甚‘败国亡家阵’，这阵是‘九宫八卦阵’。若有人破得此阵者，臣愿认作‘败国亡家阵’，甘当重罪，便死何辞！”

庞涓上前道：“小弟破得。”孙臧道：“兄弟，你若破了我的阵，把当年结义的好意通没了，可不伤了和气！”庞涓道：“大哥，除了小弟，再没个可破，还待我破。”孙臧道：“也罢！你既要破我的阵，阵东上有两个金盔金甲的人叫你，你决不可答应。”庞涓却把忠言当恶言，信口回答，即换了披挂，腾身上马，奔入垓心。孙臧暗把灵文讽诵，霎时雾锁云漫。庞涓心惊胆战，困在垓心，左冲右撞，并没一条出路。忽正东上果见两个金盔金甲的人叫道：“庞涓驸马，快往这边来，救你出去。”庞涓连声答应，把马加上一鞭，向东就走。四下喊声振起，孙臧取红锦索从空撺去，当头一套，庞

涓翻身坠马。两边将台上三、四百员猛将，演武堂上百十多位官僚，尽失声发笑，连魏王也忍不住。

庞涓满面羞惭。魏王叫宣庞涓上来，庞涓强挺身子，走到魏王驾前。魏王道：“庞涓，你当日立大言牌，妄自称尊，为何今日要破孙臧的阵，反被孙臧擒捉下马？”庞涓只不做声。魏王又宣孙臧近前道：“孙先生，寡人久闻大名，今日才见神韬妙略。寡人不胜之喜，欲授卿一个大大的官。此时天色晚了，不是加官晋级时候，明日受封便了。”孙臧叩谢，魏王返驾回朝。

却说庞涓当晚回到府中，心内忿恨，瑞莲公主问他何事不悦，庞涓也不答应。走入书房，屈指寻文，就占一卦，见今夜三更三点当有火星下界，眉头一蹙，心生一计。遂唤家将何茂才过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如今假扮作朝廷锦衣武士，速到孙臧府内去见孙臧，只说奉朝廷旨意差来，司天台观见今夜三更时分有火星下界，请先生速去皇城门首夔镇，不可迟误。说了就回，我自赏。万不可露出风声，说我差你去的。”茂才领命，连忙上马，飞奔到团练使府门首下马，径进内厅，见了孙臧，说道：“孙先生，吾乃锦衣武士，奉朝廷旨意，说司天台观见今夜三更有火星下界，请先生往皇城门首夔镇，即刻起身，不可迟误。”茂才说罢，转身上马，回报庞涓而去。

那孙臧袖占一卦，见今夜三更时候必有火星下界，即点起三千御营军，吩咐：“一千鸣锣擂鼓，一千手执桃枝、水碗，向皇城南门首将法水洒去。我把剑往东一指，众人呐一声喊，擂一通锣鼓。剑指三通，擂三通锣鼓，呐三声喊。”众人得令。孙臧带了军士来到南门，散发披头，踏罡步斗，口含法水，把剑望东连指三通，军士连擂三通锣鼓，呐三声喊。时魏王在宫中酒醒，听见鸣锣擂鼓，喊杀连天，不知外面什么事情，急问宫官是哪里作乱？宫官道：“不知是哪里？若有急事，自有声闻传报。”

天晓，魏王设朝，便问众臣：“昨夜三更时候，四下鸣锣擂鼓，叫喊连天，为什么事？”庞涓奏道：“启上我王，昨夜三更，孙臧生心造反，领数千御营军，正欲攻打南门。臣闻消息，连夜出来，略施一计，才退得兵士去。”魏王大恼，欲把孙臧监入南牢，又欲把数千御营军尽行诛戮。庞涓道：“孙臧造反，罪所固宜。但御营军有三万，其中好歹不一，知道哪几千是孙臧羽翼？不可轻动。只是孙臧初到我魏邦，将臣拿下马来，明欺我国再无良将。况且此人父母兄弟俱在燕国，诚恐轻觑朝廷，结纳军心，要谋天下，则萧墙之祸不远矣。”魏王越发焦躁，就着庞涓领五百名刀斧手，把孙臧立时绑赴云阳市上，斩首示众。

庞涓领旨，即带刀斧手将团练使衙门密密围住。庞涓进府，孙臧不知其故，下堂迎接。庞涓道：“大哥，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昨夜来干得好事！”孙臧道：“我昨夜奉朝廷旨意，着我向皇城门首夔镇火星，别无甚事。”庞涓道：“大哥，朝廷着你夔镇火星，不曾叫你造反，怎么带领军士鸣锣擂鼓，喊杀连天，惊动魏王，连累于我，说与我结交，接你下山，共谋天下。我再三力奏，方脱自己干系。魏王说：‘你既不知情，就着你领五百名刀斧手，把孙臧绑赴云阳市斩首回话。’今特奉旨而来。”孙臧听说，魂飞魄散。庞涓令刀斧手把孙臧绑了，赴云阳市去。不知孙臧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觑（qù，音去）——轻视，小看。

萧墙之祸——萧墙指门屏，古代宫室用以分隔内外的当门小墙。后常以萧墙之祸喻内部潜在的祸害。

第六回 金兰契仇成刖足木盒歌数定装疯

话说庞涓押孙臧来到云阳市上，只见愁云点点，惨雾漫漫，刀枪四下摆围，军士两相簇拥。孙臧止不住泪如雨下。庞涓问：“什么时辰了？”刀斧手答道：“将近午时三刻。”孙臧哀告庞涓道：“庞驸马，孙臧今日料不能活，你须念当年结义之情，略停一会，待我把心事仰天哭诉一番，到九泉之下省得做个怨鬼。”庞涓吩咐刀斧手：“且慢开刀，听他哭些什么？”

孙臧仰天叫苦道：“孙臧自出燕邦，别父母，抛兄长，投师学艺，空受了三卷天书、八门遁法、六甲灵文，通救不得眼前一死。天呵！我好苦也！”说罢，越觉哭得恹惶。庞涓听了暗想：“兵书战策，我通看过，止有三卷天书、八门遁法、六甲灵文，眼里不曾看见。若得了这三卷天书，愁些甚么？不要说魏邦，就是各国也无人居我之上。”遂近前对孙臧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见你哭得苦楚，甚觉心酸。我想自朱仙镇结义之后，你我二人如同胞共母一般。大哥今日遇难，举目无亲，小弟在此，若不一攒之力救大哥性命，枉了结义一场。你且不要哭，待我舍身抗命，去驾前苦奏一番。奏得准，大哥不要欢喜，奏得不准，大哥不要烦恼。”孙臧道：“兄弟，生受你见怜之心。若奏得准，万幸之至，慢慢报你恩处。设若奏不准，你可把一口棺木收了，念结义情分，寄个信息到燕邦去，叫我父兄知来取拾。”庞涓道：“大哥不要说那尽头话，待我去保。”

庞涓飞骑来见魏王，奏道：“臣奉旨将孙臧押赴云阳市去处决，即想得孙臧乃燕王之甥，其父是燕国驸马，母乃燕丹公主，兄乃孙龙、孙虎，恐杀了他，明日燕国闻知，兴兵前来取讨，把甚么人还他？不若留他性命，待燕国有降书来取讨，那时还他也可，不还他也可。”魏王道：“饶他不打紧，恐其日后反叛。”庞涓道：“我王如今把他刖了双足，做个废人，便不愁他反叛。”魏王道：“怎么刖了双足？”庞涓道：“不伤他的命，将他去了十个足趾。”魏王准奏。

庞涓径至云阳市上，见孙臧道：“大哥，朝廷饶你死罪，不饶你活罪。”孙臧道：“有什么活罪？”庞涓道：“要把大哥刖了双足。”孙臧道：“这个使不得。宁可杀我，死去做个爽快鬼，若刖了足，做个废人，在世何用？”庞涓道：“大哥，小弟只可奏一番，怎奏得两番？倘或朝廷涉起疑来，说我与通同一路，那时连我性命也难保了。”吩咐刀斧手快些下手。

众军士抬出铜铡，把孙臧捆住，将十个足趾放在铜铡中间，“披”的一声响，登时铡将下来。两旁军士个个寒心丧胆。孙臧足趾落地，血涌如泉，牙关紧闭，死了多时方才苏醒。庞涓道：“大哥，王法无情，教你受这等灾难。”吩咐左右，不要抬到别处去，竟抬到我府中，早晚好着人伏侍，喂养汤药。孙臧道：“多谢兄弟大恩，无可当报。”众军士登时把扇板门抬了孙臧，到庞涓府内。庞涓回复魏王，魏王问：“孙臧放在何处？”庞涓道：“臣恐他将养好了逃往别国，放在臣边。”庞涓奏过，回到府中，吩咐家童把书院打扫洁净；好送孙先生调养。遂唤樊厨吩咐：“孙先生是我结义兄弟，胜似同胞，三餐茶饭、汤药、饮食，俱托付在你身上，小心服侍，不可怠慢。”

恹(x, 音希)惶(huáng, 音皇)——惊慌烦恼的样子。

刖(yuè, 音月)足——断足，古代砍掉双脚的酷刑。据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载，庞涓砍掉了孙臧的双脚，本书写铡断十个足趾，似为认靴鱼，穿靴鱼留作伏笔。

樊厨领命。

真个光阴过隙，日月飞光。孙膑在庞涓府内过了两月，两足十分疼痛，流脓滴血不住。多亏樊厨，每日三餐，端茶送饭，服侍汤药，甚是虔心。一日，庞涓来到书院，问孙膑道：“大哥，尊足疼痛可略止些么？”孙膑道：“兄弟，我两足疼痛难忍，脓血又不干净。”庞涓道：“大哥，你倘要移动游荡甚觉不便，我着人去做两条沉香木拐来与大哥，早晚好活动些。”当下吩咐樊厨置酒，与孙先生散闷。不多时，樊厨整治完备，庞涓与孙膑对饮。酒至数巡，庞涓问道：“小弟闻得人说，大哥记得三卷天书、八门遁法、六甲灵文，果真的么？”孙膑道：“真是记得。”庞涓道：“大哥肯传与小弟么？”孙膑道：“兄弟说哪里话！你我虽非同胞，已曾结义，要我传，就传与你。”庞涓听了大喜，连声说道：“多谢。”两人又吃了几杯酒，庞涓道：“大哥若果真心肯传与小弟，明日就烦大哥抄写出来，足见爱弟之情。”孙膑道：“兄弟，我与你当日在云梦山同业三年，你岂不知我的肝肺？要写，今日就写起。”庞涓笑道：“只要大哥应许，今日且酌酒，明日写起不迟。”孙膑道：“省得道我有口无心，把酒席取去了，取纸笔来，等我就写。”庞涓叫家童取文房四宝来。家童奉过纸笔，孙膑写了数行。庞涓道：“天色已晚，看不见了，大哥且歇手，明日再写，省有差错。”说罢，各归安寝。

次日，孙膑在书院抄写天书，但足负疼痛，起起倒倒，每日写得没多。其日，庞涓朝罢，来到书院，问孙膑道：“难为大哥负痛在这里写，小弟甚不过意，可曾写下多少了？”孙膑道：“连日虽写，因歇的工夫多，十分之中还只写得三分。”庞涓道：“大哥不必上紧写，缓则不至遗失。足见美情。”两人又说些闲话，庞涓拱手而别。回进内院，瑞莲公主问道：“孙膑在书院抄写大书，曾写完么？”庞涓道：“我才去看，十分中写了三分。”公主道：“写过好些日子，才写得这些？”庞涓道：“我巴不能够写完。今日完了，明日好定计杀他；明日完了，后日好定计杀他。”公主道：“上紧催他写，那厮才肯上心。”不料庞涓与公主两下说话，一一被樊厨听见。原来樊厨正去打午饭米，往内院门首经过，听见这话，叹口气道：“咳！好人难做。孙膑这等待驸马，要写天书就写，驸马反生歹意，要定计杀他。”停了一会，庞涓又到书院看孙膑写天书，恰好樊厨送午饭进来。庞涓取肴饌尝一尝道：“这厮不中用，安排肴饌滋味通没有，咸不咸，淡不淡，造出这样吃食，褻慢我兄长，如褻慢我一般。”就把樊厨打了二十大棍。庞涓起身竟去。樊厨见庞涓去了，捶胸大哭。孙膑问道：“樊厨，你才打之时不哭，为何打后悲伤？”樊厨道：“孙先生，我不为自己受刑而哭，其实为先生悲伤。”孙膑道：“怎为我悲伤？”樊厨道：“孙先生，你还不知！我今日去打午饭米，往内院门首经过，听见驸马与公主商量，说今日写完天书，明日定计杀你，明日写完天书，后日定计杀你。你迟写完一日，多活一日；早完一日，少活一日。”孙膑不信，暗想：“这厮被打痛恨，故生言造语，要使我怪他的意思，不必介怀。”

孙膑吃完午饭，把纸笔又写，忽见几个苍蝇飞来把笔尖抱住，逐去又来，连逐三四次，那苍蝇不肯去。孙膑好生疑虑，把笔放在纸上。苍蝇向纸上抹来抹去，抹出“假疯魔”三字。孙膑见了，不解其故。

恰好庞涓宅内一个丫头，抱着庞涓所生之子，年方三岁，名唤庞英，来

褻（xiè，音谢）慢——轻慢，亲近而不庄重。

书院玩耍。好似鬼使神差，那孩儿一面顽跳，口中说出一句道：“孙臆，你快写完，我家爹爹等不得要杀你哩。”丫头连忙抱了孩儿出去。孙臆闻言大惊道：“孩子之言断然不假，庞涓果有此意。”寻思半晌，无计可脱，忽想起前日下山，师父与我一个木盒，教我有难打开来看，如今难到了，不免打开看看。遂向身边取出木盒，揭开看时，止有一个柬帖，折作四折，帖下一个纸包。先把柬帖开看，上有两首诗。诗云：

云梦山中鬼谷仙，教了孙臆与庞涓。

兄弟别了哥哥足，三卷天书永不传。

木盒中藏几句歌，贤徒仔细用心磨。

若还要出庞涓府，假做疯魔脱网罗。

孙臆看了，痴呆半晌，原来师父也教我假作疯魔。又把纸包开看，却是些药，纸上有字道：此药可放患处。孙臆依言，如法放上，两足疼痛即止，脓血也不流了。登时变卦，把写就的天书扯得粉碎，通放口内嚼得稀烂，吞了下去。又把身上的衣服，横一块竖一块扯得破碎，披头散发，把书院内好古画、好玩器，打的打，掼的掼，一些不留，口里大呼小叫，做出万千呆状。

家童见了，忙去报庞涓道：“孙臆在书院写天书，忽然疯魔起来，把天书扯得粉碎，吃下肚了。”庞涓道：“有这样事！”随即到书院，叫一声“大哥！”孙臆掇起条板凳，望庞涓劈面打去。庞涓连忙闪过，叫道：“大哥！你认我是哪个？”孙臆道：“你是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谛、四值功曹，我正要打你！”又掇起板凳惯去。庞涓又闪过了，道：“这厮连我也认不得！”吩咐家童取一碗饭、一碗羹放他面前，看他吃哪一样。家童登时拿一碗饭、一碗羹，放在孙臆面前。孙臆拿起羹来，把饭一浇，使个鬼神搬运法，通掇运了开去。庞涓道：“这厮当初发誓之时，说有书不同读，有艺不同学，永远为禽兽之类。可知他有味心，如今受此现报。”遂吩咐家童道：“不知这厮真疯假疯，且把铁索锁他，押去后花园内。”家童领命，拿条铁索把他锁了，押去后花园内，受了罗网之灾。樊厨暗暗拿些茶饭与他充饥，孙臆心内不胜感激。

朝去暮来，到了初冬时候。是夜，月明之下，孙臆手指一株小松树，口吟一首道：

眼见孤松数尺高，庞涓觑我作蓬蒿。

有朝透入青霄内，七国擎天柱一条。

正吟之间，闻得空中有人叫道：“孙先生，吟得好诗也！”孙臆抬头看时，见一位先生面如敷粉，眼若含星，身穿素服，头戴方巾，从空坠云而下。孙臆叫道：“师父，救我一救。”先生道：“孙先生，我非别人，乃尉繚先生徒弟王敖，闻你有难，特来看你。你不要心焦，该有千日罗网之灾。我如今去云游六国，晓谕各邦，如有缘有份的，把你盗出宜梁城。那时，扶一邦，定一国，你就好了。”说罢，依旧腾云而去。

又过几日，是瑞莲公主寿诞。朝中文武，一大早打发夫人、小姐来上寿。前厅庞涓与文武饮宴，后厅公主与众女客饮宴。那夫人、小姐身边，各带几个丫环使婢，共有三四十人，乘着夫人、小姐饮宴，一齐到花园耍耍。来到花园门首，见两扇门紧锁。那些女婢，各有夫人、小姐的钥匙，你的开不得，

擎（qíng，音晴）天柱——比喻担负重任的人。典出《宋史·刘永年传》：“一柱擎天。”

我的开不得，换来换去，刚刚一个凑巧，把锁开了，一齐进了园门。孙膺见众使女来，用隐身法脱出园门，高呼大叫，嚷将出来。前厅文武各官齐问道：“驸马府中什么人这等吵嚷？”庞涓道：“是孙膺那厮！他疯魔了，被我锁禁花园内，不知怎的走得出来。”众官道：“他既疯魔了，在这里也不便，可不打发他去？”庞涓道：“我恐怕是假疯，所以锁禁在内。”众官道：“驸马难道真疯假疯通看不出？叫他出来，待我等看看。”庞涓唤左右叫孙膺来。孙膺不知哪里寻个红柬帖，做了一面旗拿在手里拐将出来，口里乱叫。众官一看，见他面黄肌瘦，散发披头，衣衫粉碎，狂言妄语，一齐对庞涓道：“驸马，看他这等模样，难道说得是假疯？留他在此无益，趁早打发他去了罢。”庞涓道：“既是列位讲，就打发他去。”遂令左右，快把孙膺打发出去。众人把孙膺乱推出去，孙膺偏要挣将进来，推了多时方才推出，闭了大门。孙膺越发装个真疯，拿起两块石头，向大门一起一落，打了一会，大叫道：“庞涓！快些开门，放我进去。我要到花园玩耍。”叫了又打，打了又叫，里面只不开门。孙膺从此就在人家屋檐下蹲身，日间与市上小儿抛砖弄瓦，夜间与猎犬同眠。庞涓看见他如此，心头也转了些。

孙膺在街上，凡见官员经过，拿起污泥瓦屑，不管身上马上，乱打将去，那些众官员遽被他侮弄，甚是懊恼，要计较他，奈他是个疯魔无用之物，只索罢休。

一日，庞涓入朝，孙膺看见，抓两手粪劈面撒来。庞涓大怒，令从人赶去，那些从人皆受了些腌渍。庞涓快马加鞭，才脱得去。朝罢，众官问庞涓道：“驸马今日为何不乐？”庞涓道：“适才在街上遇着孙膺，撒了许多粪，为此不乐。”众官道：“我等每日遇着，亦被他把污泥瓦屑打来，这也无可奈何。何不吩咐地方，驱逐他去。”庞涓道：“列位，不妨事，待我想个计较出来。”不知庞涓想出什么计较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遽(jù, 音巨)——骤然, 突然。

第七回 百花园中冤孽箭卑田院里祝融灾

却说庞涓别了众官，回到府中设想一计，着人到卑田院叫个丐头来，吩咐道：“这疯魔孙臆，与我领到卑田院去好生看管，三年不许放他出来，若放他出门，一院人都加重罪。”丐头领命，把孙臆带入卑田院不在话下。

却说秦国孝公一日早朝，黄门奏道：“朝门外有一道人，大哭三声，大笑三声，不知何故？”孝公叫宣进来，问道：“你是哪里道人？为甚在朝门外大哭三声，大笑三声？”道人道：“臣夷山尉繚徒弟王敖。哭三声，哭的燕邦孙臆。他投云梦山鬼谷仙师处学艺，受得三卷天书、八门遁法、六甲灵文，能呼风唤雨，驱石为兵。庞涓与他结义同业，今在魏邦做了驸马，犹恐孙臆日后下山扶助别邦，低他名望，差官往云梦山连走三次，苦赚孙臆入魏，把他别了双足，受了罗网之灾。笑三声音，笑天下诸侯不识高贤。如有人至魏邦，盗出孙臆者，愁甚江山不稳，社稷不宁？因此贫道遍告诸邦，不可失此英俊。”秦孝公道：“朕岂知有此高人埋藏魏邦？非君晓谕，可不错过？”一面令光禄寺款待王敖，一面问群臣谁能入魏盗取孙臆？闪过武安君白起，奏道：“臣可去得。”秦王问：“你怎样去？”白起道：“当日庞涓妄自尊大，立大言牌，催趲各国进奉。我主如今修下降书表章，不与他货礼，只说纳降入魏，管取盗出孙臆。”秦王准邦。

白起见魏王奏道：“臣秦白起。当日庞驸马立大言牌，催趲各国进奉，寡君因邦国空虚，乏物进奉，差臣特奉降表，权为献敬之礼。”魏王大喜，收了降表，待白起茶饭。白起辞驾出朝，扮作白衣秀士，到卑田院探访孙臆。见卑田院乞丐上千，不知哪个是孙臆。行到矮檐下，见一丐子拄着双拐，口中歌：

山川毓秀生英俊，父子家声名世振。
抛离父母访名师，云梦山中修道行。
受得天书六甲文，驱雷掣电召天神。
呼风唤雨击冰雹，等闲撒豆成军兵。
讷知运艰逢灾殃，陷入天罗并地网。
不患邪兮不患疯，只为阴谋施恶障。
谁知度日如度年，守厄持灾过此愆。
谁施妙药正吾病，满焚炉香谢上天。

白起听了便问道：“足下敢是孙臆先生乎？”孙臆道：“白大人，你若不听此歌，永世亦不知我是孙臆。”白起道：“奇怪！我又不曾道姓通名，先生为何知我？今先生既知未来过去之事，可知我今日到此何干？”孙臆微笑低声道：“大人是奉秦王旨，要盗我出城。”白起大笑道：“孙先生，你真有先见之明，其实为此而来。”孙臆道：“空劳大人跋涉，奈我千日之灾未满，不可脱去。况庞涓不时差人察听，倘泄了风声，即酿祸矣。大人请回，拜上秦王，待孙臆守满千日灾，再助一臂力可也。”白起见孙臆不肯去，只得辞

卑田院——本为“悲田院”，中国古代佛寺救济贫民之所，佛教以施贫为悲田，故名悲田院，又叫卑田院。

丐头——叫花子的首领。

催趲（z n，音攒）——催促，催逼。

恶障——障通“瘴”。恶障指恶毒凶狠的手段。

别回秦。

再说王敖，不日来到楚国，晓谕楚王。楚王即着黄歇假以纳贡，入魏盗取孙臆，亦不得。王敖又到韩国与赵国，晓谕韩王、赵王。韩王遣张奢，赵王遣廉颇，俱托贡献入魏，又盗不得孙臆。王敖一连晓谕四国，四国通盗孙臆不去，看起来总是四国不该得此高人。且说庞涓，几番与朱亥商量要害孙臆，朱亥每每不然其言。一日，朱亥来到卑田院看望孙臆，见孙臆卧于矮檐石上，拍手闲吟道：

孤高百尺一株松，蔽云遮日触苍空。
枝柯茂盛生吴楚，枝叶盘桓燕赵宫。
碧叶枝枝迎彩凤，青柯曲曲卧苍龙。
若逢天地光明照，散漫清香七国中。
有一樵夫无耳目，手中握定无情斧。
东崖砍倒栋梁材，枝叶不堪盖茅屋。
又好哭时又好笑，朝朝日日檐前叫。
浅潭三尺锦鳞鱼，谁人肯把丝纶钓。
人不采时我不采，到处只嫌天地窄。
若把困鱼救出来，敢与蛟龙争大海。

朱亥听罢，轻轻问道：“先生得非佯狂乎？”孙臆不答。朱亥道：“先生无惊，某乃朱亥。庞涓每与某商量，要定计害先生，某再三不从，先生可要防备。”孙臆道：“既承大人报我，我亦报大人，目下大人有百日灾难到了。”朱亥变色道：“先生，可避得过么？”孙臆道：“你速躲避一百日，方保无事。”

朱亥作别回家，说与夫人刘氏得知。刘氏道：“孙臆习学鬼谷，必知先天之数，此言不可不信，依他躲避百日。明早，待我进朝起奏，只说你染病沉重，不得朝贺便了。”计议停当，次早，魏王设朝，刘夫人至驾前奏道：“臣夫朱亥，染病危笃，有失朝贺，望乞怜念。”魏王准奏，朱亥遂不进朝，在家躲难，过了九十九日。这日，与夫人道：“好了，百日之灾，明日脱了，在家坐了三个多月，好生气闷，今日去外面走走。”刘夫人道：“有心躲避百日，哪在乎这一日，过了明日，出去走罢。”朱亥道：“也罢，只到后花园中消遣会儿。”刘夫人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

朱亥来到园中，见一老鸦歇在墙上，对着朱亥叫了几声。朱亥不快活道：“这怪物偏对我叫，待我送他性命。”遂取了弓箭，对他一箭射去，倒不曾射着老鸦，径往间壁墙上射去。原来间壁是郑安平丞相家的百花园。郑安平一个小女，名唤爱莲，年十七岁，生得描不成，画不就，郑安平极其珍爱。这日，小姐带几个侍儿到园中打秋千耍子，才上得秋千架，被间壁里一箭射过来，正中心窝，翻下架子，倒在地上。众侍儿上前，拽箭的拽箭，叫唤的叫唤，可怜一个花朵般小姐，霎时做了黄泉之鬼。

众侍儿唬得魂飞天外，不知这箭哪里射来。只见间壁朱家墙上有一步梯儿，站个小女，问道：“我家一枝箭，射在你家园里，可曾见来？”众侍儿道：“原来是你家射过来的，把我家小姐射死了。这般好邻舍！要打人命官司哩！”即拿这枝箭，跑到府中，报与郑安平道：“祸事来了！小姐到花园闲耍，被间壁朱家园里射箭过来，把小姐射死了。”郑安平大惊，赶到花园，果见小姐死在秋千架下，泪落如泉，大叫道：“朱亥！你诈病在家，打量谋反，操演弓马，把我女儿射死了！”遂上了马，径到朝门首喊起屈来。君王

宣入，郑安平道：“朱亥诈病在家，操演弓马，心生谋反，将臣女儿一箭射死了。”魏王道：“有这样事！”即着武士捉拿朱亥来。

霎时，朱亥拿到驾前。魏王问道：“朱亥！你怎诈病在家，操演弓马，无故射死郑安平之女，当得何罪？”朱亥道：“臣该万死！臣染病在家才好，昨来到花园，见墙上一怪鸟对臣连叫不止，臣取弓箭射鸟，不期射在那边而误伤郑女，望鉴其情。”魏王道：“误伤人命，也当抵罪。但天时不早，寡人要往天神庙祈雨，且押去监候南牢，另日审问。”

是晚，朱亥夫人刘氏见朝廷拿了朱亥去，遂心生一计，唤了家童到卑田院，以散钱为由，来见孙膑。院中乞丐众多，不知哪个为孙膑？回头看时，见一人拄着沉香木拐，站立矮檐下，不来讨钱。夫人叫家童取十文钱放他面前。孙膑道：“生受夫人。”夫人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孙膑道：“我是孙膑。前次我对朱大人说，有百日灾难，当躲一躲。不料他不依我说，如今被禁南牢。”夫人听说，忙下拜道：“我因要见师父，以散钱为由，望师父救我夫君一命，感恩不浅。”孙膑道：“夫人就回。我自各处。”夫人即便回家。

其夜三更天气，孙膑在院内按定天甲灵文、地甲灵文，手捻秘诀，望空拂一下袍袖，喝声：“齐来！”忽见东南上一声响亮，滚下斗来大一块红轮，西南上又一声响亮，滚下斗来大一块白轮，孙膑俱收入袖内。这两轮，就是金乌、玉兔，通被孙膑收了。次日，魏王设朝，众臣朝拜毕。魏王问道：“寡人每日设朝，天已大明，今日为何这等昏暗，看什么时候了？”司天官奏道：“辰时了。”魏王道：“古怪，辰时怎么不见日色？”众官道：“今日不止朝内昏暗，城里城外俱一般不明。”魏王大骇，问众官：“这什么缘故？”众官俱没回答。魏王沉吟良久，道：“莫非牢中有冤枉之人，寡人当放郊天大赦。”魏王即颁赦书，一应大小监牢，毋论轻重囚徒、已发觉未发觉、已结正未结正者，尽可赦免。孙膑又在卑田院作法，霎时红轮照耀，日月还光。魏王大喜。

那朱亥遇赦出了南牢，魏王仍旧复还官职。朱亥回到府中见了夫人，抱头痛哭。夫人道：“这是你不信阴阳，致招此祸。你道今日谁救你来？”朱亥道：“天恩大赦，幸脱此灾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还不知，是我亲到卑田院，以散钱为由，求孙师父解救。孙师父作法，收了日月，天地不明，朝廷才颁下郊天大赦。”朱亥惊讶道：“果有此事！这般说，孙先生如我重生父母一般，如何报他？”夫人道：“你今可把孙先生接到家里，早晚奉养他，有事又好与他计较。”朱亥道：“此言有理。只是我到卑田院去不免走漏消息，如今怎么样处？”夫人道：“我有一计。可做几石米饭抬到卑田院，只说大人患病之时，曾许下设牢心愿。今朝廷大赦，轻重囚徒通放去了，如今许到卑田院散与贫人，准过设牢之愿，就可暗暗拜谢孙先生，并接他到家下来。”朱亥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

到了明日，造下五石米饭，着几个家童担了，径到卑田院，刘夫人亲来散饭。少顷，将次散完，夫人趲到矮檐下，悄悄对孙膑道：“多亏师父救我丈夫一命，我夫自要来拜谢，恐耳目昭彰，以此特着妾来，托言散饭，要请师父到我家去住。”孙膑道：“多谢夫人。我今日未可动身，待月半后戊午日，可约先生到吴起庙中等我。”刘夫人道：“师父为何要到那时？”孙膑

郊天大赦——郊天：指古代在郊外祭祀天地，称“郊天祭”，周代冬至祭天称郊，夏至祭地称社。大赦指对罪犯普遍赦免或减刑。

道：“那日庞涓定计放火烧院，害我性命。我便脱身好走，只做烧死了，使他不疑，随即到府上来，亦不得走透消息。”刘夫人就别孙臧回府。

朝去暮来，不觉到月半后戊午日。朱亥领家童悄悄到吴起庙中等候。渐至日暮，孙臧在院里口诵六甲灵文，望空中拂下袍袖。须臾，天昏地暗，黑雾迷漫。孙臧拄了沉香木拐，拐啊拐的，拐到吴起庙中，与朱亥相见。朱亥倒身拜谢，就要请孙臧回家。孙臧道：“再停些时，待庞涓放了火，便好同走。”两个坐在庙中闲话。

到了二更时分，庞涓率领多人，都带着芦苇、干柴、引火之物，来到卑田院，锁上大门，四面放起火来。只见烈焰腾空，喊声震地，把那卑田院霎时化作瓦砾场。可怜院里上千无辜乞丐，个个烧死。那孙臧一见火起，就与朱亥同回府了。少顷火熄，庞涓心满意足，自谓孙臧必遭火死，率了众人，依然回去。

次早，魏王设朝。诸臣奏道：“夜来卑田院失火，一院千数乞丐尽皆烧死。”魏王大惊道：“有这样事！这火从何而起？”庞涓道：“这火必是孙臧放的。他一面放火，一面乘机逃走，只做烧死，令人不疑。我王如今速吩咐各门，画影图形，多差军人昼夜防守，不可放走孙臧。”魏王准奏，传示各门，将孙臧画影图形，昼夜防守不提。

却说燕王一日升殿，王敖又到朝门首，连哭三声，连笑三声。百官奏闻，燕王叫宣进来，问以哭笑之故。王敖道：“臣夷山尉繚子徒弟王敖。大哭三声者，为我王驾前孙驸马之子孙臧，投云梦山鬼谷处学艺，韬略战阵无般不请，又能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。庞涓恐其下山扶助别国，灭其名望，差徐甲连请三次，赚彼入魏，刖了双足，受了罗网之灾。连笑三声者，笑天下诸侯，轻贤慢士，不识高人。如有到魏盗出孙臧者，何虑天下不归？方才贫道为此晓谕各国，不知哪一国洪福，得遇此人。”燕王大喜道：“若非先生示教，险些失此擎天柱。”即吩咐近侍，送王敖到光禄寺茶饭。遂问群臣，谁能往魏国盗取孙臧？言未了，班中闪出一员官来，上前启奏。毕竟这官不知姓甚名谁？怎生盗得孙臧入燕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征魏国假两邦旗号退燕兵赌百锭黄金

原来那官就是孙臧之父孙操，上前奏道：“启上我王，孙臧是臣之子。我王要去盗他，只消臣带了两个孩儿，领三万人马，到魏邦名正言顺讨了孙臧回来。”燕王道：“倘魏王被庞涓间阻，不放孙臧回来，怎生区处？”孙操道：“庞涓若有阻挡，誓当先取其首，为魏国除奸可也。”燕王大喜，就令孙操起兵。

次日，孙操带着孙龙、孙虎，领三万人马径离幽州，往魏进发。这番出兵，人强马壮，器械鲜明。行了多日，到了宜梁界口，孙操传令，安营于十里之外。父子营中商量道：“兵不厌诈，如今屯作三营，一营扯起秦国旗号，一营扯起楚国旗号，一营扯起燕国旗号。”计议已定，孙操道：“孙龙领一万人马扮作秦军，打白起旗号；孙虎领一万人马扮作楚军，打黄歇旗号，俱在中道埋伏。我自带一万人马，当先出阵。待与庞涓交锋之际，两哨伏兵一齐杀入。彼兵乱，必败矣。”孙龙、孙虎得令，各领兵埋伏。

孙操亲领一支兵马到宜梁城下，令军士大叫道：“快送燕国三公子孙臧出来、万事全休。若道半个不字，杀进城中，将你一国人民不留一个！”巡城官连忙飞报入朝。魏王闻报，遂问庞涓：“如今燕国孙操领兵在城外，取讨孙臧，如之奈何？”庞涓道：“我王勿忧。臣料孙操不过匹夫之勇，何足为虑。待臣领兵出城，生擒那厮。”遂辞魏王，领兵三万出城迎敌。孙操道：“庞涓！我今来不为争城掠地，只要送出我孩儿孙臧还我，免致燕、魏成仇。”庞涓道：“不还你怎的？”孙操道：“不还孙臧，先斩汝头，后剿魏国。”庞涓大怒，举刀劈面相迎。正战之间，忽见得左哨里一队人马杀出，旗号写秦国白起；右哨里一队人马杀出，旗号写楚国黄歇。庞涓见秦、楚合兵，心中惊惧。暗想：“秦、楚二国兵马相助，我这里寡不敌众，如何取胜？”虚架一刀，转马就走。孙操大杀一阵，得胜回营。

且说庞涓逃得入城，见魏王道：“臣与孙操交战，不料那厮借了秦、楚二国人马，埋伏中道，杀入阵来。臣兵寡不敌众，只得折了人马，逃阵回来。”魏王大怒道：“你当日立大言牌，自夸天下有一无二。今三路兵出就不能抵敌，逃阵而回，可不被别邦轻视！”说犹未了，忽见探马来报，说打听得只有燕国兵马，并没秦、楚二国人马，孙操要振军威使的诡计，假张秦、楚二国旗号。庞涓道：“有这样事，我反中了那厮之计，明日定擒此贼！”魏王散了文武。

且说朱亥回府，见了孙臧，就把庞涓与孙操交战始末说了一遍，并道：“今庞涓闻令尊是用诡计，假张秦、楚二国旗号，明日决要再战。”说罢，日已暮了，两人散去不提。

却说次日早朝，庞涓披挂停当，奏魏王道：“臣昨日误中孙操诡计，不能取胜，今日誓必生擒那厮。”遂领兵出城，与孙操大战。原来孙臧其时在朱亥花园内，观看燕、魏交锋两边杀气，只见魏邦内杀气愈猛，燕邦内杀气渐衰。孙臧即按定六甲灵文，口中默默诵念。霎时，雷击电闪，走石飞砂，半空中降下碗大冰雹，乱打将去，只伤得魏邦人马，不伤燕邦士卒。一顿冰雹，打得庞涓腰青嘴肿，大败逃回进城。孙操父子见雾中神圣助阵，十分欢喜，得胜回营。那庞涓逃回，见魏王道：“臣与孙操交战，正要擒拿，不知那厮有何法术，半空中降下碗大冰雹，在下打来，只伤我魏国人马，那厮人马一个不伤。臣也被他打坏了，委实不能胜。”魏王大怒，骂庞涓不肯竭力，

退入宫去，众多文武遂散。

朱亥回到府中，孙臧问道：“大人，今日庞涓与老父厮杀，不知哪家胜了？”朱亥道：“恭喜！今日又是令尊大胜，庞涓大败。”就把孙操作法得胜情形说了一遍。孙臧听了，微微冷笑。朱亥吩咐置酒，与孙臧同饮。饮酒中间，朱亥叹道：“两国相并，燕兵不退，不知几时才得安静？”孙臧道：“要我老父退兵，甚是容易。这场功，管取做在大人身上。大人明日可去奏上魏王，出城退兵便了。”朱亥摇头道：“学生弓马欠熟，武艺欠精，如何能退兵？”孙臧道：“大人肯去，不费一刀，不用一卒，只消我写一个简帖与大人带去。只要明日入奏魏王，打算些说话。倘魏王问你退兵之法，你说：‘臣不与他武斗，只与他文劝。’倘魏王问你如何文劝？你说：‘孙臧明于五遁，神法太高，踪迹不定，他要见人极易，人要见他最难。暂且退兵回燕，宽限一年，寻着孙臧送还。一年内如无孙臧，任从起兵征伐。’庞涓听见，必然笑你。你就说：‘驸马不要笑我。我若退不得燕兵，情愿输颗首级与你。我倘然把燕兵退去，你输什么与我？’庞涓必许你一百锭黄金。你就与他赌。”朱亥道：“设使退不得令尊兵马，无辜输了个首级。”孙臧道：“大人放心，老父见我亲笔书柬，哪有不退兵之理？况我在府中搅扰多日，无些报答，明日且取庞涓的金，将公报私，与大人垫箱也好。”朱亥欢喜。次日入朝，魏王问群臣道：“燕兵猖披，势不可当。众文武中谁敢临阵取胜？”朱亥应声道：“臣朱亥敢退燕兵。”魏王道：“你武艺不甚高强，恐难与对敌。”朱亥道：“臣退燕兵自有妙法，不用厮杀，与他几句话，与孙操文讲和好，他必退兵去。”魏王问道：“怎与他文讲？”朱亥道：“臣见孙操，说你家公子明于五遁，神通高妙，踪迹不定，他要见人甚易，人要见他实难。大人暂且退兵，宽限一年，待我国寻着孙臧送还。如过期爽约，任从领兵取讨。”魏王道：“果去说得他退兵，重加升赏。”

庞涓在旁，呵呵大笑。魏王问庞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庞涓道：“孙操那厮狡诈异常，怎肯听这迂腐之言退兵回去？”朱亥道：“驸马不要笑人。倘若被我说几句话，他肯退兵回，赌什么与我？”庞涓道：“你若果能退孙操兵，我输你二十锭黄金。你若退不得兵，输什么与我？”朱亥道：“若退不得兵，就把我首级输与你。”庞涓道：“你若肯输首级，我情愿把一百锭黄金与你赌赛。”朱亥便奏魏王道：“望我王命一员官做个明证，保这百锭金子。”魏王就着郑安平作保。郑安平出班道：“臣等要你两个在我王驾前写一张军令状，各附画押，臣才可保。”魏王道：“卿言有理。”当下朱亥、庞涓动笔就写，各附花押，付郑安平收下。

朱亥待退了朝，回家带了孙臧书，令十数个军士跟随，出宜梁城，径到孙操营门首下马。旗牌官一把扭住，只道是奸细，便带进见孙操。孙操问道：“你何人？”朱亥道：“某乃魏邦丞相朱亥，奉魏王命，差来与大人讲和。”孙操道：“怎样讲和？”朱亥道：“今有三公子，法明五遁，神通元妙，踪迹不定，他见人甚易，人见他甚难。今请大人收兵回国，宽限一年，寻着公子，送到燕国。如一年内不还。那时兴兵征战，两无怨心。”孙操道：“那

打算句——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再讲。

首级——秦法斩敌一首，得爵一级。后沿称所断之头曰首级。

猖披——也作昌披，任意妄行。

爽约——失约。

有什么凭据？”朱亥道：“我无甚凭。求大人屏去左右，还有一言相告。”孙操即叫左右退后。朱亥袖中取出孙臆书，送与孙操。孙操拆开，认得是孙臆笔迹，仔细念来：

知父兴师入魏，为儿负屈根原。儿深感朱亥救出，隐藏宅院。庞贼深仇终报。今祈
老父，休兵敛甲，回燕有日，高堂聚首。
父亲大人膝下。

男臆百拜

孙操看罢，大喜道：“原来小儿蒙大人垂怜，救留，正是深恩难报，我就退兵。”登时传令，打起回兵旗号。那些兵马一齐起身，径回燕国。

朱亥看了大喜，策马入城，奏魏王道：“臣蒙我主洪福，把孙操人马通退去了。”魏王大喜。庞涓在旁满面羞愧，不敢作声。郑安平道：“驸马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他若输了，决要在我身上杀首级与你。你今输了，要在我身上取一百锭金子与他。”登时，庞涓脸红眼白变了色，没奈何只得回府取百锭金子与朱亥。郑安平当众焚了那张军令状。魏王又赐朱亥绫锦缎帛、金花御酒。朱亥谢恩出朝，回到府中拜谢孙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庞涓输了百锭金，好生焦躁，直去坐在厅上，心中暗忖：“朱亥怎么几句言语，孙操就肯退兵？其中必有缘故。”至夜静更深，走到后花园内，抬头向天上一看，见孙臆本命星正照朱亥府中。庞涓道：“呀！朱亥那厮原来把孙臆藏匿在家，暗通燕国，书信来往，所以孙操便肯退兵回去。那厮可恨！我明日奏与朝廷知道，差些军士把朱亥府门四下围住，仔细搜去。若拿得孙臆出来，朱亥一家人口说不得要死了。”黑夜，孙臆正与朱亥饮酒，朱亥忽然打个喷嚏，孙臆道：“大人这喷嚏打得不好，明日庞涓入朝奏王，要起军来围住府门搜我。”朱亥大惊道：“这事倒怎么好？”孙臆道：“不妨事。明日他来，不可害怕，吩咐一家老幼，不要慌张。我自有藏身之法，任他各处搜寻，决不落他的手。”朱亥口中勉强答应，心上却放不下。

次早，魏王设朝，庞涓奏道：“启上我王，臣夜观天象，见孙臆本命星照在朱亥府中，却是朱亥把孙臆隐匿在家，暗与燕邦书信往来，以此孙操退兵回去。臣今日特来奏过我王，起军围了朱亥家，要去搜出孙臆来。”魏王道：“孙臆果在他家，你去搜出来，朱亥欺君之罪不消说起，自应承受。万一搜不出孙臆，可不反受朱亥一场没趣？”庞涓道：“孙臆现藏在他家，不怕他走了去，臣决要搜寻拿来。”魏王见他坚执要去，只得准奏。

庞涓就带了军士来到朱亥门首，前后密密围住，下马行至府中，朱亥迎着道：“驸马今日到舍下何事？”庞涓道：“朱亥，你把孙臆藏在家，暗与燕邦书信往来，迹同谋叛，佯迟孙操人马，骗我百锭金子，如今奉旨到你家搜寻孙臆去，要将你全家杀戮。”朱亥道：“驸马，孙臆果在我家，搜出自然受罪，不必说了。倘搜不出，你也难出我的门。”庞涓不由分说，叫众军士登楼上阁，库房、寝室、内院、厢廊各去搜了又搜，共搜了七八遍，哪里见孙臆？庞涓暗想：“必是走了风声，那贼预先往别处躲去。”吩咐军士仔细再搜。那些军士把那天井里大长石板通翻转来了，花园里老大树根都掘起了，哪里搜得出？搜了一日，庞涓也觉没趣，不别朱亥，径带军士回朝。魏王问道：“孙臆搜出了么？”庞涓道：“不知哪个走了消息，躲藏别处去了。”魏王怒道：“你说孙臆现在朱亥家，及至去搜又搜不出，分明胡言诳奏，侮

主欺君。”庞涓再不敢饶舌，只得退朝回去。

说那朱亥，见庞涓搜不出孙臆，扫兴而回，便与刘夫人说：“庞涓没趣，回了。不知孙先生藏在何处？”忽背后叫道：“我在这里！”不知孙臆哪里出来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孙臧用计藏木柜庞涓被屈受披麻

却说朱亥听得孙臧声音，急回头来，见孙臧在背后，遂问道：“先生躲在哪里？”孙臧道：“我在香案底下。”朱亥不信道：“香案下翻来覆去搜了几遍，不见先生。”孙臧微笑道：“我明于五遁，遇金金遁，遇木木遁，遇水水遁，遇火火遁，遇土土遁，适遁于木，所以搜我不着。”朱亥道：“先生真神人也！”吩咐家童摆酒相庆。

说那庞涓被魏王发作，回到府中，甚不快活，暗想：“昨夜孙臧本命星明明照在朱亥家，为何搜寻不出？今夜再去看他本命星照在哪里？”回到花园，抬头观看，孙臧本命星端只照在朱亥府中。庞涓暗想：“我明早不要奏知朝廷，省得走漏消息，悄悄带了家将，再到朱亥家搜一遍，出其不意，难道也藏过了？”算计已定，转到厅上，连夜点齐一百名家将，只候天明就行。

说那孙臧，正与朱亥饮酒。孙臧道：“我今再占一卦，看庞涓还来不来？”即屈指寻文，对朱亥道：“大人，庞涓心犹不死，明早还要来搜。大人可收拾一间空房，抬一口木柜放在中间，柜中放了砖头瓦屑，上了锁，用了印信封皮，把房门亦封锁，钥匙交与管家婆。只要叫出管家婆来，等我吩咐他言语。”朱亥一面依计行事，一面唤一个六十余岁的管家婆出来。孙臧叫近前，附耳低声说如此如此。管家婆应了晓得，遂走了去。孙臧又向朱亥耳边说：“如此如此，不怕他不换一柜金银与你。”朱亥领受孙臧之计，各回寢室。

天晓，庞涓果带百十名家将径至朱亥府中。朱亥出来相见道：“庞驸马，你昨日搜了一日，是搜不出孙臧，今日又来则甚？”庞涓道：“你昨日把孙臧藏过了，今日特来细搜一搜。”朱亥道：“驸马，你既要搜，难道不教你搜？只是再搜不出，你我难好开交。”庞涓吩咐众人从大门搜起；直搜到后院，前后左右，各各搜遍，绝搜不出孙臧。庞涓到内厅后，见旁边一所空房封锁牢固，便问道：“什么房？”朱亥道：“是库房。”庞涓道：“里面藏什么东西？”朱亥道：“里面藏的通是金银器皿，就是前日赢驸马的百镗金子，亦藏在内。”庞涓道：“其中有弊！”孙臧决藏在里面，快开来我看！”朱亥道：“财帛库房，怎肯轻易开与人看！”庞涓执意要开，朱亥没奈何，叫管家婆取钥匙来。管家婆一边走一边絮聒道：“这人不达道理，人家财帛库房，怎么硬要开看！”庞涓听见大怒，把那婆子拽过掀翻在地，拳打脚踢，打了一顿。婆子不敢啼哭，正去动手开门，只听得里面孙臧说道：“管家婆！昨日来你家你不曾开门，今日你开了，看不害了我的性命？”庞涓听了暗喜：“孙臧藏在里面，反与我说是财帛库，如若不是我搜得细，不又被他瞒过了？如今插翅也难飞去了。”管家婆开了门，庞涓先走进去四下一看，不见孙臧，只有一口大木柜，上面封锁牢固。庞涓道：“孙臧决躲在柜里，开来我看。”朱亥道：“这柜里正是金银器皿，怎肯开与人看？”忽柜里又做声道：“朱大人，千万不要开，等我再活几日。”庞涓气起来道：“明明孙臧说话响，还要替他遮掩！”叫众人连这柜抬上朝去。众人进房，一齐抬了就走。

朱亥顿脚捶胸，大叫冤屈道：“庞涓，你太无理！假托搜孙臧名头，把我一柜金银器皿都抬了去。”登时赶到朝门，魏王正坐朝，朱亥进前奏道：“启上我王：庞涓托搜孙臧为因，昨来搜了一日，今日天未明，又带百数家将到臣家里，抢入库房，见财起意，把一柜金银器皿通抬了去。望我主矜矜，

财物给还，恩同天地。”魏王道：“有此异事！你可候着，等他进朝来，看他怎么说？”

且说庞涓叫众家将抬了大柜，紧紧跟随在后，听得孙臆在柜里叫道，“庞驸马！我当日与你八拜为交，同师学艺，有甚亏负你，今日恁下毒手！”庞涓道：“我吃你哄得够了，一同见驾去。”孙臆在柜里言三语四，直说到朝门首。庞涓先去见了魏王。魏王问道：“你怎么托搜孙臆之名，把朱亥通柜金银器皿抬了回去？”庞涓道：“臣岂不知理法，敢抬他一柜金银？只因朱亥把孙臆藏在柜内，假说是金银器皿，以此着人抬来驾前，当面开看。”魏王道：“你怎知里面是孙臆？”庞涓道：“抬在路中有说话响。”魏王道：“那柜抬进来！”众人把柜就抬到殿上，揭去封皮，打开锁一看，也不是孙臆，也不是金银器皿，却是一柜砖石瓦屑。朱亥在殿上叫苦道：“庞驸马，你太狠心！把我一柜金银器皿，换了砖石瓦屑，与强盗何异？”西班牙文武看了，各不平心，一齐奏道：“分明是庞驸马换了他的！朱亥入朝奏王已经半日，他却才来，莫说一柜，十柜也换过了。”魏王大恼道：“庞涓！你贪财枉法，私换金银，该得何罪？”庞涓道：“臣一路跟来，又不曾抬回家去，怎说是臣换了！”魏王道：“还要抵赖！朱亥来奏寡人已是半日，你却才来。你说孙臆在柜里说话响，怎么开来是砖石瓦屑？难道砖瓦也会说话？眼见是你换了，快拿出来还他。”庞涓浑身有口也难分说。君臣见庞涓呆住，一发认定是他换了，一齐开口道：“庞驸马，扭来扭去，总扭理不过，既是你换他的，名正言顺，要你还他。”庞涓被众官指说不过，只得回家把钗环首饰、散金碎银、器皿什物收拾许多，当殿上装入柜去，着朱亥收回，魏王就把朝退了。朱亥锁了这一柜物件，心欢意喜，回到府中拜谢孙臆，置酒畅饮不提。

再说庞涓回府，大怒交加，等到夜静时分，又往后园观看星斗，见孙臆本命星仍不离朱亥家，遂自道：“古云：‘无毒不丈夫！’左右与他结下冤仇，明日还要去搜。”庞涓这里蓄意，孙臆那里早知道了。孙臆对朱亥道：“大人，庞涓那人适看我本命星还照在府上，他不肯干休，明日又要来搜。”说未毕，忽家人来报：“管家婆被庞涓打伤致命死了。”朱亥吃惊，顿时变色。孙臆道：“大人，乘此机会，就可设计。快收拾一间齐整房屋、床铺，把管家婆尸首抬上床上，把被盖好，待庞涓来，如此如此，不怕他不吃亏。”朱亥听了欢喜，连夜打点行事。

次日早，庞涓带了家将又到朱亥府中。朱亥变脸道：“庞涓，你来搜了两日，孙臆搜不去，反换了许多金银器皿，却又把我老母惊出病来，命在旦夕，你来得恰好！”庞涓大怒道：“朱亥！你昨日在殿上扭我作强盗，反诈我许多物件，今日打点将人命压我？我不怕你！决要细搜。”遂叫众人搜去。那些家将听了，一齐穿东过西，往来倒去，搜了多时，又搜不着。转过东廊，见一所房半开半掩。庞涓问道：“这什么房？”朱亥道：“老母的卧房，如今养病在内。”庞涓要进去看，朱亥扯住道：“使不得。老母命在顷刻，倘又受惊，命必休矣，不可进去。”庞涓道：“一定藏匿孙臆在内，假说老母卧房。”一脚把门踢开，赶到房里，众丫环喊道：“老夫人病体沉重，大惊小怪赶到房里则甚？”朱亥上前把庞涓扭住，故意扭到床边，推上几推，乒兵一声响亮，连五六扇窗门通倒下来。朱亥一手扭着庞涓，一手扯开被看，厉声高叫道：“不好了！把我老母惊死了，快还我老母命来！”那些丫环、小厮都是说通的，一齐大哭。庞涓不觉心慌，被朱亥扭过来，叫众丫环、小厮拳头脚尖打了一顿，那众家将怕人命干连，通逃散了。朱亥道：“我与你

去见驾！”就把庞涓当胸扭了，扭进朝来。

此时魏王尚未退朝，见他两个扭结到殿上，魏王问道：“你两个为甚事？”朱亥大哭道：“庞涓到臣家连搜两次，将臣老母惊出病来，正在危急之际，不料今日又带许多家将来搜孙臆，打入臣母卧房，将臣母打死！”说罢大哭。魏王对庞涓道：“昨日的事还可开解，今日人命是真，再推下去，要偿他命。”庞涓道：“他母原有病在床，非臣活活打死，不过是误伤，也不至偿命。望我王求朱大人，教他看同僚份上，略松些罢。”魏王把庞涓痛责了一番，又向朱亥劝慰了一番。朱亥道：“也罢！若不叫他偿命，必要叫他扮做孝子，披麻戴孝，手执哭丧棒，亲送我母出殡，就饶了他。”魏王道：“这个极易处的。”庞涓满口应承，肯做孝子。

朱亥出朝回家，把前事一一对孙臆说了。孙臆笑道：“尽够他了。”朱亥道：“我有一事与先生商量。今先生在我这里，难以脱身出城走回燕国，如今将计就计，做一口夹底棺材，上面盛了管家婆尸首，下面藏了先生，打发出城，可为先生脱身之计。”孙臆道：“此计虽好，恐庞涓知了风声，脱身不去。”朱亥道：“再不怕他开棺搜验，只要做得机密。”孙臆点首应承。朱亥连忙合起一口夹底棺材，把管家婆尸首盛于上面，下底藏了孙臆，一家大小俱换了孝，只等庞涓来到，发柩起身。

原来庞涓受了两桩无头屈事，心甚不平，回去袖占一卦，知孙臆今日必藏在棺材内逃脱出城。心中思想定了：“棺木一出城，限时要他埋葬入土，不怕他往地隙里走去。”没奈何，到朱亥家披麻执杖，扶柩举哀，送出城去。这回管家婆尽死得风光，落得驸马做个孝子。棺木一出城，庞涓就吩咐土工埋葬。朱亥暗想：他要将棺木埋葬，可不断送孙先生？遂开口止住道：“且把棺木停在这里，待择个黄道吉辰，方可下殡。”再三不肯埋葬。庞涓再三要限时埋葬才去。朱亥违他不得。庞涓叫土工把棺木埋了下去。朱亥心下熬煎，甚觉难过，暗想：“我本要脱他身子，不料反断送他性命。”及埋葬毕，朱亥闷闷回家。走到房中，忽见孙臆呼道：“大人回来了！”朱亥吃了一惊道：“孙先生，你在棺木里已埋下土了，怎么在这里？”孙臆笑道：“大人，我见庞涓心怀不善，晓得我藏匿棺木里，出城要害我命，故先遁了回来。”朱亥道：“好个知命的孙先生，空教我熬煎了一日。”当下置酒压惊不在话下。

再表齐国威王一日坐朝，群臣朝拜毕，奏事官上前奏道：“朝门首有一道人，大哭三声，大笑三声，要候旨见驾。”齐王令宣进来，问道：“何处道人，敢在朝门外大哭大笑？”道人道：“臣夷山尉繚子徒弟王敖。哭者，哭燕邦孙臆，自幼投鬼谷仙师学艺，受得天书战策，被庞涓哄到魏邦，刖了双足，受了罗网之灾。笑者，笑天下诸侯不识英俊。如有人到魏国盗得孙臆出城者，江山稳久，社稷坚牢。小道因此遍告诸国，不知哪一国洪福，得遇此人。”齐王大喜道：“我国正缺贤士，不枉先生推荐。”吩咐光禄寺整饭款待王敖，遂问群臣：“谁人往魏邦盗得孙臆回朝，加升官职。”上大夫卜商奏道：“臣敢到魏邦假纳降表，带茶车五十辆以进奉为由，盗孙臆出城。”齐王道：“茶车内怎盗得他出来？”卜商道：“五十辆茶车都做下夹箱，藏

卜商——著者将卜商作齐国上大夫，盗得孙臆，此实力借助历史人物的写法。据《史书记载：卜商即卜子夏，春秋末晋国温（今河南温县西南）人，孔子的学生，为莒父宰，孔子死后，到魏国西河讲学。主张国君要学习《春秋》，吸取历史教训，防止臣下篡夺君权。

孙臧于箱底，就可盗出来。”齐王准奏，即令速备茶车，令卜商往魏邦。不知盗出孙臧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造纸人金蝉脱壳抬顽石拨草寻蛇

却说齐国卜商，带五十辆茶车离临淄城，行了多时，到得魏邦，将茶车进上魏王。魏王大喜，令人收下，着光禄寺设宴于金亭馆驿中，差宰相朱亥相陪。

朱亥领旨，同卜商来到金亭馆驿。光禄寺排宴齐整。饮酒中间，卜商问道：“朱大人，当日燕国孙操兴兵征战，为因何事？”朱亥道：“孙操兴兵，因其子孙臧在我魏邦，特来取讨。”卜商道：“为此何须征伐！后来曾还他孙臧么？”朱亥道：“不曾还。那孙臧明于五遁，法术精奇，踪迹不定，虽然在魏，毕竟难得出城。”卜商又问：“孙操既不得孙臧回去，怎肯退兵？”朱亥道：“某与讲和，宽限一年，寻访送还，如一年不还，再来征战。”卜商道：“如今孙臧还有寻处么？”朱亥道：“不知他藏在哪儿？”及宴罢，朱亥遂别回府。卜商在馆驿歇下。

朱亥回家，孙臧问道：“大人今日朝罢何晚？”朱亥道：“齐国遣卜商来进茶五十辆，朝廷着我金亭馆驿中陪宴，以此来晚。”孙臧道：“大人，卜商此来名为进茶，实乃访我踪迹。我今若错过此机会，永世不得回去，明日大人再到金亭馆驿去，我有缄书，烦寄与卜大人看。”朱亥应诺。

次日，朱亥带了孙臧书，到馆驿中来见卜商，四顾无人，袖中取出，奉与卜商。卜商接书看，上写：“卜大夫开拆。后不漏泄，明早于朱大人府中相会。孙臧顿首。”卜商道：“朱大人，孙先生书上教我明早到府上一会，我已领教，望大人多多拜复。”

朱亥辞了卜商回家，见孙臧道：“先生，卜子夏看书，说多多拜复，已知道了。”孙臧道：“我明日要行，大人可打点纸人五个、白米一升，与我带去。”朱亥遂打点纸人、白米，付与孙臧。

次日，卜商人朝拜辞魏王，出朝，坐了茶车到朱亥府中拜别。朱亥迎入后堂，礼毕，令从人退出，将门关上，孙臧才出来相见。卜商道：“我主久闻先生大德，特着某来相请。”孙臧道：“愚痴小道，何幸得仁君相召。”又向朱亥谢道：“久在尊府，蒙恩藏匿，若得寸进，自当厚报。”朱亥将孙臧入茶车夹底，开了门，送卜商出去。

卜商使众人推茶车先行，自己随后，将一茶车上放一纸人，即时变作孙臧。方出东门，被守门军将孙臧提下车来绑了，解至驸马府来见庞涓，庞涓大喜。西门军士又报拿着孙臧。南门又报。北门又报，庞涓无了主意；一齐解到法场取斩，一刀过去，却是四个纸人。刀斧手急报庞涓，庞涓大惊，连忙袖中一卦，见真孙臧往东去了，登时带了军士，追出东门。

再说孙臧在茶车上对卜商道：“庞涓追赶甚急，等我下了茶车与大人分路，倘庞涓追来还好脱身，约定在新梁桥相会。”卜商道：“先生单身行走，倘遇庞涓拿住，非同儿戏，路上要小心仔细。”孙臧道：“不妨。”下了茶车，分路而独行。不数里，见一个妇人倚门而哭，孙臧上前问道：“娘子为甚事在门前啼哭？”妇人道：“我丈夫在前边田内做工未回。我婆婆年七十二岁，适患心病而死，为此啼哭。”孙臧听了，向前而走，走到前边，果见有个农夫在田里锄田。孙臧叫道：“锄田的，你母亲心疼死了，你速速回去。”农夫听了就哭走。孙臧道：“我送你一丸药，去放在你母亲口内，就得还魂

转来。你把箬笠、蓑衣、耕器放在这里，我替你照管。”农夫就把箬笠、蓑衣、锄头交与孙膺，三步两步如飞走去，孙膺戴了箬笠，穿了蓑衣，拿了锄头。身边还有个纸人，取出来念动灵文，叫声“变”，又变做孙膺模样。正北上一口水池，把那纸人丢在水池上，取出一升白米，向周围一匝，诵起真言，那些米变了百万蛆虫，把那尸首紧紧攥住。自己往田里锄田。说那庞涓带领军士出东门，赶了四五里，望见卜商茶车。庞涓大喝道：“卜子夏，快留下孙膺去！”卜商停了茶车道：“庞驸马，何太欺人！我来进茶，不知你孙膺在哪里？况孙膺又不是活宝，要他怎么？五十辆茶车皆在这里，任凭细搜。”庞涓叫军士一齐动手，把茶车内一一搜过，并无孙膺。庞涓又策马前赶，赶到田边问农夫：“你曾见一个拄双拐的白衣道人过去么？”孙膺不抬头，也不做声，用手向北一指。众军士说：“是个哑巴，不要问他！”一齐向北赶去，见一口水池，水上一个死人。众军士道：“这水池内死的是个白衣道士，莫不是孙膺？”庞涓近前一看道：“果是孙膺。你这贼，死在宜梁城，我也与你一口棺材，择地葬你。怎么死在这去处，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吩咐军士回去，那些军士一齐趱回宜梁城。

说那孙膺行此法骗庞涓回去，也不等田夫来，把箬笠、蓑衣、锄头放在田边，拄着一双拐就走。看看天色将晚，两边一看，通是田地，没有安宿去处。再走几步，瞧见前面树林内隐隐有人，趱入林内一看，却是个八字门墙，门首立两块马台石，不像个寻常门径。孙膺正要进去，只见一个老汉出来问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孙膺道：“我是过路的，不期到此天晚，欲借空房暂宿一宵，明早就行。”老汉道：“我这里不是擅入得的人家，待我进去禀员外。”说毕，就走进去。不多时，老汉出来道：“员外着你进去。”孙膺欢喜，随老汉进了墙门，穿东过西，走过许多所在才到正厅。老汉把手向厅门边一指道：“出来的就是员外。”孙膺看那员外，年过耳顺，形容苍古，不似山村野老。那员外见孙膺身守黄衣，又是道家打扮，便问道：“先生从何处来？”孙膺道：“某乃云梦山鬼谷仙师徒弟孙膺，向在宜梁，如今将投齐国，至此天晚，欲借宿一宵，明早就行。”员外道：“先生向在宜梁，可认得郑安平否？”孙膺道：“郑安平乃吾至友，员外为何问及？”员外道：“郑安平是我小儿，说起来，先生是相知了。”孙膺道：“原来是令郎，多有获罪。”员外吩咐整治晚饭，将孙膺引至书房安歇。次早，孙膺拜辞起身。员外殷勤相留再住几日，孙膺道：“不敢相瞒，有齐国上大夫卜商，约定在新梁桥相会，所以急于要行。”员外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不好强留，待我打发一乘轿送先生到新梁桥去。”孙膺欠身致谢。家童捧出早饭。饭毕，员外叫家人郑千、郑七出来，抬了孙膺，作别起身。

两个抬了孙膺，走了许多路，歇在三岔路口。郑七悄悄对郑千道：“哥哥，我想抬这道人到新梁桥未必有谢，不如走小路抬进宜梁城，送与庞驸马，我们尽够个小发迹了。”郑千听说，点头道：“有理。”两个抬了，转弯抹角，远远望见宜梁城。孙膺在轿里认得前面是宜梁城，心内大惊，暗想：“我被这两个畜生捉弄了，抬我到这里，岂不害我的性命。”口中忙诵真言，须臾，雾涌云漫，把一座宜梁城遮了。郑千、郑七不辨东西南北，随路而行。

箬笠（ruò lì，音若立）——用竹皮制作用以遮阳挡雨的帽子。

蓑（suī，音梭）衣——用草或棕毛制成的雨衣。

耳顺——六十岁的代称。典出《论语》：“六十而耳顺。”

两个心下忖量道：“奇怪！适才明明望见宜梁城，怎么走了这许久，不见了影子？”两个只得抬了又走，抬得通身是汗，气吼如雷。忽见前面一座高山，高接云霄，四围险峻，八面崔嵬。两个把轿歇在山脚下，背地道：“莫不这道人有些法术，故意把我们弄到这里，也不知这山叫什么山？”说未了，山上一声锣响，闪出一伙喽啰，手执刀棍，赶下山来，喝道：“快留下买路钱！”郑千、郑七吓做一团，磕头如捣蒜道：“众大王饶命。我们是抬轿的，身边并没分文，要买路钱，只问轿里的道人讨。”众喽啰上前揭起轿帘，仔细看时，哪里有甚道人，一块大顽石在内。郑千、郑七通看呆了，说道：“古怪！明明一个道人，怎么变做顽石？怪道越抬越重。”众喽啰道：“且绑去见大王，要着落你两人寻出道人来。”就把郑七、郑千绑了，一齐走上山。忽听得轿里叫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众喽啰回身看时，不见顽石，轿里坐着黄衣道人。众喽啰把他捉出轿来，一齐说道：“这道人有鬼禳法的，拿上山去见大王。”

不移时，两个大王出来问道：“这道人哪里来的？”孙臆道：“我是云梦山鬼谷仙师徒弟孙臆，从宜梁来，今投齐国去。”二王听说，倒身下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！有眼不识高人，望师父恕罪。”孙臆道：“某从来未曾会面，不知二位尊姓大名？”二王道：“我二人一名吴獬，一名马升，原是魏王驾前带刀指挥。因魏王只信庞涓，将我二人打了五十御棍，削除官职，因此在这蛇盘山上落草为寇。”众喽啰带过郑千、郑七禀道：“两个轿夫求大王发落。”孙臆微笑对吴獬、马升道：“他两个原是郑安平丞相家僮。前某借宿其家，感彼主人大德，肯他们抬轿送某入齐。二人虽怀歹意，被我也摆布得够了，饶他回去，好复主人之命。”吴獬、马升遂放郑千、郑七下山，即令整酒款待。吴獬、马升道：“某等愿从师父投齐国何如？”孙臆道：“同去虽好，但不知齐王如何？待某先去，看齐王果真敬贤爱士，那时保举二公同为一殿之臣，有何不可？”二人大喜，遂送孙臆下山。

孙臆行了多时，到得新梁桥。卜商望见，下车迎接，依旧同坐茶车趲路前去。孙臆对卜商道：“大人，我此来身无寸节之功，倘被谗臣离间，可不费了大人一片美情？烦大人到齐，先寻个爱贤惜士的所在，等我暂住几时，待有功之日，才可进见齐王。”卜商道：“先生不必过虑，我国有个鲁王田忌，即齐王御弟。他最尊贤敬士，送先生到他府中暂住便了。”孙臆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谢不尽。”

行到临淄城，两人下了茶车，同到鲁王府门首。卜商先将孙臆之意报知鲁王，鲁王叫请进来。卜商转身出来，接孙臆进府。孙臆见鲁王，行了君臣之礼。鲁王大悦道：“久仰先生盛名，不意今日相遇。幸甚，幸甚。”孙臆道：“一朝得遇殿下，生平之愿足矣，又蒙宠留，何胜雀跃。”鲁王就叫门人洒扫东边书院，请孙先生居住。孙臆称谢。

卜商遂别鲁王，入朝见驾。齐王问道：“卿回来了，孙臆可盗得么？”卜商奏道：“臣领命入魏，茶车上已把孙臆盗了出城。他恐庞涓追赶，又下了茶车，与臣分路而行，约新梁桥相会。臣在彼等候多对不来，想往别邦去了。但孙臆分路之时，曾对臣说道：‘耿耿丹心壮，巍巍忠孝存。荷蒙齐王德，端不负仁君。’臣谅孙臆决非背义忘恩之人，必不食言，不久必来。”

齐王尚未答应，忽黄门官入朝奏道：“楚国遣使进鱼，现在朝门外，不

崔嵬（wéi，音维）——有石的高山，此处形容山势高大。

敢擅入。”齐王令宣进来。楚使入朝，高呼拜毕，奏上道：“臣奉楚王命，特来进鱼。”齐王道：“有多少鱼？”楚使道：“鱼只两尾，与别的鱼不同。本国无人认得什么名色，因此我王遣使进上，说两班文武，有人认得此鱼何名，情愿年年纳贡，岁岁来朝，若文武中没人认得，要大王纳降书表章于我楚王。”齐王道：“鱼在何处？取来与寡人看。”楚使出朝，抬了水柜，将鱼送至殿上。齐王仔细观看，那鱼仅长尺许，皮如墨色，巨口细鳞。齐王摇头道：“寡人从没有见过此鱼。”众文武一齐上前，观看一会，各各闭口无言。齐王问道：“众文武认得此鱼是何名色？”众臣只说不知。齐王不乐，说道：“终不然到楚国纳降书表章不成？”众臣道：“我王勿忧，要识此鱼，除非是鲁王殿下。他博览古今，必然认得。”齐王就宣鲁王上殿。

须臾，鲁王宣到。齐王将楚王遣使进鱼情由说了一遍，道：“适才众文武看过，俱不认得，故宣御弟来认看。”鲁王揭开水柜，看了多时，不知说出此鱼是何名色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鲁王两次认靴鱼表达二番遭陷阱

话说鲁王田忌当殿开柜，把鱼看了半晌，回奏道：“臣从不曾见此鱼，不知什么名色？”齐王道，“御弟既不认得，且回府去。”吩附近侍把鱼收起，着楚国使臣明日候旨，当下朝散。

鲁王回府，孙臆问道：“今日宣殿下入朝为甚事？”鲁王道：“一种奇事。楚国进一对鱼来，要我邦认是什么名色？认得出，情愿年年纳贡，岁岁来朝，认不得，要我国纳降表与他。朝中文武看过，俱不能认。朝廷为此宣我去看，我也认它不出。”孙臆道：“那鱼怎样颜色？有多少大？”鲁王道：“仅长一尺，皮如墨色，巨口细鳞。”孙臆微笑道：“那鱼名靴鱼，出自弱水河中，网不能取，钩不能钓，今世罕见。要取此鱼有个法术，向水涯边把手拍三下，叫三声，那鱼就跳上涯来。殿下明早进朝，着楚使来看。殿下在水柜边拍三下，叫三声，那鱼登时跳出水柜。”鲁王道：“倘然不跳出来怎么办？”孙臆道：“殿下放心，臣在此间行走，不怕那鱼不跳出来。”鲁王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早就入朝，只要先生施一臂之力，有功可成，自当重谢。”孙臆道：“殿下怎说个谢。还有一说，倘齐王明早赐殿下，则一些不要他的，只要那两尾鱼拿回来，臣有个用处。”鲁王满口应承。

次日早朝，鲁王奏道：“臣昨回府，寝夜思想，曾记得此鱼出自弱水河，其名为靴鱼。”楚使在旁，见鲁王认着了，他道：“殿下，鱼名便是，可晓得还有甚妙处？”鲁王道：“我到柜边，把手拍三下，叫三声，那鱼就跳出水柜来。”齐王道：“御弟，你只认得此鱼便罢，怎画蛇添足，还要他跳出水柜，倘跳不出来，反被人取笑。”鲁王道：“我王勿虑，臣定要他出来。”齐王着近侍取出水柜，鲁王到柜边，把手拍三下，叫三声，只见那对鱼凭空跳出殿口。齐王大喜，满朝文武个个惊讶。那时，楚国使臣目瞪口呆。齐王吩附近侍，依旧放入水中。近侍取鱼在手，一尾跳跃，这一尾早已亡之命矣夫了。齐王不快活道：“两尾鱼可惜死了一尾。”鲁王道：“我王如今可令楚使回国，传与楚王，年年纳贡，岁岁来朝，一年不来，即发兵征伐。”齐王依言，一面打发使臣回楚，一面取黄金千两、绫锦百端赐与鲁王。鲁王道：“黄金绫锦臣不敢受，求我王把两尾靴鱼赐臣够了。”齐王道：“这活鱼寡人要养在金莲池内，这死的你拿去吧！”

鲁王叩谢，就把一尾死的带回府来，对孙臆道：“先生果然神通奥妙，吓得那楚国使臣目瞪口呆。如今已打发楚臣回去，要他年年纳贡，岁岁来朝。齐王大喜，把一个活的养在金莲池内，死的赐了我。”孙臆道：“就只有一个死的？臣有用处。”看官，你道孙臆要这死靴鱼何用？原来他被庞涓别了双足，没了十个足趾，丑陋不堪。把这靴鱼做个样子，叫皮匠把软净兽皮配上一只，凑作一双靴，穿在脚上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鲁王愁眉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孙臆问道：“殿下何事不乐？”鲁王道：“先生，我齐国每岁到端午节，朝廷命我与太师邹忌同下教场比射。那邹忌平例中三矢，我发三矢，一矢也不能上垛。若论武艺，他不如我；论箭法，我不如他。他中了三矢，朝廷赐他彩缎绫罗、金花两朵、御酒三杯。我一矢不中的，请饮凉水三大盂。今值端阳将近，所以不乐。”孙臆道：“殿下勿忧，有臣在此，管教殿下今岁插金花、饮御酒。如今在后园中立起垛子，待臣教殿下连射几日，自然百发百中。”鲁王大喜，每日同孙臆在园中习射，看看射得手熟，再无一失误。

早又到了端午节，孙臧教鲁王藏他在军队里，同下演武场。恰好齐王排驾已到，上堂传旨，着太师邹忌与鲁王比射。二人各带弓矢，下演武堂来。那邹忌晓得鲁王箭法不高，不大着意，口称：“殿下，请开弓。”鲁王直不谦逊，搭上箭，扯满弓，一箭射去，刚刚中着垛上红心。邹忌见鲁王头一矢射中，吃了一惊，即施逞神威，开弓放箭，射去本是中上垛的，被孙臧在军队里用移箭法把他箭掉下垛来。邹忌惊讶道：“古怪！我的箭百发百中，怎么今日射不上垛？”鲁王又放第二矢，又中红心。邹忌见鲁王连中二矢，登地又发一箭去，却又掉在地上，气得目光迸火。鲁王见邹忌两矢不中，自觉意快，把第三矢射去，又中红心。邹忌越发不快活，想：“他往年比射，三矢之中不能中一矢，今岁怎么被他连中三矢？我只有这枝箭在手，再若不中，可不被人笑话！”遂扯满弓射去，又是个大空。射毕，齐王在演武堂看了，大喜道：“今岁却是御弟夺标，寡人不胜之喜。”就宣鲁王上堂，饮了三杯御酒，簪了两朵金花，领了彩缎绫罗。鲁王谢恩下堂。

邹忌站在旁边，怒气交加，心中不服，上前奏道：“臣适见鲁王军队中有一异人，在内作法，以此臣箭不得上垛，心内疑惑。”齐王道：“有这样事？”就宣鲁王到堂上，问道：“御弟，邹太师说你军队中有个什么异人。”鲁王奏道：“臣不敢隐，果有一异人。”王问：“是谁？”鲁王道：“即前日卜商进茶到魏国盗得的孙臧。”齐王吃惊道：“就是孙臧！他一向在哪里？”鲁王道：“一向寄迹在臣府内。他因身无寸箭之功，不敢驰见我王。前者认靴鱼跳出水柜，便是孙臧之神通，遁甲之奇妙。今日因端阳比射之期，臣带他进演武场来观光我国。”

齐王大喜，即令宣来。孙臧忙到驾前，礼毕高呼。齐王道：“孙先生，寡人久仰大名，如渴思水。前番既到我国，为何不来相会？”孙臧道：“臣非不来见驾，奈无寸功，自觉惭愧。”齐王道：“说哪里话！高人奇士，非寻寸节之功论者以得寡人，今日欲授先生一职，奈此间非纳贤礼士之所，明日进朝，寡人当有重用。”孙臧谢恩，齐王回驾。

次早，齐王设朝，孙臧进见，正待封官，黄门启奏道：“九曜山霹雳洞野龙袁达，差人借粮二百石，朝前候旨。”齐王道：“我国中连年荒歉，粮草自且不敷，哪有得借人！打发他往别邦去借。”黄门领旨，打发人去讷。齐王坐宝座上道：“袁达那厮，乃亡命之草寇，凶猛异常，七国之中，莫不闻风畏惧，大邦赠金，小邦让位，每每得志。我今日没粮借他，决萌歹意，必要兴兵作乱，怎生是好？”邹忌上前奏道：“臣启我王，今日欲授孙臧的官职，又恐他未立奇功，因辞不受。何不着孙臧到九曜山剿捕了袁达回来，那时授以高官显爵，两下心悦。”齐王见奏，即着孙臧领兵往九曜山收剿野龙袁达。孙臧奏道：“臣愿与鲁王殿下同领兵去。”齐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再着须文龙、须文虎挂先锋印，一同前去收捕。”

孙臧领旨出朝，与鲁王、须文龙、须文虎齐下教场，点兵一万，即日起程，径往九曜山进发。行了多时，哨马来报，说前面蛇盘山有两个大王挡路，不能前进。孙臧令须文龙、须文虎上前剿捕。二将得令，来到山前，那两个大王各执蛇矛，上前问道：“二将何名？”须文龙、须文虎道：“吾乃齐王御弟鲁王麾下，孙臧先生差来前部先锋须文龙、须文虎。”大王道：“既是孙师父差来，二位不须交战，我二人情愿受降。”须文龙兄弟遂带了两个大

王到营门首。旗牌报入中军，鲁王令见。大王入军中，见鲁王倒身十二拜，转身见孙臆深深八拜。孙臆看了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就是二位。”鲁王道：“先生与他有会？”孙臆道：“他两人原非草寇，是魏王驾前指挥，一名吴獬，一名马升，因魏王听信庞涓，被打了五十御棍，削除官职，以此在蛇盘山落草为王。前者，臣往此山经过，承他二人一面之识，即欲同臣投齐，改邪归正，蓄意已久，今日既来归顺，即当收用。”鲁王道：“着他做什么好？”孙臆道：“且将须氏兄弟权作左、右监军，暂与吴獬、马升挂先锋印。”鲁王依言，遂着须氏兄弟为左、右监军，吴獬、马升为先锋，领兵往前进发。

到了九曜山，择平阳之地安营寨。孙臆令吴獬、马升领着一支人马，先往九曜山前骂阵交战，许败不许胜。二将得令，领兵前去。孙臆又令须家二将，执着聚神旗，在营前观阵。但见吴獬、马升拨马跑回，可将聚神旗摇展三次，我好营中作法。须文龙、须文虎得令，领了聚神旗而去。

且说吴獬、马升领兵到九曜山前，击鼓鸣锣，当前溺战。其日，袁达在霹雳洞中，因齐王不允借粮，正欲兴兵搅乱，忽见喽啰来报说：“齐国兴兵征剿，有先锋带领人马山前讨战。”袁达笑道：“我不曾起兵去骚扰他，他反先要来征剿？”遂令头领独孤陈、李牧镇守山寨，“待我亲自出阵，杀他片甲不回。”即时披挂齐整，执了巨斧，跃马下山，奔至阵前，大喝道：“何处无名小卒，辄敢领兵到我山前吆喝，上门送命！”吴獬、马升道：“吾乃齐国鲁王麾下，孙臆军师差来的前部先锋吴獬、马升。”袁达道：“你是齐王差你来送粮，还是叫你来纳命？”吴獬、马升骂道：“你这逆天强贼！朝廷的粮草就肯轻易与你？也罢，你与我交锋二合，胜得我，借粮与你，胜不得，叫你命染黄沙。”袁达大怒，把斧砍来，二将举枪迎敌。战了三十余合，二将拨马败阵而走。袁达纵马追赶。营门前须文龙、须文虎见二将跑，就把聚神旗连展三次。孙臆在营中瞧见旗动，手捏驱神诀，口念六甲灵文，叫声：“齐来！”霎时乾坤黑暗，天地昏迷，吓得袁达魂不附体，东望西瞧，认不得路，骑马尽力加鞭，望前飞走，奔入林中，被绊马索绊住马足，连人连马一齐翻倒。齐兵拥前，把袁达拿住，用绳缚了，解入中军帐来。孙臆问道：“袁达，你今日被擒，若肯归降，免汝一死。”袁达道：“你用邪术擒人，不为稀罕，永世不降。你若有本事，阵上擒得我，方肯归顺。”孙臆道：“你要我真本事拿你，这有何难？”吩咐军士解去其缚，还他鞍马，放他出去。袁达得放出营，上马加鞭，逃往山上去了。鲁王问道：“先生，袁达既被擒拿，即当令其速死，与七国除害，何故反放他去？”孙臆道：“不妨。一人心若不服，纵拿他来亦无用处了。他心服，自然归顺。”

说那袁达逃奔上山，李牧、独孤陈出来接道：“哥哥回来了，齐兵杀败了么？”袁达道：“好利害！”就把孙臆作法、被擒、放出情由，说了一遍。李牧、独孤陈道：“这是哥哥威名闻于七国，以此不敢难为你，若是别人，此时已作无头之鬼了。”袁达道：“想他兵骄之际，定不着意提防。今晚二更天气，我们点起大小喽啰，悄悄去劫他的营，就杀得他片甲不留。”两人齐说：“好计！”遂点起精锐喽啰二千，等到二更依计行事。

说那孙臆在中军帐内传令，着三军向中军门首挖个土坑，五丈深，十丈阔，上面将松枝乱草遮盖停当。黄昏，各营不许明灯亮烛、提铃巡更，只许中哨内点着灯火。兵马四下埋伏，提防贼人劫寨。众军一一遵令。

到二更时分，袁达领一千喽啰在前，李牧、独孤陈领一千喽啰在后，悄悄行到齐营。见中营内点着明灯亮火，袁达当先，大喊杀入，忽听得人马齐

声叫苦，通跌下坑去。李牧、独孤陈后队人马，见前队通跌下坑，掉转马头就走。齐兵也不追赶，四下拥来，高叫活埋了袁达。袁达土坑内叫道：“不要把人性命断送！你快快快放我起来，还有话说。”众军把挠钩放下坑去，将袁达搭起来，捆缚停当，解到中军。孙臧问道：“你两次被擒，可归顺免死。”袁达道：“有言在先，用真本事阵上拿得我，方才归顺。如今被擒，是我自来送死，不足为能。”孙臧道：“也罢。我今再放你去，也不用阵上拿你，必要半空中拿你，才显我神通。”孙臧叫军士再放他去。众军又将袁达去了捆，放出营门。袁达得放，奔回山去，又点选喽啰来战。未知袁达怎生被擒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九曜山野龙纳款 丞相府太尉退婚

却说孙膑再放了袁达，到了次日，仍令吴獬、马升到九曜山前搦战，许败不许胜，仍着须家二将，执聚神旗营前观战。吴獬、马升领兵到山前，恰好袁达带领喽啰刚下山来，两家不分皂白，勒马就杀。战了十数合，二将佯败，拨马就走，袁达纵马急赶。须家二将营前瞧见，把聚神旗连展三次。孙膑在营中见神旗展动，忙喷一口法水，念动真言。须臾，云雾迷漫，太阳昏蔽，认不出东西南北，只见前面一座高山。袁达心慌，策马上山，四下一望，止有上山的路，没有下山的路。正在惊慌之际，忽听得有伐木之声，遂望着樵夫高声大叫道：“樵哥！快来救我，指引我路数。”樵夫远远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袁达道：“我是九曜山霹雳洞野龙袁达。”樵夫大笑道：“你是个猛虎，平日伤害人多，今日天叫陷落深阱，不来救你。”袁达恼躁，暗想：不救便罢，怎么骂我！我且忍气，骗他救我，我慢慢理论，又叫道：“大哥！这座山我不曾到，不知前面有无路？你对我说，救我下去，从重谢你。”樵夫道：“你在那边山凹，我在这边山岗，树木丛密，不便来救你。”袁达道：“我从背后黑洞洞下去怎么样？”樵夫道：“待我言了。”遂言道：

樵夫告大王，听我从头诉。
行过五七里，方才有退路。
两手要扳牢，一心莫惊怖。
若还撒了手，命归黄泉路。
上能入山巅，下有蛟龙聚。
过得蛟龙洞，有个毒蛇窝。
几条白花蛇，盘回十里数。
行过毒蛇处，有个虎狼处。
远望似城门，近观生黑雾。
左转八十回，右转九十步。
一簇女裙钗，生得真娇妩。
有一老妖精，挡路多驰骛。
你若被羁留，永世身耽误。
几个通臂猴，开张杂货铺。
可去问一声，便有下山路。

袁达听了，把舌头一吐道：“樵哥，不要哄我，怎有这许多惊恐？望樵哥救我一救。”樵夫道：“要救你不难，要你依一件事才可救。”袁达道：“你肯救我，莫说一件，十件也依你。”樵夫道：“我有个筐儿放下来救你。你把盔甲卸下了，放在筐里，等我先扯过来，再放筐来救你。”袁达道：“一番生活两番做，总扯过去罢。”樵夫道：“盔甲连人筐儿童，不好扯，倘然断了掉将下去，只好棒做肉饼。”袁达道：“说得有理。你把筐儿放下来，扯了盔甲再处。”樵夫往山头放下个筐儿，袁达卸了盔甲，放在筐里，叫道：“扯去！”樵夫把筐扯去，取出盔甲，又放下来。袁达就坐在筐里。樵夫道：“合着眼，我好扯。”袁达两眼紧闭，耳边听得呼呼的风响，直扯上半空。樵夫道：“你身子重，我气力用尽了。我不免放你在树梢上，等我回家吃了饭再来扯你。”袁达道：“樵哥，你说得好自在，不管人死活。你挂我在树

驰骛（wù，音务）——奔走，趋赴之意。典出《离骚》：“急驰骛以追逐兮。”

梢上，回去吃饭，倘绳子断了怎么办？”樵夫道：“好罢，我不去吃饭，扯你过来。只你身边树上有九个桃子，你开眼拣熟的摘两个与我，我就扯你过来。”袁达道：“使得。”开眼一看，不见高山峻岭，也无密树丛林，高高地挂在旗竿上。只见孙臧青袍皂盖，站在平地上，问道：“袁达，你如今被我在半空中拿了，可晓我真本事么？”袁达道：“师父，你的神通我已尽知，放我下来，情愿受降。”孙臧道：“依旧合着眼。”袁达把眼年闭，孙臧喝声：“退！”须臾，旗竿又不见了，坐在一块平地上。袁达喝彩道：“师父真好本事！如今我愿降了。请问师父，适才高山、密树、旗竿通哪里去了？”孙臧道：“这道是八门遁法，顷刻之间，要到就到，要退就退。”袁达近前，倒身就拜，随入中军，参见鲁王。孙臧道：“臣放袁达三次，使其心中悦服。况他是天下第一员虎将，七国之中谁不闻风畏惧。如今将他收在齐邦，何愁七国不来进贡？”鲁王大喜，不在话下。

不说袁达受降。那些喽啰飞奔上山，报与李牧、独孤陈知道，二人闻知大恼道：“他投齐国，不知真假，我们只下山讨袁达回来便了。”两人登时结束，带了合寨喽啰共三四千人一齐下山，到齐营门首，喊声震地，来讨袁达。旗牌报入中军，孙臧令吴獬、马升领兵出阵，许败不许胜。二将得令，即时出营对阵，不通姓名就杀起来。两家战了三四大合，吴獬、马升拨马跑回。李牧、独孤陈拚命追赶。孙臧念动六甲灵文，霎时天昏地暗。李牧、独孤陈心慌意乱，回身欲走，扑通一声响，两人连人连马都掉下深潭里。孙臧高叫道：“众军齐来，多搬土石，撒下潭去，活埋他两个罢。”李牧、独孤陈在内大叫道：“只求孙师父饶命，我二人情愿受降。”孙臧道：“既愿降，闭了眼，教你出潭。”二人一齐合眼，孙臧喝声“退”！二人开眼看，无有深潭，乃是一划平地。李牧、独孤陈拜道：“孙师父真神人也，我等愿降。”孙臧便带他二人进营拜见鲁王。鲁王大喜，传令将霹雳洞中粮草搬入齐营，吩咐三军拔寨，奏凯回朝。

旬日之间，兵马回至临淄城，鲁王同孙臧入朝见驾，就把收降众将之事启奏一遍。齐王大喜，赐孙臧黄金千镒、罗锦百端，官封齐国司马、调兵军师、天下大元帅、南平郡王，盖造南平府，又赐宝剑一口，便宜行事。袁达封镇国将军，李牧封左监军，独孤陈封右监军，吴獬、马升为前部先锋。赐鲁王、须文龙、须文虎黄金、蜀锦。各各叩首谢恩。齐王着鲁王领众将陪孙臧城中荣游三日。

鲁王领旨，同众将出朝上马，陪孙臧游街。正行之间，只见前面一座高大宅院，孙臧问鲁王道：“前面宅院是哪一家？”鲁王道：“是右丞相苏代家，其家老夫人周氏大有贤德，待先生游玩三日后，我与先生同去一谒。”过了三日，鲁王同孙臧入朝谢恩。事毕，遂同孙臧出朝到苏府拜访。

其日，苏代不在府中，老夫人闻鲁王到，出门迎接。上堂礼毕，夫人问鲁王道：“此位大人是谁？”鲁王道：“是云梦山鬼谷仙师徒弟，姓孙名臧，近来收服袁达，得胜回朝，官封大元帅、南平郡王，特来造府拜谒。”老夫人道：“原来就是孙先生。小儿时常谈及，不意今日获瞻奇表。但今日小儿在朝未回，有失远接，获罪不小。”孙臧欠身道：“不敢。”鲁王道：“向闻老夫人有位令爱小姐尚未配人，故今特来拜谒老夫人，特为小姐作伐。”老夫人道：“殿下说哪一家？”鲁王道：“就是南平王孙先生少一位诰命夫人，欲求令爱联姻，万望夫人允诺，明日吉辰，就来纳聘。”夫人道：“小女粗容陋质，既蒙郡王不弃，敢不从命。”鲁王与孙臧起身告别。来日，鲁

王备聘礼送入苏府。老夫人与苏代并无推辞，遂许联姻。

且说太师邹忌，次子邹谏尚未婚娶，一日，来见太尉吴英，俛其作伐，要他到苏老夫人处求亲。吴太尉道：“我闻得人说，苏家小姐鲁王为媒，已许与南平郡王孙先生了，不知的实。明日必须带了聘礼去见苏丞相，倘若讹传，就有活变之法。”邹太师就备聘礼、宝剑、锦缎、盘盒，令吴英送到苏府。其日，老夫人与苏代正在堂上，只见吴太尉送礼人来，说道：“启上老夫人，邹太师第二国舅未曾婚配，闻知令爱小姐贤淑，特令某为媒，送聘礼到府，望夫人与丞相允诺。”老夫人变色道：“大人，此事不该，昨日鲁王亲来作伐，已纳聘礼，小女许与南平郡王孙军师为夫人了，望大人以礼送还太师。”吴英见夫人不允，转身对苏代道：“还求大人在老夫人面前撺掇一二。”苏代道：“婚姻大事，岂有变更之理。大人心欲强求，大非正理。”吴英沉吟半晌道：“既如此，聘礼且放在此，待某到南平府求孙先生一计，好去回复太师。”苏代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

吴英将聘礼留下，打发邹府从人回去，遂奔到南平府。门上通报郡王，孙臆出来迎接，恰好鲁王也在里面。太尉上堂礼毕，依次而坐。鲁王问道：“太尉匆匆而来，有什么话说？”吴英道：“臣今日因邹太师备下聘礼，着臣作伐，到苏丞相府中求苏小姐亲事。不料苏老夫人说，前日殿下为媒；收了郡王的聘礼了。事在两难，教我又不好去回复太师，特来求郡王一个妙计，解问聘礼。”孙臆道：“没甚计策，任他强娶了罢。”鲁王道：“邹忌不过是太师，又非国王，纵然恃势，也强不得人家亲事。”吴英道：“正是此说，所以要求郡王一计。”孙臆见太尉再三求计，只得附耳低言道：如此如此。吴英大喜，辞别鲁王、孙臆，又到苏府见了老夫人与苏代，将孙臆设下的计悄悄说知，老夫人与苏代欢天喜地。吴英遂起身回复邹太师，说苏老夫人应允，受下聘礼，待选吉日就可完姻。邹忌听了大喜，设宴款待吴英，着送肥羊、酒仪银百两。吴英落得收去。

过了两月。一日，吴英来到太师府中，对邹忌道：“太师，弟有一言奉启。自从二国舅定下苏小姐之后，不知二国舅无缘，不知苏小姐没福，到今染成一病，不思茶饭，神思恍惚，迎医问卜，都说难痊，看来少吉多凶。苏老夫人多多拜上太师，说‘活是太师府中人，死是太师府中鬼’，欲送小姐到府与二国舅成了亲，慢慢调养，倘是姻缘，病好也未可知。”邹忌道：“既然苏小姐患病，苏老夫人亦该早些来说，我也好请医生看治，怎到今日病体将危，要送来与我儿成亲？此事决难从命。”邹谏在旁说道：“有了许多的聘礼，怕娶不得个康健人，要那病鬼何用，及早退了亲罢。”吴英道：“苏老夫人性如烈火，巴不得打发小姐出门，怎好去说退亲的话？”邹太师道：“不但小儿说要退亲，我的意思实也要退亲。”吴英道：“既是立意要退，我去求苏老夫人，看他怎么说？”邹太师道：“烦太尉去走一遭。只要苏老夫人肯退，还聘礼也可，不还聘礼也可。”吴英道：“老夫人若允退，他是有体面人家，决不肯勒一些聘礼。太师放心，可着几个管家，随我到苏府，等我设个计去退他。”

当时，邹太师竟着十数个家僮，准备包袱短杠，随吴太尉来到苏府。老夫人问道：“大人曾到太师府中谈及小女的病势么？”吴英道：“才去说来。

作伐——为人作媒，也称伐柯。典出《诗经》：“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；取妻如何？匪媒不得。”

撺掇（cu ndu，音蹿多）——劝诱。

太师闻小姐有恙，说是小姐没福，带病做亲，决难从命，只求老夫人退了亲罢。”老夫人闻言大怒，把邹太师说了几句，转进后堂，取出那些聘礼，攒在地下，口中骂道：“老杀才！倚官倚势，妄自尊大。定亲也由你，退亲也由你，将我女儿弄得不上不下，怎么好！”吴英劝慰了一番，遂叫邹府家僮抬起聘礼拿回去。众人扛的扛，捧的捧，往外就走。吴英回见邹忌，备细回复，聘礼一些不动。邹忌大喜，排酒酬谢不提。

却说邹府退亲过有两月，孙臧择了吉日，娶苏小姐成亲。鲁王入朝奏道：“南平王孙臧今晚娶苏代之妹成亲，系臣主婚，特来奏上。”齐王大悦，即着近侍取锦缎、金花、御酒，抬到南平王府中庆贺。不料邹忌在朝，听得此事，怒发冲冠，朝罢回府，越加恼怒。大国舅邹纲问道：“爹爹今日为何不乐？”邹忌道：“我作了当朝太师，被人骗哄。”邹纲道：“哪个敢骗哄爹爹？”邹忌道：“孙臧诡计多端，与吴英串通一路，退了我府中亲事。原来鲁王主婚，今晚孙臧娶苏代之妹成亲。”邹纲道：“苏小姐有病，孙臧为何娶她？”邹忌道：“正是他说得前日吴英来说有病，我一时欠主意，把他退婚，想起来，通是做成圈套来骗我。”邹纲道：“不难。我兄弟二人，今晚带百余军士，各执短棍，埋伏三岔路口，等小姐抬来，一齐上前，连人连轿抢了回府，可不是好！”邹忌道：“好计！”即点起军士预备抢亲。未知抢得来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假新人华堂变脸 真小姐帅府联姻

且说孙膺在府中暗思：今晚娶亲未知有阻碍否？遂屈指寻文，袖占一卦，对鲁王道：“殿下，今晚娶不成亲。鲁王道：“为何娶不成亲？”孙膺道：“适按六甲灵文，邹太师着人埋伏要路，抢夺苏小姐回去。”鲁王道：“此事不可不防，先生何不预定一计，完美此亲？”孙膺道：“殿下，臣有一计。”就向鲁王耳边说如此如此。鲁王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可速行之。”孙膺唤过袁达，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袁达应声：“得令！”鲁王遂带了袁达并笙箫鼓乐一行仪从，出南平府门，径到丞相府。苏老夫人迎接上堂，鲁王把邹太师埋伏多人抢亲的话细说一遍。老夫人惊讶道：“殿下，这事怎好？”鲁王道：“不妨，孙先生有计在此，差一人假作小姐上轿，抬到三岔路口，待他抢去，然后打发轿子迎小姐，到时成亲。”老夫人道：“此计甚好。不知着哪个假装小女？”鲁王道：“就是这袁达。”

袁达近前相见，夫人抬头一看，见他身高一丈，腰大十围，浓眉阔口，黑脸胡须。老夫人看了，对鲁王道：“小女身体生得秀气，此人太粗夯了，只怕装来不像。”鲁王道：“只要使得他连轿抢回去，管甚像不像！”老夫人问袁达道：“你会装新人么。”袁达应答：“会装。”老夫人道：“做新人，坐在轿里着实要耐性，说不得话，骂不得人，出不得恭，动不得气，样样谨慎，才好去得。”袁达道：“不须吩咐，自有理会。”

到了黄昏时候，袁达头上也没有插戴，身上也不脱换，竟坐在轿里，放下轿帘，不令一个外人知道。鲁王唤抬轿的进来，抬新人起身，两行摆得花灯绛烛，鼓乐喧阗，打发新人轿在前，鲁王在后。迎到三岔路口，那邹府埋伏的人，见苏小姐轿来，齐呐声喊叫，各执短棍，蜂拥上前，把新人轿子团团围住，齐叫：“抬到太师府去，人人重赏。”只见鲁王上前问道：“这干什么人，为何要抢新人轿子！”邹纲、邹谏出头说道：“殿下，这苏小姐原是我府定下的，如何设计说小姐病重将危，要我家退亲？既退了亲，也不该随即纳了孙先生聘礼，许其今晚成亲，显见苏宅附势趋炎，看得我家低了。”鲁王道：“苏小姐既是府上纳聘在先，应得是府中的人。吩咐众人，抬到邹府去罢。”那些军士听说个“抬”，把新人的轿扛了就走。只见那军士扛得汗如雨下，腰驼背曲，上气不接下气，思这小姐重得利害，不知多少肥大。

及抬到府中，邹纲、邹谏见太师备言前事。太师道：“抢了孙膺那厮，看他怎的用计，把我家媳妇再要抬到自家里去。古云：‘姻缘姻缘，事非偶然。’难道强得到手的？如今教那厮吃个鸟鼻。”袁达在轿里听了，微笑道：“鸟鼻，鸟鼻！停会几教那厮吃我哀爷的气力。”邹忌唤管家婆取些点心与小姐吃，等到吉时才好下轿。管家婆慌忙取一盘包子，约有三十余个，轻轻揭开一截轿帘，连盘递将进去，叫小姐请用点心。袁达伸出手，把一盘包子光光吃了下肚。管家婆取出盘来，见盘内不剩一个，吃惊道：“这新人食肠大，怎的把一盘包子通吃光了！”

少顷，邹太师叫阴阳官拣个好时辰，请新人下轿。阴阳官道：“待牛羊出圈，新人便好下轿。”牛羊出圈，乃午未时。袁达听这句话，不解就里，怒上心头，说：“这厮不会说话！什么牛羊出圈，分明把我比做畜类！”按不住火性，跳出轿来，豁刺一声响，先把轿子打得粉碎，摩拳擦掌，直打进

喧阗（xu ntián，音宣田）——喧为喧哗；阗为盛大，充满。

府内。邹忌父子见轿里跳出这样个人马，想又中了孙臧之计，不免害怕，遁去躲避。袁达赶进府内，撞着人，不管高低，掀翻便打。那正经主见通躲得没影，丫环、小厮落得当灾，个个打得鲜血淋身。有几个适才抢轿的军士，在府门外听得府内大喊，不知何事，忙赶进内堂一看，见新人这等模样，一齐跌倒。袁达拿住便打，打得众人逃走无踪。袁达遂往外而去。

邹忌父子见袁达去了，方敢出头。邹谏怨着邹纲道：“哥！什么要紧，闯这空头祸。依我，好好退了亲罢。什么抢亲、抢亲，抢得这般野人回来，打得一家人半死半活。他的计比你的计好得多哩！”邹纲道：“总是个命里不曾进得红鸾天喜，怨恨无益。”此时邹忌气得目定口呆，半晌不则声。邹纲道：“爹爹气他怎的！明日进朝，奏上朝廷，那时可消口气。”遂扶太师入内安寝不提。

却说孙臧，其日请白起夫人、孟尝君夫人、卜商夫人到苏府迎亲。苏老夫人出来迎接诸位夫人，见毕，就吩咐排筵款待，又请几位至亲女眷，侍小姐梳妆插戴，打扮整齐。多年母女，此时此际，不免得两下分手。诗曰：

母子两情浓，相离片刻中。

不堪回首处，吩咐与东风。

苏小姐将次上轿，诸位夫人告别起身。两行灯烛荧煌，一派管弦嘹亮。新人到了南平府，将近子时，苏小姐下轿，众文武偷眼照看，果然好一位标致人物，十分整齐。

两人正拈香参拜，忽听有人叫进府来道：“我来吃喜酒哩！”众文武看时，却是袁达。袁达看见新人参拜，就不作声。鲁王唤他去问道：“你在太师府中，怎的得脱身回来？”袁达把前事细说一遍，鲁王道：“牛羊出圈乃午未时，为何错认作畜类。况他也是王亲国戚，你不该使性气跑入内堂，打坏许多人。明日朝廷得知，像甚体面？”两人问答之间，新郎、新妇拜堂已毕，入洞房，饮合卺。众文武在外厅共饮喜酒，到了东方发白，遂起身入朝。

当时齐王升殿，邹忌出班奏道：“启上我王，臣夜来遭无妄之冤。”王问：“遭甚大事？”邹忌道：“臣有次子邹谏，未曾婚娶，前日太尉吴英作伐，将聘礼定苏代之妹为婚。不期南平王孙臧，暗设阴谋，退了我家亲事，自往纳聘与他。昨日闻得孙臧娶亲，臣心激怒，埋伏军士三岔路口，欲抢苏小姐回去。詎意漏泄风声，孙臧竟令袁达假装小姐，坐在轿中。众人不辨真假，抬了回家，反被袁达逞凶，把一门大小老幼尽皆打伤，脱身逃去。望我王为臣伸冤。”

齐王宣鲁王来，问这事怎生样起？鲁王道：“邹忌定亲与不定亲，臣不知道。南平王孙先生，因闻苏小姐未曾有亲事，才敢纳聘，昨日娶亲。孙先生阴阳有准，未卜先知，晓得邹忌要埋伏多人在路抢夺，故令袁达假装苏小姐，等他抢回。若不头先换过，苏小姐必致被太师抢去。孙先生亲事可不断绝了？”齐王道：“两家纳聘，是谁在先？”鲁王道：“论纳聘在先，还是孙先生。”齐王道：“既是孙先生在先，自该孙先生娶去。邹忌妄行抢夺，于理不顺，姑念国戚，免提。袁达不该鲁莽，打伤邹府多人，罚俸三月。”当下朝散。

却说邹忌回府大怒，只是恨孙臧不过，即唤大国舅邹纲出来，吩咐道：“我如今预备黄金五百两、锦帛一百端、八卦冠一顶、白玉带一条，打发你

合卺(j n, 音紧)——卺, 结婚时用的酒器。合卺为旧时夫妇成婚时的一种仪式。

往魏邦，悄悄送与驸马庞涓，可对他说：‘前日我齐国卜商来进茶，盗了孙臆回齐同，擒九曜山强盗袁达有功，朝廷封他为调兵军师、大元帅、南平郡王。孙臆倚恃功高望重，侵夺众臣之权，把满朝臣子百般轻视。我父亲心甚不服，好生着恼。特着我来相约驸马，及早领兵到齐，里应外合，擒拿孙臆，奉献台前，与齐国君臣除害。’”

邹纲听了父亲话，遂备礼物，即日离府，旬日间，已到官梁城，来到庞驸马门首，将那些礼物一并送进去。庞涓见帖上写着齐国邹忌名字，又送许多礼物，不知何故，遂请入府相见。礼毕坐下，庞涓问道：“大人今日光降敝邑，蒙赐盛礼，有何见教？”邹纲道：“某邹纲，乃齐国太师邹忌之子。今奉父命，特来报一个信息与驸马知道。”庞涓道：“国舅大人所报何信？”邹纲就将父亲吩咐言语一一说了一遍。庞涓听说，呆了一会道：“国舅大人，孙臆当日被卜子夏盗出东门，我即领兵出城追赶，他双脚行走不动，已死在水池内，我亲眼见来。怎么你齐邦又有个孙臆？”邹纲道：“此人曾习学于鬼谷，变幻非常，那死在水池中必是假的。”庞涓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又中他计了。”遂吩咐整酒款待邹纲，邹纲饮至数巡，又与庞涓说了些话，无非要他早早领兵到齐，好里应外合的话。须臾席散，邹纲作别起身，庞涓作揖称谢，收了四色礼物，竟没一件报答。

次日，庞涓进朝，奏与魏王道：“臣访得当初齐国卜商来进茶，把孙臆盗去。齐王因他收袁达有功，封他调兵军师、大元帅、南平郡王之职。不料孙臆倚恃高官，欺侮大臣，甚与众文武不和。古云：‘先下手为强。’为今之计，可乘其与众不和，待臣领兵先伐之，省得明日使他领兵伐魏。”魏王道：“前日驸马曾赶孙臆，被你追赶紧急，投入水池内死了，今日怎又会活？”庞涓道：“原来那死的不是真孙臆，是他用法做一个假的。”魏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且领五万人马，用心前去。取胜回来，寡人幸也。”庞涓辞魏王出朝，点起五万人马，即日登程。

行了数日，探马来报：不能前进，前面是赵国地方百翎关了。庞涓吩咐军士叫开门，借路行军过去，一则伐齐，二则挟制赵邦。众军士来到关前，高声大叫：“开关！魏国武音君领兵伐齐，借路行军。”把关小校忙报管关太守蔺相如知道。蔺相如大惊道：“这厮惫赖，既要领兵伐齐，自有往齐道路。今从我这里经过，分明是枉言伐齐，挟制赵国，好生无理！”当有副将廉刚，系廉颇之子，近前说道：“庞涓领兵伐齐，齐国有孙臆神运奇妙，必致大败而回，待他败回之时，往别路回国就罢了，若依旧要从我这里经过，那时将关门紧闭，挡他去路，不要放他便了。”蔺相如道：“有理。”吩咐把关头目开关，放魏兵过去。

须臾开关，庞涓带领人马过去。前军行到三岔路，是两条大路，一条通齐邦，一条通燕邦。庞涓问哨马道：“此去齐邦路近，燕邦路近？”哨马道：“燕邦近。”庞涓道：“既如此，吩咐人马趲入燕邦，先伐燕，后代齐。”众军得令，一齐向燕邦去。此是庞涓指齐挟赵伐燕的主意。前军行到古咸林，见前面有座庄院，庞涓传令人马扎住：“这是我冤家的所在，了当他再去。”众军一齐扎住。不知是哪个冤家？怎生“了当”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惫（bèi，音备）赖——耍无赖。

第十四回 廉刚命丧百翎关 庞涓身浸渭河水

原来古咸林地方，是孙操的住所。庞涓吩咐众军把庄院围了，庄上人役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尽皆杀死，放火烧毁庄院，趲军又进。

行到幽州城，扎下营寨，巡城官知庞涓兵到，即忙入朝，报与燕王知道。燕王大惊道：“兵临城下，其势甚危，怎生退敌？”驸马孙操，带孙龙、孙虎近前奏道：“臣父子三人愿领兵去，只乞我王修一道表章，与臣大孩儿孙龙收执。此去得胜回来，自不必说，如不得胜，就着孙龙奔到齐邦借兵救应。”燕王准奏，即修表章，付与孙龙，藏在身边。

孙操父子三人，辞别燕王出朝，领一支人马出城应战。庞涓闻报，即上马出阵。孙操大喝道：“庞涓！无故领兵侵伐吾境，是何道理？”庞涓道：“早早快纳降表，免汝一死。”孙操大怒，率孙龙、孙虎一齐杀来。庞涓举刀迎敌，大战四十余合，孙操料不能胜，与子孙虎回马飞奔入城。孙龙一骑马，径往齐国取救，庞涓得胜回营。那孙操入城，启奏燕王说：“臣领兵出城，与庞涓交战四十余合，不能取胜，已遣孙龙往齐邦取救去了，如今快把城门紧闭，调兵防守，以待救兵。”燕王准奏，就着孙操调兵防守不提。

且说孙龙不分昼夜，奔入临淄城，直至朝门下马。黄门官入朝启奏：“燕邦使臣朝见。”齐王命宣进来。孙龙行至驾前，奏道：“臣燕国驸马孙操之子孙龙。奉燕王表章，特来见驾。因魏国庞涓带领人马，指齐挟赵伐燕，兵屯幽州城外，本国将寡兵微，难以御敌。特着臣来，望我王借一支兵前去救危。”齐王览表章毕，打发孙龙到光禄寺用茶饭，遂差官宣南平王孙臧入朝。

孙臧闻召，即忙至驾前。齐王道：“孙先生，魏国庞涓领兵，指齐挟赵伐燕，屯兵幽州城下，汝兄孙龙特来借兵救应。”孙臧道：“臣兄孙龙在于何处？”齐王即宣孙龙与孙臧相会。弟兄二人多年不见，忽然相会，不胜之喜。齐王道：“孙先生，如今魏兵侵伐燕邦，怎生处置？”孙臧道：“臣想庞涓屯兵在彼，臣若领兵前去，两家人马作践幽州，伤害百姓生灵，实为不便。臣今统兵直到宜梁伐魏，料魏国无人，必取庞涓兵回。那时蹂躏魏国地方，不致伤残燕邦百姓。”齐王道：“先生妙算极当，及早发兵。”孙臧遂与鲁王领袁达、李牧、独孤陈、吴獬、马升、须文龙、须文虎七员大将，辞驾出朝。孙龙先别齐王，辞孙臧，径回燕国。

孙臧与鲁王带了诸将，点起三万人马，登时往魏。行了多日，早到了宜梁城，孙臧传令驻军，营安五座，帐列五花。鲁王与孙臧坐于中军，令人马围了各门，鸣锣擂鼓，喊杀连天。各门头目飞奔入朝，奏魏王道：“祸事到了！庞驸马领兵出去，只说伐齐，谁知指齐挟赵伐燕，将人马屯在燕邦，惹得齐国孙臧兴兵不计其数，把各门围住，即日攻打进城，势在燃眉，合当亟退。”魏王闻奏，大惊道：“庞涓好没来头！原说领兵伐齐，怎么指齐挟赵伐燕？这事怎解？”问众文武谁敢领兵迎敌？众官一齐奏道：“启上我王，那孙臧乃是鬼谷仙师徒弟，善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。朝中除庞驸马，没个是他对手。为今之计，可速速差人到燕邦，宣取庞驸马统兵回来，庶几齐兵可退。”魏王听了，即着徐甲赍旨到燕邦，宣庞涓统兵回国。

徐甲领旨，登时上马出城，被袁达举起宣花斧上前挡住，大喝道：“哪里去的？”徐甲手中没甚器械，不敢与他争持，忙下马道：“奉魏王命，到

赍(j, 音基)旨——把君王的命令送给对方。

燕邦宣庞驹马统兵回来。”袁达道：“既要取庞涓兵回，饶你性命，放你去教他及早回来，等俺爷和他厮杀。”徐甲满口答应，逃得性命，上马趲行、星夜奔至燕国幽州城下庞涓营中，把魏王旨意开读。庞涓闻得齐国孙臆领兵围了魏城，就问徐甲道：“既是我国被齐兵围了，难道朝中再无一将领兵退敌？”徐甲摇头道：“那孙臆法术精奇，剪草为马，撒豆成兵，朝中文武闻说孙臆哪个不心寒胆裂！除了驹马，没个是他对手。况且众文武都说你无故招此祸，一发没人出头。”庞涓道：“怎么是我招祸？”徐甲道：“不是你无故领兵出来指齐挟赵伐燕，焉致齐兵伐魏？”庞涓怒道：“待我回去退了齐兵，慢慢和那尸位素餐的讲理。”传令大小三军拔营回国。那些人马，听说拔营，一齐回旧路而走。

正行之间，哨马来报：前面百翎关了。徐甲对庞涓道：“百翎关是赵国地方，兵马往这里回去，一则惊动了赵国生灵，二来回国路远，又耽搁日子。”庞涓道：“不妨，还走原先的来路。若贪近往别路走，倒要使赵邦说被燕兵杀败，往别路逃回了。”吩咐众军：“去叫开关，说我要统兵回国。”前军赶到关前，厉声高叫，守关头目报与藺相如知道。藺相如不快活道：“这厮去打从这里过，来又打从这里过，明明欺挟我赵邦。”廉刚道：“庞涓此来，必被燕兵杀败，乘其兵疲将瘁之际，不要放他过去。待我领一队人马挡住，不许过关，教他往别路走。他若知趣走了别路便罢，将要过我百翎关，杀得他马败兵消，也见赵邦不受人挟制。”藺相如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

廉刚就点了万余精锐，披挂上马，大开关门，拥兵挡住。庞涓闻说关里杀出一支兵马，挡他归路，即传令暂且扎营在新河边道，遂自领前军杀到关口。庞涓大呼道：“快快开关，让我过去！”廉刚在关上叫道：“庞涓，你不要往这路走的好。若要我开关，过一个杀一个，只杀了你的狗命不足怜惜，可惜又要伤了魏国许多兵马。”气得庞涓两眼都脱出来，便叫兵士攻进关去，廉刚令人马一齐杀下，两军战了数合，廉刚力不能胜，拨马回关，被庞涓赶上，尽力一刀，把廉刚腰斩在地。其余兵卒杀损了一半，逃窜了一半。

此时天色将晚，庞涓取胜回营。徐甲道：“乘今日得胜，连晚可发兵进关去。”庞涓道：“有心耽搁，何在一晚，明早进关不迟。”当晚，卸甲解胄，营中大设酒筵，畅饮一回。及至酒罢，庞涓对徐甲道：“连日辛苦，今晚可睡早些，明日好趋兵回国。”徐甲道：“有理。”两人遂分营寝讫。

到了二更时分，只见燕国孙操父子三人，带领一支人马，人尽衔枚，马皆勒口，来到新河边，刀斩枪刺，直杀奔魏营中来。金鼓齐鸣，喊声震地。魏营军士都在梦中惊醒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黑夜无心战斗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庞涓只闻得兵马劫营，也不知何处的兵马，带着瞌睡，唤起徐甲，带些小军，掣刀上马，一道烟便往前逃窜。孙操父子把庞涓人马三分之一中足杀散二分，天色未明，收拾人马回燕国去。次日清晨，庞涓聚集败残人马，探马来报，才晓得是孙操父子领兵劫营。庞涓顿足捶胸，心下思忖道：“怎么被孙操那厮杀坏了大半人马，有何面目去见魏王？”就令人马且屯在新河边，消停几日再去。是日，坐在营中纳闷，忽听得操琴之声远远而来，聆其音，甚是悠扬清逸。但觉：

巫山夜雨弦中起，湘水秋波指下生。

白壁黄金虽有价，高山流水少知音。

庞涓听了一会，就令军士去探听是哪里操琴。军士去了不多时，走来回道：“弹琴的是新河里一位先生。那先生青袍皂盖，羽扇纶巾、自驾一叶小舟，舟内放了一张条桌，桌上摆一炷香、一张琴、一卷书，从上流放下来了。”庞涓闻说，即忙出营，行到新河边观看。须臾，舟到岸边，先生把舟系了，取了那卷书，走上岸来。庞涓近前施礼，就邀先生入中军帐内坐下。庞涓问道：“先生尊姓大名，从哪里来？”先生道：“贫道姓肖，名古达，向从云梦山鬼谷仙师学道。敢问足下高姓尊名？”庞涓道：“我姓庞名涓，也是鬼谷仙师徒弟，一向在云梦山不曾与先生相会。”肖古达道：“我学道在前，你学道在后，如何能够会着？”庞涓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先生是师兄，我是师弟了。请问师兄带的是什么书？”肖古达道：“这一卷是《七箭定喉书》，恐其遗失，所以带在身边。”庞涓道：“有甚么用处？”肖古达道：“内中是魔镇毒法，非寻常用得的。”庞涓道：“敢问师兄借瞧一瞧。”肖古达就把书递与庞涓。庞涓展开看了一遍，暗暗欢喜，想：“这书日后亦有用处，不要还他。”把书藏入袖内，又说些闲话。

古达告别，庞涓送到河边。古达暗想，这人好贪便宜，才得一刻之交，就把我《七箭定喉书》藏在袖中去，不说起还我，待我问他讨看，遂开口道：“大人，多劳相送。适把那卷书藏在袖中，如今可把还我。”庞涓道：“暂留在此，借我细看一看，另日奉还。”肖古达道：“说得好笑。从此一别，不知几时可会？你又不知我的去路，何处送书还我？”庞涓道：“也罢，你另日到我魏国，我就奉还。”古达道：“人说你雕心鹰爪，最多狡猾，话不虚传，我的书怎么就不肯还我？今舍与你罢从此以后不与你这歹人往来！”庞涓听骂个“雕心雁爪”，心下大恼，伸出手去要执古达，要望新河里掬去。原来肖古达身材虽小，甚有本事，将身一躲，反把庞涓领后紧紧抓住，把他捺在新河里。捺一会，又放起来，放起来，又捺下去，只有两个时辰，把庞涓淹得七死八活，撒在地上，肖古达遂乘舟而去。

庞涓披头散发，上下衣服浸得透湿，好似落汤鸡一样，打点走到舟里捉那古达，连那小舟通没影了，只得走回营来。徐甲道：“驸马浸坏了，肚里有水，快设法吐一吐。”庞涓坐在椅上，着军士把肚皮着实搓挪了一番，不多时，吐出两盆河水。徐甲道：“那书可曾还他去？”庞涓道：“为这本书险些送了性命，怎肯还他？”忙向袖中取出来，已结成一饼，莫想揭动一页，随即趁日色晒干了，遂拔营回朝。

却说鲁王、孙臆围住魏城不止一日，忽闻庞涓回来，遂仗剑在手，口诵灵文，望空喝：“退！”倏忽之间，四围兵马一个也不见。庞涓到宜梁城不见个兵卒，问徐甲道：“你说孙臆带领人马攻城，怎么一个也不见？”徐甲目定口呆，没得回答。庞涓笑道：“是了。他必是闻我统兵回来，恐被我杀败，不得取胜，随即收拾兵马逃回去了。”遂进宜染城，朝见魏王。魏王问道：“庞涓，你前日领兵伐齐，怎么指齐挟赵伐燕，致齐兵围城攻持多日，怎生退他？”庞涓道：“孙臆人马闻我回来，俱退多时了。”魏王道：“昨日还在此攻城，怎说退了多时？”庞涓道：“臣与徐甲回来，各门察探，莫说齐兵，连箭羽毛也不见一根，有甚齐兵在此攻城？”停了一会，只见各门来报：“齐兵四下攻城甚急，比前越发厉害。”魏王道：“你说没有齐兵攻城，怎么又有兵来？快去退了齐兵便罢，如退不得齐兵，斩首号令。”庞涓

道：“我王息怒，待臣定一个假途灭虢之计，立刻可退齐兵。”遂出朝回府。究竟不知用甚么计？怎生退得齐兵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假途灭虢（guó，音国）——春秋时，晋国假道于虞以灭虢。虞、虢，都是周时的诸侯国。

第十五回 赚齐师马安屈死 擒韩后袁达回营

却说庞涓回府，唤过家将马安，对他说道：“马安，我看你平日做事仔细，我今要差你到一个所在，你肯去么？”马安道：“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，怎的不去？”庞涓道：“先赏你一瓯酒吃，作上马杯。”叫家僮取酒与他。这马安平日最好吃酒，连忙接过就饮，一瓯一气而下，正要饮第二瓯，一交跌翻在地，只见七孔流血，登时“呜呼尚飡”了。你道这酒如何这样厉害？原来不是好酒，是个药酒。庞涓药死马安，因马安与庞涓面貌相似，没奈何要成假途灭虢之计，故把他药死。随即取了首级，着家将何茂才用枪头挑了，吩咐如此如此。

茂才领命，把枪头挑着马安首级，上城高叫道：“齐国军士听着！我魏王本不准领兵伐齐，他不遵王命，指齐挟赵伐燕，魏王大怒，取回庞涓，斩首在此，请鲁王与孙先生出来奉献首级。”齐国军士忙报于中军。鲁王跟孙臆闻报，即上马来到城下，问：“什么人？”城上何茂才道：“庞涓不遵王命，领兵指齐挟赵伐燕，魏王特斩首级奉献在此。”孙臆冷笑道：“我与庞涓有刎足之仇，没有追命之仇，早知魏王要斩庞涓，何不绑出来，只刎了双足便罢了，何必定取其首。既如此，吩咐打起回军旗号。”何茂才见了，回复庞涓道：“齐兵已打回军旗号去了。”庞涓大喜，即入朝见魏王奏道：“臣用假途灭虢之计，哄孙臆退去。料孙臆此去无甚防备，臣今领一支兵，连夜起兵劫取营寨，务要取胜回朝。”魏王准奏。庞涓即带一支人马，随后追赶。

且说孙臆回兵，行了一日，扎下营寨。知庞涓有家将马安与庞涓面貌一样，被他害死，取其首级，哄我们退兵。他连夜必领兵来劫我营寨。遂吩咐众将扎下空营，各各领兵，四面埋伏，待庞涓劫营之时，听号炮一响，伏兵四起，一齐杀至。众将各各遵今而行。到了二更时分，庞涓领兵追到，一齐大喊，杀进齐营，不见一个人马。庞涓已知中计，急令退兵。忽一声炮响，齐国伏兵四起，杀得那魏国人马无心抵敌，只顾乱逃，被齐国兵将杀得罄尽，单单走了一个庞涓。

庞涓逃回宜梁，进朝见魏王奏道：“臣该万死！臣领兵去劫齐营，不知是谁走漏消息，反中了孙臆之计，并折了一支人马。”魏王大怒道：“你干的好事！一味胡言乱语，逞勇夸强。若不看公主面上，把你碎尸万块。”庞涓叩首道：“臣该万死。望我王赦宥。”

忽各门又报入朝道：“齐国兵马复来攻城：势甚逼促。”魏王又着一惊，众文武上前奏道：“齐兵乍去复来，其机莫测，但本国兵微将寡，实难抵敌。臣等想借别邦人马，庶几可退齐兵。”魏王依奏，即修书二封。一封着徐甲带到秦国借兵，一封着侯婴带到韩国借兵。二臣领旨出城，被齐将挡住，大喝道：“那厮何处去？”二臣道：“某奉王命，差往秦国、韩国借兵。”齐将道：“本待杀你，只说我怯你借兵，放你快去，速去，速去！”二臣遂分路而行。

且说徐甲到秦国，其日秦王升殿，黄门启奏：“魏国使臣候旨见驾。”秦王令宣进来。徐甲入朝，高呼礼拜。秦王问道：“魏国使臣到此何干？”徐甲道：“魏臣徐甲，奉主命赍书献上。今因齐兵攻伐魏城，危在旦夕。本国将寡兵微，不能御敌，望大王开恩，遣兵救魏破齐。”秦王取书开看，欣然允诺，着近臣送徐甲光禄寺茶饭，遂命武安君白起领兵救魏。

白起领旨出朝，正点人马，恰好徐甲也入朝辞谢，遂同白起带了一万精

锐，望魏进发，不分晓夜，赶到宜梁城下。原来孙臧早已知道白起兵来，用遁甲之法，把齐兵先通遁了，不露一些踪影。白起来到城下，不见齐兵，差哨马四围打探，绝无影子，遂问徐甲道：“齐兵并没一个，又不见屯在何处，恁般孟浪，来问我王借兵。”徐甲道：“大人说哪里话。逐日喊声连天，攻城搦战，因本邦缺少人马出敌，故到你秦邦求援，怎说没有齐兵，孟浪来借？”二人遂进城，把兵马屯在演武场。

白起入朝，参见魏王道：“臣秦国武安君白起，困大王遣使入秦借兵，寡君差臣领兵前来助魏破齐。适到城下，不见一个齐兵，不知大王借兵何用？”魏王道：“今日齐兵早间还在此攻城，怎说没有？这必是孙臧用甚妖术遮掩过了，所以将军不见有齐兵。今请将军到金亭馆驿暂停战马，待再报来，借重分兵一退。”遂令设宴在驿中，遣徐甲陪宴。自此，白起在驿中半个多月，凡军马费用，俱是魏王供给，礼意甚厚，指望留他退了齐兵。谁料齐兵绝不发动，白起甚不过意，来辞魏王，领兵回国。魏王道：“空劳将军跋涉一番，怎么处？”即命近侍取绫锦缎帛、路费釜银，犒劳武安君回秦。

白起辞别出朝，赳出西门，统兵行了五十里，只见齐兵仍复鸣锣擂鼓，喊杀攻城。各门头目又飞报魏王，魏王急差徐甲追赶白起回兵。徐甲领命，上马登程，看看赶上，高声大叫道：“武安君大人，请再领兵转来，齐兵又攻城了。”白起闻说，引兵复回宜梁，及至城下，齐兵又都不见。白起道：“徐大人，你说齐兵又来攻城。我今领兵转来，齐兵又没一个，怎么说？”徐甲无言可答。二人复入城见魏王。白起道：“臣兵马已回多路，见徐先生追赶，说齐兵又来攻城，人到城下，又不见一骑，何也？”魏王笑道：“不是哄将军回来，其实齐兵又攻城是真。如今屈将军在金亭馆驿再住几时，看个下落回国便了。”白起只得又在驿中住下。

此时，孙臧在营中悄悄唤过袁达、李牧、独孤陈，吩咐领一支兵，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三将得令，领兵出营而去。

且说白起在驿中又住了一个多月，不见动静，心中好不耐烦，次早来辞魏王，必要回国。魏王见白起决意要回，便说道：“难为将军去而复来，受了许多风霜劳苦，寡人甚不过意。”遂令近侍多取金银彩缎，送武安君起程。庞涓站在驾前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什么借兵！借来不曾出得一力，成得一功，倒诳了许多东西去。”白起气得心中大恼，暗想：“这厮与孙臧结下深仇。本是魏王差官到秦国借兵，怎说我诳了许多东西？罢，罢！这次就有兵杀入城，也不来救了。”遂辞魏王上马而去。

到次日，齐兵又来攻城。孙臧令军中，这次若有人马出城，不可放走。且说魏王又见各门头目来报：“齐兵又攻城了。”又差徐甲追赶白起兵回。徐甲出城，被齐将挡住，不能前进，只得入城回复魏王。魏王吩咐众将把各门紧闭，用心防守不提。

说那白起统兵回秦，行到黑峰山，听得一声锣响，闪出一个山王，领一队喽啰在前挡路，大喝道：“快留下买路钱！”白起道：“吾乃秦国武安君白起，谁不知我威名！有什么买路钱与你！”山王道：“不管官兵官将，通是要的。”白起大怒，抡刀砍来，山王举斧劈去。两个战了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忽听得马后一声锣响，又见两个山王，领无数人马，把魏国赐白起的绫锦缎帛、金银路费，一并劫去。

白起顾前不能，顾后不得，策马向一条斜路就走。山王高叫道：“白将军不要走！我不是强人，乃齐将袁达、独孤陈、李牧，奉孙军师命来说。向

日蒙将军到魏请孙军师，非军师不肯投秦，因千日灾难未滿，不好脱身。后遇齐国卜大夫茶车之便，彼时灾晦已滿，所以乘便一同入齐，拜复将军休怪。”白起听了这话、苦笑几声，带领人马径回本国。袁达、李牧、独孤陈收集人马回返宜梁。鲁王、孙臧大喜，把夺来物件赏与有功军士，设宴庆贺。诗曰：

玳筵开处集群雄，击石鸣金乐甚融。

案设嘉肴食若雨，觞备美酒饮如虹。

纷纷甲士欢声涌，个个将官侠气洪。

又见传烽营外至，仁看虎将奏肤功。

宴饮中间，哨马报入军中说：“今有韩昭王正宫娘娘，是魏王的亲妹，名唤魏阳公主，带领人马助魏，屯营在宜梁城北，相隔七八里之地。”孙臧闻言，就令李牧领兵迎敌。李牧得令，领兵到阵前讨战。韩国哨马入营报知娘娘。娘娘着张奢出兵接战。张奢得令，领兵出阵，通问姓名，两家放马大战。战了二十余合，张奢力怯，败阵回营。李牧大捷，鸣金收兵，回复鲁王、孙臧，陈说大捷情形。鲁王与孙臧大喜，设宴庆功。那张奢战败回营，见娘娘道：“齐将李牧甚是骁勇，臣被他杀败，戴罪回营。”娘娘大恼道：“这厮无用，失了锐气。我明日亲自出阵，获个全胜。”

到了次日，韩国娘娘果然亲自披挂上马，到齐营搦战。齐国哨马飞报入营，说韩国娘娘领兵营前讨战。孙臧唤袁达近前，俯耳低言如此如此。袁达得令，遂领兵出迎。两下不通姓名，放马就杀，战不数合，袁达卖个破绽，把韩娘娘擒过马，飞奔回营。孙臧闻娘娘被擒回营，忙出迎接道：“娘娘，臣不知是御驾亲征，冒犯天威，臣该万死。”遂喝袁达道：“你这村夫！擒人不审来的好歹，擒了便走，如此粗鲁，却教娘娘受惊。”叫左右：“把这厮拿了，好正军法。”娘娘道：“先生怎归罪于他？夺江山、争世界，正该如此尽忠，哪里顺得人情，不要难为他。”孙臧道：“娘娘今回讨饶，且饶这次。”着袁达过来请罪。

袁达向娘娘叩头谢罪出营。孙臧道：“请问娘娘为何亲自领兵到此？”娘娘道：“先生，我与魏王有至亲之份，因他来回我韩邦借兵，岂可坐视其急？以此亲自领兵而来。”孙臧道：“臣与魏王原没仇怨，只与庞涓有刎足之仇。”娘娘问道：“何为刎足之仇？”孙臧就把前后之事一一启奏。娘娘道：“如此说，却是庞驸马立心太毒了。”孙臧道：“庞涓雕心鹰爪，拨乱朝纲。魏王有眼不识，反做好人看承。臣如今要魏王把他送出来，等臣刎了他双足，臣就退兵。”娘娘道：“原来先生之意为庞涓之仇未释，等我面奏魏王，替先生解冤。”孙臧道：“多谢娘娘。”

娘娘就辞孙臧，入宜梁城朝见魏王。魏王大喜。娘娘道：“闻命到我邦借兵，以此亲自领兵攻齐，不料军败，身陷齐营。孙臧闻知我是韩国正宫，十分恭敬。他诉说原与魏王无甚仇隙，只与庞涓有刎足之仇。只要我王把庞涓绑出城去，也把他刎了双足，就退兵去。”庞涓在旁见说，忙近前奏道：“韩国娘娘乃我王御妹，既然身陷齐营，就当以死为顺，怎么倒为孙臧巧言乱诉，想是娘娘爱他阴阳法，稍有弃魏通齐之意。”魏王听了庞涓谗言，登时变脸，把娘娘抢白一场。娘娘香腮坠泪，心中大恼，无言抵答，即辞别出城，到齐营，把魏王听信谗言的话回复孙臧，即时领兵径回韩国。孙臧见两国救兵俱去，遂令众军攻城。魏王闻知，无计可施。忽有一官奏道：“我王

勿忧，臣有退齐的妙法。”不知这官是哪一个，有甚么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驾席云冯 绝技 私金市邹忌谗言

话说那官不是别人，就是驸马庞涓，上前奏魏王道：“我王不必烦恼，臣前者在幽州回来途中遇一先生，授臣一卷魔镇之书，不曾亲试。那书不验便罢，如果有验，定教孙臆七日就死。”魏王问道：“那是什么书？”庞涓道：“名为《七箭定喉书》。人生七窍而生，灾随七日而灭。设迷魂之局，依法布置，其人七日遂死。”魏王道：“卿既得这异书，怎不早用？今快把他性命断送罢。”庞涓道：“臣回去，今晚就试。”遂辞魏王回府，唤家将何茂才到花园里扎缚了个草人，似孙臆模样，也刖了双足，写下生年月日，藏于草人腹内，供养家庙堂边。准备一张桃木弓，七枝桃木箭，七窍下点了七盏灯，心头一盏为定心灯，面前摆下香案，明灯亮烛，设几品祭献之物。三更时分，庞涓入园展开书，依着内中法语念诵一遍，扯开桃木弓，搭上桃木箭，对着左眼上一箭，正把左眼上那盏灯吹灭了。

说那孙臆在营中，忽然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！左眼着了一箭，顷刻无光，视物不明了。”鲁王大惊，问道：“先生怎么遇了一箭？”孙臆道：“臣的死计，在世只有七日活了。”鲁王道：“怎么如此厉害！先生可有法解么？”孙臆道：“中了此计，再无解救之法。”鲁王不胜烦恼。诗曰：

运筹帷幄借双瞳，奚暇频将智虑攻？
默地有人施巧计，左眸自觉电光朦。
欲寻仙疗丹犹少，思觅神施术尚穷。
剩有主吟和士怨，坐虞天殒将星雄。

次早，庞涓上城观看，见齐兵攻城之势比昨懈怠一半。庞涓暗喜，遂入朝见魏王道：“臣昨晚把七箭定喉书试验，将他左眼射了一箭，今日齐兵攻城果就懈怠许多，不比昨日。今晚射他的右眼，明日、后日射他两耳，渐渐射完口、鼻，第七日照心一箭，就了当他性命。”魏王大喜。

“庞涓退朝回来，三更时分，又到花园，向草人面前点起香烛，展开书，依着法咒宣诵一遍，扯开桃木弓，搭上桃木箭，对着草人右眼一箭射去，又把右眼下一盏灯吹灭了。只见孙臆在营中又大叫：“不好！右眼又中了一箭。如今双瞽了，怎生是好？”诗曰：

乍道先生蔽左睛，尚教愁绝气难平。
如何再聘宵人志，直令全成瞽者形。
指发空增奸意毒，捉刀不觉愤心生。
行将书个求痊策，觅取良医入柳营。

鲁王见事势不好，慌张道：“这事怎么处？”孙臆道：“殿下，臣如今在世只有五日了。”鲁王道：“这等厉害！先生可有这卷书么？”孙臆摇头道：“没有。臣因此书大损阴鹭，所以当初不去习学，不知鬼谷师父甚么缘故，倒传与庞涓那厮。”鲁王甚不乐意。

次日，庞涓又上城观看齐兵攻城之势，只见个个心灰意懒，俱无战斗之意，随即入朝奏魏王道：“臣昨晚又射伤孙臆右眼，今早上城，看齐兵各无战斗之志。再待五日，孙臆必死，我王万年洪基无虑矣。”魏王掀髯大悦道：“卿宜用心行事，只要除得孙臆，从新再立起大言牌来。”君臣大喜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鲁王与众将因孙臆误中死局，无计可施，伤感不已。忽旗牌官报道：“孟尝君来了。”孟尝君，即田文。鲁王出营迎接，至营中施礼叙坐。孟尝

君道：“朝廷命我赍山羊御酒，到营庆贺。”鲁王叹道：“不幸国家无福，孙军师中了庞涓魔镇，损了双目，死在旦夕。”孟尝君吃惊道：“怎么好！我且站他面前，试他认得我么？”遂走到孙臆面前。鲁王道：“孙先生，面前站的是谁？”孙臆叫苦道：“两目俱不见了，怎么认得人！”孟尝君道：“孙先生，朝廷差我赍山羊御酒来庆贺。”孙臆道：“你是哪个？”孟尝君道：“我是孟尝召田文。”孙臆道：“原来是殿下。臣不幸遭此魔镇，双目不明，有失迎接，万乞恕罪，但臣之命只有五日活在世间了。”孟尝君道：“先生怎知道活不长久？”孙臆道：“殿下，那书名《七箭定喉书》，先将臣双目射坏，渐次射到两耳口鼻。第七日照心一箭，命即休矣！”孟尝君道：“先生既知此法，何不速救？”孙臆道：“救不得了。”孟尝君问：“怎救不得？”孙臆道：“这个要救，别的都不能为，除非会腾云驾雾者，方才救得。”孟尝君道：“先生势在急迫，可速出榜文四下张挂，如有会腾云驾雾者，救好先生，千金赏、万户侯，决不虚谬。”孙臆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作速写榜文张挂。”遂着吴獬写道：

大齐南平王孙臆，猥以折冲，任职劬劳，恐怠臣工，军国经心，贡办忧革。主眷既担万钧之重，旋失双目之明，是以求彼良医，疗兹异疾。愿招俊彦，须怀指日之能；得保微躯，必借蹑云之技。设回光在须臾之顷，始慰望电。倘拯患于危急之间，庶欣瞻鹄。当出黄金之重赏，奚惜候秩之加封。须至榜者。右榜谕众通和。

才挂榜文，就有个人来取了，这人就是孟尝君门下三千食客中的冯谖。军士报入营说：“有个冯谖，取了榜文。”鲁王即召入营，问道：“你会腾云驾雾么？”冯谖道：“臣会得。”孙臆问道：“会驾什么云？”冯谖道：“会驾席云。”孙臆道：“只怕席云起不甚高。”冯谖道：“有二三十丈高。”孙臆道：“既驾起有此高，你今晚观了方向，悄悄到庞涓后花园中家庙堂左右，寻着他魔镇的所在，有一个草人，可如此如此，回来重重赏你。”

冯谖领命，向晚出营，到荒郊地上铺一领斜席坐下，口中念词，一手捻诀，一手招风，不多时，起在空中。四下一瞧，看见庞涓花园，坠云而下，果见家庙堂边摆着香案，供着个草人。那草人身上点着七盏灯，五盏点着的，两盏吹灭的。桌上摆着一卷书，一张桃木弓，五枝桃木箭，摆列几品祭物，冯谖先把祭物吃了，就放出草人眼中两枝箭，仍复点明眼下两盏灯，遂把那卷书并弓箭草人收拾一处，点着火烧了。只见孙臆在营里蓦地叫声：“好了！”两目依旧明亮，视物如初了。鲁王与孟尝君众人皆大喜。那冯谖在庞涓花园烧了魔镇之物，依旧驾起席云回到齐营，径入中军参见二王与孙臆。孙臆道：“生受你救我一命，将什么报你？”孟尝君笑道：“先生说哪里话。古云：‘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。’是我们下的客，应该报效朝廷。先生怎说这话！”孙臆就将齐王赏来的金银币帛、山羊御酒赏冯谖，冯谖拜谢而去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庞涓至三更时候，来到后花园中，打点作法，猛然不见了草人，桌上密书、弓箭连祭物通没有了。庞涓十分惊讶，满地寻着，止见一堆灰在地上。庞涓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道：“古怪！花园中谁人进来？前后门俱是封锁好的，什么人把这物件通烧毁了，这事怎好？”次早，庞涓入朝启奏道：“臣该万死！摆下魔镇之物并一卷《七箭定喉书》，昨夜不知是谁潜入花园，放火通烧毁了。”魏王闻言大恼道：“这厮不堪重用，岂是栋梁之器，逐日胡言哄奏寡人，如今连书通说没了。”言未毕，各门头目报：“齐师今日攻

劬（qú，音渠）劳——劳累，劳苦。

城势甚汹涌。”魏王对庞涓道：“你如今怎么说！”庞涓道：“不干臣事。这刀兵不是臣惹来的，都是主公自招其祸。”魏王道：“怎是我惹来的刀兵？”庞涓道：“主公当初在齐时节，许了齐王辟尘珠，不与潜回。今日兵端，实由兹招。如今主公要刀兵宁静，甚是不难。可修一道降表，将辟尘珠进与齐王，他自然取兵回去，我国立见太平。”魏王被庞涓一片饰辞说没了主意，只得允奏。即时修下降表，取辟尘珠用金盘盛了，着徐甲资送入齐。徐甲领旨出朝。庞涓密地唤何茂才到府吩咐道：“请徐先生顺便替我带千两黄金买嘱邹太师，教他在齐王驾前善用一言，取回孙臧人马。”徐甲领命，遂自往齐邦。

孙臧在营中，屈指寻文，对鲁王道：“殿下，魏王差官进辟尘珠到我齐邦。庞涓将黄金千两买嘱邹太师，要他入见主公，取我兵回。”鲁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各门着人严守，但有人出城就教拿住，不放他去。”孙臧道：“这使不得。若进奉别国拿住不妨，进奉我国，拿住之时，朝廷知道，其罪非小。”鲁王依言不提。

且说徐甲出城，高叫：“齐兵让路，魏王差我入齐进奉。”众军士听说进奉齐邦，并不阻挡，竟放徐甲去了。旬日之间，徐甲进临淄城，先到太师府求见邹太师。邹忌闻魏国使臣求见，忙请进，施礼坐下，邹忌问道：“先生何求？”徐甲道：“某乃魏使徐甲，主命差遣进辟尘珠并降表与齐王。外庞驸马有黄金千两送与太师，要求太师于齐王驾前委婉善用一言，取回孙臧人马，足征雅爱。”邹忌看见千金，满面笑道：“驸马吩咐，敢不从命！厚礼权领，待明日先生进见齐王时，我从旁说几句话，彼兵必取回矣。”徐甲称谢，遂别太师出府，向驿中歇下。

次日，徐甲入朝进见。齐王问道：“哪国使臣，到此何干？”徐甲道：“魏臣徐甲，奉魏王命，进上降书与辟尘珠。”齐王大喜，唤近侍取辟尘珠上去，仔细一看，道：“寡人慕想多时，今日才得到手。”邹忌出班奏道：“启上我王，今魏国既遣使臣进辟尘珠，又纳降表，通其和好，我主该发一道旨意到宜梁，取孙臧兵回，一则两国谐和，二免伤残百姓。”齐王准奏，一面差金牌官赍旨到宜梁取孙臧兵回，一面赐徐甲蜀锦等物。徐甲辞谢齐王出朝，径回宜梁复旨不提。

却说孙臧与孟尝君、鲁王在宜梁城下，正打点攻城，忽金牌官赍旨令孙臧回军。鲁王、孟尝君、孙臧一齐接了旨意，不敢迟延，遂吩咐众军打起回军旗号，拔营而去。

一声令下，军马滔滔回转。行至三岔路口，一条路通齐邦，一条通韩国。孙臧对二王道：“且安营在此，令袁达等守着营寨，臣同二位殿下往韩国走一遭。当日承魏阳公主为臣奏魏王解冤，虽未有济，而一团美意不可不谢。臣今顺路去谢她一谢。”鲁王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

三人各乘马，带上数名军士进了韩城，朝前下马。黄门入奏：“齐国鲁王、孟尝君、孙臧军师朝前候旨。”韩王出朝迎接。迎至殿上，各见礼毕，韩王命近侍设锦墩赐坐。孙臧道：“向日蒙娘娘在魏，深知臣冤，为臣辩明，虽不得复仇，引兵回国，然臣受此恩，今特来酬谢。”韩王见说，叹了口气，满眼掉下泪来。孙臧问道：“我王为何伤感？”韩王道：“孙军师，寡人的正官与魏王是至亲之分。先前魏国来借兵，寡人打发张奢领兵入魏，不料正官为兄妹情分，要亲自提兵，去到魏国，反受庞涓一场呕气，回来不多时，身亡故了。”鲁王与孙臧听了，不胜悲悼，连叹数声。韩王吩咐排宴，款待

畅饮一番。

当下筵散，孙臧袖中取出一纸柬帖，递与韩王道：“这柬帖我王可收藏好，等闲不可打开，遇有急难之时，才可开看。”韩王接了道：“多谢军师救护。”三人遂辞韩王。韩王送出朝门，三人拜辞上车。

行至三岔路口，袁达等出营迎接。众军参见毕，即时令起军回朝。行了数日，到临淄城，同入朝朝见齐王。齐王大喜道：“孙军师，生受你为国费心。若非军师大力，怎得魏国进奉降表、献上辟尘珠。”孙臧道：“赖我王洪福，臣何功之有？”齐王就赐孙臧金帛御酒。其余众将，论功升赏，各各谢恩出朝。

孙臧回到南平府住了数月，一晚，在后园见本命星象吊下，吃了一惊。暗想：“我有三年不利，须要埋名诈死魔镇，方得安宁无事。”过数日，遂用入门遁法，假装得病危笃，差袁达入朝奏闻齐王道：“孙军师自从收兵回来，染成疯病，半身疼痛，久困不起，危在旦夕。特来奏主得知。”齐王闻奏，着太医官急去看治，速来回复。医官奉旨，同袁达入南平府去。毕竟不知太医官看出孙臧甚病，怎生回复齐王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南平王埋名诈死 颜仲子观柬详诗

却说太医官奉齐王旨看孙臆病症，治有月余，汤药无效，愈加沉重。太医看了这个光景，料不能痊，只得复旨。齐王听了，十分烦闷。过了数日，孙臆唤袁达附耳低声嘱咐几句，遂用个纸人，口内生米七七四十九粒，念动六甲灵文，喝声：“变！”那纸人即变作孙臆一般，死于府内，停在前厅。满门恸哭。袁达入朝奏齐王道：“孙军师昨夜三更身故了。”齐王闻奏，着实一惊，止不住两眼流泪，吩咐众官休散，随寡人到南平府吊孙军师，众官领旨。

不多时，齐王摆驾至南平府，袁达领众将出来迎接。齐王入府，见了孙臆尸首，苦痛万状，众官亦悲悼不已。齐王传旨，将孙军师香汤沐浴，衣衾棺椁用王侯礼殡之，就把棺本停在中厅。齐王恸哭一番，起驾回朝，即着须文龙、须文虎一千传报各邦，说孙军师在日也曾替他各国分忧，收野龙袁达，今不幸身故，各国俱要差官吊孝。六员使臣领旨，各奔一邦，星夜前去。

六国闻知孙臆身故，秦遣白起入齐吊孝。白起到临淄城，向金亭馆驿中住下，待各国使臣齐到，一同朝见齐王。旬日之间，楚国黄歇、燕国孙操、韩国张奢、赵国廉颇、魏国朱亥陆续俱到，一齐入朝参见齐王。齐王道：“六国使臣，孙军师在日，也曾为各国分忧，今不幸身故，寡人带领汝等同到南平府吊孝。”遂吩咐近侍备办祭品、冥资等物，换了素衣编服。六国使臣随驾到南平府，袁达、李牧、独孤陈、吴獬、马升率领众将迎接。齐王入府，着近侍于军师灵柩前摆下祭奠之物。齐王吩咐各国使臣：“待寡人先行莫祀，然后六国进吊。”使臣领命。齐王行奠，命须文龙读祭文：

维大周天子十有九年秋八月朔起三日，齐王谨以少牢之礼，致奠于南平郡王孙伯龄先生之灵。曰：呜呼！先生名垂宇宙，功震乾坤。生于燕域，或时擅人杰之名；仕于齐都，几载著擎天之绩。谈行军于帷幄，神鬼震惊；展妙法于疆场，风云变色。宜功业日盛，享福无疆也！孰意运祚正开，泉台勿掩。将谋御侮，已惭识辨靴鱼；欲借张威，更愧技穷羽箭。寡人于此，鉴偃蹇而殒涕，顾只影而伤心矣。谨率六国之臣，奠祭于前。灵其有知，鉴此清筵。呜呼尚飨！

齐王奠毕，鲁王田忌上前，进酒三爵，泪落而行，赠挽诗一首云：

挂印三年国免忧，仗卿谋略压王侯。
金门峻险蛟龙畏，玉殿峥嵘虎豹愁。
架海金梁何这隐，擎天玉柱等闲休。
何从再见名贤出，永佑江山到白头。

鲁王奠毕，秦国白起上前祭奠，口称：“孙先生，挽诗一首，伏惟神鉴。”

结义投师已数年，为因失义起烽烟。
齐邦战斗皆因汝，魏国争持只恨涓。
战马衔冤埋野地，征人含冤丧黄泉。
休兵敛甲今朝始，各保江山过几年。

白起奠毕，楚国黄歇上前祭奠，口称：“孙先生，挽诗一首，惟神鉴之。”

楚国君臣慕大贤，欲求辅弼恨无缘。
名闻海宇犹山重，袖里乾坤不世传。

少（shào，音哨）牢——古时祭祀用的羊、豕。

辅弼——辅助。

詎料风霜凋玉树，却将遁甲秘黄泉。

一从神位归天后，不见龙争虎斗年。

黄歇莫毕，赵国廉颇拜奠道：“孙先生，吾赵国廉颇，指望先生为孩儿报仇，不意早升天界，实颇之不幸也。敬奉挽诗，伏惟神鉴。”

燕国生贤士，齐邦得巨臣。

结交逢逆贼，别足遇奸人。

积怨长谋战，成仇永不亲。

六国齐没福，英雄早为神。

廉颇莫毕，韩国张奢拜奠道：“孙先生，吾韩国张奢，指望先生替韩王娘娘复仇，孰意早升仙界。奉献挽诗于先生灵右，伏惟神鉴。”

午夜长星坠，贤人值此灾。

韩国魏阳死，齐邦孙臆埋。

干戈何日定，云雾几时开？

谁解生民厄，清平得遂怀。

张奢莫毕，燕邦孙操近前恸哭，焚香酌酒，口称：“三郎孙臆，吾是汝父孙操，奉燕王命差来祭奠，有挽诗一首，于灵座尚享。”

父子睽违已数年，詎知天意丧英贤。

齐邦失却干城将，燕国分离父母缘。

父哭亲儿寿短，母悲爱子身亡。

晓钟凉月思儿处，不见亲儿涕泪涟。

孙操莫毕，魏国朱亥拜奠道：“吾魏国朱亥，挽诗一首呈奠。”

神通天地产英贤，何事先生寿不全？

侥幸奸邪常在世，忠诚正直丧黄泉。

齐邦失却擎天柱，列国难留鲁仲连。

我亦幸为知己辈，惟将束帛献灵前。

六国使臣祭奠已毕，袁达、李牧、独孤陈上前祭奠，同奉挽诗一首：

追思昔日遇君侯，倾盖垂青破格留。

儿载同心谋国事，片时分手葬荒丘。

不禁痛哭西风惨，其奈悲歌济水秋。

空把宝刀频按取，无从再睹整兜鍪。

袁达、李牧、独孤陈莫毕，吴獬、马升近前拈香祭奠，同奉挽诗一首：

痛极还将宝剑看，当年千众聚蛇盘。

若非投顺来更张，安得标名署重官。

两意正期驱猛兽，一灵何事驾飞鸾。

可堪稽首辕门下，断尽肝肠两泪弹。

众祭奠完毕，齐王吩咐六国使臣且留在驿中住下，待来日孙先生出殡，

睽(kuí,音葵)违——违背,不和。典出《汉书 叙列》：“匡正睽违，激扬郁滞。”

詎(jù,音巨)知——怎么料到。

鲁仲连——齐人，亦称鲁连。其人有胆识，主正义，喜济困扶危，排难解纷。公元前260年，秦将白起在长平大破赵军，坑赵降卒四十万；以后进围邯郸，形势危急。魏王派人劝赵尊秦为帝，鲁仲连针对这种作法，分析了帝秦的危害。故有“鲁仲连义不帝秦”之美谈。

兜鍪(móu,音谋)——古代打仗时戴的盔。

鸾(luán,音峦)——旧时传说凤凰一类的鸟。

才可各回本国。众臣领命。齐王起驾回朝。

次日五鼓，齐王早朝，文武都素衣随驾，到南平府送孙臧棺木出西郊旷野安葬，又奠祭了一番，各各散回府而去。六国使臣来见齐王，辞回本国。齐王打发魏国朱亥先回去了，就对五国使臣道：“那朱亥是魏国人，因此打发他先回国，留汝等在此，要商量一句话。寡人想，孙先生死后，庞涓必要起兵战斗。若伐秦，各邦通要去助秦；伐燕，各邦通要去助燕；伐楚，都要去助楚；伐赵，都要去助赵；伐韩，都要去助韩；代齐，通要来助齐。同心戮力，不可爽信。”众使臣齐应说是。齐王吩咐光禄寺排宴于侧殿，与使臣饯饮。须臾饮罢，拜别齐王而去。诗曰：

致赠刚完礼有嘉，预令朱亥返轻车。

旋开别宴觞 群使，复命临歧约六家。

有难必须来共拯，无怨何惮不相遮。

金亭一饯俱归去，旌饰悠悠马践沙。

话表朱亥回到宜梁，入朝奏魏王道：“孙臧果然死了。臣在齐邦，与各国使臣跟同送殡落葬完备，各国使臣才散。”魏王大喜道：“死了这贼，我国才得太平。”庞涓见说，笑道：“孙臧，孙臧，你有许多妙算，如今也死在我眼里。”但心中转念，还不信孙臧真死，密密差人入齐探听，一个回来，又一个去，络绎不绝。倏忽过了三年，庞涓差人往来打听，绝无一些消息，竟信是真死。

一日，魏王设朝，庞涓奏道：“臣启我王，当初孙臧在日，我主把辟尘珠进与齐王，今孙臧已死三年，臣欲领兵代齐，复讨辟尘珠，乘时进取。平定六国，臣之志也，请旨裁夺。”魏王大悦，允奏。庞涓领旨辞朝，点齐十万人马，随即登程。

行到三岔路口，前军来报：一条路通齐，一条路通韩。庞涓问：“去齐邦近。去韩邦近？”军士答应：“去韩邦近。”庞涓令人马潜入韩邦，先伐韩，后代齐。

三军得令，望韩进发。兵马来韩城，扎下营寨。备门头目飞损入朝，讲魏国庞涓领兵征伐我国，扎营城下，势甚浩大。韩王大惊道：“寡人常想，没了孙臧，庞涓一定要起兵攻伐各国，不想倒先来伐我韩邦，如何是好？”即命张奢领兵出城迎敌。张奢领旨，随即披挂上马，统兵出城搦战。庞涓闻知，纵马出阵。二将各不通名道姓，就杀起来。两人战了三十余合，张奢大败逃走。庞涓乘势挥军大杀，把韩国人马杀死无数，得胜回营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奢大败，逃走入城，朝见韩王道：“庞涓骁勇无敌，臣力不能胜，折兵数万之众，只得戴罪回朝。”韩王听了，愁眉紧锁道：“不要怪你，本国将寡兵微，不能取胜。这事怎解？”沉吟半晌，忽然说道：“寡人忘记了。昔日孙臧先生到我国来，留一柬帖与我，吩咐有难之时，教我打开来看。如今兵马临城，无人退敌，正是难了，且取柬帖开来瞧一瞧看。”遂令内侍向玉匣中取出柬帖，拆开看时，上写着四句云：

尚闻吾媳产婴孩，在路宾朋满月来。

齐至举盃无器皿，国朝一夕七王猜。

韩王看了，不能解说，遂问两班文武道：“这四句诗怎么说？”当时有大臣颜仲子把柬帖一看，奏道：“臣看这柬帖上分明是四句藏头诗。看来孙臧先

觞（shāng，音商）——古代饮酒用的器物。

生还不曾死，隐在齐邦。”韩王惊讶道：“藏头诗怎么解？”颜仲子道：“他暗藏四字。‘尚闻吾媳产婴孩，是个‘孙’字，‘在路宾朋满月来’是个‘蒯’字，‘齐至举盃无器皿’是个‘不’字，‘国朝一夕七王猜，是个‘死’字，藏着‘孙蒯不死’四个字。看每句头上一字，‘尚在齐国’。这是四明四暗藏头之诗也。”韩王道：“若得孙蒯果在，寡人无忧也。”宣张奢过来问道：“你当初在齐邦吊孝，齐王有甚话说？”张奢道：“齐王没甚话说，只吩咐今后若庞涓领兵伐秦，各邦都要助秦；伐楚，都要助楚；伐燕，都要助燕；伐韩，都要助韩；伐赵，都要助赵；伐齐，都要助齐。”韩王道：“怎得个能干的官，拿了这柬帖，星夜去到齐邦，问齐王借兵解难，兼访孙蒯消息。”遂回驾前有什么官肯到齐邦去走一遭，两班文武役一个回答。韩王连问数声，只见门边一个没样范的官儿应道：“臣愿到齐邦。”不知那官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张倩奴用风月赚 魏太子遭虎狼囚

你说那官是谁，乃教坊司乐官张肖简，年纪有七十岁，做事精细，语言伶俐。他见韩王问了几声，两班文武没个答应，遂上前应道：“臣愿去。”韩王道：“你年纪老大，只怕去不得。”张肖简道：“我主放心。古云：‘老当益壮’，管取不误事。”韩王道：“你既去得，好生收藏柬帖，往庞涓营前经过，须要谨慎，速去速来。”

张肖简领旨出朝，等到二更时分，带几个女乐，嘱咐停当，连夜赶出韩城。行到魏营门首，被一干夜巡军士把张肖简并几个女乐拿住，送进营内。庞涓正在中军帐观兵书，见巡夜军士把一干男女捉到，问道：“你等是什么样人，夤夜偷过营前，往哪里去？”张肖简道：“小人是教坊司张肖简，原是魏国人氏，向因齐兵临城，带众女乐到韩国避难。如今驸马爷伐韩；倘若城陷，不能全生，故此乘夜率众女乐复回宜梁。不期冒犯虎威，望乞饶命。”庞涓道：“你这干女乐有会唱的么？”张肖简指着一个道：“驸马爷，这个是我女儿，名唤倩奴，唱得绝好。”庞涓喜道：“你女儿既唱得好，教她过来。”张倩奴走近前，庞涓仔细一瞧，见她形容窈窕，体态妖娆，遂问道：“张倩奴，你父亲说你你会唱，可唱得么？”倩奴道：“奴家略晓一二。”庞涓道：“有什么新打的曲儿，唱个我听。”倩奴道：“奴家向日避难韩城，偶撰一套‘晓行避难’的曲子，不若就唱与驸马爷爷听。”庞涓道：“甚妙！”倩奴整顿珠喉，逗开檀口，唱道：

[正宫端正好] 趁良宵，离兰户；改宫妆，扮作村妹。思量欲奔出羊肠路，急煎煎怎趲金莲步。

[滚绣球] 哪顾得夜行时愁沾露，剪霜风，避无安处。望都城兵马喧呼，只得那锁愁云、迷冷雾，没定止孤单逆旅，乱纷纷两泪抛珠。好教我长辞金屋贮，轻别囊琴架上书，不由人感叹嗟吁。

[呆骨朵] 到如今无可奈何大涯去。向天涯有马无舆。空教人断楼头残梦五更钟，空教人帐花间离愁三月雨。谁惜怜，多娇女伴着衰年父。坐对云山愁杀人，恰便是折林巢，穷鸟苦。

[伴读书] 再休题当年趣，雪庭中裁诗絮，女伴儿水绿城南游聚，掷金钱斗草还歌舞。一时似有苍天妒，回首成虚。

[叨叨令] 因此上出危城，乘着天初曙，上浮桥，扶着亲爷渡。满衣衫尽被尘污住，掠云鬓没个梳儿与。忽听得呼噪声也么哥，忽听得吆喝声也么哥，早回头到辕门，那戈戟如云布。

[笑和尚] 唬、唬、唬，唬得人魂断送；惊、惊、惊，惊杀我心头兔；愁、愁、愁，愁杀人怕做了无头虏；操、操、操，操坏黄土；幸、幸、幸，幸怜吾；喜、喜、喜，喜唱出一段伤情曲。

驸马呵！

[鲍老儿] 但愿伊征战功成大丈夫，才好将名标天府。看千秋万古余，如碑石传芳誉。休道我怯怯娇娇、婷婷袅袅、喋喋蠕蠕，还劝你觥浮琥珀，剑横霜练，庞映氍毹。

[煞尾] 请看那冰轮儿刚沉到西，早东山上彩鸟过隙。这如水的韶光真可惧，堪

夤(yín，音银)夜——深夜。

珠喉——善歌者之喉，言其能宛转如珠之圆。

檀口——浅赭色的口唇。

怜我凄凉何地觅欢娱，特做个飘花逐水燕分雏。

庞涓听罢，喝彩不已，欲留倩奴在营侍酒，恐魏王知道不当稳便，便问张肖简道：“你如今果要往何处去？”张肖简道：“实回宜梁。”庞涓道：“我赏你路费五十两，你可带女儿回到宜梁，待我得胜回朝之日，可把倩奴送到我府中来，那时教你授个官职。”张肖简道：“多谢驸马，待班师回日，就把女儿送到府中。”便叫倩奴磕头谢了，带众女乐出营，暗想：“庞涓已中吾计。”遂趁月明之下，一齐趋行。天晓，拜了个相识人家，把女乐人都安顺了，星夜奔往齐邦而去。

却说孙臆埋名诈死，有府中后园侧首五间房屋，内明外暗，内设琴书香篆，逐日在内起居逍遥。两扇门儿紧紧关锁，钥匙不托与人，自己收管。三餐饮食。有其夫人苏氏与一随身使婢随时送奉。来时，轻轻把门叩三下，里面递出钥匙进去，出来依旧锁好，不令一个外人知觉，过了一个“此门不出”。

一日，夫人送茶饭与孙臆。孙臆道：“夫人，我三年的灾星已退，只且不要扬声于外，出去悄悄唤袁达进来见我，有紧要话吩咐。”苏夫人听说，出来着家僮与袁达说：“夫人有话吩咐。”不多时，袁达进见。夫人直引他到后园房里来见孙臆。袁达叩头道：“师父！奉命归隐三年，不敢泄漏，今日重喜得见师父。”孙臆道：“我三年灾晦已满，你可悄地去请鲁王来相见，我有话说。教他不要摆驾，恐防漏泄，只你跟随来罢。”

袁达领命，径到鲁王府中见鲁王道：“师父灾满，特着臣来请殿下相见。师父说恐有泄漏，不须摆驾，臣同随去。”鲁王即备马起身，袁达随驾来至南平府，引至后园与孙臆相见。鲁王道：“不睹仙颜，已别三载，今得聚首，不胜欣幸。”孙臆道：“臣因三载之灾，为此魔镇之法，今灾已脱，乃敢请见。臣昨夜观天象，庞涓已起兵指齐伐韩。臣向日曾有一柬帖奉与韩王，教他临难开拆。他如今一定差官就将柬帖封来，到我齐国借兵。朝廷必然宣殿下问臣消息，殿下只推不知，若十分要殿下探听，殿下可乞一道独角赦：如孙臆果死，缴赦复旨；如在，赦其虚妄之罪，才好同来面君。那时，臣就好与殿下兴师，臣要报刎足之仇也容易了。”鲁王道：“孤自有理会。”说话中间摆出筵席，两人畅饮一番而散。袁达依旧送鲁王回府不提。

再说张肖简待至临淄城，入朝参见齐王。齐王问：“哪国差来使臣？”张肖简道：“臣是韩国教坊司乐官张肖简，主命差来，当年鲁王与孙军师伐魏回军，特到韩邦。孙军师有个柬帖留与韩王，吩咐遇急难之时，方许开看。今魏邦庞涓领兵十万，指齐伐韩。韩王因开柬帖看时，上写着四句藏头诗，细详其意，孙军师尚在不死。况承大王当日有旨吩咐，不论庞涓领兵征伐哪国，各邦都要同去戮力，相助。一则寡君差臣求大王借兵解难，二则探听孙军师果在不在？”

齐王讨那柬帖上去看了一遍，不解其中字意，遂递与众文武看，问这四句藏头诗怎解？众文武通解不来。卜子夏接过手一读，便奏道：“臣看这四句藏头诗，包藏‘孙臆不死，尚在齐国’八字。若依这个柬帖，孙臆果不曾死，隐在本国。”齐王不信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寡人亲送入殓的，怎么说不曾死？”卜子夏道：“那死的或者又是个假的，主公其时亦难认。”齐王道：“既当初鲁王与孙臆同到韩邦，孙臆留下柬帖之时，鲁王必然目击，差近侍

灾晦（huì，音会）——灾难，晦气，不顺利。

戮（jù，音路）力——努力，尽力。

快宣鲁王来。”

少顷，鲁王来到。齐王问道：“御弟前年与孙臧同到韩邦，孙臧留下个柬帖与韩王，御弟曾见么？”鲁王道：“臣曾见来。孙臧留柬帖之时对韩王说：‘有难才可开看。’”齐王道：“那柬帖上写着四句藏头诗，包藏着‘孙臧不死，尚在齐国，八个字，如今在不在之故，御弟必然知道。”鲁王道：“臣又不谙阴阳，生死之事怎的得知？我王要访孙臧消息，待臣到南平府密访于孙夫人，存亡便知。”齐王道：“御弟可速去一访，就来回复。”鲁王道：“还有一说，乞我王与臣一道独角赦带在身边。此去访得孙臧实死，缴赦复旨；如访得不死，孙臧有诳君之罪，有赦在先，就好同来见驾。”齐王道：“得他果在，休说诳君，就有当死之罪，寡人亦尽赦之。”遂唤近侍取过文房四宝，御笔亲写一道赦书，付与鲁王。

鲁王辞驾，径入南平府，孙臧迎接，鲁王领旨入府，口称：“孙先生接旨。”孙臧命排香案，开读已毕，望阙谢了恩，再与鲁王见礼。孙臧道：“殿下，臣若在，庞涓一世不敢领兵出来，以此特掩过本命星，埋名诈死，赚他出来，传令二军，不可透露消息。庞涓若知臣在，他必逃窜回去，以后休说他出来了。”鲁王道：“孤知道了。”遂与孙臧入朝参见齐王。齐王大惊讶道：“孙军师，你已死了三年，怎么今日还在？”孙臧道：“臣该万死。臣与庞涓有刎足之仇，庞涓若知道臣在世，永不兴师出来，故此掩星诈死，哄他出兵。臣如今领兵救韩，不要扯臣旗号，只扯鲁王与袁达旗号，臣隐在营中，暗地调兵，自有处置。”齐王准奏，打发张肖简先回奏韩王。

鲁王与孙臧出朝，带了袁达、李牧、独孤陈、吴獬、马升、须文龙、须文虎等，点齐人马，随即起程。众军行到一个旷野之地，孙臧传令把人马屯在这里，差袁达、李牧、独孤陈三将领一支兵到前面东北方去，劫些粮草来饷军。

三将得令，领兵径往东北方走，行了二十里，远远望见旗幡招展，粮草无数，金鼓齐鸣，拥出一支兵来。袁达纵马追上，大喝道：“来将是谁？带这粮草要往哪里去？”一将应道：“吾乃魏王驾下之臣徐甲，朝廷差我保太子毕昌驾，送粮草到庞驸马营中的。”袁达见徐甲背后有个少年将官，绣甲锦袍，手执大刀，知是太子毕昌。袁达大喝道：“快把粮草尽行留下，放你去罢！”太子毕昌马上喝道：“胡说！朝廷粮草怎的为你劫去？”袁达道：“快留下便罢，不然教你两命尽丧吾手。”太子大怒，抡刀砍来。袁达举手来迎，两个交锋十数合，袁达舒过手抓住太子的狮鸾带，轻轻将他捉过马来，叫军士锁在囚车里。徐甲惊慌，只顾自己性命，飞奔逃回。李牧、独孤陈把魏国人马杀散，吩咐众军将粮草尽数抢了。三将收兵回营，参见鲁王与孙军师，将交战、擒获、抢夺之事述了一遍。鲁王、孙臧大喜，吩咐军士把魏太子毕昌锁禁后营，日给茶饭，待拿了庞涓，方放他回国。当下把粮草分给众军，传令起营。

且说徐甲逃回宜梁，入朝见魏王，就把粮草被劫、太子被擒细细奏了一遍。魏王大惊，吓得魂不附体。众文武奏道：“启上我王，这都是庞驸马不是。比如当初领兵去伐齐，他倒不伐齐，指齐挟赵伐燕，反惹刀兵临城，直待纳降表，进辟尘珠与齐王，方才息得征战。如今又说伐齐，他又不去伐齐，指齐代韩，不识何意？岂非庞驸马自招其祸？”魏王就差徐甲道：“寡人封一口剑与你，拿去交付庞涓。他若救得太子回朝，万事全休；救不得太子回

来，不必来见寡人，教他自裁 来报。”徐甲领旨，上马而去不提。

且说齐国兵马行到韩城，与庞涓营约有十里地安下营寨。孙臧遣袁达领兵征战，许败不许胜，差须文龙、须文虎执聚神旗站立营门料阵，见袁达败回，可把大旗连展三次，我在营中就好布法。二将得令，拿了聚神旗。三声炮响，袁达手执大斧，跨上龙驹，到魏营讨战。魏营哨马报入中军。庞涓闻知，领兵上马出阵。两家道下姓名，勒马交锋，大战三十余合。袁达诈败，拨马就走，庞涓在后紧追。须文龙、须文虎营前看见袁达败回，将聚神旗连展三次。孙臧在营中见了，口诵六甲灵文，左手仗剑，右手一抖空拂，喝声：“退！”顷刻间离了本营退去二十里地。庞涓领兵追上，砍倒旗杆，把齐兵混杀一阵，拥进齐营，将齐营灶头数上一数，共数得十万三千五百。庞涓道：“齐兵果然浩大，灶头也有十万三千五百，不知共有多少人马？”遂吩咐众兵俱到齐营屯下。

军士来报，徐甲到了，庞涓叫请进来。徐甲入营相见，施札坐下，就把太子被擒、粮草被动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今主公大怒，封一口剑与我，教我付驸马。如救得太子回朝，许驸马见驾；如救不得太子回朝，差驸马受剑自尽。”庞涓见说，大惊道：“有这样事！我即领兵取救太子。”遂飞奔出营。未知能救得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自裁——自杀。典出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：“其大有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。”

第十九回 庞涓堕计诛皇甫张才错刺出齐营

话说庞涓领兵出营，排开阵势，着军士高叫：“快送太子出来！”孙臆闻知庞涓来讨太子，即吩咐吴獬、马升领兵迎敌，许败不许胜。

二将得令，领兵来到阵前。庞涓大喝道：“来将何名？”二将道：“吾乃鲁王麾下前部先锋吴獬、马升。你乃何名？”庞涓又喝道：“谁不知我魏国武音君！你如今快快送出魏太子便罢，若道半个‘不’字，教你齐国人马难逃一命。”吴獬道：“你不要妄想！我要拿得你来奏功！”庞涓大怒，把刀砍来，吴獬同马升齐用刀迎。三骑马足足战有五十余合，吴獬、马升诈败而走。

庞涓策马紧追，将近齐营。须家二将在齐营观见，把聚神旗展三次。孙臆在营中默念灵文，喝声：“退！”弃了前营，不觉又退二十里地。庞涓领兵赶上，砍倒帅字旗，把齐兵追杀一阵，乘势将人马在齐营屯下。再把齐营灶头细数一数，数得八万三千，暗喜道：“在先有十万三千五百兵，亏我两阵，杀死齐兵二万五百。”心欢意喜。

忽哨马来报：“营前有齐将领兵骂阵，旗号上大书‘齐国大将李牧’六字。”庞涓又领兵上马，出营临阵，各不通名，一场大战。战够多时，李牧虚晃一鞭，诈败便走，庞涓纵马追来。须文龙、须文虎在营前把聚神旗连展三次。孙臆营内又用缩地之法，口诵六甲灵文，喝声：“退！”须臾又退二十里。庞涓拥兵赶上，把齐国人马杀得尸倒满地，血流成河，又赶到齐营屯住。再将齐营灶头细数一数，只剩得五万一千。庞涓大喜道：“好了！连次杀败齐兵有五万二千五百了。”

看官，明说庞涓三番大胜，乃是三番大败。那齐兵一个也不曾动。你道那些杀的是什么？原来孙臆秘受三卷天书，八门遁法、六甲灵文，剪草为马，撒豆成兵，指云为雨。庞涓杀的齐兵通是假的，那真的莫想动了半个。

当时孙臆又遣独孤陈领兵搦战，许败不许胜。独孤陈得令，领兵到阵前，高叫：“庞涓快出来受降！”庞涓闻知，即领兵出营，高喝道：“快送魏太子出来，饶汝一死。”独孤陈不答，抡枪飞刺。交锋约有二十合，独孤陈诈败而走，庞涓领兵追赶。须家二将在营前见独孤陈败回，把手中聚神旗连展三次。孙臆营中念动真言，喝声：“退！”弃了本营，又退了二十里地。庞涓领兵赶上，乱杀一阵，又在齐营屯下。再把齐营灶头数一数，越发不多，刚刚剩得三万。庞涓大喜道：“不消再杀两阵，齐兵要收拾尽了。”

原来齐营灶头虽渐渐减少，一个齐兵也没有缺。孙臆用了缩地法，把庞涓看看赚至马陵道上。离不多路，孙臆悄悄唤须文龙、须文虎、吴獬、马升四将，各领精兵，于马陵道四面埋伏，又附耳低言，嘱咐一遍。四将得令，各各领兵向马陵而去。

再说庞涓在营中，正思忖要救太子回来，莫若再杀两阵。忽军士报入中军，说营前有一道人，身披黄衣，口称：“驸马爷招贤纳士，特来相谒。”庞涓道：“既是个道人打扮，又非凡品，快请进来！”道人闻请，步入中军，与庞涓相见，叙礼坐下。庞涓把道人一看，见他须分燕尾，鹗类鸱形，便问道：“先生尊姓大名？从何处来？”道人道：“小道乃黄伯阳先生之徒，复

马陵道——据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说，马陵道路狭窄，路旁障碍极多，可以埋伏。马陵道，在今河北大名。

姓皇甫，名智，受得三卷天书，呼风唤雨，能使草木成阵，砂石成兵。驸马爷招贤纳士，特来相佐。”庞涓闻言甚喜，道：“先生既来相助，即有一事商量。今者，魏太子毕昌被齐将擒去，锁禁营中，几番力救，不能得出，未知先生有何妙策救得太子回朝？”皇甫智道：“小道此来，正为魏太子被擒，将欲拔刀相助。”庞涓道：“既得先生一臂之力，何愁太子不得还朝！”遂令左营住下。

且说孙臧坐在营中内看阴阳，指寻六甲，对鲁王道：“殿下，庞涓那里今角一个人，乃黄伯阳徒弟皇甫智，用得不好。虽不怕他什么行为，只是教这里要费了些日月工夫。”鲁王道：“先生如今怎么处置？”孙臧道：“臣如今先用一计，如计得成，太平无事，计若不成，烽烟大有。”遂写下一个帖儿，口诵灵文，望空一抛，叫声：“去！”一阵风起来，那帖儿直吹到庞涓中军帐里。庞涓正令军士至左营请皇甫智来议军情，只见个帖儿随风坠下，落在庞涓身边，取来一看，却是四句诗：

伯阳之徒皇甫智，熟演天书称绝世。

无心来助武音君，齐国差来追命使。

庞涓看了大惊，暗想：“他原来是齐营的细作，险些误用了他。今感得上天佑庇，降下帖儿示我，不然大势去矣。”军士请皇甫智刚入营中，庞涓登时咬牙怒目，拔出宝剑，走上前将皇甫智挥为两段。这边杀了皇甫智，那边孙臧早已知道，忙对鲁王说了，俱各欢喜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庞涓在营，唤过家将张才，悄悄说道：“张才，我要你往齐营做个细作，可去得么？”张才道：“去得，我专会打听军情。”庞涓道：“要你做细作，又要你做刺客。”张才道：“我的胆量至大，手足便捷，要去行刺，一发不难。”庞涓大喜，就向张才耳边低言说：如此如此，回来我重重赏你。张才应道：“小人晓得，到他营里，自会随机应变。”遂带了利刀，辞别庞涓出营，径到齐营来投鲁王麾下。

原来孙臧在营中，袖下阴阳，早知庞涓差张才为细作行刺之事，便对鲁王道：“殿下，庞涓那贼差张才来做细作，假以投顺为名，并访臣在不在消息，乘便就要行刺殿下，却务必提防着。”又吩咐各营军士：“但有人来访问孙军师在不在，可回复他说孙军师已死三年，哪里还有他！再问如今军内是谁发号施令，只说是个黄伯阳军师在内调兵，不可提起一个‘孙’字。如有不遵令说出孙臧者，立时腰斩示众。”满营军士莫敢不遵严令，一齐都把孙臧称为黄伯阳。

不多时，旗牌来报：“营门首有一壮士，说是魏国庞涓的家将，被庞涓鞭挞不过，愿来投顺。”鲁王道：“着他进来。”张才直到中军帐前，叩见鲁王。鲁王问道：“你是何处来的？”张才道：“大王，小人名唤张才，是庞驸马的家将。因日来庞驸马不惜士卒，轻则受鞭挞之苦，重则加诛戮之刑，难在他营服役，闻得大王爱惜士卒，为此特来麾下。”鲁王道：“你既来投我，不好就收你，且问军师黄伯阳该用不该用？”黄伯阳道：“看此人勇而多谋，我这里倒不可少，用了他罢。”鲁王就叫：“张才，你如今且在我麾下随军征讨，有功之日，加封官职。”张才叩头谢恩，出了中军帐，暗暗欢喜，想：“这厮性命合当休矣！”遂到各营打听孙臧消息。各营都说军师黄

细作——旧时军中侦探。

腰斩——古刑之一，将犯人从腰部斩为两截。

伯阳中军调兵设令，再不见有人提起个“孙”字。

一日，孙臆吩咐个心腹军士，扎缚两个草人，都有六尺长大。草人口内各放白米一撮，用猪尿胞盛血在内，将细绳扎住口，缚在草人喉下，一个像鲁王打扮，一个像军师打扮，俱穿戴冠服，坐在中军帐里。侧首点着明灯，壁衣内暗暗埋藏几个军士，做成活动关目，于暗中展拨，头目口手皆会转动。上首鲁王点头播脑，下首军师交头接耳，宛如活人谈话一般。孙臆口诵灵文，使中军内灯火或暗或明，遂与鲁王往后营藏避去了。

是时张才不睡，等到三更时分，躲入营中，向中军帐里一望，只见鲁王与黄伯阳对面而坐，在内设兵讲武。张才暗喜道：“这厮不知死活，这时候还在这里交头接耳，两人性命令晚不脱吾手了。”又走到近时一看，见两旁军士都已鼾然睡熟，左右又无近侍人役。张才向身边取出一口退毛利刀，悄入帐中，先望鲁王喉下一刀刺去，又把黄伯阳刺上一刀，两个登时倒地，鲜血淋漓。张才大喜，连夜脱身逃窜，回到魏营。天晓，入营来见庞涓，就把昨夜刺死鲁王与军师黄伯阳并探明孙臆消息，一一他了一遍。庞涓大喜道：“二人果真刺死了？”张才道：“难道敢在驸马爷面前打谎？不信看这刀上血腥还在。”庞涓看道：“我不是说你不曾去刺，只恐半夜里误刺了别人，反为不美。”张才道：“驸马爷请放心，一些也不错，少不得顷刻间就有风声传到。”庞涓道：“既如此，生受你。”就赏金银羊酒。张才叩谢领去。

不多时，魏营打探报入中军，说齐营没有人了，今日止扯袁达旗号。庞涓大喜：“我想张才作事尽心，果堪重用。鲁王、黄伯阳竟真被他刺死。今日只扯袁达旗号，我慢慢把他人马杀尽，救取太子还朝如反掌耳！”孰知是孙臆见庞涓已堕了计，随即把鲁王旗号藏过，只扯袁达旗号，正要使彼奸势炽张，才可报得刎足之仇。

至天色已晚，孙臆令军士向后营取出十杠红油柜来。你道十柜是甚东西？都是些神头鬼脸。孙臆遂把来给散与众军士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众军遵令，个个戴上鬼脸，面蓝口赤，散发披头，扮得与活鬼一般，都来到庞涓营前后树林中埋伏。三更时候，四下里悲悲切切、恹恹惶惶，神呼鬼哭起来，口中把庞涓数数落落，骂道：“误国侮君的奸贼！伤伦灭理的兽人！无辜杀害我齐国许多性命，决不与你干休！”庞涓睡在营中，听得四面啼哭之声，早已心惊，后又听了口中数骂，越发魂不附体，暗想：“他声声说是害他齐国许多性命，多应齐兵冤魂不散，来此索命。不要怕他！就是鬼见我出去，也惊散了。”遂领军士，烧着火把，擎刀上马，赶出营来，大声喝道：“你等冤魂，不得无理！半夜三更，怎在我营边啼啼哭哭，快快散去，待我回朝之日，做个道场超度于你便了！”说毕，只见一阵阴风过处，闪出数万披头散发、口赤面蓝狰狞恶鬼，直往前面乱跑。

庞涓领兵往前飞赶，直赶到马陵道上，忽见神鬼都没了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面前一株大黄杨树，树上挂着一盏灯，照耀如同白昼，上写六个大字，是写“庞涓死此树下”。那树上又写着两行字，原来通是孙臆为要报刎足之仇，预先设计排下的。当日把蜜水调罢，写在树上，数年之后，被蝼蚁蛀空，竟像生成的一般。上写着几句道：

马陵道，黄杨树，齐兵密排如铁柱。三更三点过渭河，正是庞涓身死处。

庞涓看见灯上六个字，早已害怕。再见树上写两行诗注，庞涓道：“依这言语，我走到不好的所在了。”正要催马回转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四下伏

兵齐起。吴獬、马升、须文龙、须文虎领一万弓弩手，如铁桶相似把庞涓围在垓心。不知怎生出脱得去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践誓分尸走马陵功成拂袖归云梦

话说吴獬、马升、须文龙、须文虎带领弓弩手，把庞涓围在垓心，众军正要放箭，孙臧传令且不要放箭，便喝道：“庞贼！你认得我么？”庞涓在灯火丛中抬头看见孙臧，魂飞天外，遍身酥麻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撞倒下马。孙臧令军士把庞涓拿住，捆绑得当，锁入囚车。孙臧骂道：“你这误国侮君、忘情背义的贼子，可记得当年朱仙镇上对天发誓，说夜走马陵道，乱箭射死，七国分尸？你想无干不走马陵道，怎么今夜奔来？岂不是天公所使！我今不用弓弩射你，亦不在这里杀你。如今将太子毕昌送到宜梁，还了魏王，就在魏邦借一块地，只要七国分你的尸，后潜渊读史至此，有诗叹曰：

万弩森罗伏马陵，争谈孙子会行兵。

几将重铠污腥血，饶得微躯乱箭刑。

名利解开同业志，机关打破共师心。

英雄须信当怀义，莫学庞涓自殒身。

孙臧收军回营，见了鲁王，解过庞涓。孙臧道：“殿下，如今臣要送魏太子毕昌还国，借魏地诛此贼子。”鲁王依言，传令军士拔营，便离马陵，不日到了宜梁，扎营城外。孙臧令军士叫入城去，传与魏王知道，说：“齐国孙臧在马陵道拿了庞涓，原与魏王无仇，亲送太子毕昌来还，请魏王自上城来，交付与他。”城上头目将此言报入朝去，魏王闻报大惊。又想孙臧要我亲自上城，交还太子，更觉满面羞惭。出于无奈，只得吩咐排驾，带领文武竟上城来，与城下孙臧拱手道：“孙先生请了。多谢先生仁义，送孤太子来还。”孙臧欠身道：“臣原与大王无怨，只与庞涓有刎足之仇。今庞涓已被生擒，应得送还太子。大王可令军士放下千秋板来，好将太子接上城去。”魏王就令军士放下千秋板，扯了太子上城。孙臧道：“臣有一言启上大王。今欲借东门一块地，明日诛斩庞涓。”魏王暗想：“孙臧要杀庞涓，何处不好杀，怎么偏要在我东门杀他？分明是羞辱我了。”只得糊涂应允，别了孙臧，同太子起驾回朝。坐在殿上，愁眉不展，对文武说道：“明日孙臧要在东门外杀庞涓，大半羞辱寡人，这事怎处？”闪过庞涓之子庞英，上前奏道：“启上我王，明日五更，臣领军士出东门去劫法场，必要救父回朝。”魏王道：“你若救得你父回来，也与魏国争光。”

次日五更，庞英结束齐整，带领军士赶出东门，去劫法场。不料被袁达挡住，喝声：“小贼！往哪里走？”庞英心慌，回马逃走，被袁达跃马赶上，分顶一斧，把庞英劈死，其余军士各各逃散。袁达一骑马奔到城下，叫道：“城上头目速去报与魏王知道，说孙军师原不在这里杀庞涓，故意要赚他儿子庞英出来斩草除根，已中军师之计。如今径到毛头滩杀他，差我来请你魏王，约于本月二十五日，亲到毛头滩，会齐各国诸侯，看杀庞涓。若有一邦不到，即时孙军师统兵征讨，毋贻后悔。”道罢，袁达领兵去了。

城上头目即将袁达言语来报魏王。魏王闻报，不胜烦恼，暗忖道：“我若不去，孙臧又记恨于心；若去，庞涓又是我驸马，有何面目去会各国诸侯？”沉吟了半晌，就对朱亥道：“卿可代寡人到毛头滩看杀庞驸马，多多拜上各国诸侯，说寡人身体欠安，不能赴会，另日谢罪。”朱亥领旨，竟往毛头滩去。

话说孙臧写下檄文，星夜差六员使臣往秦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齐，邀请六国王侯，约于本月二十五日到毛头滩上会同看杀庞涓。你道檄文如何写？

盖闻欺凌君父者，法必赤其族而戮其身；诤张是非者，刑必斫其齿而犁其舌。故煌煌典则，久已著乎天朝；然荡荡乾坤，岂可容夫宵小。孙臆得蒙六王之敬奉，得该兵于虎帐之中；乃按四海之推诚，望除残于龙剑之下。窃念今时之跋扈，总未若魏之庞涓者：心存狐媚，性擅狼贪。损廉蔑耻之容，见贵人而必作；忘恩背义之念，假国事以顿兴。玩法废公，为下背上。宜正典刑，以泄鬼神之怒；该分身首，以分天地之威。谨择本月二十五日，侯会众驾于毛头之滩，请看加刀千庞涓之颈。此非关孙臆一人之喜怒，实原推吾王各国之忧勤。幸命约结，整六师而护从；勿耽安计，舍快举而靡瞻。故遣羽骑以星传，会见云师而雨集，坐成懋绩，永绝逆萌。须至榜者。

今上三十二年秋九月十有一日，南平王、大元帅孙臆谨檄。

却说须文龙一骑马径回本国，朝见齐王。时齐成王已死，太子宣王嗣位。须文龙奏道：“启上主公，孙军师已在马陵道擒了庞涓，如今到毛头滩上典刑，差臣迎接御驾于本月二十五日到毛头滩，会齐各国王侯，一同看杀庞涓。”宣王大喜，即时传旨，明早整备驾辇，亲到毛头滩去。仪仗司闻得一声摆驾，连忙打点。

次日，齐王出朝登辇，只见二十四班带刀指挥，三十六员保驾千户，拥护如云。不数日，齐王驾至毛头滩，鲁王同孙臆带领众将远远迎接，把宣王接入中军坐下。鲁王、孙臆、众臣朝拜毕，宣王对孙臆道：“寡人前闻探报，不胜欣喜。先生忍辱含羞致有今日也！”孙臆道：“臣荷先王天覆地载，主公盛德宏仁，逆贼就擒，大仇得复。臣铭心镂骨，难忘先王、主公之大德。”宣王道：“此天所以不负先生也，寡人何德之有？”遂问庞贼今在何处？孙臆道：“锁禁囚车，候旨定夺。”齐王道：“不知怎的一个庞涓，恁般心性险怪，可连囚车取过来，寡人看一看。”孙臆令军士把庞涓抬到驾前，宣王看道：“你这逆天的奸贼！齐国与魏国有甚仇隙，不时领兵征伐，又挟制诸邦，要并吞天下。今日被擒，是天地无私，皇天有报了。”传旨牢固收在后营，待各邦诸侯到来，公同正罪。再传旨御厨，备下筵宴，款待各国诸侯。

未几，秦、楚、燕、韩、赵五国诸侯，各依限期而至，止有魏王不来。五国诸侯与宣王见礼，遂以齐为上邦，坐首席。各国依次叙座，筵宴有诗：

毛头滩上六王来，士卒桓桓亦壮哉！

赖得军师施妙计，从教朝野断兵灾。

庞涓戮罢尸堪裂，齐国今时愿已谐。

七国三军齐笑语，欣然犹把庆筵开。

诸侯宴饮，酒至数巡，孙臆令军士把庞涓带出来。众军随即连囚车推到诸王面前。孙臆道：“今日列国主公在此，非是臣不仁不义。臣当年往云梦山途中与庞涓相值，就与他盟心结义，立誓‘有书同读，有艺同学’。后同上山，共投鬼谷仙师，学艺三年。臣逐日攻的书，都与他读；他读的书，一字不与臣看。这也罢了。臣与这贼子有何仇恨？他先下山投了魏国，一时宠荣，就立大言牌，藐视列国，致王敖神师劈牌，说臣学艺稍胜。他便哄魏王三遣徐甲赚臣下山，因演武成仇，遂矫旨令臣禳火，反诬谋叛，赴法云阳，

赤其族——诛灭他的家族。

斫（zhuó，音浊）——砍削。

宵小——小人。典出《史记·三王世家》：“毋侗好轶，毋迕宵人。”

值——遇到。

矫旨——假传君命。典出《公羊传·僖公三十二年》：“矫以郑伯之命而犒师焉。”

要臣天书，假奏魏王免死，刖我双足，受千日罗网之灾。臣与这贼子原无诛戮之仇，只有刖足之仇，今日只把这贼子刖了双足，方雪臣之恨。惟诸大王裁之。”说罢，泪下如雨。诸王俱各惨然，齐王说道：“先生处得极当。”孙臧就叫军士抬铜铡过来，把庞涓提出囚车，绑缚停当，将他两足放在铡中，“飐”的一声响，十个足趾登时下地，血如泉涌。庞涓死去两个时辰方才苏醒。孙臧道：“庞贼！你今日已知刖足之苦。你当初刖我足时，总是一般疼痛，怎知天理昭然，报应不爽。”有诗为证：

你离宜梁我离燕，相逢结义在朱仙。

投师一日从云梦，学艺三年共食眠。

谁料下山先入魏，岂期设计昧苍天。

马陵道上生擒取，才报当时刖足冤。

只见鲁王田忌出席，近前道：“待孤一发报了仇罢。库贼雕心鹰爪，不是好人。当初把孤面搽红粉，割去髭髯，使我包羞忍耻回归本国。谁知天网恢恢，报应甚速。孤今日在众大王驾前，也要辱你。”即令军士把庞涓面搽红粉，割去髭髯，羞辱了一番。

韩王又近前道：“庞贼！魏阳公主是寡人正宫皇后，与你有甚冤仇？你在魏王驾前使心用佞，巧语花言，一番胡奏，教娘娘受了郁气，回朝身故。孤如今也报了此仇。”传旨众军士把庞涓口舌钩搭出来，割去一段。

韩王报仇毕，又见赵国廉颇走过来，指定庞涓骂道：“庞贼！吾儿廉刚镇守百翎关，你恃强横要借关行兵。吾儿让你一次过去，也就罢了，与你有何仇隙？第二次又来，把我儿腰斩。今日也有报仇日子。”遂拔出宝剑，尽力一刀，把庞涓刖为两段。

孙臧叫众军士刖庞涓为七块，分与七国。齐为上邦，取了首级，秦邦取了左臂，楚邦取了右臂，韩邦取了左腿，赵邦取了右腿，把腰节刖为两块，燕邦取一块，魏邦取一块。各邦把庞涓分尸讫，约带回国，悬于国门之外，号令示众，任他鸦衔鸟啄，雨打日晒。魏王不在，就差朱亥带去。庞涓的心肺肝肠也交付朱亥带去，付与瑞莲公主。齐宣王与各国诸王会议，遂封孙臧为天下总兵军师，挂七国金印。孙臧道：“列国主公，从今以后俱要尊齐纳贡，取和为上。如有一不服者，兴兵征伐，毋罪臣之不忠也。”众诸侯齐说：“谨遵军师严令。”筵宴已毕，各国诸王起身辞谢齐王并辞孙臧，分路回国。齐宣王也带了大队人马回朝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朱亥回到宜梁，入朝见魏王。魏王问道：“你到毛头滩，六国诸王都到么？”朱亥道：“各国诸王齐至，只有我邦不到。”魏王又问：“庞涓怎的杀了？”朱亥道：“说也寒心。”就将孙臧、鲁王、韩王、廉颇如何报仇，七国如何分尸，并会同各将庞涓之肉挂在国门之外号令示众，一一说了一遍。魏王听了，叹口气道：“庞涓！谁叫你平日结下许多冤仇，今日死后受他痛苦！”朱亥道：“他的心肺肝肠，众王侯教臣带回，送与公主。”魏王道：“少不得要报与公主得知，你去报她，教她不要惊恐，待寡人慢慢劝慰则个。”朱亥遂到驸马府报知公主。那公主闻庞涓七国分尸，遂坠楼而死。有诗为证：

薄命从来是粉妹，哪堪生拆锦鸳鸯。

乍闻远讣抛珠泪，轻坠危楼碎玉肤。

料得此时衔怨魄，悔教当日握兵符。

从今魏主添新恨，恨杀庞涓不丈夫。

且说齐宣王回朝，将庞涓首级挂在国门外号令，吩咐光禄寺大开庆功筵宴。君臣畅饮中间，宣王降旨一道：“凡有已发觉未发觉、已结证未结证、当赦除之。大小赋税，恩免三秋。”君臣宴毕，众官谢恩出朝。

孙臧回到南平府，自思高名已扬，大仇已报，何不辞了齐王，携了家室，回到燕国与父母一聚，即归隐深山，做个急流勇退、明哲保身之人？立意已决，次日早朝，具辞表，解印绶，奏上宣王：“臣凭术之人，过蒙擢用，今上报主恩，下酬私怨，于愿足矣。臣愿挂冠还带，愿得闲山一片，为终老之计。”宣王再三留之不得，乃封将石闾之山。孙臧拜谢出朝，别了妻子，竟出西门。众文武送至城外而别。孙臧回燕邦见父母后，即往石闾山住居岁余。一夕，忽不见，或言鬼谷仙师邀归云梦度之出世矣。后人有了首赞孙臧云：

云梦几年师豹略，齐邦一出试龙韬。

功成便拂归山袖，谁似当时孙子高。

总题孙庞斗智七言排律二十韵。

局外闲撑冷眼看，纷纷往事付辛酸。

谁言有意怀千古，自笑无心忆一编。

忆起欲磨霜剑啸，怀深耻对玉樽欢。

独悲齐魏争雄长，颇惜孙庞就学安。

结义应多抒实臆，交情翻少剖真肝。

投书幸赖猿公孝，别足前因故友奸。

不是郑朱操节侠，宁能无楚免摧残？

英雄自昔逢原蹇，鬼神如今报弗宽。

休道谋成骄世主，能教颠遂欺崇宣。

极安势必同欹器，盛满机将类转丸。

一旦颠连膺怒众，几年功罪够自攒。

马陵尽命终为讖，鬼谷先知始见难。

壮志凭陵俱已矣，肝肠收拾枉漫漫。

哪知正道天偏佑，堪笑狷狂废没棺。

乍献虜刀夸护国，复悬肘印说登坛。

华夷处处兴碑颂，朝野纷纷起欣欢。

正羨清时有亮弼，忽从闲处觅闲观。

急流勇退归岩穴，远播雄名勒石峦。

天道昭明休浪说，地理险易是波澜。

可怜转盼今何在？留得今朝演义传。

擢（zhú，音渎）用——提拔使用。

崇宣——高高在上的帝王的宣室。

讖（chèn，音趁）——将来要应验的预言。

后七国乐田演义

第一回 贪大位结党巧欺君 慕虚名信谗甘让位

诗曰：

燕王昏得太无因，不辨君来不辨臣。
奸相矫情称作圣，佞人邪说认为真。
明明父子生撑断，好好江山白送人。
自古败亡无不有，从无如此绝天伦。

话说周武王既得天下，分封诸侯八百余国，岂是自树敌国？止不过要他颊辅王室，万年无改。谁知人心不古，以强兼弱，渐渐消磨，消磨到周慎靓王之时，除了小国不算，强大之国，止存七国，你道是哪七国？一曰秦，一曰楚，一曰齐，一曰燕，一曰韩，一曰赵，一曰魏。这七国虽皆各有能臣为国家出力，惟燕国坐控幽冀，地土丰雄，风气精劲，往往生聚异人。在七国前时，出了一个异人，叫做孙臆，与魏国庞涓赌斗才智，因出了一个奇计，将庞涓诱斩于马陵树下，故天下皆闻知孙臆之名。此一段故事已有传述，不敢再赘。不期到了周慎靓王五年后七国之时，燕、齐二国又有两个异人出世：燕国一个叫做乐毅，齐国一个叫做田单，俱先后为国家建立奇功，堪垂千古。此一段故事流传尚少，故细述之以为览古之证。正是。

世复世兮年复年，年年世世出英贤。若无青史春秋笔，异绩奇功谁与传？

话说慎靓王五年，燕国却正是燕王哙在位。这燕王哙为君，说他荒淫虽也荒淫，却又不算十分荒淫；说他骄傲虽也骄傲，却又不算十分骄傲；说他不知世事，而国家政事却又件件留心；说他不知古典，而尧舜禹汤却又事事晓得。只因一味愚顽固执，贪图逸乐，遂做了一个千古出类拔萃的昏君。这燕王虽然昏愚，却胸中尚知有圣贤道理，若有造化，遇着一个忠贤宰相尽力匡扶，再得几个有道良臣正言规谏，也还不致丧亡。不期国祚该衰，刚刚又凑着一个奸臣叫做子之。这子之为人，一个胆于比天还大，一个性子比火还烈，一条肠子比钩还弯，一片心机比墨还黑，仁义礼智全然不识，贪嗔痴暗件件皆能，满口夸张，最会哄骗好人，万般算计，却是自寻死路。内虽狡伪，外面却有威仪：生得身長八尺，腰大十围，肌肥肉重，面阔口方，远而望之，伟然丈夫；又有气力，信手可以仰绰飞禽；又善捷走，疾步可以追及猛兽；使一柄浑铁槊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；又善夤缘。自燕易王在位时，已谋为燕相，执其国柄。及燕易王墓后，燕王哙嗣位，他虽犹居相位，却与燕王哙情意未孚，恐燕王哈委任不专，一旦失位，私心时时忧虑，欲请人保荐，却又遍察满朝，无一个为燕王亲信之人，无一个是我朋党之友。

一日，见苏秦之弟苏代也如苏秦一般能言快语，专以游说显名于诸侯，多能足智，燕王深服于他，惟言是听。因暗想道：若得此人在王前赞言一声，

佞（nìng，音泞）人——能言善辩却不正派的人。

颊辅——原指口两旁的肌肉，本文为辅佐之意。典出《左传》：“谚所谓辅车相依，唇亡齿寒者，其虞虢之谓也。”

国祚（zuò，音作）——国力与国君的地位。

夤（yín，音银）缘——拉拢关系，巴结向上。典出韩愈《古意》：“我欲求之不惮远，青壁无路难夤缘。”

孚（fú，音浮）——信用，信任。

则我的相位便稳如泰山磐石矣。又想：这苏代与我平日甚疏，如何肯言？欲要以财货结交他，他的眼孔又大，任是金银也不肯真心为我；欲要以势位倾动他，他连诸侯也不放在心上，何况宰相？再四思量，忽然有悟道：“闻他有一位千金小姐，十分钟爱，若求得来做了儿子的媳妇，两下成了至亲，便不怕他不拔刀相助矣。”算计定了，便央一个心腹相好的大夫，叫做鹿毛寿，为媒去说。

这鹿毛寿为人，又是一个只认得富贵不认得人伦，只知有势头不知有节义的人。今见子之为相，正富贵，正有势头，遂与他结成一党，巴不得子之常常为相，他便有靠，见子之托他为媒，遂连忙来见苏代，细细述子之求亲之意。

原来这苏代虽然四方去游说诸侯，托身取重者却是燕、齐两国，若二国和好，他便好往来其间，持揽二国之权。不期自苏秦死后，齐宣王看破了苏秦之诈，便渐渐与燕王有隙。苏代恐燕、齐有隙，立身不牢，因劝燕王质子于齐，方才相安；又令其族弟苏厉仕于齐，常常通好。他既身仕于燕国，燕国相臣岂有不愿结交之理！这日见鹿毛寿来再三求亲，正投其机，即便应允，遂不日成婚。既成婚之后，两家做了至亲，子之方将燕王新立，与他情意不孚，恐失相位之事与苏代说了，央他于中保护。苏代道：“燕王为人愚而多疑，若直直去说，便不听信，待有好机会，只作无心言之，便肯听从。”子之大喜。

忽一日，燕王命苏代到齐国去看质子。苏代去看了回来，复命道：“质子平安无恙。”燕王因问道：“吾闻齐桓、晋文，得了管仲、舅犯诸臣，所以一匡天下，九合诸侯，成了霸主。今闻齐国的孟尝君亦乃天下大贤，齐王得之，岂不又霸天下？”苏代因欲为子之作说客，遂乘机答道：“齐王虽有孟尝君之贤，以臣观之，却不能复霸天下。”燕王惊问道：“此何故也？”苏代道：“国家得贤臣不难，专任贤臣为难耳。齐王虽知孟尝君之贤，而委任孟尝君却不专一，安能得霸？”燕王因长叹道：“天生贤才，偏立身不耦。齐国有贤臣，而齐王却不知用，惜吾独不得孟尝君为臣，若吾得了孟尝君为臣，自当委国听之。”苏代道：“大王何舍近而求远也？今相国子之立身行止不愧古人，又明习政事，即燕国之孟尝君也。自有不知，却慕他人，窃谓大王过矣。”燕王听了又惊又喜道：“原来子之可比孟尝，何以见得？卿可细言之。”苏代道：“孟尝君胸既无文，身又不能武，不过赖三千食客为之游扬耳？怎如子之文能修名教以安邦，武能敌万人以定国，全不借一客之力。以臣观之，子之殆过于孟尝，竟是古之舜、禹。”燕王听了大喜道：“非卿言，寡人几坐失之矣。”因召子之入朝，大加奖赏，遂将一国政事，俱付子之掌理。子之竟受之不辞道：“臣已待罪相国，理该任事，今又蒙大王专心付托，臣敢不竭力效命！”燕王大喜，以为付托得人，快不可言。

子之初为政时，不敢竟行，犹取几件大事请王裁决。燕王推辞道：“既已托卿，犹待寡人裁决，是不专也。”竟退入宫中，恣心游乐。子之见燕王委任不疑，大权在己，便有个篡燕之意，因暗暗与鹿毛寿图谋道：“燕王昏

质子——人质，古代派往别国作抵押的人，多为王子和世子，故名质子。

不耦（u，音藕）——不遇，不顺利，没有成就。

游扬——为人到处宣传美名。典出《史记》：“仆游扬足下名于天下。”

竟行——直接行事，自作主张。

贖，又不临朝，大权尽在吾掌，篡之甚易。只恨将军市被并各营，拥着大兵，见难必要救护，恐一时举事，名分不敌，反遭其辱。”鹿毛寿道：“若明明以刀兵夺国，不独市被兵权在手，难于篡弑；即使篡弑成功，而列国诸侯闻知，亦不干休。此招祸之道也。相国若有大志图燕，吾有一妙计，包管相国不动刀兵而大位自至。”子之听了，便喜动颜色道：“此大夫戏我也。以臣而图君，虽极刀兵之力犹虑不能，哪有大位自至之理？”鹿毛寿道：“相国不知也！以刀兵争夺天下，皆后世事也，上古不然也。三代圣帝明王之有天下，皆不传子而传贤，故尧有天下不付子而付舜，舜有天下不付子而传禹，名曰让位。惟后世衰，乃始传与子，以至于今。今燕王甘心逸乐，不喜听政，且远慕圣贤之名，待寿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以圣人让位之事，彼必喜而听从也。彼若听从而行之，则举国相安，岂不过于篡弑？”子之笑道：“得能让位，可知为妙，但自尧舜以来，经历千年，兴亡之际，无非杀伐，未闻有让位之事，岂至今战国，人心如狼似虎，燕王安得突然而行此？”鹿毛寿道：“人之愚不一端：有愚于狂者，有愚于圣者。愚于狂者，荒淫骄横皆可动之。我看燕王高瞻远慕，是愚于圣者，故思以尧、舜之美名动之。事最难料，待我为相国图之。”子之大喜道：“愿大夫留意图之。倘能成事，决不忘报。”

鹿毛寿因入见燕王道：“大王闲居深宫，不亲政事，乐乎？”燕王道：“甚乐。”鹿毛寿道：“大王身则乐矣，只是名不甚美。”燕王惊问道：“为何不美？”鹿毛寿道：“勤政乃为君之事。今大王为君而不亲政事，只图快乐，安得美名？”燕王道：“寡人虽不勤政，已托相国之代吾勤矣，总是一般。”鹿毛寿道：“君自君，臣自臣。子之虽贤，位在相国，任是勤政，只完得他相国之事，安能代大王显尧、舜之名？大王要显尧、舜之名，除非实行尧、舜之事。”燕王道：“且问你，自古为君者多矣，何以独称尧、舜为圣人？且闻舜王被衫衣鼓琴，二女裸，未尝不乐，而无人谓其荒淫，此何说也？”鹿毛寿道：“尧、舜所以称圣人而未尝不乐者，妙在能传贤而让其位也。尧王既老，懒于政事，访知舜王之贤，遂将君位劳苦之事让与舜王，自取快乐。天下知劳苦之事又有舜之为君，便只诵尧王之圣，而不来管其逸乐矣。舜王既老，懒于政事，访知禹王之贤，遂将君位劳苦之事让与禹王，自取快乐。天下知劳苦之事又有禹之为君，便只诵舜王之圣，而不来管其逸乐矣。今大王虽任子之理政，然君位之名犹为大王所据，大王若不勤政而图逸乐，则天下自加不美之名于大王矣，大王安得称圣人如尧、舜哉？”燕王听了，又惊又喜道：“据卿这等说起来，则传贤让位乃为君之美事也，何后世无一人行之？”鹿毛寿道：“世俗诸侯，岂能知此！惟尧、舜圣人方思及此。”燕王道：“君位若让人，只怕为君之乐，人又不肯让我。”鹿毛寿道：“让位须让贤人。尧虽让君位于舜，尧何尝不享为君之乐者，舜贤人也。舜虽让君位于禹，舜何尝不享为君之乐者，让位若让得其人，虽无为君之名，实有为君之乐，此大圣人所以为之而不再计也。”燕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让位之乐，原来如此！吾何乐而不为？卿可传示子之，吾将让位也。”鹿毛寿因谏之道：“大王若果让位，是又一尧、舜也。”因退出，忙报知子之，子之欢喜不尽。正是：

奸臣自道智谋高，篡弑君王不用刀。

谏（yú，音鱼）——谄媚，奉承。

篡（cuàn，音窜）——特指臣子夺取君位。

谁想为君偏速死，不如臣位倒坚牢。

让位之事，燕王虽与鹿毛寿商量，却早有人报知太子平。太子得知，惊慌失措，因忙忙入宫，苦谏燕王道：“燕国乃召公奭祖宗之燕国，受周天子之封，数百年相传至今。父王岂可一旦贪图逸乐，私自让人。若果让人，是自斩祖宗之宗祀也。况君，元首也，臣，股肱也，股肱岂可加于元首哉？”燕王道：“让位乃尧、舜大圣人之事，非汝所知也；且名为让位，而仍实享为君之乐。吾意已决，汝不必多言。”太子平痛哭道：“身为君，方有为君之乐，岂有君位已去，身就臣列，尚能保全其逸乐之理？望父王熟思之，勿为奸人所惑。”燕王怒道：“此吾意也！哪个奸人敢来惑我？你只知恋此君位，以为不朽，不知周家八百诸侯，今存有几？亡者已烟消火灭，不為人齿，何如让此一时之位，上与尧、舜之名同垂不朽之为高哉！汝欲为君，俟汝自为之，吾不能庇汝也。”

太子平知父意不可回，只得含泪而出。臣子中亦有几个进谏者，燕王俱挥斥不听，因下诏命有司择吉让位于相国。子之见有了诏书，满心欢喜，只得虚上表章，假意推辞道：“臣才愧重华，德惭神禹，安敢承君王之天位？万望取回成命，容臣效力股肱。”燕王又下诏道：“谦退不遑，愈见圣德，幸早莅臣民，以奠安燕土，”不准辞。子之不好就受，因又上表推辞。

鹿毛寿乘着子之上表推辞，因又入见燕王，说道：“大王可知相国不肯受禅之意么？”燕王道：“不知也。”鹿毛寿道：“昔尧让位于舜，而舜能受位者，尧之子丹朱能体父心而不争也；舜让位于禹，而禹得受位者，舜之子亦能体贴父心而不争也。至于禹，非竟传子，亦曾让位于益，奈何禹之子启不肖，不能体贴父心，竟夺益之天下。故后世谓禹之德衰，不及尧、舜。然细思之，非禹德衰，实禹之子启不肖也。今大王让位于相国，诚当今之尧、舜也。而相国子之不敢受者，因闻太子曾泣谏于大王。大王虽不听，而太子之怨恨必深。今若承命，恐太子一旦夺之，求为相国不可得，故屡辞不受也。”燕王道：“这不足虑。”因下诏废太子为庶人，逐出城外居住，不许入朝干预政事，再命子之受禅。子之遂不复辞，因于南郊筑一受禅之台。

到了这日，燕王先下令，令文武百官俱至旧丞相府，迎请新燕王至受禅台受禅，自却先到台上等候。众官无奈，只得备了旌竿仪仗、御乐法驾，前往迎请。子之见了百官迎请，知事已真，便老着脸皮，装出圣贤模样，冠了王者之冠，服了王者之服，龙行虎步地上了法驾，命众官骑马，左右排班，一队一队地在前引导。一路香烟缥缈，御乐齐吹，直迎到受禅台前方才驻驾。一班文武官，俱下马拥护升台，升到台上，燕王就迎着对拜。拜毕，燕王就将为王的玉玺、临民的宝圭送与子之道：“寡人德薄，不获自修，又倦勤不能亲政，文武臣民久仰大王的钦明圣德高过唐虞，天纵神威不殊夏禹，诚治世之君，福民之主，故寡人逊此衰残，以让有德。愿大王洪敷恩泽，以救斯

弑（shì，音是）——特指臣杀君、子杀父母，典出《易经·坤·文言》：“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”

召（shào，音哨）公奭（shì，音是）——即邵公、召康公，周代燕国的始祖。

股肱（gōng，音公）——本指大腿与大臂，此处引申为得力的助手。

重华——虞舜名。典出《书·舜典》：“曰重华，协于帝。”

玉玺、宝圭——玉玺，天子之印，玉制；宝圭，古代帝王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，上圆下方，二者共同为君权的标志。

民。”子之受了宝圭、玉玺，因答道：“天命在兹，敢不祇受；君恩独注，当以有酬。”燕王见子之受了圭玺，就要率领文武百官身就臣列，北面以行朝贺之礼。子之忙传令止住道：“燕大王旧君，有太上之尊，岂可下就臣列！且暂请回宫，再议崇奉之礼。”燕王受命，方先回宫去了，然后百官次第朝见。朝见毕，就发驾郊祀天地。郊祀过天地，才回宫设朝，一面设朝，就传旨拜苏代、鹿毛寿为上卿，其余尽仍旧职，一面就命内侍打扫文华宫，请燕王出居静摄，恐大内混杂不便。又传旨：凡燕王之供奉旧侍宫人，俱着仍人文华宫照旧供奉。又传旨：燕王倦勤，喜于静摄，文武百官不许私自朝见，以妨其静摄。传完了数道旨意，方罢朝，早有一班近侍宫人细吹细打，迎入宫中。困有旨请燕王出居文华宫，其供应近侍宫人早遵旨纷纷出宫矣。正是：

君作臣兮臣作君，实为千古之奇闻。

不知共弃如刍狗，才似人形早已焚。

子之第二日设朝，第一道旨意即云：宫中近侍宫人，尽发供应旧燕王，内御无人，着选颜色美丽女子三千人，净身少年男子三千人，入宫备用。第二道旨意即云：燕旧王倦勤静摄，供奉宜崇，各项财用俱于常额外加增一半。

这两道旨意一传出去，臣民见了俱惊讶不已，纷纷议论，但因新王初政，不好便上本弹劾，只得权且忍耐。鹿毛寿访知，因暗暗入见子之道：“大王新立，臣民观望，大王何不且传两道假仁假义的诏旨，安定了人心，然后再行此快心乐意之事，使有知有不知，可以掩饰了。今发诏之始，即行此好色贪财之令，未免人心汹汹，大王还须三思。”子之道：“鹿卿有所不知。燕政素宽，若再假以仁义，则民心玩矣。民玩之后再行此苛求之政，万万难从矣。莫若乘此新政威严之际，雷令风行，谁敢不遵？寡人筹之甚熟，故特行之，使臣民知新主作用出于寻常。卿若虑其不遵，寡人明旦再示之以威，无不从矣。”鹿毛寿因赞道：“大王洪深之略，非疏浅之臣所能测度也，但示之以威，亦宜早行，恐迟则臣民又生议论也。”子之道：“要示以威，这有何难？”只因这一示威，有分教：钳者民口，失者民心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刍（chú，音除）狗——草和狗。典出《老子》：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”

第二回 演武场横槊示威无终山潜身逃难

诗曰：

天意从来不可知，推之人事大差池。
贤能嗣子逃无路，暴虐奸人偏有为。
到此人民谁不愤，如斯社稷怎支持？
当其得意夸能早，及到身亡悔已迟。

话说子之才即位，所行不义，要以威压臣民，因传出旨意来，要明日下操。新王命令，谁敢不遵？到了次日，子之带了鹿毛寿一班党羽臣子到了教场，高坐将台之上。只见教场中，兵马早已排得齐齐整整，因传令众将道：“方今列国各据封疆，若不将勇兵强，难以威邻服敌。汝等众将，须尽心操练，必人人有乌获之能，个个逞孟贲之勇，寡人方倚为长城，加之大任，若徒炫虚名，全无实用，定当加罪。”众将齐声应诺，子之方下令开操。

众将得令，摆一回阵法，射一回弓箭，舞一回刀枪，试一回火药，直到日午方完。子之看了道：“这些操演，皆应故事，不足显才。”因命取寡人的铁槊来。原来子之力大，自用的这柄槊，乃是浑铁铸成，约有二百斤重。子之亏这柄槊，在燕易王时骗了一个宰相，今日故又取来压人。

当下四个兵士抬到将台下放了，子之就传令：众将中有能举槊上马，施展得动的，即拜为大将军。令下了，合营金鼓齐鸣，并无一人出来应令。传令的恐人不知，只得又高声传了一遍，金鼓又鸣了一转，也不见有人出来。直传到第三遍，金鼓正鸣，方见左营中一将金盔、金甲、大红袍、丝鸾带，飞马直到将台之下，大声叫道：“未将不才，愿举大王之槊。”众人视之，乃偏将军乞粟也。台上因传令快举，举得起重赏。乞粟乃跳下马来，用双手抱起槊，横摆了一摆，竖扬了一扬，欲要飞身上马，自觉艰难，只横着架在将台下转了一转，便放下来，靠将台竖着。满营早已喝彩，金鼓复鸣。子之在将台上看见，微笑一笑道：“也亏他了。”正说不完，只见后哨中又一将铁盔铁甲，皂罗袍，乌油铠，飞马出来，大叫道：“这等样怎算得举槊？待未将举与你看。”因一马跑到将台边，也不下马，见槊靠在台边，遂尽平生之力往上一拖，拖起来横担在马上，用双手擎定，放开马在营中跑了一转，依旧到将台边，然后放下槊来。满营金鼓复鸣，众人愈加喝彩。子之在台上一看，却是副将军费器，因也笑一笑道：“这更亏他。”因吩咐给赏：乞粟是银花一对、红彩一匹，费器是金花一对，锦彩一匹。

赏完，子之因看着鹿毛寿对众臣说道：“这样舞槊可发一笑。寡人若空说他，他也不服。这叫做不睹太阳，不知燭火之光小；不闻雷霆，不识金鼓之声微。待寡人自舞一路，与众臣民一看，他方知惭愧。”因卸去龙服，披上软甲，除了王冠，换上战帽，众文武随从着走下台来。近侍早已备下战马，子之要卖弄英雄，一手提起槊来，一手抓定马鬃，将身一纵，早已跨在马上，然后双手将铁槊轻轻地使开，先开过门，后又立个架子，左三路，右五路，初犹缓缓的一磬一控，一纵一送，如龙之盘旋，如虎之踊跃。使到溜亮时，

乌获——战国时秦国勇士。据说能举千钧之重，与勇士任鄙、孟说同被秦武王宠用。

孟贲——战国时的勇士。典出《史记·范雎列传》：“成荆、孟贲、王庆忌、夏育，勇焉而死。”

槊（shuò，音朔）——古代的一种兵器，即长矛。典出苏轼《前赤壁赋》：“横槊赋诗。”

燭（jué，音爵）火——火把，火炬。典出《庄子》：“日日出矣，而燭火不息。”

只听得呼呼风雨，只看见闪闪霞飞，只看得冷阴阴、寒惨惨，一团兵气袭人，并不见人在哪里，并不见马在哪里，并不见架在哪里！满营将士看了，无不寒心吐舌，齐呼万岁。子之听了满心欢喜，然后收住了，将槊前一拧，后一摆，横一拖，竖一搦，约略舞了三两回，方轻轻地将槊放下，面不失色，口不吐气，大笑问众文武道：“寡人舞的槊何如？”众文武俱拜伏于地，交口称赞道：“大王的威神武，实古今所无也。”子之大喜，方跳下马来，重登将台，换了王服，乃下令道：“寡人以神武定国，言出必行，令出必从，善承旨者加爵，有逆旨者死无赦。”又出金钱赏劳三军，方罢操回宫，正是：

狡诈为君不识仁，但将猛勇压臣民。

谁知猛勇有时尽，依旧臣民别属人。

子之卖弄了一番猛勇，人人害怕。凡国家的事，皆任他的性子而行，谁敢违拗？然民心汹汹，朝野慌张，无一人不怀愤怨。过了年余，将军市被心不能平，因暗暗与太子平商量道：“燕国乃殿下之燕国也，岂容此奸贼据而为君？必攻而杀之，方快吾心。”太子平道：“我岂不愿杀此奸贼！但恨被废失位，无力与争，况此贼又猛勇异常，恐攻之不胜，反取其祸。”市被道：“太子何懦也！吾当誓杀此贼！”

又过了些时，市被忍耐不住，忽听得子之抱病，因大喜道：“天从人愿，此贼应灭矣！”遂不再计，竟率了本部军士千余，乘夜无备，一齐鼓噪，杀奔宫门。百姓因子之为政暴虐，恨入骨髓，见市被往攻，俱蜂拥从之。到了宫前，见宫门紧闭，遂纵火焚烧。

子之正在病中，闻知有变，又因黑夜不知众寡，但传令紧闭宫门，着人死守，直捱到天明，方遣内侍点集禁兵，一齐杀出。此时，内里的禁兵，乃柔脆之兵，外面的军兵与百姓，又乃乌合之众，也不成个队伍，也没个阵势，惟鸣锣击鼓，吆天喝地地乱杀。内里的杀败了，因子之催督要杀，不敢退去；外面的杀败了，因民心愤恨之极，一边退去，又一边拥了上来。内外混杀，直杀得尸如山积，血似河流。

正杀得不可分辨之时，不期鹿毛寿与苏代见事势危急，忙发兵符，将各营兵马都调来救护。不多时兵马到了，众百姓见大势不好，尽皆散去了。百姓散去，市被一军，如何支持得住，只得败了出来。鹿毛寿挥众兵围杀，喜得众营兵心皆不愤，不尽力急攻，竟紧攻一阵，又慢攻一阵，大家相持了十余日，雌雄未决。鹿毛寿奏知子之，子之此时病已将好，因大怒道：“鼠辈容其作耗，设使诸侯大敌，何以称雄？”遂爬起来，换了戎装，手提大槊，止带近侍数十人，竟一骑马飞奔阵前。

市被连日苦战，已万分难支，忽见子之亲自临阵，平日知其猛勇异常，惊得青黄无主，急欲放马逃生。子之一槊早已照头打来，心慌逃不及，竟一闪跌下马来，被众军赶上，乱刀砍死。其余兵将，见主帅已诛，料无生路，齐齐跪在地下，口呼“万岁饶命，饶命！”子之见了大笑道：“如此无能，也要作乱！”鹿毛寿见杀了市被，遂赶上前称赞道：“大王天威，直古今未有。”子之道：“众兵当作何处？”鹿毛寿道：“罪在市被，与众元干，乞大王赦之，散入各营。”子之道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遂下令各营领去，一场祸

神武——聪明威武。典出杜甫诗：“君王自神武。”

作耗——祸害，作乱。

直——简直，真是。

乱方才定了。子之走马回宫，十分得意。后人诗怜惜市被道：

虽然公愤在人心，也要将军力量深。

谁料奸雄诛不得，反教一命早归阴。

子之还到宫中，众臣都上殿贺喜。子之自夸其能道：“市被这厮能有多大力量，只见寡人槊去，便跌下马来，怎敢作乱！”鹿毛寿因谏道：“市被一小人耳，焉敢作乱？作乱者，有所使也。”子之道：“他来领兵将烧寡人宫门，又与各营兵战了数日，明明是自取其死，有何指使？”鹿毛寿道：“市被不过一将，与陛下何仇？岂不知大王之天威，敢自取其死？无论今日事败身死，则事成，安能身为诸侯，自居宝位哉？以此揆之，故知市被定有人指使也。”子之道：“燕王即已让位，再无复使之理。舍燕王，再有何人？”鹿毛寿道：“燕王虽让位，而燕王之太子却无心让位也。市被之乱，非太子平指使之，断断不敢妄动也。”子之道：“太子平也废久矣。”鹿毛寿道：“正惟太子平废了，故无知小人希图为他报复，所以侥幸为此。今幸大王洪福齐天，天威难犯，故就死耳，若是他人，鲜不受累。然臣细思之，市被虽死，而国中为市被者不少，皆由于太子平在也。大王不可不熟思而早图之。”

子之既杀了市被，扬扬得意，以为祸乱不足忧了，不将太子平放在心上，今见鹿毛寿谆谆说市被之乱，是太子平之谋，心下也就恍惚起来，遂欲将太子平取来监禁。太子平的太傅郭隗时犹在朝，闻知此言，吃了一惊；朝退，忙悄悄将鹿毛寿之言与子之要监禁之事，来报知太子平道：“祸至矣，事急矣！殿下当早为之计，若稍迟疑，身莫保矣。”太子平听了，泪如雨下道：“父王为一国之君何不快乐，乃听奸臣邪说，让位与人，反自退居于文华宫，已非正道。若让得其人，能治国家，犹之可也；乃让此不仁不义之奸贼，暴虐异常，使举国痛怨。遭市被此一番亦可惊省，乃转沾沾得意，又听奸臣之言，吹毛求疵，害及于我。此虽奸人之恶，实父王之所取也，只得安心领受，又有何计可以早为？”郭隗道：“殿下差矣！大王已受奸人之愚，不独以江山送人，连性命也未必保。今燕先王宗礼，惟殿下一人。殿下若不思急为之计，而持此迂腐之论，岂干蛊之义耶？”太子拭泪道：“承先生金玉之论，敢不听从，但事已至此，计将安出？”郭隗道：“奸党既思量下此毒手，要他回心断断不能。为今之计，惟有逃遁他方，暂避其祸。奸党如此肆恶，料不久必亡。候其亡而再收拾破残，以复祖基，方是英雄作用，若束手待毙，此妇人之仁，不足取也。”太子道：“国事奸情，太傅高明，已如照胆。但恐如贼败亡，而父王不能独生。至其时，予虽不肖，周旋其间，尚思委曲保全，以尽为子之心，即万万不能，亦当同死，安忍畏祸避去。视父王之死而不顾，安得为人乎？”郭隗道：“殿下又差矣！尽父之节为小孝，复祖宗之业为大孝。岂不闻受父之责而大杖则走，况奸人毒手而不思避乎？若欲临期周旋，自己不保，谁为周旋？即为周旋，大王愚而不悟，亦空费力。莫若舍其小、图其大之为有志耳。”太子平道：“不能图小，安能图大？孤已决计从父王死矣。至于燕之社稷，倘邀先王之灵不应绝灭，宗族不少，自有兴起者。太傅幸勿姑息：哀予之死而使孤蹈不义也。”郭隗叹息道：“殿下之孝，诚足感动天地矣，但终泥于小而未闻大义。臣既委质为殿下之傅，职当裨益，安敢陷殿下于不义？窃见以死尽孝，匹夫皆可为之，败后图存，失而谋复，

干(g n, 音肝)蛊(g, 音鼓)——儿子能担任父亲所不能担任的事业。典出《易经·蛊》：“干父之蛊。”

非贤才不能。燕之宗族固不为少，臣遍观之，俱系中材，无一人可图社稷，惟殿下英明果决，不减桓文。臣不忍轻弃，故力劝殿下，暂潜身屈体以待时也。事已迫急，存亡只在顷刻，伏乞早决，若再迟延，祸临身矣！”

太子初犹沉吟，既而大悟曰：“太傅药言，足开聋瞶。孤无知小子，得蒙提携，恩将何报？但念四境皆子之奸人布满，察访甚严，若机事不密，逃而受祸，彼转有词，又不若从容就死矣。”郭隗道：“子之虽恶，时正得意，又沉溺酒色，断不以殿下为意。况有粗无细，有头无尾，当事则急，事过则已。今之欲收殿下，盖迫于鹿毛寿之言也，不须过虑。鹿毛寿虽奸，其所谗谮，不获自行。殿下但请放心，速宜逃去。”太子平道：“既要逃，必须要投他国，方可脱身。”郭隗道：“我看子之所为不义，残暴虐民，断不能久。殿下若远投他国，设国中一时有变，禅位甚难，莫若逃于近地，出外容易。”太子平道：“近地固好，但恐近地易于搜求。”郭隗道：“他料殿下既能漏网，自远走高飞，断不搜求近地。”太子平道：“近地纵不搜求，亦须隐僻方可安身，不知何处为妙？”郭隗道：“此处不到百里，玉田界内有一座无终山，甚是幽僻。山中又地广人稀，又逶迤曲折，老臣有一故友，隐居其中，从无知者。殿下可同老臣速速换了贱服，扮做穷人，逃往他家，埋名隐姓藏匿几时，以待子之之变。”太子平道：“既有此处，便宜速往。”随即换了衣帽要走。郭隗想了一想，又叫一个近侍穿戴了太子的衣帽，骑匹马，用袍袖将面掩着，飞跑出南门，假做逃往齐国之状；又吩咐他，去到百里之外无人处，可将衣冠脱下放在一处，悄悄走了回来。又吩咐一个近侍道：“倘有朝旨来拿，可说早晨闻命，已同郭太傅入朝请死矣。”吩咐毕，方暗暗同太子逃去。正是：

身当勿用只宜潜，事急时危责用权。

大抵英雄百炼出，莫将儿女漫相怜。

大手与郭隗逃走不提。且说子之口虽说要收太子监禁，然犹未行，当不得鹿毛寿催迫道：“臣昨日所言太子之事，莫非忘了？此乃大事，不可看轻。”子之只得传旨，着殿前一个侍卫将军去拿旧太子平，立时见驾。将军领旨，出朝飞马而去，到了城外住处，忙打入门去，传旨拿人。早有几个旧近侍回复道：“太子早晨闻郭太傅传来之信，随即入朝请罪，去久矣。”将军只得将此情复命。子之道：“既来请罪，为何不见？”鹿毛寿奏道：“必是隐藏在家，将此言搪塞。”子之听说隐藏，又传旨着侍卫领兵一队去搜。将军领旨去搜了一遍，又来复命道：“各处搜寻，并不见太子，想是走了。”子之尚未发言，鹿毛寿早又奏道：“这太子平，大王拿他的令旨尚未曾下，他已预知逃走，则此朝中他的奸细不为少矣。大王若不早除，后来为祸不少。”子之听了，因大怒道：“小子这等可恶！料逃不远。”因传旨，令各营兵将分头去赶。早有人报知，看见太子飞马掩面跑出南城去了。因飞马去赶，赶到百里之外，忽见太子的衣冠放在一个庙中，因取了回来，复旨道：“定是逃往齐国去了。”子之又差人去赶，直赶到交界地方，哪里有些影子。有司不得已，只得行文俟查。正是：

搜尽山边与水边，无终咫尺却安然。

慢夸妙计能藏隐，还是天心不绝燕。

子之君臣，果是有头无尾，搜了些时见搜不出，也就搁开。却是燕王子

孙，见捉拿太子平，俱不自安。太子平有个庶出之弟叫做公子职，见太子、已逃，恐祸及己，也暗暗地出奔到韩国去了。自诸公子一奔，齐、秦、赵、魏众诸侯，皆：闻知燕王哈让位子之之事，并子之为君无道，俱愤愤然大不能平。只因诸侯愤愤不平，有分教：得之内，失之外；利其国，丧其身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命将兴师为贪邻利见君诉苦盖悔前愈愆

诗曰：

自开齐国便开燕、何故贪心要占全？
易水何尝无社稷，临淄亦自有山川。
朝成晚败君传舍，东夺西争民倒悬。
到得大家追悔日，涕垂如雨也徒然。

话说周赧王元年，正值齐宣王在位，闻知燕国大乱，百姓不宁，因聚群臣商议道：“燕乃万乘之国，兵精卒悍，在齐之北。寡人虽与他质子通好，名虽邻国，然彼此蓄谋，乘衅观变，实系敌国。今幸彼私相让位，臣民不服，以致国中大乱，正乃败亡之机。我欲乘此取之，不识群臣以为何如？”有几个老成的臣子说道：“燕国君臣虽一时无道，自乱其国，然实周天子分封之国，若乘隙而灭之，恐天下诸侯不服，又起刀兵之渐。况闻子之勇不可当，党羽甚众，倘一时胜败不测，兵连祸结，岂不又开邻国之衅端？莫若俟其多行不义，势必自毙，然后再作图谋未为晚也。臣等愿大王姑且勿取。”又有喜功之臣出位说道：“此迂谈也！识时务者方为俊杰。燕与齐地土相接，我不取他，他必取我，但恨无其机。今幸彼国君民内乱，乃天亡燕兴齐之大机，岂可坐失而为他人取之？愿大王速速选一上将，领兵一二十万直取燕都。子之虽勇，然民心恫怨，欲背已久，不过一匹夫之勇，定可擒获。无论得其地土以展齐疆，即燕数百年所积的金玉玩好，并燕都粉白黛绿之女子，犴而致之齐，亦大王一时之快心事也，且使天下诸侯闻之，莫不畏齐之强矣。臣等愿大王急急取之。”齐王闻言大喜道：“此论正合寡人之意，但不知诸将中谁人敢去破燕？”声还未绝，只见班部中闪出一人，拜伏阶前，奏道：“臣虽不才，愿领大王之命，帅兵直抵燕都，亲擒子之，解赴临淄，听大王正法。”齐王举目一看，却是将军匡章，因也说道：“燕，强国也。子之，猛贼也。将军不可轻视。”匡章道：“燕国强，今已瓦解；子之纵勇，不过独夫。敢请为大王破之！”齐王又问道：“将军既许破燕，须用兵几何？”匡章道：“兵在精不在多，只须发兵十万与臣领去，便足纵横于燕而无敌矣。”齐王壮其言，满心欢喜，就出兵符，发兵十万，加匡章为上将军，前去破燕。正是：

土地人民劫欲心，因而乘隙去侵人。

揆之封建先王意，几个扶危与恤邻？

匡章既受了王命，领着十万大兵，便择吉出师，径往清河、渤海进发。欲震惊邻国，先草了一道檄文，打到燕都，一以正讨罪之名，一以扬兵威之盛。那檄文上写得分明道：

齐国上将军、兵马大元帅匡章，为擅更王制、轻弃祖基，兴师讨罪事：窃闻天子分封，盖念元勋之不可及；诸侯立国，实承祖业之所应传，莫不父亡子袭，以正人伦；即或

恫（dòng，音东）怨——痛苦怨恨。

粉白黛绿——也作粉白黛黑，专指好的妆饰。典出韩愈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：“粉白黛绿者，列屋而闲居。”

揆（kuí，音葵）——揣测。

檄（xí，音习）——古代官府用以征召、晓喻、声讨的文书。典出《史记·张耳陈性列传》：“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。”

弟嗣兄终，犹属宗派。国遍九州，孰能少越？年经八百，谁敢不遵？从未有败伦伤化如燕王哙、燕贼子之者也。燕王哙，稽其世系，受封易水，虽召公夷之子孙；察其所为，让位匪人，实众诸侯之叛类。废王制为不忠，不忠则是人皆得而诛之；斩祖基为不孝，不孝则无国不可杀也。况子之乱臣贼子，又碎尸万段不足尽其辜者也，齐乃桓公之后，伯业之余，敢不重展先猷，以兴仁义，大张杀伐，用竖义旗，复天子之威灵，泄神人之怨愤！王师堂正，当其锋势必倒戈；恶贯满盈，不及战亦须授首。但恐党恶者逆天，慎勿噬脐而后悔，革心者免祸，尚可保命于先机。不忍过残，故尔先檄。

檄文一路行来，早有人报知燕国。鹿毛寿闻信，十分着忙，立时报知子之道：“大王践位之初，我曾劝大王发使通知列国诸侯，告以让位即位之事。既贺诸侯，诸侯自来称贺。诸侯称贺过，便已定诸侯之体，纵有征伐，不无可救。大王恃强，苦苦不听。今齐王遣臣匡章，兴师十万前来问罪，檄文打来，便不以诸侯视大王，只称乱臣贼子矣。不日兵必压境，却将奈何？大王须早为之计，或令何城坚守，何郡护持，再着何将前去迎敌，勿使临期手脚乱。”子之笑道：“贤卿何胆小如此？寡人既有为君之才，自有为君之福。况燕地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兵精粮足，匡章小竖子，领十万兵便敢入我燕境，如驱羊入虎穴，自送其死。沿边郡城者，有原戍之兵，便可拒敌，何必再加兵遣将以示弱？”鹿毛寿道：“大王高论，只知其大概。然臣闻兵骄者败，宁可过慎，不可疏虞。望大王还添兵守护为良策。”子之又笑道：“前日市被作乱，贤卿也是这等惊慌，被寡人只一槊，便已丧其性命。今匡章之来，又何以异此？”鹿毛寿道：“大王若有此论，便失之远矣。市被不过大王之一将，所率不过部下千余人，故为大王所诛。今齐乃万乘之国，匡章乃大国上将军，兵满十万，潮涌而来，大王岂可小视？”子之道：“既贤卿如此小心，便依卿所奏，着大将贾雷领兵五万前去迎敌，自万万无失矣。”又传旨：凡敌所临之城，皆添兵戍守，若有疏虞，罪在不赦。

令旨一出，贾雷早奉令率兵五万，前往清河、渤海一带去矣。鹿毛寿又奏道：“燕都虽云防守严谨，但当此兵马交加之际，大王亦宜传令，着意加倍紧饬。”子之笑道：“齐兵纵插翅也飞不到此，贤卿何须过虑？有寡人在此，即有不戒，寡人尚力足当之。”遂不听鹿毛寿之言，竟欣欣然还宫去荒淫酒色矣。正是：

贪图富贵千般巧，酒色临身一味浑。

不是此中心诱去，为君何以死于昏！

鹿毛寿初意劝燕王让位，实看得子之勇猛过人，又有谋略，各诸侯定不敢来侵伐；且身助子之篡位，自然宠幸听信，可以常保富贵。不期子之篡位之后，一味荒淫酒色，全不以国事为心，自诛了市被之乱，一发看天下人不在心上。今齐兵压境，只作罔闻，鹿毛寿未免心慌，苦口进谏，他又退入宫去。此情此苦，无门可诉，只得闷闷地走入文华宫来，朝见旧主燕王哙。

这文华宫原有宦官把守，不容一个臣子进去。惟鹿毛寿，宦官知他是子之一党，故不拦阻，任他入去。鹿毛寿到得宫中，看见燕王哙凄凄凉凉在殿上坐着盹睡，旁边虽有几个近侍宫人伺候，却败残色敝，无一点火色。鹿毛

噬（shì，音是）脐——比喻后悔不及。脐在腹部，自食不及。

践位——帝王即位。典出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“夫然后之中国，践天子位焉。”

饬（chì，音赤）——准备，整顿。

败残色敝——衰落、凋残，容貌不佳。此处指宫人。

寿看了，不胜嗟悔，因上前朝见道：“旧大夫鹿毛寿朝见，愿大王千岁，”燕王昏沉中忽听见有人说话，忽然惊醒，惟抬头定睛一看，认得是鹿毛寿，心中不觉酸楚起来，因噙住眼泪问道：“鹿大夫何得至此，莫非梦中么？”鹿毛寿奏道：“非梦也，臣实在此朝见。”燕王听说非梦，定了定神，方正色说道：“寡人虽已让位，与大夫尚是旧君臣，何许多时竟不一见，今又为何忽然至此？”鹿毛寿道：“一向非臣不来，臣因念大王让位者，喜静摄也，既已静摄此宫，自朝享逸乐，暮展闲情，以快大王宿昔之心矣。臣若时时朝见，岂不惹大王之嫌，故忍而不来；又兼国事忧心，久无闲暇，又忙而不能来。”燕王诔道：“大夫既是这等说，为何今日又来？”鹿毛寿道：“臣昔日苦劝大王让位者，盖误听苏代之言，以子之为圣贤也。今见其一味酒色，满腹骄矜，国事全不料理，民情全不体贴，以至兵连祸结，连年不休。臣苦口谏诫多番，竟塞耳不听。目下齐兵临境，民心倒悬，他全不在意，只怕大王一番让位圣心，让非其人，要被他辜负了。困他所为不义，恐怕奉敬大王不能尽礼，故更偷暇来朝见大王问个端的。不知大王退居于此，果能享用遂心么？”燕王诔见问到伤心处，不禁扑簌簌堕下泪来道：“寡人承先王之封疆；燕山易水二千余里，何所不有？乃贪为君之乐，而畏为君之劳，又因闻大夫之‘良言’：‘让位无为君之劳，而常享为君之乐，且得尧、舜神圣之名。’故信以为实，遂废太子而不亲，舍臣民而独处，所望者为君之乐也。谁知自入此宫，令不能行，言无人听，要衣不衣，思食不食，六宫之锦绣绝观，朝夕之笙歌罢响，每夜止对着几个老宫人作糟糠之伴，每日止同着几个衰近侍为故旧之欢，苟全此犬彘不如之性命，苦度此圜圜尤甚之残生。此皆大夫所赐也，有何不遂心而又劳大夫念及？莫非大夫以寡人德薄，让位不足尽辜，尚欲寡人并让此身耶？”

鹿毛寿听了，拜伏于地不能起，半晌方言道：“胡为至此！是臣误大王也。然事已至此，求大王耐心再守些时。今齐国已兴师问罪矣。边兵解体，俱无斗志，自然战败，俟其战败，容臣会同苏代，怂恿其亲自率师往救。彼若身离燕都，臣当可号召臣民，请大王复位，以赎前愆，不识大王有意乎？”燕王诔道：“若得如此，重见天日也。但恐逝水不能复回，空劳大夫美意耳。”鹿毛寿道：“事已有机，容臣图之，大王勿急。”遂即辞出。正是：

甑破思量复保全，拼拼凑凑也徒然。

追思往事真堪笑，看到时情又可怜。

鹿毛寿既出，又自思道：“此事非我一人所能自主，须还与苏代商量。”遂一径来寻见苏代道：“齐兵压境，燕土荒淫，国事日非，民心思乱。请问苏君，何以教我？”苏代道：“鹿君，岂不闻‘木直，可以匡扶而立之’，若迥而且朽，则力何所施？昔王未立，甚有心计，今立为王，则一味夸张，料无主国之道。大都兴亡皆有天命，当兴，故作事精明。今狂悖至此，定是

嗟悔——嗟叹，后悔。

宿昔——往日。典出曹植诗：“宿昔梦见之。”

骄矜——骄盈自满。

糟糠——本指贫穷时之妻。典出《后汉书》：“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此处专指老宫人。

犬彘——谓其非人。典出《唐书》：“尔附贼，乃犬彘也。”此处为燕王诔比喻自己处境难堪。

圜圜（líng yǔ，音灵雨）——古代称监狱为圜圜。

狂悖——放荡而违背事理。

天命该亡了。吾与鹿君，人力岂能斡旋，只合听之耳。”鹿毛寿道：“新王既败，复立旧王何如？”苏代道：“旧王若才，不更新主矣。新主且败，旧王又何为？但大源尚在，别开新流，庶几可也。”鹿毛寿点头道：“苏君高明，如立千仞之山，所见透彻，但国亡民叛，此身安归？”苏代道：“鲲鹏但患无羽毛，若羽毛俱足，则何天不可以高飞？我与鹿君，胸藏智计，舌有机锋，秦楚赵魏，何国不可以立身，而以为忧乎？”鹿毛寿道：“承苏君之教，昔迷皆觉，宿醉俱醒。但燕齐雌雄尚未明判，若去之早，设或不然，未免遗士君子笑之；苟流连不决，祸到临头，又恐脱身无路。”苏代道：“水满不碍鱼游，林深何妨鸟去？变由他作，机自我乘，鹿君何过虑也！”鹿毛寿听了，方大喜道：“天下服苏君之智谋，良不虚也，寿之朽骨，皆苏君生之。感谢，感谢。”因而辞出。正是：

好人传会待君王，得愿从之失想亡。

谁料高才兼捷足，死来飞不到他方。

按下鹿毛寿计算逃走不提。却说匡章领了十万齐兵杀奔燕地，临了一城，到了一郡，以为必有燕兵把守，燕将迎敌，不敢轻易进攻，只得扎寨打探。谁知燕将、燕兵，怨恨子之入骨，又见齐国檄文暴扬其恶，一发怨恨，没一人肯出力效劳，为燕守城迎战。众百姓闻知，纷纷议论道：“我等同系燕民，食燕之水上，岂肯轻易从齐？但新王钱粮又加半，为人又暴虐，所下之令无非害民，所作之事都是荒淫。为王三年，民之膏血俱已沥尽，若再过几时，民之皮骨定不存矣。今齐兵来伐，何不开城迎接入来，借他的刀枪，除我们的祸害，有甚不好，怎还要去与他对敌？”大家都以为说得是，遂来与守城的兵将商议。不料别处调来的兵将，闻知得齐兵入境，已早早逃了。惟本地兵将，不舍远去，尚在，见百姓迎降，竟欣欣然同着众百姓大男小女，以箪载食，以壶盛浆，大开城门，远远地迎接齐师，求其勿伤居生，休扰地土。匡章初见之犹疑其诈，着兵将围住细搜，却身无寸铁，方知是实，遂欢喜受了，下令戒备而过。到了一郡，打点交战，不期兵民同心，也是如此，竟不费一毫气力，早已下了七、八座城他，方遇着贾雷之兵。

这贾雷乃子之一党，望见齐师强盛，虽然害怕，却还想出力支撑。因摆开战场，分开队伍，手执长枪，一马当先，拦住道：“燕、齐久已通好，为何无故敢来侵犯？”匡章答道：“燕齐通好，乃太公、召公子孙之事，与汝子之何干？子之，燕之乱贼，篡燕君之位，故彰大义而讨之，何谓无名？”贾雷道：“此乃燕君无德易有德，让位也，非篡位也。”匡章道：“君臣，冠履也。冠虽敝，不可着之于足；履虽新，又安敢加之于首哉！况子之逆贼，又臣子中之大奸大恶，何德之有，而敢受天子诸侯之位郡？列国尽欲诛之，故寡君先兴问罪之师，以除恶逆。一路城邑，皆应天顺人，箪食壶浆以迎齐师。汝何人，乃不知天命，尚敢操戈阻吾去路，真死有余辜矣！”因挥兵大进。贾雷见敌兵来攻，急回头招兵拒敌，不期五万兵早已弃甲抛戈逃去八、九。贾雷见势头不好，急欲逃走时，而左臂忽中了一箭，跌下马来。齐兵一

大源——水流所从出的地方，引申为事物的根由。这里指旧王的家族尚在，后继有人。

鲲鹏——大鱼及大鸟，以喻至大之物。

遗士——前朝之旧臣。

箪（dān，音单）食壶浆——典出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，写的正是本书这段史实。说的是人民群众踊跃犒赏自己所爱戴的军队。

涌上前，早已踏为泥土矣。正是：

党恶思能常有势，从奸定道永无伤。

谁知一旦人心变，党恶从奸更易亡。

贾雷既被杀，燕国再无阻拦。齐师所到，如人无人之境，不五十日而前军已离燕都不远。探子报入燕宫。只因这一报，有分教：石应胆战，铁也魂消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燕子之无道受齐刑 并匡章有心乱燕国

诗曰：

施恩布义是王师，保国安民身不危。

愚蠢不思除祸乱，贪顽只顾讨便宜。

前奸已笑其遭变，后狡方思又出奇。

败败亡亡常若此，如何得有太平时！

话说齐兵杀了贾雷，竟奔燕都。一时报入燕宫，子之尚醺然不信道：“一路多少城他，岂能飞越？况前日已遣贾雷率五万人迎战，胜败尚未见报，如何齐兵突至？”探子道：“贾雷已战死，五万人逃者逃，死者死，谁来报信？”子之方沉吟不语，急宣鹿毛寿商量道：“齐兵之来，何如此之速？”鹿毛寿道：“臣前苦奏大王，大王只是不听。一路来，城池虽多，兵将虽有，然皆以大王荒淫酒色，不加体恤，故一见齐兵即倒戈而走，齐兵乘胜长驱，直至于此。臣欲再奏，知大王不听，定加嗔责，故不敢耳。”子之方踌躇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有寡人在，也还不妨。贤卿可将都城中寡人素常亲信者细查，尚几个月？”鹿毛寿道：“臣已查点明白，兵散在外者虽有二、三十万人，然实在都城者不过万余，而万余中，敢亲信者不过四五百人。今齐兵十万，又乘胜增添，大王虽勇，亦难与之对垒。”子之笑道：“兵在精，不在多；将在勇，不在众。贤卿勿忧，可速点齐亲信五千人，只须寡人一槊，将匡章小竖子打死，其余自散矣。”

鹿毛寿原打算逃去，一来因子之委任甚专，一时之间脱身不得，今又见子之自说得英勇异常，故疑疑惑惑，又图苟且一时，只得将都中亲信五千人都调了来，一营一营分列队伍，自宫中直摆到南城，甚为雄壮。子之与鹿毛寿俱换了戎装，手持利器，子之是槊，鹿毛寿是枪，都骑了战马，又带着数百健将，紧身跟随，从宫门直跑到南城，又从南城直跑回宫，不住地往来大衢中，以耀武威。子之又下令：“城上插满旌旗，紧闭城门三日，听彼急攻，不许放开。待过了三日，将彼锐气挫尽，然后寡人乘曙色未分之际，飞马横槊，直冲入其营。匡章小竖子，就有十颗头，寡人取之也只如探囊耳。鹿卿可再率五千亲信精兵，以为后应。齐兵纵有十万之众，自应践踏死矣，何足劳燕兵之诛！”众亲信兵将闻了此令，也觉壮胆。

子之又命椎牛沥酒，犒赏兵将。齐兵未到，兵将尚欢呼如雷。不期燕民怨恨子之入骨，恐怕子之胜了齐师，久占江山，无再生之日，巴不得齐兵杀了子之，方快其心，暗暗地打听齐兵一围了城，便不顾性命，一齐从城旁拥出，开了城门，让齐兵杀入。城门之下，虽有兵将把守拦阻，当不得百姓多了，如蜂似蚁拥来，哪里拦挡得住。城门一开，齐兵知是民变，便乘机杀入。马成群，兵成队，就如潮水一般涌来。旌旗耀日，金鼓喧天，就如泰山一般压来。莫说素不亲信之兵，逃走得无影无踪，就是这五千亲信兵将，看见势头不好，惊惶无措，也不知不觉地东奔西窜，一霎时逃去许多。子之与鹿毛寿已算定闭城自守，开城破敌，以为万全之策，不期民变城开，齐兵拥入，出其不意，又见亲兵皆散，左右无助，鹿毛寿要走不能，子之也未免着慌，然到其田地，只得硬着胆，拼死命上前迎战。

衢（qú，音渠）——四通八达的道路。

椎（chuí，音垂）——杀死。典出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：“少时推埋为奸。”

此时，大衢之中，刀枪林立，也辨不出谁是将，谁是兵，只好混杀一场。鹿毛寿手段有限，战不上十数合，已被众兵刺死。终是子之英勇，横开一柄架，在大衢之中东一推，西一指，忽往前打来，忽照后刺去，荡着的头开，磕着的脑破，一霎时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兵将。若是阵前厮杀，可谓无敌。当不得十万齐兵，奉匡章号令，一时涌进城来，将一个大衢塞满，莫说兵将要争功向前，就是急急要退，也退不去。子之虽然英勇，战久了，臂上忽被一刀，腰里忽中一箭，肩已枪伤，腿已被砍，渐渐地力尽筋疲，撑待不住。当不得齐兵众多，杀一个，转添上两个。子之尚怒目咆哮，持槊不放，不期战马足伤，往下一闪，早已将子之掀下马来。众兵将便一齐要上前动手，忽闻将军飞马传下令来，要擒活的，众兵将遂拿定手脚，用大铁索密密地捆缚起来。匡章见擒住了子之，不胜之喜，忙用囚车载了，拔两队兵丁看守伺候，发文书解往临淄去报捷。后人有诗吊子之曰：

为臣已两代，为君能几年？

设使尚为臣，犹持燕相权。

又有诗吊鹿毛寿曰：

惨死有如此，不尽劝让辜。

设使不劝让，此时犹大夫。

匡章既已生擒了子之，事已大定，然后下令，令众兵将各照营伍，分屯燕城之内，方查问旧燕王哙尚在何宫？

却说燕王哙在文华宫中，久已自悔其误，其心已死，忽闻鹿毛寿前所说谋驱子之、往迎齐师、重立复位之计，未免又动了一番覆水欲收之心，每日差近侍在宫门前打听，并不见说起子之出迎齐师。过了一两日，转听得说子之与鹿毛寿亲自领兵守城，因想道：“二人同守城他，如何下手？”心肠又冷了一半。捱到今日，忽听得城中金鼓喧天，炮声不绝，守宫门人一个也无，急忙再打听，方乱哄哄传说：“齐兵十万已入城了。”“鹿毛寿已被杀了。”“子之已被擒去。”“正在四处找寻大王，只怕顷刻就要寻到了。”燕王哙听了，不觉失去三魂，走了七魄，不禁顿足大痛道：“此是寡人自取也！此是寡人自取也！”竟哭入宫中，悬梁自缢而死。正是：

禅位唐虞传美名，定须尧舜圣人行。

昏君奸相思依样，画出葫芦命已倾。

燕王哙缢死，有人报知匡章。匡章道：“便宜这个昏君了，也该生擒了，解到临淄，出他之丑，既缢死也罢了。”遂吩咐兵将将宫门拦住，先令兵士将燕国那宗庙毁了，又令亲信家了将燕王府库中之宝物玩器，尽数取了，用车装载好，与子之的囚车一同起行，解到齐国，并请齐王发落，好不兴头！正是：

诛暴除残理法该，如何乘衅取其财。

谁知天道回旋急，福未消时祸已胎。

此时燕王哙已死，子之又被擒了，一时无主，而燕地二千余里，大半俱归于齐。匡章因解子之请功，自却表请率兵屯留燕地，以收四远居邑，实在燕都肆恶不提。

却说齐宣王自遣匡章伐燕之后，仅五十余日，即有人来报破燕之捷，喜之不胜。又过不得十数日，早一队兵将，拥着子之的囚车来献俘矣；又一队兵，将车载着无数的奇珍异宝来请功矣，把一个齐王直喜得身子都飞扬到半

天之上。因先命近侍，将掠来的珍宝货物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照捷文上数目，一一收“入宫中，然后将子之发去监禁，以待择吉献俘。

到了献俘这日，齐宣王僭穿衣服，手临大殿，盛陈兵卫以夸武威，因将子之带到丹墀，亲口问道：“诸侯之位，君位也。汝不过燕地一匹夫，谋为燕相，身居台鼎，已为犯份，就该万死。怎么又串通奸人，捏造让位浮词，诳骗昏君，夺其宝位，僭称诸侯？奸谋既遂，就该享你那燕国诸侯的荒淫之乐，今日为何又囚犯一般，捆绑着解到我齐国来领死？须知为君自有为君之福，岂汝一介小人所能受用？以下臣而篡为君之上位，此罪岂不该万死乎？汝本庸愚，因人碌碌，功名固已侥幸，即夤缘党羽，称贤称能，也还是奸狡之常，怎么一个无赖之徒，竟妄称起圣人来？且不称寻常之圣人，竟称上古让位的尧、舜大圣人来，以下愚而污辱上圣，此罪不又该万死乎？何国无君？何国无臣？皆惶惶然不敢相犯者，名份定也。都像你这等臣僭为君，君降为臣，颠倒错乱，天下效之，却将奈何？以私好而乱公制，此罪不又该万死乎？至于逐前土之子，居前王之宫，一味荒淫，万分残虐，致使天弃于上，良怨于下，此又万死不足尽辜者也！寡人今日为天下除残，岂非快事？汝逆贼尚有什么说？”

子之弭耳闭目，气也不出。宣王见其无话，遂命刑人带出凌迟处死。既处死，又命剁为肉醢，分赐诸臣，以为做戒。子之费了无数奸心，指望金汤带砺，万载无休，不知才一转眼，早已身为泥土。后人诗讥之曰：

芳流青史不须言，臭也遗来载简编。

莫笑吟之身死苦，臭名尧舜一般传。

宣王既诛了子之，觑得天下无人，因下诏褒美匡章之功，又令其扫平燕地，尽归于齐。匡章奉令，愈加肆恶，毫无抚恤燕民之意，每日只放纵军士搜求财货，致使民间鸡犬不安。正是：

只思敛自己，全不问人心。

岂料天心变，其强一旦沉。

却说燕民箪食壶浆以迎齐师者，非乐齐师之来，皆因深恨子之，巴不得食肉寝皮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今得齐兵来伐，将子之擒去，大快其心。若使匡章既擒子之，燕国无主，就该访求燕后而立之，便使燕民感德于无已也。不料匡章不但不立，竟要残灭燕嗣，以快己心，且暴虐残忍比子之更甚，燕民又愤愤不平，东一攒，西一簇，皆思访求故太子而立之。正是：

火益热兮水益深，教民何以度光阴？

谁知破国还开国，笑杀奸雄枉用心。

按下匡章残恶不提。且说郭隗与太子平虽逃入无终山内友人家隐姓埋

捷文——报告战胜的文书。

袞（g n，音滚）服——皇帝及上公的礼服。

僭（jiàn，音箭）称——超越本分，冒用名义。

夤缘党羽——此指攀附拉拢，结党营私。

弭（m，音米）耳——帖耳。典出《六韬·武韬发启》：“猛兽将搏，弭耳俯伏；圣人将动，必有愚色。”

醢（h i，音海）——杀死后剁成肉酱的酷刑。

金汤带砺——金汤，即“金城汤池”之意，比喻防守巩固的城池；带砺，为长久之意，典出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：“使河如带，泰山若砺，国以永宁，爰及苗裔。”

名，却原曾吩咐得力家人在外打听，时时暗报。不上半年，早有家人来报，说子之被齐兵擒去，燕王哙自缢身死；燕国无主，任齐兵在内作横；宗庙皆已残毁，府库宝玉财帛皆已掳尽。太子平听说燕王哙自缢身死，不胜悲痛，哭道：“此仇深似海矣！”郭隗忙止住道：“殿下且休发言。闻得四境尚皆齐兵，若机事不密，取祸不小。”太子平因止泪说道：“父王既已薨逝，若有一路可以复仇，尚不借靦颜以生。倘宗支沦丧，民已归齐，我召平尚要此性命为何，又莫若挺身从先王一死。乞太傅教之。”郭隗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殿下且从容。容臣暗暗出去，打探一个的确消息，再来商量。”太子平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但太傅出去，须要谨慎。”郭隗道：“殿下放心，臣自有区处。”遂依旧扮做穷人，一步步走出玉田界来。

原来这无终山，在上古时原有个无终国，却在燕地的玉田界内。郭隗走到玉田，还未及打听，早撞见一个人，将他上下估计。郭隗恐那人认得，忙忙抽身折入一条僻巷，才走入巷内，那个人早赶上来道：“郭老爷，小的何处不访到，恰恰的这里遇见。”郭隗耳虽听得，却不敢答应，低了头只是走。那个人又赶上几步道：“郭老爷不要走，小的原是老爷朝中逃回的田役，叫做鲍信，曾眼侍过老爷的。今因百姓无主，要禀知老爷。”郭隗听得，忙回头一看，只见那个人果有些面熟，因回说道：“我又不是甚么郭老爷，你莫要认错了。”那人道：“老爷不要隐瞒，小的果系田役。只因燕国百姓不忍归齐，因有急事要通知老爷。”郭隗见那人说话有因，因立住脚问道：“你有甚急事要通知郭老爷？”那人道：“这里不便说话。”遂将郭隗引到一间空屋里来，闭了门细细说道：“自从老爷同太子避去后，国中受子之之祸，无一日安生。及齐师来伐，百姓只认做还是齐桓公恤邻的故事，十分欢喜，竟箠食壶浆迎了入来。不料齐将匡章擒了子之去后，哪里有一毫恤邻之意，竟将燕王的宗庙都毁了，又将燕宫的宝物都掠去了，惟有燕国的地上尚收不尽，正在此苦磨百姓。百姓汹汹思乱，只是访不出太子的消息，蛇无首而不行，叫小的们四下寻访，今方得见老爷，大有机缘。求老爷做主，以复燕邦。”郭隗道：“此话真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不独玉田一处，治境百姓皆纷纷访主，怎么不真？”郭隗道：“你一人也做不得甚事。”那人道：“玉田一境百姓皆同心合意，何止小的一人！若要通知他们同来见老爷，但外面齐兵甚多，恐怕知觉，惹出事来，小的不敢，故止一人来见老爷。”郭隗道：“既是这等，你可悄悄再唤几个老成的与他商量。”那人应承去了。

不多时，果同了一、二十个老成的百姓齐齐来见，所说之言，都是一样，说得激烈之处，都叹息堕泪，愤愤不已。郭隗见人心已真，方直认道：“诸君既如此忠义，不必过激，太子尚在。”众人听见说太子尚在，皆满心欢喜，因又问道：“太子既在，不知逃往何国？我们好去迎请。”郭隗道：“实实不远，就在此无终山中。”众人听见说在无终山中，愈加欢喜道：“既在无终山，不过数十里路，快备车乘，迎请回来。”郭隗道：“迎请太子不难，只是这些齐兵如何处置？”众百姓道：“这些齐兵，看得燕民如土，毫不提防，每日只是诈酒诈食，只消舍着些酒食，将他们灌醉，杀之如切菜耳。众百姓但因无主，故不敢行，今太子既在，我们暗传百姓，一面迎请太子，一面就杀齐兵，有何难哉！”郭隗听了，也不觉大喜起来道：“汝等果能如此，可谓燕国之义民了。但恐玉田去燕都不远，匡章闻变，领兵来攻，一时兵将

治境——治，治理；境，疆界。此处言燕王哙原来的管辖范围。

全无，将何应敌？”众人道：“燕国兵将并不曾遭其屠戮，皆因怨恨子之，临阵逃散，及齐占了燕都，遂潜匿不出。若闻得太子重兴燕国，只消一道榜文，四处招挂、不须十数日，包管十万精兵一时而聚。”郭隗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就可举行。”

众百姓因一面去悄悄会同百姓备办法驾 旗幡，连夜去迎太子；一面吩咐阖城百姓，用酒食灌醉齐兵，尽皆杀死；一面叫人收拾三皇庙，同候迎了太子来重新即位。只因这一番作用，有分教：易水重添色，燕山复吐辉。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法驾——古代天子的车驾。天子有大驾、小驾、法驾。法驾上所乘，曰金根车，驾六马，有五时副车，皆驾四马，侍中参乘，属车三十六乘。

第五回 郭太傅请买死马骨 燕昭王高筑黄金台

诗曰：

家国兴亡不足哀，只须求得有奇才。

黄金若攒燕台上，骏马应从易水来。

尽道功名当日立，谁知成败至今开。

凭君莫说燕山事，试问昭王安在哉？

话说郭隗与众百姓将各项事情算什停当，遂暗暗地领了一些百姓，竟到无终山来见太子，备说从前之事。太子听了，又忧又喜，喜的是中兴有路，忧的是已败难成。然事已到此，只得出来安抚百姓。百姓见了，欢呼如雷，竟簇拥着上了法驾，一径往玉田而来。

此时，阖城的百姓得了信，已将各门戍守的齐兵用酒食灌醉，杀了大半，夸其刀枪盔甲，大声张扬道：“吾燕国又有主了。”不曾杀的齐兵一时听得，都乱糟糟逃个干净。众百姓将夺来的旗仗排开，因又添上鼓乐，沿路迎来，迎着了，竟鸟飞雀跃地拥到三皇庙中，设了一个大座，请太子高登宝位，号称昭王。

昭王感百姓拥戴之诚，又念国家败亡之苦，祷告天地山川，不禁大恸，在哭道：“念燕邦不幸，先王遭奸臣巧说让位，以成其篡夺之谋，遂致邻邦起衅，家国丧亡，宗社丘墟，封疆瓦解。今蒙众父老不忘先义，思启后人，拥立寡人，以复燕国。寡人虽不肖，既蒙拥立，敢不奋身！敢告于皇天后土：分封有制，尺寸不敢与人，父仇不共，虽杀身其愿必报，倘贪逸乐，不奋其身，若恋安闲，忘情讨罪，骨化肉消，有如此酒。皇天后土，惟其鉴察。”祷告罢，不觉义气浩然，泪如雨下。众百姓看见，俱赞扬道：“有君如此，何思江山不复！”遂拥入城中，拣个大所在住下。

昭王就进拜郭隗为相国，进位大师。郭隗就在众百姓中，选了几个好汉为将，登时即出榜文，各处招兵。果然燕兵未曾伤损，俱在四下隐藏，今见有榜文招他，又闻得昭王贤明，不数日遂聚积了三万余众。郭隗见兵已招来，又打檄文报知各城各色知道：“玉田百姓已于无终山求得太子平，立为昭王，重兴燕国矣。凡属旧臣旧民旧疆旧土，不得已为齐占据者，速宜激忠奋勇，计日而速诛齐寇，以复燕都。”此时，各郡百姓，已降齐、未降齐者，皆苦齐兵骚扰，见了檄文，皆轰然告报道：“燕既有主，我们世代燕民，如何从贼？须大家努力，以谢降齐之罪。”一时纷纷攘攘。齐兵闻知，俱慌张无措，也有一同回齐国的，也有逃往燕都报知匡章的。

此时匡章已知昭王重立之信，但身在沉酣之际，未免贪欢。又以为玉田小邑，无兵无将，不能成其大事，况燕城降齐者十有八、九，不甚留心。及见各城分守齐兵尽皆逃回，传说燕民变起之事，匡章方才慌了。欲要去取玉田，又见齐兵已骄，燕兵正愤，料难得意；欲要常守燕都，又恐燕民既叛，不怀好意，一时四面逼来，如何脱身！再三算计，只得下令连夜班师。前回齐师来时，燕民甚悦，故箪食壶浆迎之，过一城，便一城属齐，过十城，便十城属齐。匡章只以为开国有功，不思身入重地。今昭王新立，降齐之城，依旧归燕。匡章再欲如前经过，则见各城旌旗俱插燕国名号，守得铁桶一般，谁肯轻放？匡章无奈，过一城，只得苦战一城，直战得力尽筋疲，过一邑，杀一邑，直杀得铠破斧缺，急急杀到燕齐交界地方，而十万之兵，剩不得七、八千矣。不期这燕关重地，日夜提防，所守之兵比他处更多数倍。齐师到此，

渐渐少了，如何过得此关？匡章正在危急之时，束手无策，却喜燕王叫人飞马行了一扇硬牌来，上写着：

燕、齐夙昔通好，今齐师伐燕音，为子之也。今寡人一立，齐即班师，尚似未忘旧

好。所过城邑，不许拥师拦阻。特示。

此牌一到，燕兵遵旨开关放行，齐师方得抱头鼠窜而去。正是：

师来何其雄，师去何其馁。

只因将帅贪，所以行兵诡。

匡章既出燕关，到了齐境，方才重振兵装，做出破燕得胜班师气象，归到临淄，朝见齐王。齐王因他生擒子之，又掳掠了许多重宝，大遂其心，故后来昭王既立，降齐之民复叛归燕等事，俱不深究。正是：

臣奉君之欢，君隐臣之罪。

如此君与臣，亡国实无对。

却说昭王玉田初立，兵微将寡，日夜虑匡章来伐。不期才出榜文，就聚十数万兵马，檄文发去，城邑尽归，胆便壮了，不怕匡章来伐。过不得数日，又报匡章假称奉旨班师，竟连夜逃走。昭王大喜，早有一班将士出位言于昭王曰：“匡章拥齐兵毁燕宗庙，迁燕重器，又浊乱燕宫，罪莫大焉。今乘其逃归，大王何不下一令：所过城邑，紧紧拦阻；又下一令，令臣等率兵追赶，不出一月，可斩匡章之头献于大王。”昭王闻言，踌躇不决，因问于相国郭隗。郭隗道：“不可也。齐乃大国，不可苟且图之。匡章兵来，虽实意谋燕，然名则诛子之。今闻大王之立，即班师而去，虽见势头不好，尚于大王未有伤也。今若乘匡章之敝而杀之，齐王正在暴横之时，岂能默受？若动其兵，是自取也。况燕新造，即起兵端，非为良算。莫若转做人情，放其归国，使彼无衅可开，暂图宁静。候大王抚平燕上，招足甲兵，然后一举而报深仇，方足显英王之作用。”昭王闻言大喜道：“相国高识远见，如在天上，岂浅识所知。敬从，敬从。”因发牌转做人情，放匡章返齐。正是：

呆人认眼前，智士思人远。

放得匡章还，齐王心已散。

匡章既去，燕部臣民因扫清殿阁，整备法驾，俱至玉田迎请昭王回宫。昭王感臣民之意，因回到燕都，重新郊祀天地，以正大位。一面下诏安抚百姓，一面就修理宗庙，一面就选贤能将士，暗暗地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以为复仇之计。每日闲暇，即与相国郭隗商量道：“燕不幸遭子之之变，以致先王蒙受大耻，使寡人日夜不安，誓死必报此仇。但念齐乃大国，临淄、即墨兵甲众多，不易剪灭，必得奇才贤士，智略高人如管仲其人者，方可共图大事。当此雄强兼争之际，虽有奇才，必散在列国，寡人欲卑词厚币以招之，不识其道何由？敢求相国教之。”郭隗道：“臣见自古至今，同一为君也，有名为帝者也，有名为王者也，有名为霸者也，有叫做亡国之君者也。何也？盖其所用之人不同耳。所用之人可以为君之师，则其君北面受学，必至为帝；所用之人可以为君之友，则其君趋而受教，必至为王；所用之人不愧为君之臣，则其君咨请谋划，必至为霸；若所用之人皆厮役之流，则其君坐而指使，

浊乱——扰乱，淫乱。

新造——重新建立。典出《新唐书·郭子仪传》：“国家再造，卿力也。”

剪灭——除灭。

卑词厚币——谓谦恭之言词与丰厚之礼物。

必至亡国而已矣。今大王思念贤才，诚帝王霸之事也，但求之之道，臣以为招来易，往求难。大王不欲求贤才则已，必欲求贤才，臣有些策可以坐致。”昭王闻言大喜道：“访求尚恐不得，坐致如何得求？”郭隗道：“有一譬喻，大王独不闻乎？臣请言之：昔有一君，爱千里马而不得，使近侍中涓，怀千金四方求之。中涓遍走天下，求之不得，忽闻某地有一千里骏骑，急往求之，而马已死矣。中涓无以复旨，因心生一计，遂取出五百金，将死马之骨买了回来，报于其君。其君大怒曰：‘吾不借千金买骏马者，为其能日行千里也。此马虽是骏马，此骨虽是骏骨，然已死矣，要他何用，而费吾金耶？’中涓曰：‘吾王不欲得千里马则已，如欲得千里马，臣费五百金买此死马骨，天下传为奇事，必以为死马骨且重价求之，况活千里马乎？吾主少俟之，千里马将至矣。’其君以为然。果不期年，而千里骏马自远方至者三匹。今大王必欲卑词厚币，招徕贤士，贤士遍满天下，焉能得知何在？即请以隗为死马骨，先买之。天下国士必曰：‘如隗之贤，尚且求之，况贤于隗者乎？’自不惜远道而来矣。”昭王闻之大喜道：“相国教我甚明。寡人视相国之贤而不知加敬，尚欲他求，谁其信之？”因别筑一新宫，奉郭隗于内，朝夕相见，必执弟子之礼，北面听其教诲；至于饮食，极其丰盛，供具极其周备；凡有所谋，必恭恭敬敬，不敢少懈。行之数月，列国皆知昭王好士之诚。昭王又想到：“此新宫不过但为郭相国筑耳，天下贤豪，尚不知我景慕之私。”因复于易水之傍，又筑起一座高台，极其雄丽，取名招贤台，以明招致贤才之意，又于台上多集黄金，候贤才到日，不时取用，因又名黄金台。由是，天下无一人不欣传燕昭王真心好士。后来流传至元，有一诗人刘因感其事而作古风一首道：

燕山不改色，易水只剩声。
谁知数尺台，中有万古情。
区区后人，犹爱黄金名。
黄金亦何物，能为权重轻。
周道日东渐，二老皆西行。
养民以致贤，王业自此成。

自黄金台之名一出，四方贤士尽皆企慕，凡怀一才一艺之士，莫不纷纷来归，不能细述。忽有一贤姓剧名辛，才能出众，智略超群，闻黄金台之名，自赵国而至。又有一贤姓邹名衍，胸藏日月，最善谈天，闻黄金台之名，自齐国而来。又有一贤姓屈名景，文能经邦，武能定国，亦闻黄金台之名，自魏国而来。昭王一一接见，劝餐授馆，无不得其欢心，恐屈其才，不敢烦以杂职，尽拜为客卿，日夕讲论政事。每论及燕民被齐师残杀，不胜愤恨。因细查民间有为王事而死者，亲在吊之；有父兄已歿而幼年孤立者，令有司时时存恤之；乡民有德者，举而旌表之，以励其余；狱中有罪者，引而惩创之，使之感悔；至于军中士卒，或讥或寒，必悉心访察，同其甘苦。

昭王行之年余，不独举国之疮痍尽消，而四方豪杰之士归之如市矣。昭王因见郭隗曰：“寡人不才，蒙相国提携复国，今年余矣。寡人抚循士卒日夜不安，吊死问孤未尝少懈，又辱四方豪杰时来赐教，不识及此之时，可勉力一用否？”郭隗曰：“未可也。百姓虽安，气犹未振；士卒虽感，节制尚无；豪杰虽归，均非大将才。大王欲复深仇，尚须努力为之，自有时也。”

昭王闻之，惕然于心，因再拜受教而退。正是：

疾走须骏蹄，高飞必健羽。

若欲报深仇，万全方可许。

按下昭王图报深仇不提。且说赵国有一贤人，姓乐名毅，乃乐羊之孙。你道这乐羊是谁？这乐羊乃魏文侯之将。魏文侯曾使之为将，而往攻中山。乐羊往攻中山，三年而后拔之，归而论功，魏文侯笑而出谤书一筐，示之曰：“寡人若信此谤书之言，卿罢归久矣，安能成此大功哉？”乐羊乃再拜稽首，谢曰：“臣今日方知，拔中山非臣之功，乃君之功也。”文侯因封之于灵寿。自是列国相传，皆知乐羊之名。乐毅乃其孙，将门将种，因而好讲兵法，喜谈武略。人有戏之者曰：“汝好讲兵法，亦能领兵拔中山，以继令祖之志么？”乐毅笑应之曰：“拔中山何足为奇，但可惜当今诸侯，无一人能如魏文侯之贤，而知用我也。”人皆笑其妄言，而乐毅但然处之，不以为意。只无奈贫困日甚，其妻和氏因劝之道：“君既自负怀抱异才，赵国见汝贫贱，自不能用。闻得齐国，奄有东海，实称大国，孟尝君已享其荣，苏季子亦获其利，亦用贤之国也，君何不往游之？倘能际遇，岂不胜此尘埋。”乐毅道：“吾非不思及此，但念功名有地，齐非我地，功名有时，今非其时，恐去亦徒劳。”和氏道：“妾闻得之即为地，遇之即为时，哪里预先定得，与其坐困，不如往求。纵往求不得，亦与坐困一般，君何惮而不行？”乐毅无奈，只得勉强投齐。

到了齐国，湣王新立，自倚富强，十分骄傲，虽时时用人，却用的都是一般夸诈之人，说得如何战胜，如何取利，语语快心，言言悦耳，故立致富贵。乐毅则以为富贵必须养民，战胜必须训兵，言不耸听，策不惊人，谁来听你？故在齐流落多时，依旧归到赵国。赵国又正值那赵武灵王改易胡服，自称主父，欲强其国，后来遭变，死于沙丘，一时赵国汹汹。乐毅见乱，因挈其家去灵寿而奔于大梁。

大梁乃魏地，时魏昭王在位。乐毅既奔其地，贫困无聊，亲友皆劝其出仕。乐毅道：“仕须得君，魏君非吾主也。”过了些时，愈觉贫困无聊，因不得已而出仕魏昭王。昭王庸君也，果不识乐毅之贤，竟以常人蓄之。乐毅益复无聊，每每跨马出郊，流览山川，以抒其抑郁之怀。

一日，随众人朝见。燕国有一使臣，来行庆贺之事，就传说燕昭王师事郭隗，又筑黄金台，求贤如渴之心。乐毅闻知，遂暗暗欢喜道：“此吾展才之地也。”因归与和氏、幼子乐闲商量道：“吾怀经邦奇才，总师大略，而贫困于此，悠悠岁月，岂不自误！今闻燕昭王新筑黄金台，广求贤士，欲报齐仇，此正吾得意之秋也。吾欲脱身游燕，为燕报复齐仇，以显名于诸侯。吾妻可暂居于此，待吾与燕君定谋，然后差人接汝。”和氏道：“君前投齐，而齐湣王雄略之主也，一贤一才，无人不取，独弃君不用。今逃难至魏，幸仕于朝，借禄以免饥寒足矣。君又思舍魏以往燕，不知燕君又是何如，亦须慎而图之，勿使再失。”乐毅笑道：“齐湣王虽骄横强梁，然粗人也，只足取死，安能知吾？魏君庸主，吾不过苟窃其禄，岂是终身！今闻燕昭王变

拔——攻取。

谤书——诽谤人的文字材料。

苟（g u，音狗）窃其禄——暂且无事可做，白白地得些俸给。

变——兵变。

能逃生，难能复国，又能高筑金台，礼求贤士，其志不小，吾往从之，方足展吾平生之志。”和氏道：“君意既决，妾何敢阻？但君既往魏，恐私往不便。”乐毅道：“此不难也。”因入朝见与事之臣，说道：“臣坐面食禄，自觉有愧。昨见燕使庆贺，礼当往答，倘不以辱命见斥，臣愿效劳。”此是小差，无甚关系，当事见乐毅请往，遂从其请，因发答贺表章与之。乐毅领了表章，便辞别妻子，竟往燕国而来。

到了燕国，献上表章。昭王览完表章，见奉表使臣是乐毅名字，因惊问道：“吾闻魏有乐羊，乃名将大族，此乐毅莫非其宗人？若果乐家一派，定然有异，不可失了。”国御便殿，命内侍召入。

乐毅承命而入，朝见昭王。昭王见乐毅人物英俊，举止昂藏，知其有异，因赐坐而问曰：“寡人闻魏文侯时有名将乐羊，不知可是贵族？”乐毅对道：“此即臣之先祖也。”昭王闻而大喜道：“原来即是令祖，无怪先生如此杰出，果是将门将种，今幸相逢，窃愿有请，不识肯赐教否？”乐毅对道：“臣毅献表而来，虽奉主君之命，然臣毅不表他人而请自行者，实慕大王筑黄金台推礼贤上之高名，而愿一瞻日月之表，以快素心。今既亲承龙凤之姿，又辱宠加盼睐，是所见又过于所闻。臣毅肝胆已输，倘蒙赐问，敢不底里上陈！”昭王闻言，愈觉大喜道：“原来先生惠顾寡人，具此深意，非先生明教，寡人愚蒙，几乎失之。且请问：当今之世，英雄并立，功利是图，强国用兵之道，毕竟何先？”乐毅对曰：“治国用兵之道，考之光帝、先王、先圣、先贤，第一良图，无如仁义。然仁义虽美，而施仁义实不易行。何也？盖王降而伯，已非一朝一夕。世尚功利，以为固然。倘国不富，民不强，兵将不雄，而徒然与人、让人，曰仁、曰义，鲜不笑其迂腐，而身命殉之。此宋襄之所以败也！当今之世，苟欲治国，必先富其国，必先强其民，必先雄其兵，有仇报仇，有耻雪耻，然后不取而与人，人乃感之曰：‘此仁也，不可忘也。’不贪而让人，人又乃羨之曰：‘此义也，不可再犯也。’此仁义所以为美也。至于国之富，不以聚敛，而以薄用佐其生；民之强，不以骄横，而以感愤作其气；兵将之雄，有恶诛之，有暴除之，而不以无辜肆其威武。此虽不言仁义，而仁义之道在其中矣。而治国之道，不出于此。”昭王听了，喜动眉宇道：“高论足开茅塞，先生诚大贤也，安敢屈于臣位？”因下位而待以客礼。乐毅再三推谢，昭王道：“先生生于赵，赵，父母之邦也，臣之可也；先生仕于魏，魏，君臣之国也，不敢当宾叫也。寡人于先生，又非父母，又非君臣，而承大教，自应客礼，又何必辞？”乐毅道：“大王虽君燕不君赵，而君之位同；臣虽臣魏未臣燕，而臣之位同，名分定也。大王不可因爱臣而废礼。”昭王道：“君臣之位虽通天下，亦不过泛为备位之君臣设也，如何敢加之于大贤？请正客位，以便领教。”

乐毅见大王之爱敬出于真诚，因离席拜伏于地道：“大王若爱臣，臣有肺腑之言，敢告于大王。”昭王忙亲手扶起道：“先生有何隐衷，不妨明告寡人。”乐毅再拜，因而说道，只因这一说，有分教：良禽栖于珍木，良臣事于贤君。毕竟不知何说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贵族—这里指您的同族。

盼睐—原为左顾右看，此处指看顾照顾。

第六回 乐毅诚心合明主燕王明眼识贤臣

词曰：

渭水飞熊，商岩霖雨，等闲万物不轻睹。一天云起定垂龙，万里风生必从虎。赵岂无家，魏非无主，谁知气向燕台吐。虽然台上有黄金，还是君臣合心膂。

上调踏莎行

话说燕昭王见乐毅说话有意，因扶起再三请问道：“先生有何隐衷，幸教寡人？”乐毅乃正色对曰：“臣之仕魏者，非以魏国可以展臣之才也，盖避赵乱，可暂寄其身耳。即今日奉表至燕，亦非仅为魏国而作使臣，盖闻大王礼贤之名，欲借此至燕，以为择主之阶，进身之地。此臣之隐衷也。臣之隐衷，虽不当一时即吐露于大王之前，不期才一拜瞻，略陈数语，即蒙大王倾听盼睐，加意绸缪，因知大王乃大有德为之君，非世主之比，使臣之肝胆身心尽服，不敢更虚作声价，吞光吐彩，以邀明王之求；又不敢坐失良遇，有辜来意，故不借抱惭而底衷悉陈。大王若不欲报仇则已，若果欲报仇而有取于臣，则臣愿委质于大王而少效其区区，不识大王以为何如？”燕昭王听了，喜动颜色道：“寡人自得国以来，无日不以求贤为事。虽蒙四方英俊，垂顾赐教，不弃寡人，然而如先生之雄才大略，片语即吐心胸者，实未尝有也。寡人愧非桓、文，而管仲、舅犯，先生实过之，正恨不生于燕而生于赵，不仕于燕而仕于魏，使寡人痛相见之晚，乃蒙先生的见鄙心，深哀予志，而慨许以周旋，真魂梦所不敢望者，而忽遇之当面，何幸如之！此非寡人之幸，实燕先王社稷之幸也，愿先生金玉其言而勿悔。”乐毅道：“君求臣易，臣求君难，臣得人主，肝胆愿涂地矣，又何悔焉？大王若虑巨言不实，请即受职。”燕昭王道：“大贤之用，国之兴废赖焉，何敢轻褻？既蒙惠诺，请暂就使馆，容寡人薰沐告庙，然后请先生登黄金台纳印，以国事示烦。今日初临，安敢草草？”乐毅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因再拜辞出，而暂就使馆以宿。正是：

明君自望得贤臣，每恨睽违不易亲。

今日相逢真快意，买金遇着卖金人。

乐毅宿于使馆不提。却说燕昭王见乐毅人物英俊，议论高妙，又开诚吐赤，并不作游说行藏，心深喜之，因亲至新宫来见郭隗，说知乐毅之事。郭隗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吾闻乐君，天下士也，有将相之才，惜其生于赵而赵之人不知，仕于魏而魏君不识。今慕大王黄金台之高名翩然而来，正臣前所言之千里马也，今至矣！报齐仇，雪燕耻，俱要在此人身上。大王须厚遇之，勿失也。”

燕昭王见郭隗议论与己相同，愈加欢喜，因退回宫，三日不临朝，斋戒沐浴，亲告于庙，又将黄金新铸一颗亚卿之印。到了第四日清晨，即至黄金台上，命百官具车马、旌旗、执事，往使馆迎请乐毅到台。

乐毅既至，朝见昭王。昭王因赐坐，说道：“先生大贤，尊之客卿师席方为宜也，不宜屈处臣位。但念寡人抱先王之深仇，痛入骨髓，思欲复之，

心膂（lǚ，音吕）——膂为脊梁骨。心与膂既是人体最重要的部分，也是人体最主要的部分，通常以心膂比喻亲信而且得力之人。此处用心膂二字，有君臣互相信任，共为国家尽力之意。

绸缪（móu，音谋）——事先作好准备。此处指照顾、关心。

亚卿——官名，商代、西周时设置，常奉命征伐和田猎。

而败亡之国，不易中兴，说者曰‘必求高贤为之生聚教养方可快意’。寡人慨之数年，竟不可遽得。幸天赐先生辱临敝地，又蒙先生哀怜寡人慨然俯就，故寡人不揣冒昧，愿举国听从，但思举国听从，非以职位临之不可，故特新铸此亚卿之印，颁赐贤卿，望贤卿念寡人负此深仇，暂为一屈。尚可借此而少释前愆，则先生造燕之功不浅矣。”因亲手取印付之。

乐毅双手接了印，然后再拜致之道：“毅什魏小臣，今初至燕，大王即加臣以卿相之大位，岂臣所敢当？然臣受之而不辞者，知大王英明，定有以知臣而思用臣也，又自念臣才虽微，尚可效犬马执鞭之用，而不欲矫情以负大王之知。今既已受任，则职分当言者愿大王听之。臣闻：‘善飞者，必先敛其翅；善走者，必先缩其足。’今国家遭子之之变，又遇匡章之乱，所伤实甚。今虽得大王数年节养，然羽毛尚未充，元气尚未复，纵有深仇，只宜藏之于心，不宜宣之于口，若或告人，倘邻国闻之，是我未图人而先令人图我，非智者所取。何况齐大燕小，彼强我弱，岂一朝一夕所能报？依臣之见，欲报此深仇，非二十年蓄精养锐不可也。愿大王隐忍之以待时，容臣教其民为礼义之民，治其国为富强之国，训其兵为节制之兵，再观其衅而待其变，然后联合诸侯，一举而图，方为万全，此时则未可。若时未可而强为之，不独不能报仇，且恐招祸。”昭王闻言，改容道：“寡人疏浅，蹈危亡而不知，非贤卿点醒，则寡人尚在梦中。今承贤卿大教，绝口不再言矣。”乐毅道：“大王不言，固所愿也。但至异日，或有言于大王者，尤愿大王勿听。”昭王道：“寡人家国身命俱听之贤卿，尚有谁言之足听？贤卿勿疑。但幸贤卿勿忘今日之言。”乐毅乃欣然受命道：“臣感大王知遇如此，敢不尽心！”昭王大喜，因赐宴，召诸臣陪之，而列乐毅之位于郭隗、剧辛、邹衍、屈景诸贤之上。君臣痛饮，尽欢而罢。正是：

君臣遇合虽然有，谁似昭王鱼水欢。

试上黄金台一看，燕山易水未曾寒。

乐毅既受了燕昭王亚卿之任以治国事，便下令民间：令百姓尽力生产，地不许荒，时不许失，官不许骚扰，民不许游惰，男不许无妻，女不许无夫。又下令于朝：令在位各安职守，不许纷更；刑法一定，宁从轻而不许贪酷；赋敛照常，宁薄取而不许增加；建言之官，不许建无益之言；任事之臣，不许生事；匡君以正者有赏，诱君以僻者为罪。又下令于营寨：各营务令兵将核实，不许虚报一名；粮饷实给，不许少侵一合；操练必严，不许因循故事；挑选必精，不许混容老弱；鼓之则进，金之则退，不许少违毫发；限之以时，勒之以刻，不可差失须臾；兵必知将，将必知兵，有如指臂，不许阻挠；步归于步，马归于马，各分营队，不许杂乱。

乐毅令下之后，毫不假借，行之未及一年，而燕国气象勃然改观。昭王大喜，因谓乐毅道：“贤卿为寡人如此劳神，而室家悬隔，寡人于心未安，必设法迎来，方是久长之计。”乐毅道：“蒙大王垂念，深感洪恩。但臣昔在魏，魏不知臣，蓄之不畜犬马，及今臣归大王，位臣卿相，此臣之知遇也。今魏王罪臣，以为背主，竟拘禁臣之妻小在魏，不许出城。臣年来因国事在身，未及料理，今既蒙大王念及，容臣设计，遣人往迎之。”昭王道：“原

俯就——降格以从。

前愆——以前的过失。

善飞句——比喻保全国力，等待天时，蓄力绸缪，以成大事。

来如此，一发不可迟了。”乐毅领命，因写了书信封好，差一能事将官叫做汪捷，叫他到魏国迎请家眷，临行悄悄吩咐他道必须如此如此，方可迎来。

汪捷领命，竟至魏国，先来见了夫人和氏，随即寻见堂弟乐乘，将书付与。原来乐乘已知乐毅在燕拜为亚卿，执掌燕国之权，久欲至燕相投，以为功名之地，却因魏王有旨，拘禁不许出城，故闷闷地住了许久。这两日正打帐设法私走归燕，不期乐毅有书来接，满心欢喜。因将汪捷邀入内室，细细与他商量道：“乐老爷来接家眷，自然要去，但魏王有禁，不许放乐性一人出城，却将奈何？”汪捷道：“乐老爷久知此事，已设一妙计在此。”乐乘道：“气有何妙计？”汪捷道：“乐老爷说，二月十五日，大梁风俗，各城百姓及官宦，皆出城去南岳庙烧香，就借此为竟日之游。叫小将先通知令族，备下车马，打点行囊，到了这日早晨，夙便各各隐藏于北城左右。到了午时，请二老爷竟戎装了，扮作燕将，放了个号炮，竟夺开了北门，放家人出去，外面听得炮声，自有人马来接应。”乐乘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因悄悄打点。汪捷又来通知和氏并乐姓宗族，俱各欢喜收拾。

到了二月十五这一日，果是大梁风俗，大大小小俱往城南烧香游玩。城中十停人倒去了有六七停，地方准来照管？和氏因收拾了车马，领着小公子，乘间悄悄从后院转到北城等候。乐氏阖族闻信，俱是如此。乐乘家眷也先打发到城下，自家却捱到将近午时，方戴起盔来，穿起甲来，骑了一匹好马，手持一杆大刀，带了三四个有力的大汉，拿着号炮，飞跑至北门城下，放将起来。乐乘因横刀立马于城门之下，大叫道：“燕王有旨，迎请乐亚卿老爷的夫人、公子并乐氏宗族往燕居住。可报知魏王，因行期急迫，不及入朝辞谢了。”乐乘一面叫众人快走。隐藏下的车马，听见炮响，早一齐蜂拥而来，冲出城去。守城军上出其不意，又见乐乘横刀立马，好不英勇，哪个敢来拦挡？乐乘见车马部出城去，方随后赶来。众军士见乐乘去了，再赶到城外来看，城外早又有一声炮响，拥出一些人马，扯着两面大旗，旗上写着：“燕王迎请乐亚卿家眷”。接着了车马，竟弓刀耀计，鼓乐喧天地去了，谁敢上前去问！急急报知魏王，再差得兵来追赶，已去有数十里，哪里赶得上，只得罢了。正是：

日日在前轻似土，一朝失去重如金。

若非三尺纱蒙眼，定是一团茅塞心。

不数日，到了燕国，乐毅接着，不胜之喜。因将宗族俱编入燕籍而为燕人，又入朝致谢，又领乐乘来见昭王，荐其骁勇，用之为将。昭王见乐毅诚心为燕，愈加欢喜，因时时召见、赐宴，谈论国政兵权，真是欢如鱼水。正是：

君爱臣如宝，臣尊君似天。

如斯谋国事，未有不安然。

到了周赧王四年，忽秦国一个大游客叫做张仪，欲要连横天下诸侯以事秦，故来到燕国说昭王道：“秦之强，天下所知也，今欲加兵各国，以扩疆土。臣不忍天下被兵，已劝赵王割河间之地以入朝事秦矣。秦既得赵，岂能

竟日——终日。

张仪（？—公元前310），战国时魏国贵族后代。秦惠文君十年（公元前328）任秦相。封武信君，执政时采用连横策略，迫魏献上郡，辅秦惠文君称王，游说各国服从秦国，瓦解齐楚联盟，夺取楚汉中地。秦武王即位，他入魏为相，不久死。

忘燕？大王若不割地事秦，早为之计，恐秦一怒，下甲云中九原，驱赵以攻燕，则恐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。”昭王不能决，因请张仪就馆，而召众臣商议。屈景说道：“既立国，当守国，岂可以土地事人为长策？况燕地有限，而秦欲无厌，但救目前，又将何继？且张仪游说之士，心甚诡而言不足信。若秦果贪燕，即割地而未必便可复无虞，不割地而秦即加兵，然燕简练已久，何至畏人？愿大王加察。”众臣听了，皆赞道：“屈君之论甚为有理。”独乐毅无语。

昭王因问道：“乐卿以为如何？”乐毅方对道：“屈君之论，守国之正论也。但今日张仪之言，乃一时机变之言，非正论也。非正论而以正论对之，是彼以虚而我以实，则受其累矣，莫若仍以机变应之为妙。”昭王惊问道：“张仪之言，何谓机变？”乐毅道：“张仪欲连横六国以事秦，是张仪之心，非六国心也。张仪说一国而一国许之者，受张仪之恫吓，畏秦强而恐速祸，虽皆口许割地，尚彼此观望，未便即与。口许割地，则秦不加兵，地未即割，则地原无失，此机中有机，变中有变，臣所谓机变之事也。若地尚未割，而口先正言不许，彼借不许之言而先兴师问罪，以威其余，是我惑虚机而先受实祸，非美也。若虑既许割地而不便悔言，窃恐六国中之悔言者不止一燕，且张仪游士耳，不过仗口舌之利虚张秦势。能使六国割地事秦，则张仪之功；设或六国不割地事秦，在秦无甲兵之费，亦必不以为张仪之罪。张仪既不罪，则六国有罪亦轻。况张仪在秦，亦非忠信之臣，上下猜疑，恐不及割地而即别有机变，今大王莫若许割常山五城以事秦，待诸侯成约而后割之。臣料诸侯之约无日而成，而燕之地亦无日而割也。此时何必与之苦争那？”昭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贤卿察机观变，明如观火，真不可及。”到了次日，回复张仪道：“秦，大国也。燕，小国也。既诸侯有的，敢不听从？亦愿割常山五城以附诸侯之后，诸侯之约成，即当交纳。”

张仪见昭王许割五城，大喜而去，即欲归报秦惠王以逞己功，不期刚到咸阳，而秦惠王早已驾崩，太子登极，改称秦武王。这秦武王为太子时，甚不欢喜张仪。群臣知道此意，遂向武王毁谤他许多短处，及张仪还朝，所言之事，多不听从。六国诸侯闻之，果不连横而又暗相合纵矣。昭王得知，愈服乐毅料事之明，遂更加敬重。正是：

不慌全在胆，不惑必须明。

胆与明相并，闻雷也不惊。

乐毅既执燕政，虽说日日练兵训将，治国养民，不觉十有余年，并不提起报仇之事。燕国就有一班臣子，来说燕王道：“大王筑黄金台，擢乐毅为亚卿，执掌兵权者，以为伐齐报仇也。初犹推说兵未练、将未训，今训练兵将亦已十年有余，而伐齐报仇之事全不提起。在乐毅受享快乐自忘之矣，岂大王亦忘之耶？”昭王道：“先王深仇，寡人岂须臾敢忘？然时犹未可，始待之耳。”众臣道：“齐犹是齐，燕犹是燕，今时不可，不知何时而可，不过以齐大难图，借此推捱耳。”昭王听了，不胜叹息道：“贤者所为，往往为不肖所诮。记得乐元帅登台时，即谆谆虑诸臣有今日之言。诸臣今日果有此言，则是诸臣今日之言，已在乐君成算中久矣。寡人安敢听诸君之言，而

须臾——片刻。

推捱——拖延。

诮（qiào，音俏）——责备。281 2 吕

乱其成算？诸君请勿复言，寡人前已许其弗听矣。”众臣皆抱惭而退。正是：

莫恨谗言众，但求君耳聪。

是非能辨白，颜面自羞红。

众臣见说昭王不动，困又求说乐毅道：“燕王筑黄金台，大拜将军为亚卿者，欲报齐仇也。今将军日日练兵，日日训将，亦已久矣，竟未曾加齐一矢，岂燕王拜将军之初意哉？燕王虽不言，而将军独不愧于心乎？若齐仇可报，宜速报之；若不可报，则当去位以让贤者。倘碌碌犹人无所短长，而坐拥高位使燕王日夕悬望，不识将军何以自安？”乐毅笑谢道：“非不愿报，报之不能也！诸公有能者，愿执鞭以受教。”众臣见说不入，虽然罢了，然议论纷纷，终不能已。真是。

从来人世是非多，任是无风也起波。

若使君臣情少懈，可怜谁不受他磨！

众臣谗诮不已，亏得昭王信任乐毅，全不动心，故又过了数年。只因又过数年，工夫久了，有分教：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齐湣王杀二忠臣以肆恶乐元帅会五诸侯而出师

词曰：

火种须焚，草根必拔，箭留弦上看机括。若教腮上失龙鳞，便思虎面寻发拔。不是耳聋，也非眼瞎，昏来孔窍都涂煞。功君为政只清心，若清心时自明察。

上调踏莎行

话说乐毅见昭王不听谗言，十分感激。又过了数年，欲报齐仇之心愈急，便时时差人到齐国去打听齐王的行事。此时宣王已死，湣王在位。这湣王为人比宣王更加骄暴，依着国富兵强，不是东伐梁，即是南伐楚，从无一岁休息，外虽有战胜之名，内却有消耗之实。到了周赧王二十七年，天下汹汹，名分尽丧，惟强暴为尊。秦王无道，视周天子如无人，竟自僭称为西帝。称便称了，又恐独称不足号令天下复遣使臣魏冉至齐，立齐湣王为东帝，就约他共发兵伐赵。齐湣王见了大喜，便欣然改称，欲行于各国。班谏佞之臣无不怂恿，惟中大夫孤狐喧出班苦争，以为不可。齐湣王不悦道：“帝与王，总一为君，但于众诸侯中分别强弱耳。今秦强于西，既称西帝；寡人君临淄岱，地广兵多，独不可以为东帝乎？”孤狐喧道：“天下凡百事皆可假借，最不可犯者，名分也，岂论强弱？譬如父母虽弱，安可降为子孙？子孙虽强，安可升力父母？今周虽弱，天子也。齐、秦虽强，诸侯也。数百年于兹，名分所在，谁敢犯之？即今诸侯称王，虽曰僭窃，犹然在臣子之列，奈何竟一旦称帝，无论触天下之怒，亦岂不惹天下之笑，与动天下之刀兵？愿大王熟思之。”齐湣王道：“寡人闻名分虽严，亦有时而改，倘必不改，则纣，天子也，周家何以得称？今周运已衰，秦时正盛，夫岂不义而秦为之，亦必识时务之俊杰，有以承大命而劝成之，此非腐儒所知。今秦既已称为西帝，我齐何歉于秦，而独不可以称东帝那？”孤狐喧道：“帝犹天也，岂可有两？秦之所以立大王者，恐一时创为之，天下不服，号令不行故然，因引大王分罪，岂美意哉！”齐湣王大怒道：“既立为帝，则天下诸侯皆臣矣，臣敢罪于君？汝今晓晓，不过单止寡人不为帝，岂能使秦不为帝乎？不能止秦，则是秦为帝矣。止寡人不为帝，则寡人为秦帝之臣矣。是汝不愿君尊，而愿君辱，不忠甚矣！”一班谏佞之臣，义在旁和之道：“既可立帝，谁肯为王？孤大夫之言差矣！”孤狐喧听了，不胜愤激道：“臣正议也，安能入邪辟之耳。”齐湣王勃然变色，大怒道：“谁是邪辟之耳？当面毁君、辱君，罪已不赦，尚曰正议，天下有此毁君、辱君之正议否？快推出斩讫报来。”殿下刀斧手闻令，一齐涌出，将孤狐喧捉往。孤狐喧亦大怒道：“臣死不足惜，但可惜大王之死不久矣。”齐湣王听了，愈加大发雷霆道：“以齐之强，以寡人之英勇，虽合天下之兵亦无奈我何。汝一个负郭之民，吾用汝以为大夫，何负于汝，乃诅咒寡人。不忠之甚，万死犹轻！快推出斩于稷宫之通衢，使举国之臣民，皆知其谤君之罪。”大臣中虽也有几个出班为孤狐喧求饶，当不得齐王怒气冲天，一面传旨称帝，一面就拂袖入宫去了。可惜孤狐喧一腔

机括——机，弩的发箭器；括，矢未扣弦之处。机括，共指治事的权柄

谏佞——善以巧言谄媚的人。

晓（xi o，音萧）——因为害怕而乱嚷乱叫的声音。

负郭——背负城郭。典出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：“使吾有洛阳负郭田二顷，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？”

谤（bàng，音棒）君之罪——恶意地攻击帝王的罪过。此处为齐湣王加罪于忠臣孤狐喧的借口。

忠义，反而受戮于稷衢之上。正是：

骄君难与言，忠臣不怕死。

所以谗佞人，只要君王喜。

齐湣王虽然一怒杀了孤狐喧，然称帝之事，心下也有几分狐疑，欲与人商量，却没相信之人。忽报燕使苏代来朝，湣王大喜，召入，因将秦王自称西帝，遣使立齐为东帝，就相约共去伐赵之事，细细述了一遍。又将孤狐喧谏止被杀之事，也说了一遍，因问道：“此事还该如何？”苏代道：“秦王以诸侯而自僭立称帝，自犯天下之仪，天下闻而愤怒之，未可知也。然秦正强，天下畏其强而首肯之，未可知也。今秦既自立，而又遣使立大王之为东帝者，亦恐天下罪之，而拉大王分罪也。大王若辞而不受，是拂秦王之意，自失为帝之机，俱非策也。以臣愚见，秦既立大王为东帝，乞大王竟受之而勿辞，使臣民、各国闻知其事，则大王俨然东帝矣。至于发号施令，称帝于天下，且请少缓。何也？臣欲以秦为前车也。倘秦称帝，天下无说，大王然后从容称为东帝，未为晚也。设或秦称西帝而天下憎之、恶之，大王受之而不称，则天下必以大王为知义，而得令名矣。此收天下人心之资也。”齐湣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卿所言最善。但秦王约我共伐赵，不知赵可伐乎？”苏代道：“伐国必破国，方可示威，若伐而空还，不如勿伐，赵国虽小，亦战国也，伐之未必即破。以臣愚见，伐赵莫若伐桀宋。桀宋，小国也，而南败楚，西败魏，昏暴多端，此必败之道也。大王因而伐之，未有不破。伐宋而破之，则天下皆畏齐之强矣。”齐湣王听了甚喜，以为有理。东帝才称得两日，因苏代之言，便止住不称；又依苏代之言，即发大兵，去伐桀宋。

你道这桀宋是谁？就是宋国的康王。这宋康王虽生来性情骄暴，然立国微小，初犹不敢为非。只因城头上一个小雀，忽生了一个大鸛，百姓看见以为奇事，遂报知康王。康王惊导，因命掌卜筮的太史官占之。太史占了，因拜贺康王道：“此大吉之象也。雀小鸛大，占书上有言：‘小而生大，必霸天下。’大王之谓也。”康王大喜。自此遂心骄志大，任意狂为：与滕国为邻，欲展疆土，遂发兵灭了滕国；欺薛国兵少，遂时时遣将伐之；乘齐有事，遂暗暗地袭取了它沿边的五座城他；见楚地广阔，遂探其无备，而夺取二三百里；偶与魏战而大败之，遂沾沾自喜道：“此皆吾霸天下之征也。”见人尊敬天地，遂每每张弓挟矢以射天，欲使天怕我；而又往往操椎持扑以笞地，欲使地惧我；见人多事鬼神，又斩社稷而焚灭之，欲使鬼神服我；又置酒在室中，为长夜之饮，饮到欢快之时，要室中之人皆呼万岁。室中人呼了，又要堂上、堂下之人以及门外之人、国中之人皆呼万岁以应之，以见人不敢违我。昏暴若此，故天下之人皆谓之桀宋，以其昏暴如桀也。故齐兵一来，民心离散，无兵守城，宋康王方惊慌无措，只得逃走，要奔到魏国，不期追兵紧急，走不到魏国，竟死于温县，而宋遂绝矣。正是：

暴虐大应死，昏迷国易亡。

其余还可救，惟此没商量。

齐湣王亲见宋康王骄暴，身死国亡，若知警醒，岂不长享为君之福，而破宋之后，心满意盈，愈加骄暴，其所作所为比桀宋更甚。听见人称楚强，便发兵南侵于楚，以争其强；听见人称晋盛，即发兵西侵于晋，以争其盛；又思立为东帝，终碍于周，何不发兵并侵了二周而自为天子，日夜胡思乱想。

鸛(zh n, 音毡)——又名“晨风”，一种猛禽，似鸱鹰。

宗室子陈举看不过，因直言道：“治国当图久安，不必贪无益之虚名，须谨防有心之实祸。今齐幸国富兵强，上可以安宗社，下可以贻子孙。大王保此富强，大王之贤也。乃不足而南侵于楚，试思楚为何国而可侵乎？又不自揣而西伐于晋，试思晋为何地而可伐乎？二周虽弱，名分凛然，设可吞并，而秦、楚二国吞并久矣，何至今日？大王不思，以发兵为游戏，以战争为等闲，不知战胜则兵骄卒傲，养成讹诈之形，战败则甲破斧缺，伤损国家元气。况燕与齐，仇敌也，自齐杀燕王哙，而燕昭王衔冤饮恨，筑黄金台招致贤才，以图报复，已非一日，而大王毫不提防，恐一旦有萧墙之变，则大王悔之晚矣！”

此时，齐湣王正在骄暴之际，一班谀佞之臣，日日夸功颂德，意气扬扬，今日忽被陈举一番正论，直中其隐，羞得满面通红，不禁大怒道：“寡人伐燕，燕破；诛宋，宋亡；侵楚，楚惧；伐晋，晋惊。当今至强者，秦也，秦且奉寡人为东帝，而况其余乎？虽连年征伐，无不得意，至今国富兵强，损了哪些元气，要你这老贼胡讲！”陈举道：“富强难恃以为常，骄暴必至于亡国。桀宋骄暴，已为大王诛矣。大王骄暴，又安知不为桀宋之续乎？”齐湣王听了，气得须眉直竖，因大骂道：“天下诸侯，皆服齐强，我不诛人足矣，谁敢诛我？我且先诛你这老贼！”因命刀多手拿去斩于东门，以为毁君之戒。陈举道：“大王不必怒，臣之一死，死忠也，自为天下人怜，后世人情。只恐明日大王之死，死于昏暴，不独今日为天下笑，虽千古之下，尚嗤笑不尽也。”陈举说不完，早已被刀斧手驱去斩首。正是：

忠言苦诉浑如哭，昏耳愁听宛若仇。

头已断来心已剖，一时余怒尚无休。

齐湣王自杀了陈举，满朝臣子谁肯再进忠言，惟有一班谄佞之臣，撺掇他为荒淫之事。燕国差来探事之人打听的确，早报知乐毅。乐毅乃朝见昭王道：“臣蒙大王拔于异国，位以亚卿：家人、宗族皆食于燕，又蒙大王之恩礼宠幸，至矣尽矣，无以加矣。臣苟有肝胆，未有不思仰报万一者。然欲报大王，无如复齐仇。而受任以来，竟蹉跎至今日者，非臣不留心于齐，奈齐无衅可乘。今臣闻其自灭了桀宋，愈加骄横，义南侵于楚，西伐于晋，复思吞并二周以谋天子，此皆亡兆，报仇雪耻，正在此时，故臣敢请大王商酌其事。”昭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寡人衔先王之恨，二十八年于兹矣，常恐一同湓至朝露，不及手刃于齐王之腹，以雪国耻，终夜痛心，每欲号泣告天告人，因受贤卿之诫，朝夕饮恨。今若有可图之机，愿起倾国之兵，与齐争一旦之命，虽死亦无所惜，愿贤卿教之。”乐毅道：“大王志意既决，微臣敢不效力？但思齐虽骄暴，有可亡之机，然地广人多，兵强将猛，若轻易图之，不能制其死命，转要受其大害。以臣计之，燕虽训练多年，兵有节制，然素为齐轻，不能为先声夺其气，须合天下诸侯共攻之，方能成其大功。”昭王道：“合诸侯共攻之固妙，但恐诸侯各有所图，未必尽如燕意。”乐毅道：“诸侯虽各有图，然合之要有次第。臣以为燕之比邻莫密于赵，宜先合赵王。赵王正与燕好，必然听从。赵王若听从，则韩与赵两相和好，韩见赵合，亦必

讹诈——借故向他人索取财物。

撺掇（cu nd o，音蹿多）——劝诱，怂恿。

湓（kè，音刻）至朝露——忽然间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消逝而去。死亡的隐语。典出《汉书·苏武传》：“人生如朝露。”

合也。至于秦王，贪利之国，须请赵转说伐齐之利，则秦必从。若夫魏，因臣弃魏仕燕，甚不悦臣，未必肯从。却喜孟尝君被齐逐出，今相于魏，深恨齐王，若闻燕伐齐，亦必劝魏以伐齐。楚虽深忌齐，却名与齐好，约之必不从也，然齐急必投楚，诛齐者，必楚也。今虽合之无益，然必须合之，留以为异日之用。”昭王闻言，大喜道：“贤卿料事直如指掌，寡人——听从。”因出各国的符节，任乐毅为之。

乐毅见昭王言必听从，心甚欢喜，乃与剧辛说道：“今燕伐齐，欲合五国之兵以为助。韩、赵与秦，毅请自往。若魏，则怨毅仕燕，若楚，则素重剧君，俱烦剧君一往。”剧辛应诺。乐毅乃自具车马、怀金璧，亲至赵国。

此时，赵国乃惠文王在位，平原君赵胜为相。乐毅至赵，便先备礼来见平原君。平原君接见道：“乐君身操燕政，名重金台，今日辱临敝国，又赐多仪，必有所教。”乐毅道：“昔者，寡君之先王受齐戮辱，此公于所知也。寡君饮恨含冤，欲图报复，此亦公子所察也。只因齐大燕小，齐强燕弱，故含忍至今，寡君日夜痛心。今见湣王昏愚已甚，骄横异常，屈杀忠臣，大肆贪恶，以东帝为不足，又欲吞周，以灭宋为固然，又思别国，观其所为，又过于桀宋。此亦必亡之道。故寡君愤愤不平，愿操戈负弯以为前驱，但念齐分封之国，虽犯可诛之罪，必须公讨，非燕一国所敢自专，故遣下臣上请于贵国，求赵大王公为天下诛暴除残，私助寡君报仇雪耻，恩莫大焉！义莫正焉！下情委曲，不敢竟闻，故特求公于转奏。倘蒙允助，破齐之后，河间之地近于赵疆，赵可部而收也，燕但欲复仇，不敢私取。”平原君道：“齐之强横，天下所憎，燕即不言，赵亦不能无言。况乐君有命，敢不劝寡君听从？”

正说不完，忽秦国有个使臣亦有事来见平原君，遂会在一处，问及燕、齐之事。乐毅因乘机说道：“齐不独为燕之仇，实亦秦之仇也。”秦使惊问道：“齐处于东，秦处于西，犹风马牛不相及，齐何为而为秦之仇？乐君之言，毋乃过情乎？”乐毅道：“有说也。今天下称至强者秦也，何知有齐？自秦立齐为东帝，齐遂妄自尊大，以为秦尚尊我，何况他国！故南伐楚，西伐晋，前已破灭桀宋，今又欲吞并二周，使天下但知有齐，不复知有秦。由此观之，则齐岂非秦之仇哉！今燕，小国也，尚愤愤不平，愿倾国与争，奈何秦以屡世之强，何惜一旅而不助燕以诛残暴之齐？齐诛，而秦之帝不必更分东西矣。今天下皆助燕伐齐，若秦不助燕，则是秦畏齐强，岂不意大下之笑？”秦使听了，连连点头道：“乐君之言是也，归告寡君，定发兵相助。”乐毅乃谢而退出。到了次日，平原君果奏准赵王，亦许发兵相助。

乐毅见赵、秦俱许发兵，因至韩国，见韩王道：“昔燕先王遭齐屠戮，今燕王衔冤切骨，誓必报仇。但念以诸侯而伐诸侯，有助则公，无助则私，故使下臣告于列国，少求一旅之师，以张公义。臣沿途而来，已蒙秦王、赵王慨然许助，故下臣敢匍伏阙廷，陈情上请，望大王怜念寡君之深仇，乐从诸侯之义举，沛发韩旌，遥令齐风，不独寡君感恩，而天下皆称高义。至若齐之残暴，在所当除，此又大王之霸业，作毅乞师之臣所敢并言也。”韩王道：“秦、赵既已许助燕，敢不随其后，况燕君又有宿昔之好，乐君又素所仰瞻，所教当一一听从。”乐毅见三国俱已说成，满心欢喜，因而谢了韩王，归报昭王不提。正是：

符节——古代出入门关所持的凭证，用竹或木制成。

阙（què，音确）廷朝廷

为将不惟兵甲利，定须舌亦有锋芒。

不然坐与君王战，安得唯唯俯首降？

却说剧辛至魏国说魏王助燕伐齐，魏王因谓孟尝君道：“燕君夺吾乐毅，是吾仇也，吾恨之尚且未消，安肯复助之而伐齐？”孟尝君果恨齐王逐他出来，因劝魏王道：“大王今若伐齐，非助燕也，实自利也。”魏王道：“何为自利？”孟尝君道：“前齐灭宋，宋之地远于齐而近于魏，以理论之，其地应为魏有。齐竟公然取去，殊为藐魏。今若为此而争，甚为费力，莫若乘燕伐齐，名虽助燕，而破齐之后竟掠宋地而还，岂非自利？”魏王大悦，因许发兵以助燕。

剧辛见魏王已许，因而至楚，说楚王曰：“齐虽强，不强于楚，往往侵楚，是欺楚也。燕虽小国，今已发兵雪耻。楚大国，雄据江汉，岂甘受齐欺？”楚王笑道：“齐王昏暴，早晚必亡，然亡齐者，必楚，楚岂受其欺哉！大夫且归，寡人自有破齐之略，但不与诸侯共事耳。”剧辛领命，亦归报于昭王。

昭王见五国皆许相助，满心大喜，遂决意伐齐。只因这一伐，有分教：抉出痛心，变放快意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燕昭王大阅节制兵韩将军丧命匹夫勇

词曰：

为问兵家何制？五花八阵流传，六韬三略更幽玄。登坛能夸此，临敌自无前。若恃匹夫一勇，休夸百万威权。师行无正又无偏，谩言 家国丧，性命也难全。

上调西江月

话说燕昭王欲伐齐报仇，见乐毅、剧辛二人归报，秦、魏、韩、赵俱许发兵相助，不胜之喜，乃于周赧王三十一年，遂将倾国精锐之兵，尽付乐毅掌管。乐毅乃一面发文书至各国，约会发兵之期；一面即聚集兵马，于教场查点。正是：

从来报复要坚心，不是坚心报不深。

试看黄金台上客，至今方作虎龙吟。

乐毅将兵马查点明白，见人人精勇，队队严明，然后择了个吉日，请昭王到演武场大阅。到了这日，昭王带领着文武百官，亲至教场。乐毅令各营将士排开队伍，将昭王迎到将台之上，设御座，请昭王坐了，头上张一把绣黄龙的御盖，旁边列两柄悬日月的掌扇。文武百官俱列在第二层台上，惟乐毅直到台上，朝见昭王。昭王赐坐。坐定，昭王乃抬头定睛细看那营中气象：只见旌旗密布，车马分排，连络如流，纵横若结。貔貅之士桓桓赳赳，仁义之师堂堂正正，令严而悄不闻声，气壮而满营生色，与往日之气象大不相同。昭王看了，满心欢喜，因向乐毅称赞道：“军容威壮若此，皆贤卿操练之功，齐国虽强，有可图矣。”乐毅道：“此正兵也，进止有方，出入不乱，虽有铁骑，不能相犯。若临阵摧锋，长驱破敌，此中有三万精锐之兵，可挥之即出，令之即行，虽鬼神不能测其往来，此乃奇兵，直捣齐都，易如反掌。”昭王听了大喜，更加欣羨，因问道：“此奇兵可一观否？”乐毅道：“正要求大王亲阅。”因命掌旗纛官，在将台上将蓝旗一挥，只见正东阵中，忽涌出一队人马，飞也似奔至台前听令，十分英勇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半似蓝兮半似绿，马上英雄青簇簇。

时时击鼓动碧天，上按东方甲乙木。

旗纛官又将红旗一挥，只见正南阵中，又忽涌出一队人马，飞也似奔至将台前听令，更加英勇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顶上红云飘万朵，赤日朱霞作妆裹。

胭脂马上大红袍，上按南方丙丁火。

旗纛官又将黄旗一挥，只见正当中阵内，忽又涌出一队人马，飞也似奔至将台前听令，分外英雄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将军金甲横金斧，座下龙驹认作虎。

中央扯起杏黄旗，上按中央戊己土。

旗纛官又将白旗一挥，只见正西阵中，忽又涌出一队人马，飞也似奔至将台前听令，十分强勇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白盔白甲冷森森，风展旌旗霜色侵。

枪是梨花刀是雪，上按西方庚辛金。

旗纛官又将皂雕旗一挥，只见正北阵中，忽又涌出一队人马，飞也似奔

五花八阵句——言兵法奥妙无穷，变化无极。

谩（màn，音漫）言——不要说。

至将台前听令，更加英勇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一阵黑云压高垒，铁甲将军装束美。

嘶风骏马似乌骓，上按北方壬癸水。

五队人马，各按方位住下。昭王看见这五队人马，人人雄壮，个个彪形，心下大喜，因问道：“兵分五色，自按五行，不必言也。但不知长驱之时，何以并进？”乐毅道：“虽然并进，自有首尾，若元首尾，何以长驱？”因命掌号官，将金锣一面铛铛地敲了数声。只见五队人马，在教场中东转西折，盘旋了一回，忽变作一长蛇之势，青在前，红次之，黄居中，白次之，黑押在后。头在前摇，则尾于后摆，尾从后卷，则首从前回，首有事，则腹尾救之；尾有事，则首腹护之；腹有事，则首尾应之。首尾正行时，忽从中突出轻骑，或飞标、或飞锤，倏而前，倏而后，直如飞鸟之攫物，使人不见端倪，莫能测识。昭王细细看完，喜之不胜，因赞道：“如此变动，曲尽兵家之妙，真为劲旅，足征元帅之大才矣。燕国何幸，得以转弱力强如此，”因厚出金钱，大赏将士，方罢操回宫。正是：

漫言人众便横行，强国还须节制兵。

若使刀枪操胜算，六韬三略尽虚名。

昭王大阅过，见兵有节制，一发敬重乐毅如师。那乐毅却谨敦臣节，毫不骄矜。到了出师之时，果然秦国遣大将斯难，领兵三万前来助战；赵国遣大将廉颇，领兵三万前来助战；韩国遣大将暴鸯，领兵三万前来助战；魏国遣大将晋鄙，领兵三万前来助战。兵虽各赴齐境，却俱有文书打到燕国来。昭王见了，因更拜乐毅为上将军，并护五国之师以伐齐。

乐毅领了昭王之命，因率大兵十万，沿途会合诸侯之兵，一时共集于齐境济水之西。一时军容之盛，惊天动地。真个是：

军容赫赫连千里，兵气扬扬遍九垓。

韩旆秦旌时掣电，魏金赵鼓日轰雷。

足追风云皆龙种，力拔山来尽虎才。

漫道人惊心胆碎，天为崩裂地为开。

五国大兵集于齐境，齐境守将慌了手脚，只得连夜飞报于湣王。此时湣王正在骄横之际，听见报来，哪里放在心上，因笑道：“我记得昔日燕王唵被我先王遣匡章杀了，这燕王平想是又自来寻死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你既要来寻死就该自来，怎又去求人帮助？”又笑道：“秦，大国，求他帮助，也还罢了。韩、魏、赵，小国，求他来何用！待我发十万大兵，去杀他个片甲不存，他才害怕，方知我齐国之强。”因命大将向子领兵十万，前往济水去退五国之师。因吩咐：务要杀他个大败。

原来齐国从前出征，往往战胜，故兵将胆大。这向子领了齐王之命，也不问好歹，竟欣欣然去了。正是：

巢焚燕雀正嬉嬉，祸到临头尚不知。

不是骄深迷作妄，定然愚极变成痴。

湣王自命向子去后，便目望捷音。过了几日，一个老臣王烛告病在家，病好了，听得此事，忙入朝进谏道：“老臣闻燕昭王筑黄金台，拜乐毅为将，欲报齐仇久矣，直忍了二十余年，不敢轻发。今又合了秦、韩、赵、魏四国之兵，方才敢发。臣想，其发不轻，则其志不小，其势必盛。大王即自发倾

乌骓（zhu，音追）——黑色的马。此处指良马、千里马。

国之兵前往迎敌尚虞不支，大王怎么草草遣向子一人，领兵十万，前往迎敌？此必败之道也。幸去不久，大王还宜速领大兵，自往救援，庶可保全而无失。”溥王笑道：“汝老矣！只记得这几句迂腐的陈言，怎知近来的胜败，要看时势所在。不是寡人夸口，近来的时势在齐，故寡人兵一出即便大胜，从未尝小挫于人，哪有个今日忽败之理？汝只管放心，再迟几日定有捷音来到。”王烛道：“大王差矣！两国交兵，当论兵之多寡，势之弱强，将之勇怯，谋之得失，怎么论起时势来？若论时势，是赌造化，以国家为游戏。此事万万不可，望大王还是发兵往救为妙。”溥王道：“汝老矣！快快回去，寻个好坟墓，不要在此多管，惹人憎厌。”王烛叹息道：“大王既憎厌逐臣，臣何敢复言！但恐大王再想臣言就迟了。”因再拜辞谢而去。正是：

曾闻古昔钦黄发，不道今人轻老成。

只为老成轻不用，国家都被小人倾。

王烛去后又过了几日，溥王正与一班佞人说王烛的腐迂，忽传报：“向子战死，十万大兵阵亡了一半，逃走了一半。五国之兵，直要杀过界来，势甚危急，求大王早早救援。”溥王听了，方才着急，因连夜又点起十万大兵，自领中军，又选了韩聂为上将。这韩聂武艺高强，使一根浑铁枪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齐国恃之以为长城。溥王见事急，故率之前来。

到了济城，见济城未失，心才放下，因问向子为何就战死？守将答道：“向子正与秦将交锋，忽被韩阵上从旁突出一将，遂一枪战死。十万大兵上前去救，不期燕兵摆成阵势，从后一裹，急急逃回，早阵亡了一半，所以败了。”溥王闻知，又将残兵招聚在一处。

到次日，安营济上，望见五国之师，分为五阵，各拥雄兵，互相犄角，旌旗耀日，金鼓震天。溥王见了，回顾韩聂说道：“你看五国之师相倚为雄，将军能奋勇破之否？”韩聂道：“五国兵将虽共有一二十万，然燕国为主，秦、韩、赵、魏不过是请来之客，用力有限。臣只消突出奇兵，先斩了乐毅之头，则四国之师自然惊走，有何难破？”因恃勇跃马横枪，直奔出旗门之下，往来驰骋，呼叫道：“燕国乐毅小竖子，既来送死，何不早来纳命！”正呼叫不已，忽燕阵三声炮响，金鼓齐鸣，旗门开处，见乐毅头戴一顶凤翅金盔，身穿一件龙鳞软甲，乘着一匹骏马，手执着一杆五色的令旗，率领着一班英勇战将，直出阵前，应声道：“我乃燕国上将军乐毅，今奉燕大王之命，并护秦、赵、韩、魏四国之兵，前来擒取齐国的昏君，归戮于社，以报燕先王之仇，兼为天下除残去暴。为何齐国昏君不自出就缚，却叫你这无名小将在此搪塞？快报名来，好就缚束。”韩聂因大声道：“齐称霸国，强于天下，此天下所共知，况今又为东帝，不加兵列国，已为列国之福，何列国不识时务，反狐群狗党，犯我齐境！我韩大将军这一根浑铁枪纵横天下，谁不闻名？汝乐毅生于赵，不过一匹夫，仕于魏，不过一下品，其才可知，有甚奇谋，怎敢愚惑燕君，妄窃亚卿之位，反招摇四国，浪兴犯土之兵！今既到此，死已莫逃，若知机悔悟，速速倒戈，令各国遁去，尚可免亡国之祸，倘竟执迷，枪尖到处，叫你五国之师立成齏粉。”说罢，骑着一匹骏马，咆哮阵前，往来冲突。

乐毅正欲遣将迎敌，忽赵阵中闪出一将，叫做王岱，手执大杆刀，飞马直奔韩聂道：“何等匹夫，敢出狂言！也叫你学向子的样子。”遂举刀就劈。

齏(jī, 音基)粉——捣碎的姜、蒜、韭菜等，比喻粉碎。

韩聂用枪架过，就乘势刺来。二人杀至二十余合，秦阵中又突出一将，叫做罗忠，手持一杆丈八蛇矛，跑马助战；战不数合，韩阵中也突出一将，叫做孟先登，手持一柄铜锤；魏阵中也突出一将，叫做唐大烈，手执一支方天画戟，飞马冲到阵前厮杀。韩聂看见，笑一笑道：“来得好，来得好！何足惧哉！”挺着一条枪，左冲右突，毫无惧色。四将各逞威风，裹住不放，真是一场好杀！但见：

征云搅搅，杀气腾腾。征云搅搅，乱卷得天光惨淡；杀气腾腾，冷逼得日色昏黄。金鼓喧闹，犹如轰轰豁豁之雷震；旌旗招展，恍若闪闪灼灼之电飞。战场中刀枪并举，忽前忽后，眼一错性命交关；阵面上人马奔驰，忽东忽西，力稍怯死生顷刻。最狠是大杆刀，不离头上；最恶是火尖枪，紧逼心窝；最毒是方天戟，照人背脊；最险是三棱铜，觑定脑门。更难防者，是似飞蝗的乱箭；最怕人者，是如星点的流锤。将军猛勇，左冲右突，每游戏于无人之境；骏马通灵，前驰后骋，宛从事于礼乐之场。四将敌一将，而一将英雄、宛似尤遭虾戏；一将敌四将，而四将强梁，犹如羊被虎撩。毕竟不知谁弱谁强，到底还是龙争虎斗。

这韩聂果是骁勇，力敌四将，杀了半日，并没个输赢。齐王在将台上看见四将紧紧攒住，恐怕有失，又见燕阵中旌旗招展，似有个出兵冲突之意，遂忙让鸣金收军。韩聂虽说不惧，战了半日，不曾讨得便宜，也就借着鸣金，将枪向四将一摆道：“主公有令，且暂饶你。”遂勒转马头望本营跑去。四将见不能取胜，也便借此各归本阵不提。

却说韩聂归见齐王，齐王因说道：“将军苦战半日，未能取胜，寡人甚是忧心，如之奈何？”韩聂道：“大王不必忧心。四国兵力，也只如此。臣虽未曾取胜，然四将亦已寒心。臣明日不战四将，只将精兵突入燕营，取了乐毅之首，则四国自惊慌而遁。”齐王道：“乐毅既为大将，自有准备，岂易袭取？”韩聂道：“乐毅纵有才，不过挥旌耳，战阵之上料无能为。明日臣突出其不意，自然要斩其头。大王但请放心。”齐王听了大喜道：“将军若能斩了乐毅，寡人必然重加封赏。”

韩聂因退去安息，到次早整顿三千甲士，指望突袭燕营。不期到了阵前，燕兵已在大营之外，又另立了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个小营。乐毅亲自跃马横戈，立于阵前。韩聂见乐毅自立阵前，满心欢喜，以为恰中其意，也不答话，竟点一点头，暗招了三千人马，随他冲入燕营。他竟一骑马风也似先奔到乐毅面前，指望直刺乐毅。不期乐毅望见韩聂的马将到时，便先折转马首，跑入阵中，及到阵中，却又立马观望，韩聂见乐毅虽入阵内，却相去不远，又见五阵兵虽然分列，却不能变动；又见三千甲士亦已赶到，因想道：“不趁此时斩了乐毅，更待何时！”遂将马一纵，带了甲士竟赶入阵中，及赶入阵中，却不见了乐毅。忽闻一声炮响，五阵中金鼓乱鸣，旌旗齐展，人似虎，马如龙，一齐涌出，却不厮杀，只各认队伍，纷纷排开。一霎时，五阵变作一阵，团团将韩聂并三千甲士俱围在其中。韩聂欲上前突战，却弓弩齐发，炮石如雨，上前不得，欲突阵而走，却又水泄不通，无门可走。韩聂着了急，因将三千甲士十分作四路，令其四面冲突，自却于中纵债驰骋，欲寻出路。寻了半晌，但见人马布满，哪里有一痕渗漏？正寻不出，忽看见一队军士，手捧皂纛，拥着乐毅团团掠阵，义沿途传令：“不许放走韩聂！”韩聂听了，

皂纛（dào，音稻）——黑色的军旗。纛为军旗，典出许浑《中秋夕寄大梁刘尚书诗》：“柳营出号风生纛。”

激得怒气冲天，因跃马挺枪，直奔乐毅，当不得乱箭射来，急急拨开，左臂上早中了一箭，只得忍痛拔去，大声骂道：“乐毅竖子！既要做英雄，可当面决一死战，倘战不胜，便死也甘心。怎藏形匿影，只以阵势困人！”乐毅大笑道：“要斩汝这等匹夫，只如探囊取物，何须用阵，只可笑你这匹夫，既自称大将，怎阵也不识，竟冲了入来，岂不羞死，还要怪人？我若就此斩汝，莫说你这匹夫心不甘服，恐诸侯也只会道我暗暗算人。今将饶你出去，我命将当诸侯之前断汝之头，叫你死也甘心。”因又一声炮响，只见四围队伍东西一卷，南北两分，忽又变作一条长蛇之势。

此时韩聂的三千甲士已损伤了数百，正在慌张之际，只见阵开，哪里还顾得将军，竟四散逃回。韩聂见了，自觉无颜，也要走马奔回，又怕人笑，忽又见乐毅立在长蛇阵中，大声叫道：“韩聂匹夫！你说要甘心死在阵前，故饶你出阵。今既饶你出阵，为何又不敢战？”韩聂听了，又是气，又是羞，不觉心头火发，遂拚死挺着长枪，直奔乐毅道：“不斩你的驴头，叫我这忿气怎消？”正飞马上前，不提防阵左翼忽突出一将，叫做邓方，手提大刀，劈头砍来道：“韩聂，哪里走，快将头来！”韩聂忽然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忙折转身将枪去搪，不觉阵右忽又突出一将，名叫乐乘，手提大刀，照头砍来道：“韩聂，不要走！奉元帅将令，立等要你的驴头。”韩聂看见，急欲掣枪来抵，却被邓方又复一刀，及搪去邓方之刀，再急急掣回枪来搪抵乐乘时，已被乐乘一刀，连肩带臂劈为两半。可怜韩聂在齐国做了一世豪杰，今日被乐乘斩了，化做南柯一梦。正是：

为人切莫恃强梁，自古强梁不久长。

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。

只因韩聂被斩，有分教：江山瓦解，社稷冰消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败一阵又一阵急似烧眉下一城又一城势如破竹

词曰：

人世不无成败，国家定有兴亡。不须笑弱与夸强，荒淫悲桀纣，神圣颂虞唐。任你干戈争斗，由他名利奔忙。闲来搁笔细评章，奸雄不耐久，仁义始绵长。

上调西江月

话说齐湣王在将台上，先看见韩聂并三千甲士卷入阵中不见踪迹，已惊得神魂无主，就传令众将出阵救援。众将奉令，虽走马临阵，却看见燕阵上兵马，青黄赤白黑卷做一团，没处下手，只好在阵前摇旗击鼓，以壮军威；围了半晌，忽见阵开，并三千甲士乱窜逃回；又见韩将军匹马走出，正打帐上前去接应，忽又见韩将军飞马去奔乐毅，却被阵左右突出两将，一刀砍死。莫说齐湣王与众军胆都吓破，就是四国将军看见斩了韩聂，无不吐舌惊讶，称赞乐元帅用兵之精，阵法之妙。正是：

英雄穷困少人知，纵有奇才没处施。

今日阵前名将斩，人人方识是男儿。

乐毅既斩了韩聂，看见齐军阵乱，齐将胆寒，又发一个号炮，指挥三万精锐奇兵，列成阵势，堂堂正正；竟逼近齐营。齐湣王在将台上看见，心虽慌张，却无可奈何，只得下了将台，亲到阵前，喝令分兵出应。不知齐国兵将虽多，其猛勇俱在韩聂之下，今见韩聂被斩，各各气馁，又见乐毅的兵将俱隐在阵中，或出或入，没处与他争斗，心下皆十分害怕。当不得齐王亲身督战，不敢退缩，只得勉强出到阵前，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，与燕军相对。

燕军逼至齐营立定，早一声锣响，阵中突出一将，横刀讨战。这将是正先锋乐乘。齐湣王看见，认得是他斩了韩聂，不禁大怒，因问众将：“谁与我擒此贼，与韩将军报仇！”话未了，只见马军队中一将，姓骆名文，就是韩聂的外甥，甚是猛勇，手挺长枪，应声飞马而出：“待小将擒此贼来！”遂跑出阵前，也不答话，举起长枪，便照乐乘劈面刺来。乐乘将刀来架过，就乘势举刀相还。二人交上手，就斗了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败，战到妙处，两军俱喝彩。乐乘见骆文枪法甚熟，料一时赢他不得，遂卖个破绽，拨转马头便走，道：“饶你罢！”骆文要逞英雄，纵马赶来道：“我却不饶你！”将及赶上，举起枪来照着乐乘的背心便刺。不期乐乘是有意诱他，只待马尾相接，即带过马来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你待刺谁！”因左手提刀将枪架开，右手就趁势腰间取出鞭来，照头打下道：“且吃吾一鞭！”骆文躲不及，刚闪过头顶，背上早着了一下，只打得抱鞍吐血而走。

四国兵将，见乐乘既刀斩了韩聂，又鞭打了骆文，大有乘胜之势，恐怕他独自成功，故一齐掩杀。真是人如龙，马似虎，旌旗电闪，金鼓雷鸣，一齐都望齐营杀来，齐王看见，哪里敢再出战，忙令人紧闭营门，只将弓弩炮石死命紧守；五国兵将在营外辱骂，只得吞声忍受。正是。

从来骄王只虚夸，哪有些儿实把拿？

及到祸来夸不得，吞声忍气没哼哈。

湣王见败了两阵，心甚慌张。又有人揭了乐毅沿路的告示来与他看，上写着：“燕国兴兵，只要捉齐王去报仇，与齐国兵民毫无干涉。无论兵将投诚效用，即百姓保境自安，断无扰犯。有能捉获齐王或斩头来献者，千金赏，万户侯，决不食言。”齐王见了，愈加心慌，因暗想：这些兵将俱是豺虎，往日又不曾加的恩惠，倘然有变，那时奈何！心下一想，便立脚不住，遂悄

悄将兵马托与副将掌管，自家却于半夜里带了数十马兵，竟逃回临淄去了。正是：

只思逃性命，了不顾江山。

试想江山丧，焉能性命全？

齐王既去，这副将一发支持不来，支持不到十数日，早被五国之兵，直杀得尸如山积，血流成河，剩下的残兵败将，都四散逃生去了。乐毅大喜，一面写捷书飞报昭王，一面就在军中大排筵宴，请四国将军贺功，又椎牛置酒，大享五国兵士。享毕，以秦、韩边远，先请班师；秦、韩行后，就请赵师巡齐的外境，部收近赵的河间之地；又请魏师伐齐一路之边鄙，便于掠这近魏桀宋之故地。赵、魏二师大喜而去，以为乐毅不负所约。

四国俱去后，乐毅然后托剧辛部署大兵，沿路镇守，自却率三万精锐之兵长驱直入。剧辛因说道：“齐乃桓公之后，霸业之余，大国也。燕托国北鄙，小国也。今赖诸侯之力，幸而胜之，不过一时之功。然恐小国终不可以灭大国，既不能灭，而必欲深入灭之，则结怨必深，结怨若深，虽图一时之快，倘稍失意，后必悔之，况过而不留，于燕无益，于齐无损。以愚论之，莫若及今威势，扩取边城以自利，此亦久长之道，不识元帅以为何如？”乐毅道：“国之大小虽分，而国之兴亡却又不在国之大小，而在君之仁暴。今齐虽大，而湣王实为暴主，稍有战胜便伐其功，略有所得便矜其能，有所作为便自主张，绝不谋及于下人，贤臣良佐则废黜之，进制献谏则信任之，所行之政令，不是戾人，即是虐民，故百姓非怨即恨，无一相安，此破亡之时也。若以精兵因而乘之，则其民于君无恩，必然叛矣。其民既叛，则其君于民无依，必然逃矣。其君既逃，则其国无主可恃。故毅敢于深入者，乘其君逃民叛之时。若迟疑不决，坐失其时，但贪小利，取其边城，使彼犹踞君位，倘一朝改悔前非，恤其下而抚其民，不独燕小国不敢图齐之大，恐失边城之齐，又将图燕矣，岂不自误！如之何其可也？”剧辛道：“元帅高论最为透彻，但愚更有所虑：自济上至临淄，约略计之有七十余城。其君虽暴，其民虽叛，彼此时兵尚在，城尚守，恐孤军深入，一时不能即破，则进退两难，元帅亦不可不虑。”乐毅道：“剧君所教，足见老成。但兵家所贵者神速也，所以神速者，先声也。若先声所至，果能神速，则城之多寡又可勿论。况燕先王三十年之深仇在此一举，安敢自失？今请与剧君约：剧君领兵主守，毅率精兵主攻。毅攻得一城，毅之功；剧君守定一城，剧君之功；毅不能攻，毅之罪；剧君不能守，剧君之罪。”剧辛道：“元帅既忠勇如此，辛敢不受命！”二人定约，乐毅遂止率三万奇兵，竟长驱深入，其余大兵，俱付剧辛管领着守城。一路遥张声势，正是：

行兵定要识分明，识若分明胆便生。

看破君逃与民叛，敢夸兵过不留行。

行兵之道，果是先声可以夺人之气。今一路守城兵将，听见乐毅斩了韩聂，又鞭打了骆文，不数日又见齐湣王连夜逃回，不数日又见十万大兵止得三五千残兵逃回，其余尽被乐毅杀了，传得十分害怕。又见乐毅但擒齐王报仇，不犯兵民的告示，纷纷打来，却又有几分放心。不几日，又见乐毅兵到，谁敢迎敌？及降后，又见乐毅果然毫不伤民，但宣谕燕王威德，民心甚是悦

废黜（chù，音触）——罢免。

所行句——言齐湣王施行的政策，均为残害、虐待人民者。戾（lì音立），凶残之意。

服，故所过城邑，皆望风而降。

惟到了历城，历城守将叫做姜桂，乃是齐国的远宗，虽然年老，为人甚是倔强，又有些才干。听得乐毅兵到，人人皆劝他迎降，他偏不服，道：“岂有受齐君之职守，今日城池尚在，兵又不少，食又不尽，力又不屈，为何便降于人？”因领着兵将，将四门紧守，暗伏弓弩，自却顶盔贯甲，手待一支细细的梨花枪，肩上斜背着两口雌雄剑，能挥出百步取人，百发百中。打听得燕兵到了，却自领着五百人马，在北门外结成队伍，以待燕师。

早有探子报知乐毅。乐毅久知姜桂是个好汉，若以兵势劫他，他死也不服。因将大兵扎住在后，自却止带千余精骑，先至历城，与姜桂答话。因说道：“燕先王为齐王所戮，燕宗庙为齐王所毁，燕宗器为齐王所掳，此皆老将军所知。今燕兴兵，非无故来，实欲报齐仇，故所过之处，于民秋毫无犯，乞老将军鉴察此情，怜而假道。”姜桂道：“我姜桂只知奉命守城，不知其他，道岂可假哉！”乐毅还要与他讲论，旁边恼了一员小将，叫做甘寿，大声道：“多少城池俱是望风迎接，何独老贼一城！乃敢狂言，待未将诛此老贼，看他守得住守不住也！”不待元帅发令，就挺枪跃马，直奔姜桂，姜桂微笑一笑，就用梨花枪接住厮杀，战不到七、八合，姜桂就拖着枪绕城东而走。甘寿不知是计，紧紧赶来。姜桂看见甘寿赶来，直待他马赶到百步之内，即飞起一把雄剑，照甘寿当头砍来。甘寿突然看见，方才慌了，忙将身往后一闪，急用枪拨时，那把剑早已将马头削去半个，将甘寿掀将下来。姜桂看见，就勒回马，用枪来刺。喜得燕阵中众将看见，便一齐飞马来救，又亏得内中一将暗发一箭，几乎射着姜桂，姜桂着了一惊，略缓了一步，故被众燕将将甘寿救去。姜桂看见燕兵人众，便不回北城，竟转入东城去了。

那边姜桂转入城去不提。这边乐毅就命兵将鸣锣击鼓，呐喊摇旗，就像个要踏平齐兵、攻入城去之势。细看来，却只有二三百小兵往来，大队兵却不轻易便动。这五百人的小队，见主将已败过东城，不知去向，又见燕兵声势严严赫赫，哪里立得脚住？你惊我慌，撑不多时，早乱纷纷一哄都涌回城去。齐兵既涌入城，乐毅转下令退回，不许攻打。

到了次日，姜桂见北城无恙，五百人马俱保全入城，略无伤损，便依然又带出城外，结成小队，横枪立马，以把守拦阻。甘寿并众将禀乐毅道：“姜桂本领只有有限，恃着两口飞剑耳，飞剑虽厉害，不过斩一二人。元帅何不排开阵势，冲杀过去，彼数百人如何拦阻得住？”乐毅道：“燕兵所过齐城，无不望风而降，独姜桂敢以孤城抗拒，亦可称齐之劲草，吾不忍诛之。况孤军深入，一路兵民宜抚以仁义，不当震以威武。倘破齐而有之，则齐之兵民即燕之兵民也。诸君只消诱开姜桂，吾自有破城之计，不烦诸君虑也。”甘寿道：“元帅深谋远见，非未将等所可知。但只要诱开姜桂，愿待未将去为妙。”因换了一匹骏马，飞出阵前，举枪直刺姜桂道：“昨日误中了你这老贼之计，几乎丧命，今日砍你的头以报仇，看你的飞剑还能斩我么？”姜桂看见，又微笑一笑道：“昨日侥幸逃了狗命，已为万幸，怎今日又来寻死？”因举枪相还。二人战到七八合，甘寿是惯战之将，越战越精神，姜桂如何敌得他过，因拖着枪依旧往城东跑去。甘寿这番是有意诱他开去，口虽呼天喝地大叫道：“老贼哪里去，我来也！”马却慢慢放来，只不赶上，使姜桂回又回不来，飞剑又砍他不着。

假道——借路。典出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：“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。”

这边乐毅看见甘寿诱开姜桂，便令军中放起号炮，将兵马排做长蛇之势，竟冲向城来。那五百结队之兵，谁敢拦阻？燕兵却也不去理他，只当没有。刚冲到城边，只听得城中喊声动地，两扇城门早已开放。原来昨日五百人乱逃入城时，乐元帅已暗藏一二百燕兵，扮做齐兵，混入城中，暗暗埋伏，今听见号炮响，故一齐砍开城门，来接应大兵入去。燕兵虽然入城，却原是约定的，不敢侵扰一民，故民皆安堵如故。

甘寿见兵已入城，方勒住马不赶，大声叫道：“姜桂老贼听着：你今叛逆大兵，本当斩你，因乐元帅念你是齐国的忠臣，故饶你性命。今大兵已过，秋毫无犯，快去料理你的职事。”说罢，竟转回马追随燕兵去了。姜桂再折回北门一看，只见五百个结队之兵端然无恙，及入城检点，城中百姓还有不知燕兵过去的。姜桂因叹息道：“我不意乐毅用兵直至如此，几与王者之师无异。齐国君骄民叛，自然江山不保。我姜桂一生名节，岂至老而丧之？”因将职事付托与人，竟飘然埋名而去。后人诗赞之道：

老将丹心炯不磨，孤城危矣尚横戈。

可怜齐国多豪俊，几个男儿得似他。

乐毅大兵过了历城，兵威一发大震，仁恩一发遍传，或是先来迎降，或是到时归顺，不三四月，已下了齐国四五十座城池。这日到了莱城。这莱城守将，叫做满兔，为人好用机智，见齐城一路迎降，欲要力敌，却又兵微将寡，料来敌他不过，欲要随众迎降，却又自不甘心，因想道：“莫若明则随众迎降，暗则伏兵击之。”又想道：“若未迎降而击之，倘一旦失事，彼必恨而屠城，使百姓遭殃，非为良策，莫若迎降之后待他兵过，再远远伏兵击之，纵然失事，没个复回来屠城之理，就是责问，亦可推辞。”算计走了，因随众也写了投降的文书，先差人去迎接，然后点起二千人马，去南城六十里外一座牛耳山下去埋伏，只候乐毅兵到，过去一半，听号炮声响，却从中冲出。众兵领命而去，自却率众百姓大开城门，设香花灯烛远远迎接。

不期乐毅虽然一路受降而来，而一路守城的将官为人贤、不肖，俱已细细访在肚里。这满兔为人好用机智，早已访知，今兵到城下，见他老老实实与众一般迎降，心下已疑。及迎入城中，送上册子，又见册子上止有钱粮，并不开兵马，因叫满兔问道：“这莱城既已迎降，为何兵马不开？”满兔道：“这莱城兵将甚少，止有老弱千余，不堪战守，故未开上。”乐毅道：“此城既无兵将，你在此守些什么？倒不如随我去出征罢。”满兔道：“得随元帅出征固好，但愧毫无才能。”乐毅道：“人之才能也不在多，我闻你善于埋伏，只此一件便是矣。你既善于埋伏，则人之埋伏，你必知道。此去临淄，我正虑山谷多，恐人埋伏，你可与我一路细细打听。打听得出，算你的功，定加重赏；打听不出，误了事，则罪在不赦。”因命众将押去前营。满兔见乐毅道破其情，惊出一身冷汗，伏在地下，只是连连磕头哀求道：“小将该死！小将因闻元帅一路俱忠诚待人，并不猜疑，故一时愚蠢，妄思作孽，实伏兵二千于前去六十里牛耳山下，希图为故主效一击之私，不期元帅忠诚中又精明详察如此，真古今之罕有也！齐国江山断难保矣。小将事已败露，一死何辞，请伏斧钺。”乐毅听了，大笑道：“两国交兵之际，各用智术，原无大罪。闻你好用智术，但如此智术，用之何益？既肯直说认罪，还是烈

安堵——安居。

斧钺——古代军法用以杀人的大斧。典出《国语·鲁语上》：“大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。”

汉，我不罪你。”因命放起，收回伏兵，仍守莱城。满兔感谢而去，乐毅方依旧驱兵前进。只此一进，有分教，人无固志，地没坚城。不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齐劫燕燕乘便转劫齐营楚谋齐齐临危翻求楚救

词曰：

但见古今亡国，何时君不临民，无非名姓换周秦。丧身方笑伪，窃位便称真。揖让唐虞已旧，征诛夏禹垂新，一番君又一番臣。不知千载下，毕竟属何人？

上调西江月

话说齐湣王逃归临淄，打听得兵民离叛，望风归燕，无计可施，日日在宫中纳闷。要与人商议，几个老成贤臣又都贬了，几个敢言忠臣又都杀了。惟有一班奸人佞臣，将酒来宽解。这日听得报历城都失了，姜桂都走了，益发慌张道：“我还记得，当年乐毅来投我，一无所长，就是一向流落在赵、魏，也不听见说他有才有略，就是燕王拜他为卿相：当国了三十年，也不见他做甚事业。虽有人常对寡人说他蓄心不善，寡人自倚富强，伐楚楚惧，代宋宋亡，哪里将他放在心上，怎今一旦忽然猖狂起来！因回想我平昔的富强与从来的威名，都到哪里去了？连寡人也不自解。”一个最亲密的幸臣叫做夷维，因说道：“大王，这些话大王说来似乎不解，以小臣观看来却又明明白白，有甚难解？此非乐毅之能，皆是大王心慌之故。前日五国之兵在济上，共来不过二十万，就是偶然输了两阵，也是兵家的常事，只该多调人鸟，添助兵力，纵不能战，也还可守，大王怎该就光走了回来？只因大王先走了回来，齐兵无主，便自然解体，燕兵乘虚，便自然得志，故臣说，此皆大王心慌之故，非乐毅之能。”湣王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悔无及矣！”夷维道：“过去的不用说了，就是今日百姓望风归燕，也非乐毅之能，还是大王心慌之故。”湣王道：“今日民归于燕，怎还是我心慌？”夷维道：“乐毅初来伐齐，还有四国帮助。今打听四国皆已去了，乐毅一总不过十数万人马，况闻他长驱入齐，共止三万甲兵。大王若不心慌，点起齐兵，只怕还有一二十万，再选一大将，统领去迎战，算来还是我众彼寡。况且又是我为主，彼为客，况现乐毅又身入重地，即有七头八胆，恐亦再难猖狂。大王何至慌张如此？况所降之地，皆是因看无救无援，暂图免祸，若听得大王再振兵威，自然又要归齐。大王须有主意，不要心慌。”湣王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汝言甚是有理，寡人胆又壮矣！”因急急出朝，将齐国所存之兵尽数点了一十二万，叫一个大将耿介领了，前去一路迎战，又赐他一口宝剑，务要斩乐毅之首，斩了来，官上加官，斩不来，便令自裁。

耿介领了王命，虽然恐惧，却不敢不遵，只得领兵一路迎将上来。迎便迎将上来，只因打听得乐毅兵强将勇，人人胆怯，个个心慌，只思退兵，无一毫勇往直前之气。直迎到青城，方才望见乐毅的兵来，彼此探知，排开阵势，二将军各立阵前答话。耿介因向乐毅道：“吾闻兵骄者败，欺敌者亡。汝既为将，也要识些时务，知些进退。燕乃小国，汝乐毅又乃燕国无名小将，昨幸借诸侯之力，偶尔战胜，可谓侥幸，就该急急退去，夸耀于君，以取功名，怎不自揣，却妄认以为己之才能，竟大胆孤军深入直到此地，可谓骄矣！可谓欺敌矣！只怕身入重地，死亡就在眼前，还要拈弓弄枪，做些甚么？”乐毅道：“燕报齐仇，本意只要诛此昏王，实无意图齐社稷。不意齐王暴虐

当国——执掌国家大事。

幸臣——为君主所宠爱的臣子。典出《韩非子》：“必将以翼之合己，信今之言，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。”

忒甚，天意已移，民心已叛，望燕师如时雨，投燕师如归市，故兵不血刃，而四五十城一时归附，岂人力所能强为哉？盖天意欲灭齐而入燕也。此事人人皆知，汝鼠辈何愚而不悟，尚党恶助虐，以自取死！”耿介道：“齐之富强，天下所知，今虽失了数城，然临淄、海岱尚数千里，戴甲兵将尚数十万，倘一怒而张挞伐之威，即重驱易水，再捉燕王，亦宜易耳。何况汝一二万之孤军，又身入重地，岂不是羊投虎穴，鞭稍一指，即立成齑粉！今已奉齐王令旨，斩汝之首，快自下马受缚，免我加兵。”乐毅道：“少康一旅，复兴夏基；武王十人，造成周室。兵岂在多，何况堂堂仁义之师，上应天心，下合民意，视诛伐齐之残兵，直如摧枯拉朽。若论齐民向化，本不当再动干戈，奈何汝等凶顽，不知天命，辄敢拦阻去路，又不得不诛一二，以警其余。”因问众将：“谁与我擒此逆贼？”

言未了，只见副先锋邓方，一骑马，一杆刀，飞出阵前讨战。耿介看见，忙挥众将迎敌。此时，麾盖下将官虽列有二三百员，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无一人敢挺身向前。耿介急了，只得呼名点了四将。这四将没法，方纵马临阵，接着邓方厮杀。两阵上金鼓如雷。邓方奋勇，斗不上十余合，将刀一闪，早斩了一将落马。耿介看见吃惊，恐怕三将胆怯，因又点了四将，同出战与邓方厮杀。燕阵上正先锋乐乘看见，也跃马挥刀杀入阵中，横冲直突，就是两只猛虎。齐将虽多，哪里搪抵得住。一刻时，又斩了两将落马。耿介看见着忙，忙又点催众将上前助战。众将虽不敢不上前助战，然心是怯的，气是馁的，只见忽前忽后，忽东忽西，车马纷纷，队伍散乱。

乐毅看得分明，遂一声号炮，排开阵势，直冲过来，耿介初来，营寨尚不曾立稳，今又见阵上连斩了数将，心早慌乱，忽被乐毅大军冲将过来，急吩咐用弓号射时，炮石打时，众将慌慌张张，有应有不应，哪里把捉得定？乐乘、邓方又乘势赶杀，耿介不能禁止，遂败将下来，直退去有二十余里，打听燕兵亦已收兵不追，方才重新立起营寨。正是：

战余落日黄，军败鼓声死。

壮士惨不骄，主施扬不起。

卧地马悲嘶，连营军折齿。

虎帐冷清清，将军将谁倚？

耿介闷居帐中，召一班谋士商议道：“燕兵十分猛勇，乐毅的阵势又甚是厉害，才一战，早损了数将，又败退二十余里，齐王闻知，岂不加罪？为今之计，却将安出？”一谋士叫做赵远的说道：“元帅勿忧，远有一计，定可以转败为功。”耿介问道：“赵参谋有何好计？”赵远出位说道：“燕兵自燕至齐，不数月连下齐四五十城，并无一人迎战，其视齐已若无人。今元帅初到，又被他乘胜追奔二十余里，想其心满气骄，定不设备。以远愚意，莫若乘其无备，点起精兵，于二更人静悄悄袭他的寨栅。他的兵将纵猛勇，半夜里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也要败走。待他败走，然后以大兵乘之，则四五十城可复矣。”耿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赵参谋此计，妙合兵机，速宜行之。”

只见又一谋士叫做贾伦，也出位说道：“赵参谋此计虽好，以愚意揣度之，却只好用于别将，恐不能加于乐毅。”耿介道：“怎见得加不得乐毅？”贾伦道：“我看乐毅用兵大有古制，只怕这些偷营劫寨之事，他不论胜败，自是日夜提防，岂容人乘他之衅？就是他不设备，你看他车连马络，固结如

环，恐亦劫不入去，元帅亦当熟思，不可轻动，堕入陷坑。况劫营乃机变之事，往往有我去劫他，早被他因而乘机劫我，元帅亦不可不防。”耿介听了，沉吟道：“若如此说来，畏首畏尾，则齐兵再无得胜之日了。”

大家正踌躇，忽又一个谋士叫做狐直，亦出位说道：“赵参谋之计，自是出奇妙算，贾参谋之论，亦是慎重良图。元帅欲行，又恐临时失足，欲止，又恐坐失胜机，委决不下。以直愚算，可以两全。”耿介忙问：“何以两全？”狐直道：“此去劫营，不用本寨兵去接应，只须点三千精兵前去足矣。若果能乘其无备，攻破营寨，则三千精兵可当十万之用，就使有备，急急奔回。亦不至于尽陷。若虑他乘机劫我，元帅可伏强弓硬弩，紧守大寨。他纵来劫，如何得人？万万不可因劫他人之寨，而先疏虞不保自寨，则两全矣。”耿介大喜，遂决意行之。因命大将史俊同参谋赵远，点精兵三千，半夜去袭燕营，倘袭彼成功，放起号炮，我这里方有接应。史俊与赵远去后，耿介又下令兵将多伏弓弩炮石，紧防大寨，以防燕兵来劫，不许怠情疏虞，正是：

将军妙算已无遗，稳欲摹他大将旗。

不道后先差一着，赢棋翻又作输棋。

这边史俊与赵远悄悄领兵去劫燕营不提。却说乐毅以阵势横冲而来，只追杀二十余里，便下令住营，不许追赶。众将疑惑，因进而问道：“齐兵有十余万前来逆战；其气正盛，今被连斩数人，气已馁矣，正宜乘胜，穷日夜之力以追之，使他无驻足之地，何仅追得二十余里，元帅即下令不许追，容其从容喘息，复立营寨？”乐毅道：“此非诸君所知也。凡物不大伤，必不大坏，兵不大乱，必不大走。齐兵十余万今日始至，气正锐，力正强，势正盛。虽赖诸君猛勇，斩其数将。又被阵势冲突，致其走败，然其合营之气尚未尽馁，合营之力尚未尽屈，合营之势尚未尽衰，若过迫之，必生他变。即无他变，亦不能尽如伤弓漏网之逃，莫若且缓之，令其苟且保全。既未大败，退避则不能；已经小创，进战又不敢，慌张之际，谋无所施，唯有劫营以图侥幸耳。待其来劫我寨，我寨备之，彼自受伤。我转因其来劫，乘机而往劫之，彼纵有备，亦必受我之蹂躏矣。内外受伤，然后败走，是真败，乱是大乱，乘胜追杀，谁敢再复住足回头？可直至临淄矣！”诸将听了，方叹服道：“元帅妙算神机，虽孙武复生，莫能过也。”乐毅因分点诸将，如何埋伏以待其来劫，如何乘机以往劫其老营。诸将一一受命而去。乐毅却自坐在营中，命兵将准备下号炮，以号炮为令。

却说史俊与赵远领了三千人马，候至半夜，马去铃，人卸甲，悄悄地奔到燕营，听见营中虽隐隐尚有更鼓，却静悄悄不见有人把守。史俊与赵远以为得计，竟领着三千兵呐一声喊，杀将入去，杀到营中，却不见一人。正疑惑问，忽听得号炮四起，始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来差了，误入人陷阱了！”因领着三千兵，忙忙退出，急退出营时，又听得一声炮响，四下金鼓齐鸣。史俊只恐伏兵四起，要拦住去路厮杀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却喜得止有炮声与金鼓声，并不见有人马截杀。史俊与赵远喜出望外，乘着无人，领着三千人马飞奔回营。

原来乐毅欲劫齐之大寨，知齐必然防备，难以杀入，因使兵将伏于道旁，只等齐劫营之兵逃过大半，便从旁冲去，将齐兵分作两半。却令付寿截住后一半，不许放他回去。又令乐乘、邓方，带二千人马，充作齐兵，转跟定史

俊，去劫齐营。史俊与赵远在前面只顾逃走，哪里知后面之事？此时耿介正坐在营中守护大寨，以听捷音，忽听得燕营中号炮连发，知事不谐，十分慌张，欲要发兵接应，又恐大寨有失，只吩咐将弓弩炮石紧紧守定。不多时，只见史俊与赵远逃回，正夸说虽然去劫差了，却喜得托元帅福庇，并不曾伤折一人。说犹未了，只见邓、乐两口刀、两匹马，带着三千人已直杀入中军帐上来。耿介与众将突然看见，胆都吓破，魂都惊走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，一时手慌脚乱，谁敢抵敌，惟四散逃走。耿介坐在帐上，亏护卫人多，得能脱身，往后营逃了。其余兵将撞着的死，遇着的亡，也不知杀死了多少？正杀不了，乐毅的大兵又到：分袭各营。各营见势头不好，料立脚不定，俱乱纷纷各自逃生。杀到天明，乐毅鸣金收兵，再细看齐营，但见抛盔弃甲遍满沙场，破斧断戟壅填道路，尸骸堆积满山野，粮草狼藉如土泥，而十余万兵将不见一人矣。正是：

麟阁标名是丈夫，谁知有幸不无辜。

试问凭吊沙场事，一将成功万骨枯。

乐毅借齐劫营之便转劫其营，只半夜击走了十万齐师，一时兵威赫赫炎炎，无不心惊胆碎。一路来到的都邑城池，俱不惮数百里远远迎降。却喜乐毅兵到，倍加抚恤，毫发不犯。齐民久受湣王的残暴，今见乐毅抚恤，俱大喜，甘心归附，故乐毅之兵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不月余，竟直抵临淄。

齐王见耿介败回，正没法摆布，忽报乐毅大兵已到城下，湣王慌得手脚无措。急点兵迎战，这个装病，那个怕死，无一人肯挺身出战，只得吩咐将城门紧闭，商议求救。秦、魏、赵、韩，俱已助燕，再无去求之理。惟有楚国，虽曾侵代过，难以开口，然旧时原是相好，今事在危急之时，也顾不得许多，只得差人去求救。又想：“楚乃好利之国，空往求他，却也无用。”因命使臣，许尽割淮西之地，以为贿赂，求他速速发兵，以救燃眉。使臣也只得星夜去了。却恨远水救不得近

成功将已小受诸侯封亡国君尚大争天子礼火，每日只在宫中着急。正急得没法，忽夷维悄悄来报，说道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！这祸事已到头上来了。”湣王惊问道：“你怎得知？”夷维道：“方才出宫去打听，见百姓纷纷议论，皆说‘燕国起兵来，原只要拿大王去报仇，实无心侵犯百姓，我们百姓何苦坚守城门，与他做冤家？莫若到明日清晨开放城门，迎接燕兵进来。他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，我们百姓但求个安静，便是福也’。臣听见此言甚是慌张，故报大王，须要早早设法。倘百姓无知，不识伦理，果然献了城门，这祸事便不小。”湣王听见竟吓痴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夷维又道：“大王不要惊慌，须早早算计。”湣王惊定了，方说道：“他要拿我去报仇，这个仇如何报得？我还记得，燕王唆是匡章逼他缢死的，子之是先王拿来砍为肉醢的，这个仇如何报得！若是哪个臣子要开门迎接，便好拿他来杀了，若是百姓，一国皆是百姓，如何杀得许多？为今之计，只好乘百姓不知，半夜里逃走他国，暂住几时，待楚国救兵到了，再重新归国未为晚也。”夷维道：“小臣细算，也只得这一条好计，恰与大王相合，再不消疑惑了。”湣王因暗暗传旨，报知素常亲信的文武，准备车马辎重，捱到半夜，竟带领着悄悄地开西门走了。正是：

人生最乐是君王，坐拥臣民享万方。

何苦荒淫与无道，致今逃走若亡羊。

溥王只因这一走，有分教：常作亡人，日趋死路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亡人——此指逃亡在外的人，即亡命者。

第十一回 成功将已小受诸侯 封亡国君尚大争天子礼

词曰：

治国上明大义，施民下霈恩膏，报仇雪耻位名高，方称君子将，不愧古人豪。七十
余城齐下，三更半夜先逃，江山社稷一时抛。细思谁作孽，臣谄与君骄。

上调西江月

齐湣王怕百姓开城，半夜逃去，且按下不提。走，更无顾忌，遂公然地香花灯烛，开放城门，迎接燕兵入城。乐毅看见，满心欢喜，因按兵入城，不许妄伤一人，不许妄取一物。市朝安堵如故，全不知兵，民心大悦。乐毅乃书露布，一面差人飞马往燕报捷，一面即差亲信兵将守定宫门，不许放一人入去，惟着人尽将宫中齐王所积聚的财物重器以及玩好珠宝，并查出旧日燕国被齐掳来的珍宝，俱用大车装好，命重兵护送，归于燕国。

燕昭王先见了捷书，已喜之不胜，今又见齐国的许多宝物，并燕旧失的重器，一旦俱归，以为三十年的大仇得报，大耻得雪，感激乐毅不尽。因命文武监国，自却亲至济上，召见乐毅，再三称谢，因说道：“燕国久已败亡，今日得君昌大之，寡人思无以为报，惟兹名位。”即立拜乐毅为昌国君，使体制同于小国诸侯。乐毅拜谢道：“此皆燕完王之灵与大王之诚，微臣不过效力，焉敢受此重位？”昭王道：“一战胜齐，功已不小，矧孤军直捣其巢，仅六个月而下齐七十余城，使其君逃民散，社稷沦亡，家国不保，而尽报寡人从前之深仇，其功之伟，真桓文以来所未有也。些须名位，何足为报！”言毕，乃命厚出金帛、牛酒，大犒三军；有功将士，照功升赏。兵将齐呼万岁，欢声如雷。

赏毕，乐毅因奏道：“得国易，守国难。齐君虽逃，尚有余孽未尽；临淄虽破，尚有余城未下。先声所至，但可吹其从风之弱下，至于苦节盘根，必须利器。今未降，虽尚为齐党，倘一降，即系燕民，然降其身易，悦其心难，威武可以降身，悦心则非仁义不可。望大王勿以今日破齐，即为今日治齐也。”昭王道：“谋深虑远；愈见老成。寡人夙志已酬，但思静守，不敢复生他想。齐国未下余城，应缓、应急、应伐、应招，悉听乐君尊裁，寡人决不牵制。”乐毅拜谢受命。正是：

君言悦臣耳，臣语快君心。

如此托肝胆，方成鱼水深。

昭王将三齐余事尽托乐毅，方才师回不提。却说乐毅复到临淄与剧辛商议，将已下的七十余城，尽皆编为燕之郡县。又下令道：“齐已属燕，总必是一家，何必更设防守？”因将所戍之兵，尽皆罢去，又下令椎牛酹酒，犒其劳苦之士。又下令道：“小民穷苦，岂堪剥削，凡齐王所行之暴令一概除去，凡齐王苛求之赋敛一概蠲免。”又下令道：“齐之所以富强得称霸国者，皆齐先王与先臣管夷吾之功。今齐虽以子孙昏暴而亡，而桓公与管夷吾之功自不可泯，宜立祠以记。”又下令道：“齐之贤才遭湣王贬斥，多屈于下面为逸民，有知者宜不时荐举，以居有位。”齐民见乐毅所行，皆合民心，无不欢悦。正是：

漫言残暴命将倾，莫道诛求活不成：

矧（shèn，音审）——况且。

苦节——自守其志而坚苦不渝。

纵使斯民皆白骨，一经仁义便重生。

乐毅既将已下的城邑安顿停当，然后分兵招掠未下的城邑。有人报昼邑尚未下请发兵围攻，乐毅道：“吾闻贤臣王烛乃昼邑人，前曾苦谏湣王，而湣王昏暴，不能听从，罢黜其官，家居邑中。今若围攻，恐怕玉石俱焚，不可也。”因令发兵去昼邑三十里，远远围之，不许入犯。再令使者厚具金帛，往见王烛道：“燕昌国君乐毅，闻王太傅贤良忠信，辅弼之才，而齐王昏暴不知用，以致屈处于野。今薄具金帛，聘请以佐燕王，乞太傅慨受而即日就道。”王烛谢辞道：“承乐元帅美意，宜恭从大命，但臣老矣，不能复效驰驱，愿使者善为我辞。”使者道：“昌国君临行又有令道：‘太傅若念求贤之意，惠然肯来，必不使高贤浮沉于下位，即奏知燕王，用太傅为相，封以万乘之邑，以展太傅之才。倘太傅鄙薄燕君，不以昌国君为重，而推托不行，则当引兵屠昼邑，使一邑人民，俱为太傅死。’太傅若再不出，则是太傅但知养一身之高，而不惜一邑之死，恐非太傅贤者所忍出也。还宜三思，受聘为是。”王烛听了，乃仰天叹息道：“吾闻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齐王虽昏愚残暴，疏斥老成，不听予之忠谏，然予久食其禄，齐臣也，即今被黜，退耕于此，亦齐民也，岂有世为齐臣、齐民，而一旦从燕之理？况齐国已破，齐君已不知存亡，若臣果有能有才，当出而求君复国。既不能求君复国，则不贤不才明矣，犹冒认贤才，受人之求，独不愧乎？且求贤当以礼，今又劫之以兵，义乎？不义乎？与其不义而生，不若全义而亡。”遂入内，悬其头于那梁上，奋身一坠，绝项而死。家人报知使者，使者来救，亦已死矣。忙报乐毅，那乐毅闻知，不胜叹息道：“是予之过也。”因命有司具礼厚葬，表其墓曰：“齐忠臣王烛之墓。”因撤昼邑而不攻，待其自下，以为忠臣之惠。后史官有诗赞道：

前齐拱手授燕兵，义士谁为国重轻？

七十二城皆北面，一时忠愤独捐生。

乐毅既定昼邑，又有人报安平未下。乐毅因发兵来攻安平，安平百姓闻了此信，家家要走，人人想逃。怎奈齐国皆是陆路往来，载人载物必须用车。平时车的轴头皆长出毂外以为美观，最坚固的轴心也只用木。今忽然安平被燕兵来攻，大家都要逃走，你也是车，我也是车，城门又小，街巷义窄，一时拥挤起来只恨车的轴头长了，彼此相碍；耽搁工夫，又恨轴心木头的不坚固，往往断了、折了，要费收拾。故安平城破之时，百姓逃走不快，往往被燕兵捉获，伤残性命。

内中唯有一个能人，叫做田单，就是齐湣王的宗人，为人颇有才干，原以住在临淄，屡屡以兵法说湣王，要求湣王用他，但湣王昏暴，用的都是一班谗佞之臣，哪里得知田单是个未遇时的奇才，后看宗人面上，将他充了一个临淄的市吏，田单知时不遇，只得权力。不期燕兵到了临淄，齐湣王逃走了，城中人纷纷逃窜，田单无奈，也只得同众宗人逃到安平：既到安平，看见安平不是久长之地，遂将家中所用之车的长轴头尽皆截短，令其仅与车毂一般阔狭，又用厚厚的铁叶子将车轴包裹起来，包裹得坚坚固固。人看见不知其故，都来笑他，以为狂妄。田单只不说破，又暗叫同宗也将车轴照他式样收拾起来。及自到了燕兵来攻之时，阅城人逃难，皆受车轴长、不坚固之累，拥塞不前。独田氏一宗，以车轴头短，驱驰不碍，又亏轴心坚固，并不遭倾折，所以平平安安奔往即墨而去。安平人方盛传田单铁笼车轴之妙。正是：

奇才奇用，大志成大功。

但恨尘埃里，无人识英雄。

田单是后话，且按下不提。却说齐湣王自半夜里带领着数百个文武官，开了西门逃走而去，走到天明，问是何地？左右报道：“前去卫国不远。”湣王道：“卫，小国，虽不足以辱寡人御驾，但既已相近，便暂住卫国，以待楚国的救兵到再作区处。”因使人报知卫君道：“齐大王偶有事过卫，行旅在途，饩廩不备，此卫大王之责也，特特报知。”卫君因问侍臣道：“此当何以待之？”侍臣道：“齐王为燕兵所伐，不能固守，逃遁至此，此穷困之时，宜卑辞屈礼以求我。今来尚出言狂妄，以臣等论来，只合随常，不当优礼。”卫君道：“不可也。卫与齐为邻国，邻国有灾，正宜加恤。若因其穷困，故意薄待，则是失礼在我。倘齐王异日复国，将何面目与他往来？”因命备车驾，亲自出城以行郊迎之礼，又因齐王前曾称过东帝，相见时竟称臣朝见。齐湣王平素骄傲惯了：今到此际尚不觉悟，竟恬然受之。相从的一班佞臣，又皆不知机变，但撺掇他骄矜，见卫君郊迎称臣，皆以为礼之当然。

卫君既迎湣王入城，欲处以巡宫，恐其褻渎，遂将临朝的正殿请他住了，命有司盛陈供具，大备礼乐，亲自上食，十分恭敬。齐王也觉不安，欲要加礼于卫君，夷维一班私臣暗暗说道：“大王曾称东帝，君也。卫，小国，礼宜称臣。大王若于卫君小国而加礼，则前至鲁、邹诸国必要一例相待，从前东帝体制不一旦失了；若说今处患难，事当从权，明日楚救兵至，而得以归国，再重争天子之礼便迟了。”湣王听了，以为有理，便一味骄矜，全不为礼。卫君仁厚，倒也还忍住了，当不得卫国诸臣俱愤愤不平，欲要羞辱齐王一场。无奈卫君做了主，不敢妄为，惟暗暗地叫人将齐王随行的辎重、器用，都乘夜劫去。齐臣报知湣王，湣王大怒道：“此卫国地方，怎容许盗贼擅劫寡人的辎重，甚为不恭，大为无礼：待卫君来朝见时，与他说知，就责令他严捕盗贼，追还辎重。”

等到次日，竟不见卫君来朝见。原来卫本欲厚待齐王，使他知感。不期齐王骄傲出于天性，那卫王愈执礼义谦恭，齐王愈显得骄傲。卫王自觉难堪，也就转了念头，不出来朝见。卫君既不出来朝见，再要卫臣供给饩廩如何能够？齐王候至日中，竟不见陈供食具，心中又恼，腹中又饥，因与夷维商量道：“卫君不出，如之奈何？”夷维道：“卫君不出，没有供应，还是小事，但恐卫君不出，卫臣定然有变。”湣王道：“你怎知卫臣有变？”夷维道：“大王不留心！卫国这班臣子，甚是可恶，昨见卫君朝见上食而大王安受，一个个皆嗔眉怒目，愤愤不平，便有个要甘心大王之意，只碍着卫君不敢下手。故昨夜劫去辎重，已见一斑，今卫君不出，供应全无，则其恶心已尽昭矣，不可不防。”湣王道：“不知卫君何故不出？”夷维道：“卫君仁厚，欲尊礼大王又被臣下阻挠，欲从臣下又恐得罪大王，故不出也。”湣王听了吃惊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则此系危地，不可居也。”夷维道：“若欲免祸，须乘夜逃去，稍迟，便恐落入圈套。”齐王信之，捱到半夜，遂悄悄同夷维诸人逃出，而文武从人，散居于外，有知有不知。到了天明，齐臣询问卫臣而卫臣不知，卫臣询问齐臣而齐臣亦不知，彼此乱了一日，只得各自散去。正是：

骄君国已亡，其骄尚如故。

饩廩（xì lǎn，音戏凜）——也作既廩。古代的薪资，此处指粮食与饲料。

只怕人变心，不知是自误。

湣王自卫国匆匆逃出，文武从臣散失了许多，行李更觉萧条，欲往无地，只得往前奔窜。忽一日，到了鲁国，君臣大喜道：“鲁国素称知礼，自来相迎。”因使人报知。鲁国守关之吏见是齐王忽到，不敢怠慢，忙报知鲁君。鲁君因与鲁臣商量道：“若论齐王，残虐百姓，又骄傲无礼，妄称东帝，今是失国逃走至此，本不当以礼接待，但念同是诸侯，又是邻国，原存相恤之礼，今若拒而不纳，未免过情。况鲁素称礼义之邦，岂可失礼于人？”鲁臣皆赞道：“大王之言甚为有理。”鲁王因遣一使者出关来迎，因说道：“寡君闻齐大王驾临敝地，寡君有地主之谊，特遣下臣恭请入城，少申薄敬。”齐王尚未及答，夷维早在旁问道：“齐大王驾至，鲁大王遣臣来迎，可谓知礼。但礼必先定而后行，庶临时不致错乱而费争讲。不知鲁大王请齐大王入城，将以何礼相待？”鲁使对说道：“臣闻两君相见，食必以太牢。齐大王大国君主，岂敢薄待。齐大王若肯辱临，寡君必将设十太牢以充俎豆，不识吾子以为何如？”夷维道：“子言差矣！以十太牢相待，以诸侯而待诸侯则可，须知吾齐大王立为东帝，乃天子也，汝鲁素称知礼之国，岂不知天子巡狩于诸侯，诸侯则避宫不敢居，朝夕献食于天子，必亲自视食于堂下，恭请天子进食，必候天子食已，乃敢退而设朝。由此论之，则鲁大王待吾齐大王，岂止十太牢之奉而已！子可归复鲁大王，必如此行，而后两君相见方不至失礼而费争讲。”鲁使见夷维之言狂妄，因佯应道：“敬从台命，容归达寡君，再来迎请。”因退见鲁君，细述齐君臣之妄。鲁君乃大怒曰：“齐王以骄矜失国，当此逃难之时尚骄矜不改，死且不知其所，焉能有复国之望？”因命关吏紧闭关门拒绝。

齐王侯久，不见鲁使来请，因又遣使至关前来问信。关吏只在关上回答道：“寡君自揣，封爵诸侯，也只合与诸侯相接。初遣使来迎请齐大王者，只说齐大王封爵原是诸侯，不知近日又立为东帝。既立为东帝，则齐大王是天子矣。寡君诸侯，怎敢劳天子下临，请往别国去罢。”齐王见鲁君不留，君臣无语，面面相觑，然无计奈何，只得捱着劳苦往前去。正是：

诸侯国已亡，反争天子礼。

漫言身尚在，其心已先死。

忽一日行到邹国，困顿已甚，正欲借邹国暂且歇息，不料邹君又刚刚死了，湣王强要入去，新君因遣人来见湣王，拜辞道：“国家不幸，旧君死矣，新君又在丧际，无人款接，乞齐大王谅之。”湣王不好说是定要人去，因诡说道：“寡人既至此，又正值邹君之丧，不可不吊。”邹人道：“既齐大王要垂吊邹君，是邹君之荣也，敢不如命！”就要退去。夷维忙止住道：“齐大王下吊邹君固是盛情，但吊礼须要知道。”邹人道：“邹，小国，未习大仪，吊礼实实不知，敢求教之。”夷维道：“凡天子下吊于诸侯，主人必反背其殡棺，立于西阶北面而哭。天子乃登于阼阶，面南而吊之。此天子吊诸侯之礼也。汝归，速宜备设端正，以便齐大王入吊。”邹入虚应而去，因与国人商量，竟也闭关辞谢道：“主君有命，邹，小国，不敢烦天子下吊。”

太牢——古代帝王、诸侯祭祀社稷时牛、羊、豕三牲齐备之谓。

俎(z, 音祖)豆——祭祀时所用的器具。典出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：“窃窃焉欲俎豆予干贤人之间。”

阼(zuò 音作)阶——大堂前面东侧的台阶。古代宾主相见之礼，宾升自西阶，主立于东阶。典出《仪礼·士冠礼》“主人玄端爵D，立于阼阶下。”

齐王欲发作，随行不过数十人，又发作不出，只得忍气吞声。

不期所到之国，见齐王骄傲，尽皆辞绝。欲逃往楚国，一来畏其路远，二来又惧楚乃大国，岂肯以天子礼待我，徘徊道路之中，甚是无聊。因使人四下打听，忽打听得齐国尽被燕兵夺去，惟莒州、即墨之城尚坚守未下。因与夷维商量道：“临淄大郡犹恐其难保，已弃之而暂避别国，莒州与即墨小小孤城，恐无复往之理。”夷维相劝齐王道：“鲁、卫诸国，亦已无礼如此，纵有他国，大王体尊，断难依栖。莒州，即墨城池虽小，尚是齐土，莫若且就便先归，到莒州暂图安息，以待楚兵救援，那时再复国报仇，未为晚也。”湣王以为有理，遂竟奔莒州。到了莒州，果然尚完完全全，未曾破失。守将见齐王到了，忙迎将入去，就以州衙当作宫殿：暂且住下，一面点人守城，以拒燕军，一面又差人往楚求救。只因往楚求救，有分教：生悬残暴之身，死溅骄矜之血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王孙贾左袒诛凶田法章潜身复国

诗曰：

骄君骄得一何痴，骄到身亡尚不知。
多少旧人呈旧样，新人重复出新奇。

又曰：

骄臣骄得更无因，君已骄亡何况臣。
何事骄臣偏不悟，必求骄得丧其身。

话说齐湣王既得了莒州以栖身，遂连连差人往楚求救。此时，楚国正是楚襄王在位，见齐王求救甚急，又许尽割淮西之地以为贿赂，便动了欲心，因向大将军淖齿吩咐道：“前日燕兵伐齐之时，也曾遣剧辛来约我相助。寡人虽未发兵助他，却已隐隐地许其破齐。今齐被燕杀败，城他尽失，却又急了，连连来求，恐我不肯空往，又许尽割淮西之地以谢寡人。寡人若真去救齐，又恐燕军势大，乐毅善于用兵，一时胜他不得，欲不往救，又恐齐王死了，齐地为燕独得。故遣将军前去，名虽救齐，实欲将军相机而行，惟视利之所在，若救齐有利，即当救齐，若助燕有利，即当助燕也，万万不可执一，空了此行。”

淖齿受命，遂领子大兵二十万，竟到莒州来见齐王。齐王见楚王发兵来救，喜之不胜，又见淖齿雄赳赳、气昂昂，更加欢喜，就拜淖齿为相国，将齐国的兵权、民事，尽付其掌管，自家依旧扬扬得意，骄矜起来，时时向人说：“楚兵二十万，甚是猛勇，眼见得齐国要复，一复了齐国，便不愁报仇了。”正是：

身犹在穷困，先想报人仇。
谁知天有眼，灾祸早临头。

却说淖齿虽尽掌了齐国的兵权，然细细算来，齐国只有莒州、即墨二城，其余已尽为燕得，欲要以二城之力，恢复那七十余城，甚是烦难，终日思想。忽想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倒不如乘此机会，暗暗关通乐毅，待我设计杀了齐王，与他平分齐地，方是楚王之利。若再有机会，叫乐毅奏知燕王，立我为齐王，则杀齐王之利，又为我淖将军之利。”算计停当，遂暗暗差一个心腹将官，到临淄来见乐毅，说道：“淖将军传话乐大将军：淖将军名虽辛楚王之命，统领大兵二十万来救齐国，实则因燕王曾遣使至楚，相约伐齐，楚王虽不发兵相助，然已暗许为燕破齐。今淖将军兵虽在齐国，不欲负燕前约，故遣小将通知乐大将军，求乐大将军转达燕王，再立一约。倘破齐之后，肯平分齐地，立淖将军为新齐王，则淖将军当手刃旧齐王，以报燕先王之耻。倘乐大将军欲尽有全齐，希图自立，则淖将军又不得不转念救齐矣。特来请命，乞乐大将军裁而示之。”乐毅恐托来使回答不确，因亦暗暗遣兵复于淖齿道：“淖将军，英雄也。齐王无道，而淖将军能仗义诛之，则无道之齐，淖将军之齐也。淖将军之齐，淖将军自取之，以立功名，此桓文之业，准得而禁之？况燕先王之仇，又得借手于淖将军，淖将军即欲尽有之，亦感而不敢争，乃所请为半，区处最公，当达之燕王，定当惟命。”

淖齿见乐毅听从，满心欢喜，遂日夜思量要弑齐王。却碍莒州齐兵尚众，不便下手，遂将二十万大兵，尽陈于垓里，假说下操，叫人请湣王亲去大阅，

淖（nào，音闹）齿——古人名字。

大阅过，便好出兵攻燕，复取临淄。湣王见请，大喜，以为复国只在早晚，遂带夷维一班佞臣：欣欣然竟向楚营而来，到了营中，以为淖齿必然出来迎接，尚缓缓勒马有待。不期一声炮响，虎帐中早呐一声喊，走出二三百个刀斧手来，传将军之令，叫将无道昏君拿下。湣王听得，吃这一惊不小，口还争嚷道：“我是齐王天子，谁敢拿我？”早被众刀斧手拖下马来，横捆竖缚地捆到帐前。一班佞臣，也都解进。淖齿竟高坐在帐上，指着湣王大骂道：“齐乃霸国，汝乃霸国之君，若不昏暴，高拱九重，谁敢侵犯？”乃东征西伐，一味骄矜，重利虐民，百般无道，诸侯之师才临济水，止经一战，早已弃甲而逃。乐毅之兵刚到临淄，并未对垒，又复弃城而走，不数月已将全齐断送。今偷生于一城，尚欲何为？本将军奉楚王之命，本当重兴齐国，令见天心已去，民怨已深，故不得已而为天下除残去暴，另立新王，汝须莫怪于我。”湣王听了，垂首无言。只有夷维为他辩道：“齐王那骄暴之罪固不能辞，但恨平时无忠良告诫，所以至此。今蒙大将军正训一番，自应改悔。”淖齿道：“怎说无人告诫？齐之亡证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中有人，已告过三遍矣。”夷维道：“何曾见告？”淖齿道：“昏暴之人，如何得知！前者，千乘、博昌地方，天曾落血水如雨者一连三日，岂不是天告？赢、博地方，地曾一裂深及于泉，岂不是地告？最可异者，忽有人当关而哭，急急去拿他，却又不见。人虽不见，却隐隐仍闻哭声，岂不是人告？怎说无人告诫？今已至此，尚欲求生，如何能够！”夷维看这光景不能相救，便跑上前，抱住齐王大哭道：“大王，天子也，而仓卒中失于防备，乃死于匹夫之手。天耶？命耶？世事不可问矣！”淖齿命乱刀先斩了夷维，然后将湣王倒悬于屋梁之上，三日之后气才绝。正是：

暴君暴死事寻常，不用悲来不用伤。

不信私臣私到底，也如公愤肯从亡。

淖齿既弑了湣王，情知与齐结仇已深，恐怕遗下子孙后未报仇，遂着人四下搜求齐王的世子、宗人，欲尽杀之，以绝祸根。不期宗人、世子一闻湣王被弑之信，便都隐姓埋名逃去，无处可求，只得罢了。

淖齿因前有约，遂写表章一道送与乐毅，夸张其弑齐王之功，要乐毅奏知燕王，下诏平分齐地，立位为齐王。乐毅事虽延捱不行，却满口应承。淖齿喜之不胜，因在莒州就行王者之事，骄淫狂妄，比湣王更胜十分。莒州之民，大不能堪。

却说湣王驾下有一臣子，复姓王孙，名贾，十二岁就丧了父亲，亏母亲抚养，教以礼义。湣王怜其孤弱，因叫他做一个侍从官，日日随朝。及燕兵到临淄，湣王半夜逃走，文武相从，王孙贾亦在其中。不期到了卫国，因卫君不朝见上食，湣王疑其有变，半夜又逃，不曾通知文武，故君臣失散，没处找寻，只得潜走归家。其母见而惊问道：“汝从王而去，今汝忽归，则王何在？”王孙贾对曰：“儿从王于卫，卫君臣将有变，王惊而半夜潜逃，未及通知文武，故文武不知，晓起寻觅，已不知王匆匆何去，故不得已而归家禀知母亲。”其母听说，因大怒道：“汝朝出而晚归，则吾倚门而望；汝暮出而不还，则吾倚间而望。母之望子如此之切，则君之望臣何异于此？汝幼而孤，齐王怜而官汝。食王之禄，则为王臣。至今国破家亡而出走，汝为王臣，应从王死。奈何从王而出，王昏夜而逃，汝竟不知其处，汝尚何归？”王孙贾被母数说，羞得满面通红，因泣拜于地道：“儿知罪矣！今往求王，但恐不能事母，奈何？”其母道：“忠孝岂能两全，汝好为之，勿以我为念。”

因出而细访踪迹，始知湣王自卫逃走，曾至鲁国，因而遂奔到鲁。及至鲁国，细细再访，始知鲁君拒之，不曾入关，又往邹国去了，因而复奔至邹。及到邹再访，乃知邹人拒之，也不曾入。再细访时，方知原往莒州去了。及奔到莒州，以为齐王断没人敢拒，定可从王，以报母命，不料又被淖齿弑死。因放声恸哭，奋不顾身，将衣服解开，袒出左臂，大呼于市道：“淖齿虽楚臣，既为齐之相国，则齐臣也。既为齐臣，而敢乱其国、弑其君，不忠之甚！吾誓必杀之。有忠义之士，愿从吾讨贼者，当照吾左袒。”

市中人见了，俱嗟愕惊叹，彼此怂恿道：“此人小小年纪，尚有此忠义心肠，吾辈世为齐民，素称好义，岂反不如他？况淖齿暴虐异常，日日害民，从而手之，也可除去一害。”遂你也左袒，我也左袒，一霎时左袒要杀淖齿的就有四百余人，却喜得楚兵虽多，部分屯在城外，一时间不知城中之事；又喜得淖齿自杀了湣王，以为惟吾独尊，料无人敢去惹他，因放心乐意，在齐王宫中受用。这日，正在宫中酣饮，使美色妇人奏乐为欢。宫门前，虽也排列着许多兵士把守，又喜得许多兵士，也与将军一般心肠，将军在内酣饮，众兵士也就在外酣饮，盔甲不着，刀枪闲倚，谁来把守？不料王孙贾一时发愤，聚了四百多人，突然涌到王宫，正恨没有兵器，恰好守宫门兵士的刀枪，俱闲放在那里。众人看见不胜弃喜，便呐一声喊，一齐抢去拿在手中，涌入宫来。淖齿此时，已吃到沉酣之际，又是轻裘缓带，突然看见，先惊个半死，怎敢上前迎敌？及要往后躲时，王孙贾与众人奔到面前，乱刀齐下，砍成数段。守门兵士急急赶拢来，见主将已被杀，谁肯向前，竟四散逃去。城中百姓听得王孙贾诛了淖齿，无不欢喜，都一阵一阵蜂拥而来，助势相从，王孙贾因率领着，将四面城门紧闭了，轮流看守，以防城外兵变。谁知城外的楚兵虽多，忽然听见淖齿被杀，没了主帅，便人各一心，不能铃束，有一半依旧逃回楚了，犹有一半，竟往临淄投燕。不旬日之间，二十万楚兵，去个干净，后人诗赞王孙贾道：

仰遵母命去从王，左袒能诛淖齿亡。

不独湣王仇得报，又为新主立齐疆。

王孙贾既杀了淖齿，又见楚兵散了，莒州保全，百姓无恙，心甚欢喜，只恨国家无主，一时访不出世子来，甚是着急，日日差人四处访寻踪迹不提。

却说那湣王的世子，名唤田法章。自燕兵到临淄，湣王逃走，他自知在临淄立身不能够，因扮做百姓，随人逃走。不期附近州邑，尽已降燕，无处可逃，只闻得莒州尚为齐守，只得远远逃到莒州。到了莒州，不期又遭淖齿之变，再欲逃往他方，齐国却又无地，没奈何只得改变姓名，投靠到太史后嫩家佣工，暂图潜藏其身。这太史后嫩不留心细察，怎知他是个贵人？竟将他照着众佣奴一例看待，饥寒困苦有所不免。正是：

呼牛呼马且随人，何况身随牛马群。

漫道衰衣垂帝象，脱来原是历山民。

这太史后嫩虽一时不曾识得田法章，却喜得太史后嫩有个女儿后氏，生

左袒(t n, 音坦)——露出左臂，作为一种统一的标志。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载，汉朝大将周勃清除吕氏，维护刘氏，在军中说，拥护吕氏者右袒，拥护刘氏者左袒，以此为记，聚众兴汉。

太史——古官名，掌管起草文书、策命诸侯卿大夫、记载史事、编写史书，兼管国家典籍、天文历法、祭祀等，为朝廷大臣。

后嫩(jiào, 音叫)——战国时齐国太史，也作嫩，或作敦。

得：

美貌如花，而无凡花之媚态；肌莹似玉，而发美玉之奇光。举止端详，笑轻盈之飞燕；声音清楚，耻俏丽之流莺。鬓发如云，何必更施膏沐；远山横黛，不须巧画蛾眉。眼凝秋水，不作流波之转；体融春风，态具芳淑之姿。生不寻常，浑如帝女临凡，望而贵重，定是后妃出世。

这后女不但人物生得窈窕端庄，压倒寻常艳丽，最奇是一双明眸，雅善识人，凡人到眼一看，便知他的贵贱穷通。更可敬者，多才足智，可以治国经邦，往往临镜自夸，有后妃之福，故许多贵宦来求亲，她都不允。忽一日，偶然看见世子杂在众佣奴之中灌园，心下暗暗吃了一惊道：“这佣奴，贵人也，如何困辱至此，必有缘故。”便时时叫侍婢周济他些衣服，因而察访他的家世来历。世子只是粉饰，不肯说出。侍婢因告后女道：“小奴细细盘问，这些公子王孙，他都不知道，看将来还是个穷人，不是个贵人，小姐莫要错看了。”后女只是不服。过了几日，又叫侍婢去盘问他。盘问了来，只回他是贫贱之人，不是贵人，后女愈觉不服道：“哪里有这等一个贫贱之人？”因自走到后园，使侍婢暗暗叫他来，问道：“你系何人？可实说出，不要瞒我，我还别有商量。”世子道：“小人蒙小姐时时赏赐衣服，感激不尽，有事怎敢相瞒！但小人实实系一穷民，故甘心佣作。”后女道：“你不要瞒我。我看你气象不凡，隐隐有龙凤之姿，非独不是穷人，而是富贵之人，还不是寻常富贵之人。我实怜你，不是害你，你何苦忍而不说？”世子低着头想了半晌，方说道：“小姐一双眼已似明镜，一片心已如父母，一段至诚已如天地，我再不说是草木也，便死也顾不得。不瞒小姐说，我实在是齐王世子田法章也，国破家亡，流落至此，望小姐怜而勿言，使得苟全性命。”后女听了方大喜，看着侍婢道：“如何？我说哪里有这样贫贱人！”因又对世子说道：“殿下不必多虑，目今殿下之富贵至矣。”世子道：“齐已亡矣，何敢复望富贵！”后女道：“齐之亡，亡于齐先王之暴虐，非田氏之数已终也，自有兴期。殿下安心待之。”世子道：“齐国已成灰烬，小姐何以知其重兴？”后女道：“乐毅前于六月中下齐七十余城，今留齐三年而竟不能破莒州、即墨二邑，此中大有天意存焉，是以知其重兴。”世子道：“若赖社稷之灵，重见天日，当以后妃报卿之恩。”后女知其必王，遂与私焉。正是：

不是私相从，非干悦己容。

只因贫困里，俏眼识兴龙。

世子得后女周旋，方免饥寒。又过些时，忽听得王孙贾杀了淖齿，因齐国无主，四下访求世子。世子闻知，不知祸福吉凶，惊慌无措，只想躲藏。后女因怂恿他道：“殿下不必躲藏，此正是殿下复国的时候，快快出去应承，不要失此机会，被别个宗人认去。”世子犹疑不决。后女再三催促，世子方自走出来，对太史后嫩说道：“我乃齐王世子田法章，听得外面有人访我，不可隐匿，烦太史为我通知。”太史后嫩听了始大惊，自悔不知，不曾厚待，因报知王孙贾。王孙贾大喜，因具车驾仪卫，率领齐国一班旧臣，都到太史后嫩家迎请世子。世子出见众旧臣，旧臣认得是真，无不欢喜踊跃，以为有主，因迎至宫中，共立为王，号为襄王。各大臣重加官爵，诚心抚民，领兵保守城池，又备重聘，立太史后嫩女为后。聘至，而太史后嫩细察之，始知女先有私，大恨道：“女无媒而嫁者，非吾女也！徒污吾门也。”自女之入宫，遂绝不与通。正是：

后位非不尊，白璧岂容玷？

所以守礼人，薄而不相见。

襄王既立，因见莒州孤单，恐难久立，因使人四下招致旧臣。原来齐国的臣子，原也不少，只因湣王骄傲，只信好佞，不用忠良，故尽皆隐去，不愿为官。后见王烛死节，就都叹息道：“王太傅已告老在家，当国破家亡之时尚怀旧君，不肯失节。我等人立齐朝，食其重禄，享其高位，见其一旦败亡便都逃走安居，不图恢复，岂得为人！”就有个要图恢复之心。后又闻知王孙贾袒臂一呼，竟杀了淖齿，惊散了二十万楚兵，愈激发其勇往之气。口悟道：“兴亡成败，只要有人，众寡强弱，哪里论得！”遂纷纷相约，要图恢复，只因访求不出世子，尚犹疑不决。今见襄王复立，又见遣人招致，遂都到莒州来相从，一时莒州便大有生气。正是：

兴亡全在人，人胜即天命。

所以只求贤，绝不图侥幸。

只因莒州又有气象，有分教：衰尽忽兴，否极泰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否（p，音痞）极泰来——否，泰《周易》中的两个卦名。泰谓“天地交而万物通”。否与泰反，谓“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”。后常合用指世道盛衰与人事通塞。此处为由坏至好，由衰转盛。

第十三回 乐元帅识天心容小邑燕昭王念功绩斩谗人

诗曰：

从来成败有天心，识得天心眼便深。
不是此中存一线，二城安得到于今。

又曰：

谗言虽说巧如簧，只合挑唆愚与狂。
若使入于明主耳，直窥其肺察其肠。

话说齐地尽失，单靠得莒州、即墨二城尚为齐存一线。莒州新立了襄王，渐有起色。不期即墨的守将忽然又死了，一时三军无主，合城的士夫惶惧，因聚而商量道：“即墨虽小小孤城，不足重轻，然在于今日，却是齐之根本。守将既死，若不择一个知兵之人，推戴为将，倘有缓急，将谁倚赖？”众人以为有理，因而各举所知。连举了数人，皆不服众。忽一人说道：“我举一人，大有将才。”众问是谁？其人道：“不是别人，就是安平逃难来的宗人田单。”众人一听，都晓得他截短车轴、铁笼轴心之事，齐应声道：“此人果有将才，举得正当，我辈几乎忘了。”遂同了来拜请田单。

田单因见众人合议而来，都出真诚，遂不推辞，因说道：“当此国破家亡之际，单有同宗之责，既诸君见推，焉敢辞？当任此以复齐疆。但为将，兵机秘密，难尽告人，或严或宽，或勇或怯，或奇或怪，各有变通，愿诸君勿讶。”众人听了，俱大欢喜道：“即墨得人矣！”因将一应事权尽付田单，立为将军。

田单既为将军，便周视城垣，检点兵马，稽查钱粮，整理器械；见城垣倒塌，能身操板筑，与士卒同其操作；见军旅单寒，即宗族亲故，亦皆编入行伍。豪强犯法，绝不假借，贫民困苦，百般抚恤，满城人最怕他，又最爱他。田单又使人到莒州报知新主，相约犄角救援，以拒燕兵。正是：

莒州立新君，即墨易新将。

君将一时新，便知新气象。

田单在即墨坚守，且按下不提。却说乐毅在临淄，初闻得王孙贾杀了淖齿，心下想道：“淖齿狂横，固有取死之道，然拥兵二十万，王孙贾左袒一呼，便将他杀了，齐尚为有人。”过了些时，又闻得莒州立了新主，心下又想道：“民心尚未忘齐。”又过了些时，闻得即墨易将，选举得人，即、莒二州齐军建立犄角，又想道：“齐尚未可图。”因下令：将围困即、莒二州的兵将撤回十里，不限时日，缓缓图之。又下令：必待二城兵将窥探临淄，方许对敌。百姓出城樵采，听其往之，不许擒拿。民有饥饿者，可给米粮以为食也，有寒冷者，可给布帛以为衣裳，归燕者，听从其愿。

自乐毅下了此令，许多燕兵皆不知其是甚缘故，因乘间请问道：“元帅仅六月而下齐七十余城，可谓所向无敌，兵行神速。既入临淄，齐王已遁，乃容莒州、即墨两个小邑，为歇肩喘息之地，初还说二小邑做不出甚大事，莫若拖之，待其自下，以示燕仁，不必穷极兵力，伤于残暴。今抚恤加恩亦已三年，而不下如故，且又立新主，又易新将，又完缮城他，修练甲兵，欲与燕相抗，此其意甚不善也。元帅宜乘其才起，急加重兵，方可破碎，奈何传退十里，欲为久守之计？又且容其樵采，给以衣食？由是观之，则是无时破齐也。诸将不解，乞元帅教之。”乐毅道：“为将之道，岂独在于能战？必须上观天意，下察人心，必天意所废，人心所弃，乃能成其战功。若二者

之间看不分明，而徒恃兵威，逆而图之，则必不济。齐湣王残暴异常，天意废之，人心弃之，故予长驱深入，一战成功，不数月而下其七十余城。今湣王既死，则残暴之罪亦已消矣。至于齐之败亡，实有天数。予仰观天象，见垣星 明朗，尚未见亡国之征，故莒州、即墨屡屡去攻，并不能下。此虽若人事差池，实则无心有在，故予缓其攻者，未敢逆天意也。今齐新王又立，新将又易，正彼愤发激励之时，若与争锋，彼志气正盛，恐未即挫。莫若施其仁义，抚慰其民心，使彼踵臂之力无所用之，而终存疑异。此兵家争上流法也。倘彼君臣无坚忍之心，一旦气馁，外应内变，归附于燕。即使始终竭力同心，亦止足保二城，料不能以兵威胜仁义，重有临淄、海岱。吾故以退为进，以不战为杀伐也。倘仁义入于民心，而天意为之挽回，彼时安享全齐，方无虞也。此时若急急以强弩之末犯其新锋，吾未见其利也。诸君不可不察。”众将听了，方拜服道：“元帅深谋远虑，岂甲冑之士所能窥万一也！”自此之后，乃治兵不懈，而抚民必仁义为先，故而齐已下之民安心服燕，即莒州、即墨二州未下之民，时叨其惠，亦不深仇于燕。

田单一个心腹谋士见了深以为忧，乃暗暗来见田单道：“御敌全仗兵将，破敌全靠一腔仇恨激发之气。今齐亡于燕之地，使燕将暴虐，不恤齐民，便好激发齐之气，以报燕仇。今乐毅虽破齐国，而尤抚恤齐民，寒衣之，饥食之，不啻父母，民正相安而忘其为敌国，安能激发齐民复国之气？况即墨小邑，兵力有限，恐终亦必亡而已。将军不可不思。”田单道：“此事吾思之久矣，筹之熟矣。大都国之兴亡自有天意，事之成败定生变端。湣王暴虐，大实亡之，故乐毅一战便能胜齐，今留齐三年不能破莒州、即墨二城，岂二城兵力强于七十余城哉？此盖天意不欲亡齐也，故莒州又立新主。此所以单效即墨，不敢辞也。若虑乐毅施仁义要买民心，难于击破，须知乐毅留齐三年矣，天道且将小变，何况人事乎？故予但尽心人事，以待天心，他非所知也。”谋士听了，因称赞道：“将军高见出于寻常万万。”方大喜而去。正是：

漫道天心不可窥，个中明眼已先知。

虽然燕国生机变，终是齐应不绝支。

过了些时，果然天不绝齐，燕国又生出事来。却说燕国有一个大夫名叫做骑劫，生得身长体壮，颇有臂力，最好谈兵剑、布阵、排兵。看见乐毅他一战胜齐，封为昌国君，执掌兵权，十分荣耀，便往往垂涎，恨不得造些谗言，将乐毅退去，让他做了，方才快意。争奈燕昭王与乐毅一心一意，欢如鱼水，纵有谗言，谁敢去说？因心生一计，细想道：“外廷臣子怕王加罪，故不敢进言。若内中太子，是骨肉至亲，无嫌无疑，若肯在前挑拨一言半语，自不知不觉倾心听信。”因又访知太子乐资，为人甚是愚暗，不明道理，可以耸动，满心欢喜，因时时卑词厚礼，殷勤结交。

太子不知其奸，遂倾心相待，往来莫逆。骑劫见太子与他言听计从，好如胶漆，便欲早晚献谗。恰好太子又偶然说起乐毅伐齐之攻，不独报了燕卫之仇恨，又开辟全齐地土，以扩燕基，实古所无也。骑劫因乘机说道：“乐毅受燕大王黄金台之宠，借四国诸侯之力，为燕先王报了深仇，功果奇矣。若说以全齐地上开扩燕基，这却未必。”太子道：“乐毅已下齐七十余城，

垣(yuán, 音元)星——星位。古分星为上、中、下三垣。典出《史记·正义》：“大微宫垣十星，在翼、轸地。”

所未下者不过莒州、即墨二城。况二城兵马围攻，旦夕必下，若全下了，则齐亡矣。这些土地，不扩燕基，却将谁属？”骑劫笑道：“乐毅若有心以齐地扩燕，则扩之久矣，何待今日？”太子惊问道：“此何说也？”骑劫道：“殿下明见万里，此小事有甚难知？乐毅能于齐王未死之前仅六月即下齐七十余城，取之如拾芥。今齐王已死，宗社已倾，所未拔者止莒州、即墨二城。乐毅苟真心欲破之，不过旦暮事耳，何延捱至今二年，容其立新王、易新将，而反退兵不攻，此其心可知也：一者欲以恩结齐民，留以为异日自立为齐王之地；一者留此未了之局：以便久擅兵权；一者因燕大王宠礼甚厚、不便易心，假此延捱，只待燕大王或有不讳，他即反转面皮，自立为齐王矣。他的心路人皆知，何燕大王与殿下竟不知、还啧啧称其功、感其德，愚所不解也。”太子听了，惊讶道：“二城不下，我只道是战争不胜。据大夫说来，乃知有许多委曲在内，甚为有理。若果如此，则父王俱受他的宠络，不可不细细道破，早为之计。”骑劫道：“殿下若言，只宜说是殿下之意，则燕大王便可听信，万万不可指明臣言，以致燕大王动疑。”

太子许诺，遂入宫亲见昭王，将骑劫之言细细说了一遍道：“燕国费了无数钱粮，劳了无数兵将，今幸得了齐国，转被他人谋占去，岂能甘心？父王当早日图之，尚可挽回。”昭王听了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小子，何昧心如此！汝祖受齐王伐辱，宗庙尽倾，宝货俱失。汝父逃避于无终山，几乎一身不能免。时燕国尚属他人，何敢复望齐地？虽赖祖宗之灵，得以复国，然衔冤饮恨，欲诉无门。幸昌国君大展奇才，联合四国诸侯，一战胜齐。又率轻骑，奋不顾身，直捣齐都，逼走湣王。又调淖齿诛之，又毁齐之宗庙，又迁燕之重器以归于燕，使齐王昔日所肆之恶，一一报之于身，不爽毫厘，使为父的今日得扬眉吐气于诸侯之上，皆昌国君之功也。此其功，虽子孙世世尸祝之，犹不足言报，何得以小人妒忌之心，加于君子，疑彼有自立为齐王之事？毋论昌国君忠诚为国，必不怀此异心，即使昌国君果有此心，以彼所下之齐城，即立彼为齐王，亦未为不可。汝小子何得为此昧心之言！倘闻之于外人，不独使忠臣解体，且视为父何如人？况莒州、即墨二城不即下者，昌国君自有深意，岂乳臭小子所知也。不责汝，汝不知戒。”因命宫人，将太子答了二十乃已。正是：

纵有浮云入杳冥，难遮日白与天青。

明王圣主心同此，谗语谰言岂肯听！

骑劫探知太子进言，被昭王责了二十，心甚不安，因想道：“乐毅拥重兵在外，延捱二年，不能下齐二城。此言入耳，就是父母骨肉，也要动疑，怎么燕王反怪太子，真不可解？想还是太子说得不妙。”又想道：“太子说的不妙，被父亲责罚，只恐要怪找误他。必须要再怂恿一能言之士，委婉说明此事，使燕王听了，太子方知我不是误他。”又想道：“郭隗、邹衍、屈景这一班虽然能言，却与乐毅相好，断不肯言。”却央谁好？想了半晌，方想道：“大夫宋玺口舌利便，若他肯言，再无不听之理。”因来见玺道：“乐毅拥齐，欲自立为王久矣，而燕王不悟，反认为忠良。劫欲进言，因与王疏，王必不听。宋大夫言素为燕王所重，若肯一言，使燕王感悟，早除乐毅，燕国之福也。不识宋大夫肯言否？”宋玺道：“说燕王去乐毅容易，但去了乐

尸祝——古代祭祀时任尸和祝的人，为受人崇敬者。典出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引申为崇敬之意。

毅，要寻一人代乐毅之任就难了。”骑劫道：“拥全齐而临二城，凡将皆可代之，何难之有？宋大夫若肯荐我骑劫，我骑劫情愿以千金为宋大夫寿。”宋玺道：“既骑将军如此说，我即言之。”因见燕王道：“大王伐齐，还是自伐耶，还是为他人伐耶？”燕王道：“寡人伐齐，盖寡人怨齐、恨齐，而思欲平齐也，怎么说为他人伐？”宋玺道：“既是大王自欲伐齐，费了许多心机，为何今既得齐，转送他人受享？”燕王道：“所得城邑尽已编管入燕；怎叫做他人受享？”宋玺道：“编入燕者，空名也，实实受享者，乐毅也。大王倡伐齐之名，乐毅享破齐之福，岂非为他人伐耶？”燕王道：“从来伐国，俱系命将，岂独寡人！今日命乐毅，即为为乐毅耶？”宋玺道：“命将不过其一时专征伐，功成即当报命，哪有为将既已得其城邑，乃三年不还其主，而竟自拥之以观衅待变之理？乐毅之心，人尽知之，而大王独若不知。此何意也？不过感其复齐之仇恨。若复齐仇而得地归燕国可为功，若复齐仇而得地自据不归燕，则又不算功，要算为罪矣，又何感焉？大王奈何只念其功，不思其罪，窃为大王过矣。”燕王沉吟半晌，方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因命置酒，大会群臣。宋玺满心欢喜，以为燕王听其言，方会群臣。

不一时，群臣皆集。昭王赐群臣饮了数巡，因叹息说道：“君之所以为君者，赖直臣也。国之所以为国者，赖有贤臣耳。既有贤臣，君国之幸也。奈何不利于奸人，而奸人必欲谗而去之，殊可痛恨也。寡人欲报齐仇，而筑黄金台以求贤，求之数年方得昌国君之贤才。昌国君又训练兵将，几有三十年，方能为寡人报此深仇。仇已报矣，功已成矣，正宜君臣安享荣华，奈何生此一辈忌贤妒能之奸臣如宋玺者，架言昌国君欲自立于齐，撺掇寡人废弃之，令为君臣的一番际遇不得保其始终，其心何险也！使寡人误听之，不独辜负昌国君一片血诚，并寡人三十年求贤之心，俱自弃如流水矣，岂不深可痛恨！据彼巧言，但以昌国君欲主齐为词，若以破齐之功论，昌国君即立为齐王，亦未为不可。”因命左右，即席擒宋玺出而斩首，以正其献谗之罪。群臣欢然，皆呼万岁。正是：

谗人只道谗言巧，不料明君耳更聪。

为寿千金毫未得，一时性命已成空。

昭王既斩了宋玺，即遣客卿屈景持节并赍诏书，亲至临淄，大拜乐毅为齐王，尽有全齐之地。乐毅接着诏书，开读了，惊慌不知所措。因细问屈景，方知是宋玺进了谗言，乃泣拜于地，死不受命。因具表文，托屈景回奏昭王。昭王开表一看，只见表文上写着：

昌国君、臣乐毅，谨具表奏闻于燕大王陛下。臣闻：为臣有誓死不变之大节，为将无拥兵要挟之功名。臣毅，异国之臣，蒙大王一顾，即立为卿相，委以军国之大任，肝胆托之，腹心待之。凡臣有言，言必听，凡臣有计，计必从，真不啻风云之会，鱼水之欢，臣每誓肝脑涂地，以报高厚之万一。今幸一战胜齐，使大王深仇得报，大耻得雪，虽可少效涓埃，然而臣心未尽也。故留兵徇齐，欲抚有全齐之地，以扩大王之封疆。因思破齐与抚齐不同，破齐可以用威，抚民必须用德。臣德威并用，欲以彰大王之仁义。莒州、即墨二城，至今未下，臣之罪也，即有人言，亦其宜也。即蒙大王知臣有素，不信其言，不加罪戮，臣已感恩无地，奈何复辱明诏，谕立臣为齐王？大王既下诏立臣为齐王，则是大王亦疑臣实有此心矣。苦实有此心，则是臣为拥兵要挟之奸人矣，则是臣为变节之匪人矣。臣素奉敬君子，君臣之节凛然，决不自辱以负大王之知。乞大王收回成命，容臣展布腹心

于始终，则君臣一日之雅，可垂千秋矣。若必强臣为不义，臣有死而已。不胜惶悚之至。

燕昭王看了乐毅表章，见其抵死不肯受齐工之命，因大喜，谓群臣道：“我就知昌国君不负寡人，今果然矣。如寡人于昌国君，亦可谓无负矣。”只因君臣无负，有分教：父不能保其子，身不能保其死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燕不幸丹药亡君齐有谋流言易将

诗曰：

君臣相得明如日，无奈君身又逝云。
总是天心成败定，故教人事忽纷纭。

又曰：

他人从政尚思谗，自听谗言自不难。
只道夺他权与柄，谁知失足自江山。

话说燕昭王见乐毅不受齐王之命，一发信任不疑。此时，报仇雪耻俱已遂心，无复他想，遂在宫中快乐，惟恐不寿。遂有一班方士，哄诱他神仙之术，点炼金石丹药，以求长生。正是：

家国深仇才得复，又忧性命望丹成。
始知人事心难死，烦恼贪嗔日夜生。

昭王修炼丹药，且按下不提。却说乐毅在临淄，见昭王不听宋玺之言，深感知己，誓欲尽灭全齐以报之，日以二城未下为忧，商量攻打。忽一个门客，叫做范平，进而说道：“元帅学贯天人，识穷今古，岂不知地尚不满东南，天且倾于西北，何况人事，安能有尽成之功？元帅一战胜齐，不数月下齐七十余城，功已伟矣，名已成矣。又毁齐宗庙，迁齐重器，燕君之仇已报矣，耻已雪矣。即五霸之烈，至此已无以复加矣！何不飘然长往，使天下想慕，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，岂不高哉？即不能，亦宜辞归，以享昌国之俸，而全其名节。乃恋此二城三年于兹，仁义不能速施，威武未免少挫，中山之谤亦已再见，虽明主不听，得以保全，然怨已结矣，隙已生矣。设或燕王一旦捐馆，恐不能高拥油幢，常如今日也。纵元帅雄才大略，临时自有变通，窃恐虎其头、蛇其尾，终为美玉之一砧。且天道循环，不能尽如人意。往者，齐王遣匡章乱燕，以为尽有全燕，夫岂料燕大王又能复国？即料燕大王能复国，亦不料燕大王能求元帅奇才，能于三十年后报仇雪耻，尽有其全齐如昔日也。今日元帅已破齐，如昔日齐之破燕矣，又焉知天道独在燕而不在齐乎？”乐毅道：“此事吾久已知之，故缓二城之攻。但受燕王之恩甚厚，感燕王之知甚深，今二城未下，一旦委去，是勇于保身，怯于亲王，心有不忍，故尚思尽力，不计其他。”范平曰：“此固元帅之忠也。但力有可尽，连下齐城已尽之矣，今留齐三年，而二城如故，似力无可尽矣。力无可尽而必欲强尽之，恐一旦有变而前功尽弃，又智者所不为，以元帅高明而反为之，此愚所不解也。故窃献刍蕘，乞元帅察之。”乐毅感其意而深谢之。然以昭王春秋无恙，又念燕纵不能破齐，而齐必无如燕何，下二城之事小，保七十二城之事大，故因循未决。

不期昭王因好神仙，吃得方士的金石丹药过多，一旦药性发作，医救不来，遂于周赧王三十六年薨矣。后人诗惜之道：

高筑金台立大名，报仇雪耻尽功成。
正宜长享千秋乐，却被金丹误此生。

昭王既崩，太子乐资嗣位，是为惠王。这惠王为人愚暗，性又多疑。一向为太子时，见了乐毅倚着昭王宠幸，全不在太子面上致些殷勤，已不甚欢

捐馆——捐弃所居之馆舍，旧时因以为死亡的讳辞。

刍蕘（chú tiáo，音除饶）——原为饲喂牲畜或烧火用的草，此处指草野村夫的鄙陋见解。J

喜。又因进谗乐毅之过，被昭王笞了二十，一发怀恨在心。今既嗣立，便思量着要算计他，却因乐毅拥兵在外，权位甚重，一时动他不得，又因郭隗等一班老臣，时时称说乐毅之功，理当优待，只得隐忍不发了。

乐毅闻知昭王晏驾，不禁大恸，就要辞职还朝，因碍着燕王初立，恐有形迹，只得暂且忍下。不期田单打听得新燕王即位，不胜欢喜，因告人道：“齐之恢复，其在燕之新王乎？”人人听了，俱不信道：“燕虽易主，兵权仍是乐毅执掌，总是一般。燕新王又不临阵，如何在他身上得能恢复齐邦？”田单微笑道：“非汝等所知。”因悄悄使人到燕都去打听：新王与乐毅厚薄如何？近日所用何人？所行何事？其人去打听回来复道：“燕新君外面名色虽说厚待乐毅，而其心肠却因旧燕王在日爱护乐毅，把新燕王打了二十下，新燕王十分怀恨，日夜寻乐毅的短处。近日所用的人，寻是一班谄佞，第一要算骑劫，新王做太子的时节，就与他相好，惟言是听。所行的事，也都近于荒淫。”田单听了，以手加额道：“此天赐齐复国也。”因又使能言之士，悄悄至燕布散流言，只说乐毅拥大兵在齐已久，有心要自立为齐王，抚有全齐之地，只因碍着燕先王为他筑黄金台一番宠幸，又碍着封拜他为昌国君一番恩情，一时转不过面来，故假借莒州、即墨二城，只说未下，故得长拥大兵，以观燕变。今日燕旧王已崩，便不看燕新王在眼里，竟暗暗与莒州、即墨二州联合，叫二城请立他为新齐王，坐临淄号召七十二城，自开一国。莒州、即墨二城兵民今得再生，十分欢喜，只在早晚便要举事。惟恐燕王察知其情，换了他将来攻，则莒州、即墨之民，登时俱成齑粉矣。

流言散开，早有人报知骑劫。骑劫一闻此言，即来见惠王，细细报知道：“臣之前言如何？臣言之时，先大王若肯听信，或是削他之位，或是诫饬他一番，他便自然悔过，不生异心。奈何先大王过于溺爱，执意不信，酿成今日之祸。今又联合莒州、即墨，其志不小。大王若不早图，不独要将已得之全齐拱手送与乐毅，只怕乐毅既得了全齐，又不能忘情于大王之燕地也。”惠王听了，愕然变色道：“大夫此言从何处得来？”骑劫道：“外面纷纷皆为此言，不独一人，故臣得知。”

惠王犹自沉吟，因又着人四下里夫探听。探听了来回复，皆是一般言语，惠王方信以为实，遂恨道：“我不料乐毅负恩如此。”这就要传旨，差人去拿来问罪。骑劫忙止住道：“大王差了。乐毅如何容易差人拿得？”惠王道：“若不拿来，如何处他？”骑劫道：“乐毅不是纯臣，况手握重兵，正欲自立为王，若公然去拿他，一时不服，岂不转促他反叛起来，为祸不小？”惠王道：“若虑及此，怎生处他？”骑劫道：“只好下一道诏书，假说念他久历在外，功高劳苦，今遣别将代他归国安享。他奉此道旨，自然要归。待他归到国中，那时大王治他之罪，便可任意，而无他变矣。”惠王听了大喜道：“大夫所筹甚妙。但国中名将俱被他带去，临淄大任干系不小，却又叫谁去代他？”骑劫道：“不是臣夸口自荐，臣兵书战策自幼习学，布阵排兵从来所好。大王若肯破格用臣，臣到临淄，不出三月，即当踏平莒州、即墨二城，以报大王之知遇，请大王勿疑。”惠王大喜道：“既大夫有此雄才，又肯身任其事，最为美事，何故不用，又用他人？”骑劫谢恩辞出。

惠王到次早设朝，即传旨拜骑劫为上将军，前往临淄，统领大兵，进攻

晏驾——帝王、诸侯去世的讳称。

纯臣——心为君主服务的臣子。因乐毅曾经仕于魏国，故谓“不是纯臣”。

莒州、即墨二城，以代昌国君乐毅之任。昌国君钦召归国，安享爵位，兼辅国政。命才传出，早有太傅郭隗出来奏道：“乐毅之任，无人可代。一着人代，则全齐去矣。”惠王因问道：“乐毅之责任，不过一将足矣。今熊虎满朝，如何无人可代？”郭隗道：“大王新立，春秋方盛，不知求贤之苦，拜将之难，故轻出此言。先大王欲报齐仇，满朝遴选并无一人，故不得已而高筑黄金台，以老臣为死马骨，招致天下贤豪。不知费了多少卑词，行了许多屈礼，虽得了邹衍、剧辛、屈景诸贤，止可以效一得之愚，并不敢当代齐之大任。最后，方得了乐毅，才同管、晏，学类孙、吴，先大王愜于意，方拜为亚卿，授以国政。乐毅又训练兵马三十年，方能一战破齐，报仇雪耻，而有今日。今大王雄踞七十余城，以为二城易下，转欲代将，不知齐莒州又立新王，即墨又易新将，正欲盛欲兴之时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即乐毅竭力经营；臣等尚忧其有夫。骑劫何人，敢代其将，一代将而全齐失矣，大王岂可轻举。”

惠王尚未及答，骑劫早在丹墀下大声争辩道：“郭太傅莫太欺人！自古云从龙，风从虎。凡生一圣君，必生一贤臣为之辅佐。伊尹相汤，固贤相也，未闻武王伐纣，尚求伊尹。太公兴周，诚异人也，未闻桓文称霸，还倚大公。乐毅虽才，已为燕先大王小试铅刀之一割矣。今燕大王新立，尤飞虎啸，自有风云，岂可定倚乐毅为长城。如燕必待乐毅才兴，则乐毅未生，燕何以开数百年之基？倘乐毅今朝忽死，则燕不须立国矣！且骑劫堂堂一身，从未曾败辱于人，郭太傅怎知得一代将，则尽失全齐？不是骑劫夸口说，骑劫若掌兵权，视取二城直如拾芥。我观郭太傅为此言，不过党于乐毅，所以为乐毅张扬声价，使乐毅擅兵于外，立为齐王，互相倚畀耳。”

郭隗听了，叹息道：“吾闻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骑劫殆妖孽也。又闻利口必覆邦家，骑劫殆利口也。老臣何敢与争？只可惜先大王一片苦心，昌国君数十年辛苦，一旦隳败于庸奴之手，为痛心耳。”

惠王听了不能决，因问众臣直：“二臣之言，孰是孰非？”邹衍出班奏道：“二臣之言，俱各据所知、所见而陈，臣等安能先定其是非？但乐毅才能伐齐，是天下所知所信；而骑劫之才，天下不知不信。不独人人不知不信，即臣亦不知不信，即大王亦不知不信也。以人人不知不信之才，欲以易人所知所信之才，何能服人？大王还须慎之。”惠王遮饰不过，因直说道：“寡人不是以骑劫为才去代乐毅，因见人纷纷传说乐毅联合莒州、即墨，欲自立为王，故寡人遣骑劫代之也。”邹衍道：“乐毅若无自立之心，骑劫代之，是大王自弃乐毅也。乐毅苟有心自立，又联合莒州与即墨，则俨然齐王矣，骑劫又安能代之？骑劫此一往，不过逼走乐毅，交还全齐，断送燕兵耳。关系非小，大王亦当慎之。”

惠王听了，心甚不悦，因而罢朝回到宫中，又使人召骑劫道：“满朝之臣皆不悦于汝，却将奈何？”骑劫道：“郭隗一班人，皆倚着先朝老臣，动不动即以先大王压服大王，说些迂阔旧话。岂知人心不古，变故多端，急急提防尚恐无及，乃坐而待毙，岂为国之道？臣蒙大王擢用，何异先大王之用乐毅。乐毅既能下齐七十余城以报先大王，臣岂无能，孰不能拔二城以报大王？臣今往代乐毅，若乐毅无他，臣代之还朝，听大王区处；倘乐毅擅立为王，不肯轻代，则臣鬪便必手刃之，以彰大王之法。”惠王道：“汝既有此

忠义之心，寡人也不必理会廷臣。”因暗暗地叫人写了敕书、诏书，命骑劫持节连夜去了。正是：

庸君亦有耳，偏不听忠言。

一闻奸谗语，如糖拌蜜甜。

到次日，孰隗一班老臣，闻知骑劫已奉旨暗暗往代乐毅之将，皆叹息不已道：“可惜燕王三十年之功劳，一旦尽隳于奸人之手。”也有称病不出的，也有隐遁而去的。燕惠王略不放在心上。正是：

庸君亦有心，只护自家短。

家国之兴亡，茫茫全不管。

却说骑劫持了燕王之节，连日夜奔到临淄。初还怕乐毅果立为王，不利于己，惊惊恐恐，一路打探，并不闻立王之说，心方放下。及到临淄，见端然是元戎的营寨，便着人传报：“燕使臣有诏书到了。”乐毅闻知，忙排香案，带了一班文武将士，大开辕门，出来迎接，接了进去，拜毕开读。诏书写的是：

燕国惠王，诏谕昌国君乐上将军。今寡人闻：朝廷无不酬之大功，臣子无至心之劳苦。尔昌国君乐上将军，自先大王复国，即抚人民、练兵将，劳苦于国中者，几三十年矣。及先大王报齐之仇；又被坚执锐，亲冒矢石，深入虎穴，劳苦于疆外者，又五、六年于兹矣。虽先大王薄有名位之封，昌国君却无并享之实。今不幸先大王已弃甲兵，安忍昌国君仍亲锋鏖。寡人嗣承亲统，首念旧人，因命骑劫权代昌国君上将军之任，统摄兵将，续完乐元帅下齐城之功。诏书到日，其速还朝。昌国君畅咏东山，以遂室家之乐；寡人备陈鱼水，以尽君臣之欢。特念君劳，毋辜朕意。此诏。

乐毅读完诏书，既知新王生心，又虑三军有变，转欢然称谢道：“微臣劳苦，乃职份之所当然，乃过蒙圣恩垂念，感激不胜。又劳将军远来，盖予后丑，欣幸无尽。”因命设宴款待。宴毕，乃谓骑劫曰：“将军远来，幸暂息三日，容造册交代。”骑劫见乐毅欣然受命，毫不推辞，只得出就外营住下。

乐毅乃暗暗召范平与众将商议道：“予悔不听范平之言，早谢兵事以明高蹈，致有今日之辱，可谓不幸也。虽然，予之前功既已成矣，今燕齐成败，宛然如天，予之后罪借此诿去，又未为不幸。诸君休为我惋惜。但不知为今之计，将安归乎？诸君教我。”众将俱愤愤不平道：“元帅为燕伐齐，不数月而下七十余城，其功五霸所未有。功高如此，劳苦如此，天下谁不知之也？而新燕王竟若不知，乃信谗言，竟以一使而代将军之任，轻易若此，何以服得天下之心？实难以消士卒之气。元帅既专阃外之权，未将等唯听将军之令，何不原遵燕先王之前命，而自立为齐王，抚有全齐，以展英雄之志，乃遑遑如穷人无所归！未将实以为耻，乞元帅裁之。”范平道：“诸将所论者，乃强梁跋扈之所为。元帅所重者忠孝，所尚者礼义，焉肯出此？况新王自逐贤才，已开亡兆，且齐将王孙贾奋忠激励，大有兴机。元帅借此全名，未为不美，但还燕则入牢笼，万万不可。”乐毅听了道：“范平之言，字字我心也。若论保身，自不还燕。若不还燕，则妻子宗族皆在燕，何以相保？”范平道：“元帅不还燕，不独保身，正所以保妻子宗族也。元帅若还燕，先制元帅，后及至子、妻子，后及宗族，势必然也。元帅若不还燕而适他国，燕虑元帅仇之，应日夜惴惴，叩礼于妻子，奉宗族，犹恐不得元帅之欢心，安

阃(kǔn,音捆)外之权——统兵在外的大权。

敢复生他念？元帅但请放心，可无虑也。”乐毅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范君之言是也。我本赵人，宜归于赵。”因为表辞耐新王道：

昌国君乐毅，拜表复上燕大王陛下。臣闻：君如加臣，非赏则罚；臣效于君，非功则罪。臣蒙先大王拔之异国，位之本朝，授之以兵而不疑，假之以权而不制，故臣得以展布腹心，报齐仇而削燕耻，以应膺昌国之宠。此者，先大王之恩，亦臣之功有以承其恩也。不幸先大王早弃臣民，微臣尚淹甲冑，虚起钱粮，挫钝兵甲。此微臣之罪也，应受大王之罚。乃大王不即加讨，仅使代将，召臣归国，以享位爵，此皆大王屈罚为赏，以罪为功之洪恩也。然臣细思，还朝未免有愧。念臣赵人，既蒙大王赦却不诛，则功罚可以两忘，仍为赵人足矣。敕印、兵符，俱付代人，臣还赵矣。至于臣子并宗人，留事大王，以效犬马。谨拜表以闻。

表写完，遂将敕印、册籍交付众将，嘱咐还赵三日，方可交与代将，早，恐其追也，遂悄悄竟回赵国而去。后人诗叹之道：

一战平齐七十城，黄金台上铸功名。

须臾局变将军去，鼙鼓军中失壮声。

乐毅悄悄还赵不提。却说骑劫次日欲见乐毅，众将回以造册忙，不及相见，心下甚是疑惑，又见众将东一攒，西一攒，纷纷议论，忽想道：“莫非乐毅有甚诡计？”只因这一想，有分教：疑生满腹，鬼载一车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以应句——用以上的战绩对待担任昌国君所受到的宠信。

第十五回 代大将骑劫辱燕师拜神师田单振齐气

不自愧驽骀，苦逞螳螂臂，及到倾危泛驾时，方悔前功弃。漫言 忠信疏，总是谗言利，试上黄金台上看，终被浮云蔽。

上调卜算子

话说骑劫住在临淄营中，一日不见乐毅之面，恐怕乐毅暗算，甚是惊慌，暗暗叫随行的人役四下去打听。忽有一人打听了，回说道：“小人才看见一位将官，手持一把雪亮的宝刀，悄悄付与一个勇士，吩咐他道：‘快磨好了去用，不要黑天黑地误事。’那勇士应诺而去，似乎有行刺之意。”骑劫听了着惊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原来他躲着不见我，却是暗暗使人行刺。他明明杀我，便是抗拒朝廷，罪无所逃；若暗暗刺，他便好胡赖。又幸得我的福大，早早得知，可作准备。”就吩咐众人，将草扎成一束，大小长短与自家一般，又将自己的盔甲衣袍替他穿了。到晚，闭上营门，将草人移到中堂，据案而坐，案上点了明烛，放上一本书，只作夜看兵书之状。四旁却将带来兵士，手持利刃，尽埋伏了，只待一有惊觉，鸣起锣来，便涌出拿人。自却躲在一间土屋内，气也不敢吐一口，暗暗观察动静。谁知守了一夜，风也不吹，草也不动，大家白白熬了一夜。到天明，骑劫犹夸说道：“亏我善用兵法，他知有备，故不敢来了。”因又到大营来见乐毅，催他敕印并册子。众将回说：“还未造完，只在后日准交。”骑劫道：“我要见见乐元帅。”众将道：“乐元帅有令：造册忙，恐相见误了工夫，一发迟了限期，候造完一总相见罢。”骑劫无奈，只得迟还自营，然心下十分忧虑，恐相暗算，因又打发人悄悄探听。

忽一人来报道：“小人打听得一将军暗传号令，叫合营将士各备草候用，似乎有用火烧营之意。”骑劫听了，又着惊道：“一人行刺还好提防，倘四周围住放起火来，却将奈何？只好悄悄移出，使他空烧，然后奏知燕王，治他之罪。”事有凑巧，恰恰这日有许多乡民来营中交草。骑劫看见，益信烧营是真，到了昏黑之际，因又寻了一个空营，悄悄移去躲避，只待有人放火，便好出来拿人。不期又空等了一夜，并无人来放火，只得乘天未亮，又悄悄移回。心中暗想道：“为何不来烧？想是知道被我看破了。”又想道：“他是旧元帅，我是新元帅，这些兵将怎不奉承我，反来算计？想则是敕令尚在他处。他既不烧，且去取了他的敕令来再处。”因又走来，要见乐毅。众将回复道：“册已将造完，并敕印明日准交。今日不必见矣。今日若见，恐反误了明日之事。”骑劫虽然退回，心下一发狐疑道：“乐毅一连三日，并不见面，定然不怀好意，莫非果然连通了即墨，等即墨兵来袭我，他好里应外合，于中取事？不然为何东推西托，只是不见？一见能误多少工夫，就是造册忙，也不至此。况乐毅诡计甚多，不可不防。”因又着人打听。

原来燕兵与即墨虽是敌国，乐毅欲以仁义抚恤，并不禁其樵采，故田单自散流言之后，便时时差樵采之民，近近远远打听燕信。这日骑劫恰恰看见举止不同，问知是即墨的百姓，便觉以为奇，暗想道：“即墨百姓既已到此，则乐毅与即墨联合显然矣。三日不出，定是叫即墨来算计我。我不早走，性命难保。”就要备马逃回。随行兵将禀道：“乐元帅前相见时，原说请暂住三日即行交代。今方三日，明日交代，未为失信。前云行刺，昨云烧营，皆

系猜疑，并无实迹。即今揣度其联合即墨亦未必然，奈何便先逃走，若果有变，先逃固是知机，倘逃回无变，岂不惹人笑话！”骑劫道：“有变无变虽不可测，但此身落在他圈套中，吾心甚是惊悸，若不早走，突然被他暗算，要走便迟。”随行兵将又禀道：“才闻乐元帅传令，明日准交。三日之期，已两日无他，岂其暗算独独在今一日？将军还须主持。若无实据匆匆逃回，何以复命？”骑劫见兵将说得有理，只得又勉强住下。住便住下，只觉眼热耳跳，胆战心惊，走投无路，慌做一团。先叫人备端正马匹，一有变便好走路。捱得半夜，不见动静，心才略略放下。

不期到了五更，燕营众将困新将军要交代，恐要查点，都早起齐集兵马。又恐兵齐马不齐，故各营俱放起号炮，催集人马，一霎时炮声连天。骑劫突然听见，只认做即墨兵来，吓得魂飞天外。喜得衣甲未曾脱，跳起来走到营外，又喜马是备端正的，跨上马，也不顾随行兵将，竟将马加上一鞭，飞也似跑回燕国去了。正是：

胸中无武又无文，惟有谗言迎合君。

胆小不得将军做，偏偏胆小做将军。

这边骑劫逃去。这边各营将士等到天渐明时节，俱分开队伍，排列戈矛，旌旗耀日，金鼓震天，齐到营前迎请新将军到大营去交敕印、册籍。而新将军已不知逃去许多道路，急得众随将士没法布摆，只得假意传令说道：“新元帅有令：劳将士少待。新元帅已经择定，今日午时大吉，方入营受印。”因暗暗放了七八匹快马，飞也似去追赶。喜得骑劫身子肥大，跑马不快，只赶了三十里路，就已赶上，忙勒住了他的马头，细说放炮是各营兵将点集，迎请将军到大营去受敕印，非即墨兵马有变。骑劫乍听了，犹恍恍惚惚不信，因问道：“你是哪里得知此信？果是真么？”众人答道：“各营兵将俱已在营前迎请伺候，怎么不真！”骑劫听见是真，方才欢喜。众人催他回马，又甚觉没趣，因吩咐众将不可说是逃走，只说是私行访察地利民情。急急跑马赶回，已将近午时，合营兵将迎着，便鸣金击鼓，迎入大营。

骑劫到了大营，就请乐元帅相见。众将方禀说：“乐元帅自知有罪，已逃归赵国去矣。”骑劫原打帐待乐毅交了敕印，就要逼他还燕以逞己功，不期先被他走归赵国，心甚不悦，因吩咐快差人去追赶。众将又禀道：“已逃去三日，恐追赶不及。”骑劫听了，因责怪众将道：“乐元帅既归赵三日，为何不早禀我？”众将道：“乐元帅身虽归赵，敕印尚未付出，谁敢多言！”骑劫道：“他去也罢了，只是造化他了。”一面查点兵将，一面就写表申奏燕王，报知乐毅之事。乐毅辞谢的表章，也一并达上。

燕王只道乐毅的妻子、宗族俱在燕国，昌国的爵禄俱要在燕支給，定然归燕。若归，便好寻些事端处他，不期他竟归赵国。归赵也罢了，转恐怕他怀恨，又借赵国生变，心下甚是有些不安，却倚着骑劫统领大兵，兼有齐国，十分强盛，便还不放在心上。只是乐毅妻子并宗族，便一时不敢动摇。

国有贤臣国之遇，不为梁兮即为柱。

不知庸主是何心？苦苦思量要除去。

按下惠王算计乐毅不提。却说骑劫自受敕印之后，将乐毅所行政令尽皆改了。乐毅用恩，他却用威；乐毅乐善，他却肆恶；乐毅施仁义，他专尚杀伐。只在营中住得三日，即挑选了三万精兵，自统领着往攻即墨，分兵四面，

就将城围了。兵多城小，围了一重，又围一重，竟围了数重。城中樵采之民，一个也不放出，每日在城下摇旗擂鼓，耀武扬威。田单在城中将城门紧闭，寂然无声，竟像个不知有兵在城下的一般。燕兵若近城，城上矢石如雨，又使人不敢近。燕兵朝夕攻打，费尽精神力气，却不曾讨齐半点便宜。骑劫惟倚着兵将众多，在城下一味攻打，却不能出一个奇计，设一个长谋。

田单在城上看见，暗暗欢喜道：“乐元帅去而骑劫来，齐之福也！”但虑燕兵势大，吆天喝地，恐齐人胆怯，因想道：“彼众我寡，寡不可以夺众之气；彼强我弱，弱不可以夺强之气。吾闻古圣人曾以神道设教，以安人心。今城中人民寡薄，何若称神以振其气。”主意定了，便暗暗打点。忽一日，清晨起来，即四下对人说道：“我昨夜睡到三更时分，忽得一个奇梦，梦见一个金甲神道向我说：‘上帝有命，道齐国桓公之旧德尚在人心，今当复兴。燕国新王之变乱已触天怒，今当即败。汝可尽力为之。’我因再三恳辞道：‘田单愚蒙，不识兵机，如何当得大任？’那金甲神又道：‘汝不消愁得，上帝已遣一神，为汝军师。凡神师所示，战无不胜。’我因问：‘神师何在？’那金甲神用手指一人，对我道：‘这不是！’我用手急急去扯他，忽然惊醒。此梦甚奇，必然有准。这个神师，模样我宛然记得，当往各处去求他。”正说不了，只见营门前一个小卒，头戴一顶破军帽，身穿一顿碎夹袄，脚穿一只绽皮靴，又似痴蠢，又似疯癫，远远地跑到田单面前，笑嘻嘻将田单的发须一捋道：“你所见的的神师是我么？”说罢，即侧转身要走去。田单看见，忙起身赶上，一把扯住，大声告人道：“此正是我梦中所见之神师也！不可放他走了！”众人听说，因一齐上来围住。那人笑道：“你们怎围得住我？我此来，盖上帝有命，命我助你破燕，我自不去。”众人听了，俱各大喜。田单囚替他换了衣冠，请到幕府，置之上座，亲率众人北面事之。神师因吩咐道：“天道幽微，兵机玄妙，俱不可妄泄。以后有令，只好田单一人受命而行，余人不能遍告。”故田单朝下一令，令行而民悦，则曰：“此神师之令也。”暮下一教，出而事成，则曰：“此神师之教也。”凡属有功于民、有益于人之事，皆归功于神师，故齐国人心皆以为得神师之助。于是，疲困的百姓皆勃勃有精神，单薄的兵将皆赳赳有胆气，全不将燕国的强盛放在心上。

田单看见，甚是欢喜，因想道：“城中兵民如此胆大者，因知有神师相助也。城外燕兵，怎能设个法儿，使他也知我齐国有神师相助，便可夺他之气。”再三算计，忽然有悟道，必须如此行之方妙。

忽一日，田单告百姓道：“神师有令：凡民间朝夕饮食，必须先祭其祖宗。若祭之诚敬，当得祖宗阴力空中相助。”城中人皆深信神师之言，果晨起早餐也祭祖宗，向夕晚餐也祭祖宗。当祭之时，必要奠食洒于庭屋之上，家家如此，遂使庭屋之上饭食遍满。飞鸟见了自然翔舞下食，朝夕二次竞成规矩。城外燕兵远远望见，哪里知祭祖奠食这些缘故，只见飞鸟早晚二次，准准地翔舞于齐城之上，大惊大异，以为奇怪。因互相传说道：“我前日听得说，齐国得了个神师下教。我们只道他说鬼话，不信他。今日明见飞鸟朝夕回翔二次，只在城中，城中若不是得了胜气，怎生有此奇事！若这等看起来，则神师下教不是假话。我想神师下助，自是天助。天助齐，我们苦苦攻齐，是逆天了。逆天之人，哪有好的！”彼此传说，使攻城的心都懈了，就是将军有令来督，却也不十分肯出力向前。

田单看见甚是欢喜，因暗想道：“燕兵之心虽懈，而齐民之气被乐毅一

向以仁义束缚定了，如何激发得起？”日夕思量，忽然有悟道：“我有计了，必须如此。”因使人四下扬言说道：“昌国君用兵虽精，却为人懦弱，做不得将军，拿着齐人一个也不杀，所以齐人不怕他。攻了即墨三年，何曾取了一尺土去？若是拿着齐民，莫说杀，只将鼻子割去，列在前边攻打城池，齐民看见，岂不吓死？”有人将此言传与骑劫，骑劫听了，大笑道：“此乐毅所以不能成功。俗语说‘慈不掌兵’，怎么得了敌人全不难为。”因下令军中：“凡是拿着齐人，不许私杀，私杀没人看见，但割去鼻子，列在前面攻打城池，使城内人看见，知我燕兵之威。”燕兵得了将令，果然拿着齐兵尽皆割鼻，使他在前交战。齐人在城上看见，尽痛恨道：“燕兵怎这等将齐民凌辱，待我们出城去，捉住燕兵，也将他割了鼻子报仇！”人人气愤，皆要出战，又相诫紧紧守护城池，万万不可又被燕人拿去，受他凌辱。正是：

将军善用兵，先要激其气。

其气若激扬，战之无不利。

田单见齐民痛恨燕兵割鼻，愤怒不平，因又生一计，使人四下扬言道：“齐人祖宗坟茔皆在城外，最怕的是被燕人掘发。乐毅是个庸人，了不知此事，故安然无恙。只恐新来的骑劫本是英雄，定然要搜求到此。倘然搜求到此，将坟墓尽拆了，抛弃尸骸，则齐民都要哭死，哪个还敢与燕对战？”又有人将此言传与骑劫，骑劫听了又笑道：“两国交争，仇敌也。戮辱其祖宗，则子孙害怕。乐毅亏他为将，怎这样事体俱不知道，还要自夸于人，说是善于用兵。”因又下令，凡即墨四围城外所有坟墓，皆一切掘去，尽将冢中枯骨抛弃于荒郊，令城中人看见，俱怕我燕兵之惨毒，速速来降伏。燕兵得令，便尽行掘起。城中人看见，果拊心大恸道：“燕兵无礼，辱我祖宗，誓必报之。”尽相聚了来见田单道：“燕兵残我人民，戮辱我祖，其仇深矣！某等情愿出城决一死战，必断其首、剖其心，方足快意，就使战败，死也甘心。乞将军慨许。”田单道：“诸君既能奋勇，则破燕有日，姑稍待之，以保万全。”众人方去了。

田单见齐人可用，又暗想道：“齐兵虽然奋勇，燕将防守尚严，一时如何攻得他动？莫若使许其纳降，将他防范之心先懈怠了，便好下手。”因差一个能言之官，乘夜来见骑劫道：“田单有事请禀上大将军。”骑劫道：“即墨孤城破在旦夕，田单之死也只在旦夕，还不早早投降，却何事又来禀我？”差官道：“田将军欲投降将军久矣，但因他是齐王的宗族，恐怕投降了将军，将军不肯重用，故此迟延。今城中食用尽矣，民心离矣，力不能支矣，故差小官来见上将军，情愿投降。只求上将军恕其前罪，仍照旧录用。”骑劫道：“且问你，乐将军围了三年，你城中不见困乏，怎我才攻得两月，便称食尽，莫非此中有诈？”差官道：“将军有所不知。乐元帅攻齐时，虽说围城，朝夕间却不攻打，得了齐民又不戮，又容齐民出城来樵采，又与田将军文书往来，故此一年不下。今上将军兵临城下，朝夕攻打，使守城兵民日夜不得休息，得了齐民不是杀，即是割去鼻子。樵采之民又不许出城，又不与守将通其往来。即墨小小一城，兵有限，民有限，钱粮有限，如何支持得来？今投降将军，实是真情，望将军勿疑。”骑劫听了大笑道：“我就说乐毅三年不下即墨青与齐联合也，今果然矣！可惜郭隗这老贼不听见，若听见。不怕他

冢(zhǎng, 音肿)——坟墓。

拊(fǔ, 音斧)——拍，抚。

不羞死。”因对差官道：“即墨小小孤城，不知天命，抗拒多时，本当屠戮以示警，今田守将既真必来降，前罪不究，还要奏知燕王，重重录用，便是齐宗却也无碍，但须早定降期，不可迟缓，以免贻罪，去罢！”差官道：“上将军既允其降，通国之福，安敢迟延。容小官归报，定了降期，再来请命。”因拜谢而去。骑劫大喜，因椎牛沥酒，大享阖营将士，夸张道：“我之用兵比乐毅何如？”阖营兵将皆踊跃称赞道：“上将军用兵，孙吴莫过也！”骑劫大喜，遂日夜为乐，单等齐人来降。正是：

将军一味骄，岂识兵家妙。

所以丧其身，徒令千古笑。

第十六回 骑劫不知兵难免丧身覆国 田单出奇计自能破敌兴齐

奇正尽兵机，虚实为兵用，只要人心有变通，叱咤风云动。真是用胆倾，诈是机关弄，真诈之门看不明，白把江山送。

上调卜算子

话说差官归报田单，说骑劫已信投降为真。田单大喜，犹恐差官一人言语，信之不深，因又心生一计，叫人库中取黄金千镒，使城中富民会合了一二十家，暗暗亲到骑劫营中，献与骑劫道：“闻之田守将食尽力竭，已投降于燕王将军麾下，不日就要开城迎接大兵入城。但恐大兵入城时，天威猛烈有如水火，一时触犯遭殃。故小民等备有黄金千镒，献于上将军，少表真诚。上将军垂念小民无知，不谙国事，指挥兵将曲赐保全，则恩同再造，感激不胜。”骑劫见了，心中暗想：城中富民已知消息，来求保全，则田单投降之情确然无疑，愈加欢喜，因吩咐富民道：“田单既来投降，则你齐国之民，就是我燕国之民了。便是贫穷百姓，我也不轻杀戮。但恐兵将众多，暗暗抢掠，一时稽查不到，未免遭掠被劫，再拿人正法便迟了，汝等既知事体，早先来求，又献黄金，自是顺民。我怎好辜你来意。”因将金子收了，各付小令旗一面，兵入城时可插于门上，自无人敢入。百姓领了小旗，皆欢喜拜谢而去。

骑劫看见这些光景，以为万分的确，心下暗想道：“田单既慨然来降，我既又慨许其来降，则是投降之约已定，为何我还令兵将围着他的城池攻打他？我既围城攻打，他自要闭城守紧，约降之事岂不反成虚话？今撤去围兵，使他知我大度，降也降得心服。”算计定了，因遣人打了两扇大硬牌，分头去撤兵，上写燕上将军骑示：齐已约降，围城各营将士，可尽撤还本营，毋违。

牌到了不消一个时辰，已将围城的兵马尽皆撤去。田单在城上看见，一发欢喜，遂悄悄将城上壮士俱叫了下来歇息，却将城中的老幼妇女们换了上城去看守，又差差官送投降日期与骑劫。骑劫见了日期，信以为真，全不设备。

却说剧辛此时尚在营中，虽乐毅行后，骑劫所作所为一任自心，全不请他议事，然他尚是前辈老臣，体面还在。一向见骑劫围城，蛮攻蛮打，掘墓割鼻，行这些惨刻之事，虽非正道，却还不伤燕兵正事，只得忍耐不言。今见骑劫受田单之降，十分骄傲，全不提防，因暗暗着惊道：“骑劫全不知兵，所行皆堕入计中，这全齐七十余城并燕二十余万大兵，定然要断送在他手中，遗祸燕国不小。倒是昌国君去了，得个干净。我今尚在营中，明日事败，分辩迟了，莫若劝他一番，他必不听：借他不听言，飘然去了，尚可免丧兵之辱。”主意定了，因来见骑劫道：“田单之降，将军以为真乎，假乎？”骑劫道：“小小孤城，食尽力竭，不降何待，自然是真。前日来请降，苦苦哀求，得我允其降，他欣欣然以为万幸，又安敢诈？”剧辛道：“田单之降实是诈，将军不要被他的瞒过。”骑劫笑道：“田单到此时计穷力竭，莫说他不肯诈，就他果然是诈，且请问：他战又杀不过，逃又没处走，思想诈我些甚么？”剧辛道：“兵之勇怯，全在兵心。他诈称投降者，指望懈我们的兵

镒（yì，音益）——古代重量单位，约合古时二十两。

麾（huī，音辉）——古代指挥用的旗子。

心。明明是诈，将军若信以为真，全不设备，则乐元帅下齐之功，定要为将军所送矣。”骑劫听了，大怒道：“为将行兵，须要看个时势，论个强弱。若论今日燕、齐之时势、强弱，莫说田单食尽力竭真降于我，即便有诈，即墨一个小孤城，能有多少兵将？田单一个匹夫，能有多大本领？便能以诈降之计，破我二十万之大兵。我便以误信诈降之故，竟容容易易尽将此全齐地土断送于他？何言之妄也！惜剧君前辈老臣，要存体貌，若使他将妄言，便当以军法从事。且请问剧君：何以知其诈？”剧辛长叹一声道：“兵家之妙法，虚虚实实，难以尽言，惟知兵青乃知之。将军虽拥雄兵，朝夕攻城，似乎威武过人矣，然实计之，曾与齐兵接一战否？即掘家割鼻，不过徒耀虚威，以激齐怒，并未损齐一兵，斩齐一将，算来还是燕劳而齐逸，齐力何以得竭？齐城之粮，足食齐兵民久矣。兵民又未加，食又未损，乐元帅日城三年亦已支持，岂将军围城不足三月而食便尽？食不尽，力不竭，忽然而降，所以知其诈也。”骑劫道：“既是诈，为何又定降期？”剧辛道：“凡降而订期者，偷降也，上有管辖，不得自由，故定一期以便接应。今田单自为守将，要降则降，孰得而禁？乃论朝数夕而定期，此其为诈，又可知也。”骑劫道：“田单当事，还说是诈，难道城中富民以黄金千镒来求保全；也是诈不成？”剧辛道：“田单不降，而虑攻破其城，或遭屠戮，或被抢掳，当险危之际，富民以财求保全则有之。今田单已投降，将军又允其降，自无屠戮、抢掳之事，谁肯轻弃黄金千镒而又买保全？此其诈愈可知矣。将军恬然不知，转罪老臣之多言，恐非为燕王守土保兵也。”骑劫道：“两敌力均，忽然诈降，则当防也。今燕众齐寡，燕大齐小，燕战尚有余，齐守且不足，降乃齐必然之事，何更疑其有诈？即使有诈，亦不过捱时日，安能诈降而别出奇兵以破我？剧君可无多虑，待我受了田单之降，再往受莒州之降，归国见燕王，剧君方信予之知兵出乐毅之上。剧君请安坐待之。”剧辛道：“既将军别有玄机，则老朽陈人腐言自不入听，在此也无用，乞放还燕，以待捷音。”骑劫道：“既剧君要行，于不敢强留，但请尊便。”

正先锋乐乘亦上前禀道：“田单降已有期，料无争战，未将亦求元帅给假，归国一探嫂、侄。尚未即班师，再来效力。”骑劫亦从。剧辛遂同乐乘，二人一路归国。

骑劫见剧辛去了，因大笑，同众将士说道：“这剧辛还是燕先王筑黄金台求来之贤，谁不道他有才有能，原来尽是虚名，一毫世故人情都不知道。田单来降，明明是真，他却看做有诈，真可笑也。此时说他，他只不信、且待田单降后献捷之时再去羞他，不怕他不羞死。”拿定主意，遂不攻打，不守，单等齐人来投降不提。可怜：

也是一片心，也是一双眼，

也是一个人，奈何见识浅。

却说剧辛与乐乘忙忙赶归燕国，朝见惠王。惠王问道：“齐二城尚未曾下，正在争战之时，剧君与乐先锋何遽返国？”剧辛奏道：“齐乃桓公之后，原是大国，赖昌国君三十年练兵养民之力，又适遇湣王骄傲，方能一旦攻下其七十余城。今虽只存二城，然莒州新王初立，又有王孙贾一班俊臣，正在激励之时。即墨又有田单为将，这田单虽非宿将，却智勇兼全，故昌国君与之对垒三年，不能得意，实是一个劲敌。今骑劫代将，毫不知兵，即遍采群言、虚心对之，尚忧有失，乃徒恃兵多，视田单如无人，竟受其诈降，全不设备。老臣恐失大王之事，苦苦谏之，奈他一味骄矜，百般固执，毫不听从，

只恐败亡已在旦夕。老臣无法，只得辞归告于大王，乞大王速发大兵，沿途接应，纵不能再有临淄，守得一城，燕之一城也，无令尽失为可惜耳。”

燕王听了，不觉大笑道：“剧君何过虑一至于此！骑劫纵不才，尚领着大兵二十万，岂至便输与田单？田单纵有才能，不过即墨一城，能有多少兵将，岂至便连临淄一带俱复旧主？剧君所虑恐亦太过，又何怪骑劫之不听从也！”剧辛见燕王亦是如此，因叹息道：“日月虽明，不能开瞽目之观；雷霆虽响，不能发聋耳之听。老臣多言矣。”因快快辞出。惠王看见，亦不悦而罢。正是：

老臣多杞忧，昏王认在目。

所以争论时，两心都不服。

按下惠王不提。却说骑劫被剧辛说了一番，虽然不听，过了两月，见齐兵不动、不变，也有些疑心，暗想道：“纳降的日期不远，他城中又不见动静，莫非真真有假？”围城的兵既撤了，不好又叫去围，却只遣两队游兵，早、晚两次绕着城探听一回。田单看见，知骑劫有些疑心，因又使几个能言之人扮做小民，出城樵采，故意地藏头露尾，与燕兵捉去，来见骑劫。骑劫正要打听城中信息，因吓他道：“你齐国小民，怎敢到我燕营来寻死？快拿去斩了！”众小民因喊叫道：“小的们虽尾齐民，今已投降将军老爷，就是将军老爷的燕民了。一家人，求将军老爷饶命！”骑劫道：“你主将投降尚未的确，你们怎知道？”小民道：“田将军投降，俱有告示安慰阖城百姓，人人看见了，怎不的确。”骑劫道：“既是的确，为甚只管迟延？”小民回道：“只因钱粮未曾查清，不便入册，故耽搁了。”骑劫道：“果是真么？”小民道：“若不是真，小的们怎敢出城樵采？”骑劫道：“既是真降，饶你去罢。”

百姓去了，骑劫一发信以为实；道：“我就知田单不敢诈降。钱粮不清，造册未完是真。”竟放开怀抱，在军中饮酒作乐，只等田单来降。大将军寻快乐，各营小将军也就各寻快乐，各营兵士也就各寻快乐，竟将战斗之事丢开一边，不去回矣。正是：

为将须求为将才，不知才略便生灾。

莫言变诈机难识，痛饮军中该不该？

却说田单打探得骑劫堕其计中，满心欢喜道：“眼见得燕军可袭而破也！”因想道：“骑劫受了诈降，全不设备，虽可乘虚袭破，但他有二十万人马，我之英勇不过四、五千人。纵使一时攻破他的寨栅，致他大败，却也杀他不尽。倘他收拾残兵，又来攻城，却将奈何？”又想道：“必须设一妙计，做出惊天动地之势，将他吓怕，然后以精锐乘之，使他自相践踏，方可蹂躏他七、八。但我人马有限，如何得能惊天动地？”又想道：“若要惊天动地，除非龙虎。鬼神，人还可假托；龙虎，却将何物去充？”又想道：“吾闻牛可与虎斗，牛之力不减于虎。况即墨城中家家以牛驾车，蓄牛甚多，莫若收来，以代龙虎，驱而出其不意，亦可惊人。”但牛之性缓，不便冲锋，又想道：“牛性虽缓，用火烧其尾，则自急面前奔矣。”胸中成算已熟，因告人道：“神师有令：燕败已定矣。兵将皆登鬼神篆，须用神兵摄其魂。齐国田姓，刀枪不异犁，须用牛兵成其功。凡城中人家驾车之牛，可尽收来听用。”

瞽（g，音鼓）目——瞎眼。

杞忧——杞人忧天。

人见是神师之令，又见说破燕有日，都欢欢喜喜将牛送来。田单查查，共有一千余头了，叫人养在一个大苑之中。又叫人取了许多绛色的缙，细彩织的织练，照牛的大小肥瘦，做成牛衣，衣上却用青黄赤白黑五样颜色，奇奇怪怪，尽作蛟龙虎豹的形状，穿缚牛身之上，使人远远望见，只认做龙虎。又取尖枪利剑，紧紧都缚在牛角之上。又将麻茸濯了膏油，寸寸缚在牛尾之上，牛尾一摇，就像巨帚一般拖在尾后。人见了，皆猜猜疑疑不知何故，来问田单，田单只推说是神师之令，连我也不知道，必不说破。又将城垣指了三五十处，叫民各凿一洞，且不凿通。

到了约降的前一日，田单乃杀了许多牛，具了许多酒，将城四门紧紧闭了，命老弱把守。候到日落黄昏之际，因尽召五千精兵到来，乃下令说道：“神师有令：今日乃黄道大吉之辰，天地鬼神皆助齐破燕者。临阵将士，皆在鬼神驱役之中，只宜上前，上前者神助，不宜退后，退后者鬼诛。”令毕，因命五千壮士饱食牛酒。食毕，叫善画人以五色涂其面，尽画作人神鬼怪之形，各执刀斧利器，不许开言，紧紧跟于牛尾之后，叫人将城洞凿通，让两壮士驱一牛出去。驱牛到了城下，便使牛直对燕营，却用火将牛尾上油濯透的麻茸烧将起来。火一时烧及牛尾，牛负痛难当，便咆哮怒触，直奔燕营。四千壮士，衔枚随其后。又令一千壮士，各持弓弩，两旁射来，防其逃走。一时奔突，真有山崩潮涌之势。怎见得：但见人胆落，马惊嘶。

此时燕营，见早晨田单又来报过，明早出降，今夜尽醉饱安寝，以待明日入城取功。睡到半夜，忽闻驰骋汹涌之声逼近营来，不知何故，尽从梦中惊起。远望见牛尾之炬，上千上万，光明照耀，就如白日，忽见一阵龙纹五彩的恶物，如虎一般，奔突而来。又见无数天神鬼怪，跟随其后。仓促中摸不着头脑，连胆都惊破，魂都惊走。那如龙虎的恶物及奔到前面，又头上皆有枪剑，触着便死，撞着就亡。又见天神鬼怪，大刀阔斧杀人。又听得齐营中兵将，擂鼓鸣金，轰雷一般随复赶来。哪里还顾得迎战，谁人还敢上前相持，唯有急急奔逃。争奈人人想走，个个思奔，一时拥挤，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。

骑劫正在虎帐中安寝，忽听得人乱马嘶，虽知有变，还只道是田单劫营，不成大害。及披甲出来一看，忽见龙虎成阵，鬼神满营，吓得魂胆俱无，忙跨上一匹马，往营外就逃走，恰恰撞着田单赶到。田单认得是骑劫，忙拦住道：“骑劫不要走！我田单来投降了。”因乘势一戟，刺死落于马下，化做泥土。正是：

大夫何不好，定要做将军。

谁料抛骸骨，将军死没坟。

燕兵见骑劫被田单刺死，军中无主，竟相率大败而去。此周报王三十六年之事，后人诗道：

火牛奇计虽然妙，到底还亏骑劫愚。

假使金台不易将，火牛未必便何如！

田单既刺死了骑劫，一时兵威大震，便不肯停留，当夜收兵略歇息歇息，便整顿队伍乘势追杀。燕兵已经大创，又听得主将已亡，纵是英雄为谁出力，哪里还有斗志？就撞着齐兵厮杀，此时齐兵气盛，燕兵气馁，齐兵看那燕兵明白：哪里杀得他过，唯有败走而已。一路来，乐毅所下之城，虽已臣属于燕，有乐毅施仁之恩，不忍有负。到了此际，旧将军乐毅又已归赵去了，新将军骑劫又已被田单杀了，剧辛虽守过，剧辛又还朝不知消息了，及田单兵

到，又出告示，追述齐数百年旧王之恩，一时兵威又赫赫炎炎，哪里还能
为燕守节，只得又舍燕归齐。田单复了一城又是一城，不知不觉，又皆复了八、
九。兵马直抵齐之北界，田单方下令收兵。正是：

当年齐送诚然易，今日燕还也不难。

虽是燕齐分两样，算来原是一般般。

田单只因这一胜，有分教：东方重光，青齐一色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
分解。

第十七回 田将军法驾迎君 燕守将聊城死节

诗曰：

当前算得熟通通，过后闲评半是空。

事急只思求楚救，归来还说下齐功。

无穷新梦伊方始，多少残棋局未终。

试想火牛何烈烈，而今了不见遗踪。

话说田单尽复齐城，成了大功，方收兵回临淄，重立齐家宗庙，扫除宫阙，整理破残，招至齐之旧臣，兴复齐之旧迹。一时洋洋六国之风依然还在，谁不羡田单之大功！正是：

为君难保国常宁，只要贤臣能满廷。

若有贤臣能效力，国家亡了可重兴。

却说临淄许多旧臣与即墨一城兵将，见田单复了齐国，功劳甚大，又且兵权独揽，赏罚自操，没个终为将军之理，因合辞请于田单道：“齐士今已亡，齐之七十二城已属燕矣，赖将军才略，一旦复之，是今日之齐非昔日之齐也。昔日之齐，齐王之齐；今日之齐，将军之齐也。况将军之齐，同一田宗，仍是齐王之齐。齐之无主，请将军自立为齐王，以王齐国。此合臣民意也，请大王勿辞。”田单听了，勃然不悦道：“是何言也！新王现在莒州，谁敢为此叛言，自取罪戾。田单扫除宫阙者，为迎新王也。诸君既念齐先王，宜速备法驾，前往莒州迎归，以正大位，方见诸君拥戴新王之诚敬。余言慎毋再出诸口。”众文武见田单不忘旧主，出于诚心，因共叹息，称扬：“将军不独才猷盖世，忠义直贯古今，敬服敬服，敢不惟命！”田单大喜，因具表遣众官同至莒州，迎请襄王归临淄复位。

此时，莒州已闻知田单复齐之事，也有喜的，也有忧的。喜的是大破燕兵，全齐尽复，齐国复兴，一时间之旧臣、旧民皆可扬眉吐气，忧的是复齐乃田单之功，恐据有临淄，不复归于故主。满城臣民，纷纷议论。襄王为人又没决断，心下彷徨，甚是不安。欲要下一诏去奖赏他的功劳，加升他的官爵，有人说道：“大王莒州为王，原非田单所立，田单即墨为将，又非大王所命，大王又不曾受他之朝，他又不曾食大王之禄，君臣又不曾会面，一旦下诏，殊属不便。”襄王道：“我在临淄为世子已久，谁不认得？虽先王失国，名分尚存。待我自到临淄去见田单，看田单何说！”又有人说道：“大王去不得。田单今非昔比，拥着一、二十万大兵，言若风雷，气成云雨，倘怀异心，不敦臣节，况他亦齐宗，怎生与他分辩？”一时说得襄王心慌意乱，不知所措。惟大夫王孙贾独进贺道：“恭喜大王！返驾临淄，复主嗣宗庙有日矣。”襄王踌躇道：“大夫何言之易也？寡人亡国遗孽，蒙大夫之苟全于此已为侥幸，何心更望全齐。况今日齐土之复，又俱田单之功，窃思田单守即墨三年，不知费多少心，今火牛袭破燕军，又不知费多少气力，岂不思自承富贵，焉肯让人？莒州一城，寡人尚用为忧，大夫奈何反以还临淄主宗庙为贺？”王孙贾道：“凡论事先要论人。大王所忧者，乃乱臣贼子之事，岂忠臣义士所为！臣观田单，忠臣也，义士也，定当补社稷、整顿江山交还。大王何须过虑。”襄王道：“大夫何以知将军田单之忠义？”王孙贾道：“燕攻即墨，势若泰山压卵，威如烈火焚岗，设无一片精诚，上通大地，不顾死

生，谁敢当此危任？齐之破燕，假威神鬼，借力火牛，设不吐尽一腔心血，算入风雷，谁敢出此奇计？试思如此精诚，如此心血，岂乱臣贼子之所有！臣故知田单之忠义，愿大王勿疑。”襄王听了大喜道：“诚如大夫所奏，则万幸矣。”

既退入宫，太史后嫩女此时已立为后，也迎着襄王称说道：“恭喜大王，复有全齐！不日当归临淄，以正大位，妾特预贺。”襄王道：“全齐虽复，非寡人复之，乃田单复之。田单既复，田单自应僭窃，焉肯仍复寡人？寡人不独临淄无望，恐莒州亦难常保。”君王后道：“大王论人事，臣妾不知之。若臣妾自天道观之，则知田单必不僭窃。”襄王道：“天道何如？”君王后道：“臣妾前已言之矣。凡国之兴亡，非小故也，皆有天道存焉。昔齐之亡，非人力亡之，实天厌先湣王之暴而亡之也。今齐之复，虽人力复之，实天怜齐祀之断，而假手于人力复之也。天既怜齐把而复之，未有不复其君而复其臣，不复其正支而复其旁支者。大王，齐君也，正支也；田单，齐臣也，旁支也。名份具在，乌容僭窃？大王请安俟之。迎大王之法驾，不日将至也。”襄王尚未深信。果迟不得数日，田单迎请之表并文武车驾皆至矣，襄王方大喜，自夸道：“寡人内有贤妃，明于天道；外有王孙大夫，明于人事。内外来辅，吾无忧矣。”

不有精诚贯古今，谁人肯向死中寻？

千秋明眼于兹看，故识将军忠义心。

又有诗，单赞君王后道：

君在微时早识龙，故行权变以相从。

此皆深信天之道，岂是人间悦与容。

襄王心定了，因出见文武，择日启行。到了临行，莒州从龙诸臣想起淖齿弑齐王之事，恐怕有祸，尽推推诿诿，不敢上前。惟王孙贾奋然道：“君辱，臣且从死，何况复国之大荣，乃退缩如此！吾实耻之。”因脱去朝服，亲为御车而行，众文武方踊跃而从行。

不日到了临淄，田单亲率文武将士迎请入城。临淄百姓，夹道而观，尽道方重见新王。欢呼之声动地。襄王迎入宫中，直待郊过天地，辍过宗庙，然后临莅朝见。众臣朝毕，先宣田单上殿，赐坐，说道：“齐国已危，今得复安；齐国已亡，今得复存。然当其危亡，非叔父之精诚，谁能任之？非叔父之才勇，虽任之，亦不能破燕复齐。如此细思之，皆叔父之功。叔父之功，上既重立宗庙，下复安辑人民，即敬承宗祀，未为不可。乃念源流，不忘根本，推寡人主齐之嗣，则其纯忠血义可泣鬼神。寡人不肖，何能图报？但念叔父知名始于安平，今即拜叔父为安平君，食邑万户，东至夜邑，西至淄上，聊报其功之万一。国方多事，再拜叔父为相国，以佐寡人之不遐。”田单拜谢辞出。正是：

效力不矜臣子义，降封成礼帝王恩。

但愁恩义有时失，君负臣辜不忍言。

僭（jiàn，音渐）窃——超越本分窃取权力。

乌——哪里。

俟（sì，音寺）——摇H待。

安辑——安定。

襄王又召王孙贾上殿，褒美之道：“淖齿乱齐，坐拥蜂蚕，流毒甚深，一时荷戈，尽皆袖手。汝文臣，手无寸铁，乃能左袒一呼，招集义士诛之。虽奉贤母之教，而一腔忠勇，千古不磨矣。”其进爵拜为亚卿，其母赠贤德夫人。王孙贾拜谢。然后，从龙之臣并有功将士，皆一一行赏。又备车驾，迎请君王后入了后宫，又加赠太史后媵之官。太史后媵苦辞不受，绝迹不见君王后之面。君王后重父，持礼敬之，倍于常时。齐国一番得失，至此始定。正是：

湣王暴虐须臾事，酿作兴亡三十年。

但愿君王行正道，何愁社稷不安全。

再表田单，自受封为安平君，食邑万户，甚是享用。忽一日，在朝文武查点所复齐城，尚有聊城、狄城未下，因奏知襄王。襄王因召田单说道：“全齐赖叔父大功，尽皆克复，惟狄城恃顽，聊城逞强，竟不肯下，却将奈何？”田单道：“狄小，虽垂手可即破，容臣先往破之，再破聊城可也。”襄王听了大喜道：“叔父肯往，自不足平。”田单辞出，因领兵三万，前往攻之。

时有一义士，姓鲁名仲连，为人好义，有气节，又多才智，虽是齐人，常邀游列国，往往为人解纷排难，而一毫不取其利，故诸侯闻其名，多重之，此时，正在齐国。田单闻知，因往拜见。鲁仲连见田单拥重兵，有出兵之意，因问：“田将军既以火牛之妙计，复有全齐，功已成矣，名已立矣，何不安享，保全功名，乃复拥重兵，又将焉往？”田单道：“全齐虽复，尚有狄城作梗，为齐王忧，故单请往下之。”鲁仲连道：“狄城未下，将军倘遣他将往攻，自可一鼓而得。将军将自往，以愚料之，必不能下。”田单听了道：“以三万之众，转不能下狄邑一小城，此何故也？愚所不解。”鲁仲连但笑而不答。田单心中不服，因不谢而辞出，竟领兵至狄，因围攻之，以为旦暮可得。

不期狄城守将紧闭四门，密排矢石，绝不出战。田单挥兵朝夕攻之，至于三·月之久，竟不能下。回想鲁仲连之言，方惊讶道：“鲁仲连其神乎？此何故也？”因吩咐众将围城，自却暗暗还齐，复请问于鲁仲连曰：“鲁先生其神乎！何以便知单之不能下狄城也。”鲁仲连笑道：“将军高明，岂不知此？凡战，视心与气也。心能鼓气，则胜；心不能鼓气，则不胜。将军在即墨。虑燕之强，恐士卒不勇，坐则身自织絮，以分其劳；立则手自扶钟，以同其苦。以为上率倡，下谁敢不从乎？当此之际，将军有殉死之心，士卒无偷生之气，故奋勇直前而破燕也。今将军则大不然矣，号称安平君，食邑万户，东有夜邑之奉，西有淄上之养，黄金横带，绣盖笼头，驰骋乎淄、渑之间，则将军有幸生之乐，士卒无敢死之心。此狄城虽小，所以不下也。”田单听了，乃连连点头称谢道：“承先生明教矣。”因驰马还营，厉气循城，亲立于石矢之间，援桴鼓之，士卒莫敢不奋攻。不三日，而狄人惧，因出城降。正是：

三月不能攻，攻破只三日。

激发将军心，士卒乃努力。

田单既下狄城，归见襄王，又请往攻聊城。襄王大喜，厚加赏赍命往。

蜂蚕（chà）——蝎类毒虫。

荷（hè，音贺）戈——扛起兵器。

桴（fú，音浮）——鼓槌。

却说这聊城守将叫做乐英，就是乐毅之侄。困下聊城之时，聊城守将遁去，剧辛就换了他为守将。后因骑劫代将，乐毅逃归赵国，燕王不悦乐毅，就有人在惠王面前谗讐：“乐毅之侄是乐英，见乐毅失将，无人倚仗，时时怨望。”喜得惠王心虽不悦乐毅，外貌还未露形迹，故未下手。早有人报知乐英，劝他去了。乐英既怕失了兵权，又惧有祸，不敢归于燕王，故因循下了。后田单破了骑劫，乘势欲复齐城。各城见齐势大，尽相率叛燕归齐，独乐英保守聊城，追恨惠王道：“若不代将，安有此失？今燕城尽被齐兵复去，我若也随众归齐，何以见疾风劲草？何以见乐元帅的兵将忠勇，与众不同？因死守城，决不使田单得志。”前番田单乘胜来攻了一遍，见一时难下，恐挫兵威，为他城看样，遂匆匆舍之而去。今见全齐尽复，没个独留聊城属燕之理，只得请襄王之命，又来攻伐。

田单久知乐英是员战将，兵马临城不敢就逼近，因排开阵势，在城下讨战。金鼓擂过三番，方听得城中一声炮响，忽开放两扇城门，拥出一阵人马，约有千余。乐英在前，手持一柄丈三长枪，身骑一匹五花名马，飞到阵前，大声叫道：“田单！你虽是个英雄，却也要知些进退。我乐元帅费二、三十年辛苦，才下得你七十余城。不料君听不聪，命骑劫代将，被你一朝复去，也可谓称心满意。就留此聊城一邑，为乐元帅表表功劳心迹也不为过，怎还要来争夺？”田单道：“汝何不明道理？凡为国家，有兴有衰。当时齐衰，七十二城为昌国君取去，今日齐兴，七十二城为我复来，皆天意也。无意既全归齐，岂肯独留此一城为燕有也！”乐英道：“天意难知，我今且与你赌一赌人力。你领着全齐人马，我不过一城士卒。你若夺得去便算天意，若夺不去，只怕还要算是人力。”田单笑道：“据汝说来，是要战。既来攻城，岂不能战？”因问谁人出马？只见阵中突出一将，叫做毛剥，手持大刀，直奔乐英道：“莫要夸口，且试试我的宝刀。”遂劈头砍来。乐英用枪拨开，随手就刺，二人一上手就斗了三十余合。乐英见斗久，心上大怒，道：“一小将不能诛他，何以破此全齐。”看两马交合之时，因将枪一凝，喝一声：“不要走！”早已直刺入毛剥咽喉之所。

田单看见，吃了一惊，正欲命将，而阵中早出一将，叫做皮开，手持一把绽金大斧，飞马大叫道：“乐英逆贼！快将头来，待我砍了，与毛将军报仇。”乐英看见，也不答话，竟挺枪接住厮杀，又斗了二十余合。原来乐英膂力最大，枪法甚精，平常与人厮杀，只松松用六、七分本事，任你勇将，已是对手。只等来将杀到手足方懈时，他方奋勇一刺，百发百中。皮开不防，忽喝一声，又早被乐英刺死。

田单见乐英一连刺死二将，知其骁勇，非等闲可敌，因坐令出一员少年名将，叫做田豹，也是一条长枪，飞马到阵前大叫道：“乐英这贼！怎敢杀我二将！”乐英说道：“你齐将甚多，不杀如何得尽。”田豹道：“你只一个，我也不肯饶你。”说罢，两马齐出，双枪并举，搅做一团，杀在一处，比前大不相同。真个好杀！但见：

人似虎，马如龙。惟人似虎，故不愧人称虎将；因马如龙，方显得马是龙驹。人斗人，你搏我，我噬你，不殊二虎争食；马敌马，彼横冲，此斜突，何异双龙夺宝。这条枪直直刺，飞一道寒光；那条枪轻轻摆，散满眼雪色。紧一枪，松一枪，防前护后，绝不疏虞；正一枪，倒一枪，指东画西，大有窍妙。都是英雄，看不出一些破绽；尽皆豪杰；讨不得半点便宜。直杀得黄尘滚滚，沙场内尚分拆不开；直杀得红日沉沉，阵前上恰战争正急。真个是棋逢敌手难藏拙，将遇良材好用工。

乐英、田豹果是一对战将，直斗到百合以外竟不分胜败。两军见天色晚了，方两下鸣金各归营。

乐英收兵入城不提。却说田单归营，见乐英之英勇，甚是纳闷。田豹道：“乐英纵勇，不过一人，止好敌住小将，却不能分身他顾。明日交战，待小将用精神紧紧缠住他不放。元帅却伏兵两旁，乘势抢入城去，何愁不破。”田单甚喜，因打点伏兵。到次日，临城讨战，不料乐英却紧闭城门不出，只用弓弩炮石紧紧守住。田单攻打了一日，全没巴头。到次日分开兵马，四面围攻。乐英也四面紧守，只是不出。一连围了月余，并不能讨半点便宜。田单急得怒气冲天，因下令四面架起云梯，逼近城下，朝夕狠攻。乐英探知田单在东门督战，他却悄悄开了西门，突然飞马而出，将攻城将官刺死，军士将云梯烧毁。田单闻知，急急命田豹赶到那西城，他又突出北门斩将，只杀得齐兵个个心寒，人人胆怯，谁敢十分逼近！田单百计攻打，乐英却百计保守，攻打了岁余，只能不下。

田单兵马已消折许多，钱粮又虚耗无数，恐齐王见罪，心上慌了，因想：狄城不下，亏鲁仲连点醒方才下了，莫非聊城也有原因？又暗暗来见鲁仲连求计。鲁仲连道：“乐英乃乐毅之侄，受乐毅之教，多能善战，为人又有气节，今被人谗不敢归燕，若要投齐又恐非义，故保全聊城以偷生。将军之意，若以威武加之，断不肯屈，莫若待我为书一封，投入城中，以义说之，彼必自解。”田单大喜，因求鲁仲连一封书回去，缚在箭上，射入城屯。乐英得书，拆开一看，又只看上面写的都是劝他弃燕归齐的言语。再三而读，因叹息道：“吾闻丈夫处世，得其生，不得其死。吾今日踞城祸民，不仁；明日战败身死，非勇；降齐窃禄，不忠；归燕受谗，不智，不如一死。”因大泣三日而自杀。只因这一死，有分教：将军得志，义士成名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燕惠王尽失齐城方悔祸望诸君不忘燕旧永留名

词曰：

君德原明，一听谗言，糊涂不了。今番欲除，百战英雄，付之宵小。一时任性殊快意，满盘失算方懊恼。愿君王洗眼辨贤愚，江山保。圣臣心，终悄悄；贤臣行，必矫矫。一在是，参商绝非酉卯。在国但知尽臣节，去邦犹自思君好。每登临，凭吊望诸君，千秋少。

上调满江红

却说聊城守将乐英得了鲁仲连之书，大泣三日而自杀。田单遂得了聊城，成了他恢复全齐之大功，归齐自享安平之乐，已表过不提。单说燕惠王，自骑劫败后，逃窜的燕兵纷纷地逃归。有人报知燕王，燕王初犹不信，后见来报日多，知道是真，方惊骇道：“骑劫何等夸口知兵，怎就一败至此！”急得在宫中只是跌脚。再细细想起郭隗、剧辛之言，比设箸灼龟还灵验三分，因不胜怨恨道：“乐毅破齐之功已成矣，已下其七十余城矣。莒州、即墨惟有二城，莫说三年不下，便再守三年、再守十年又何妨？也只可惜我一时不明，听了骑劫狂言，将乐毅逼出。今不但莒州、即墨不可得，转将已得城池渐皆失却，岂不可惜！”欲要叫骑劫来问他、处他，无奈他身已死了。他身死何足惜，累得国家受祸不小。因恨骑劫，遂传旨将骑劫一家都抄斩了。又急急叫人去打听，看七十二城失了多少，还存多少，好遣兵去守护。众人打听了，回来复道：“七十二城又俱已复去久矣。惟聊城乃是乐元帅侄儿乐英所守，与齐大战数场，杀得齐兵倒退，不得近城。欲要告急大王，因大王怀恨乐元帅，他是乐元帅的侄儿，又畏罪不敢来告，只得独力苦守。齐将田单无计可施，只得央鲁仲连写书来劝他降齐。他要降齐，恐辱没了他乐元帅声名，欲归燕，又恐大王恨他不纳，因大哭了三日，自杀而死。自乐英自杀后，齐兵得志，只怕还要杀过界来，夺取燕邦。大王须要作准备。”

惠王听了，方慌了手脚，道：“事至如此，却将奈何？”欲召朝臣商议，而满朝臣子无一人能知国事，欲要召郭隗、剧辛来计较，又因为听信骑劫之言，一向疏斥在外，要见他又无颜面。然事到此时，千思万想，并无别路，只得使重臣召他二人入朝。郭隗与剧辛虽被惠王疏斥，未免怏怏，今既来召，又不敢违逆，只得勉强来见道：“骑劫代将之事如何了？”燕王满面羞惭道：“寡人愚昧，不听二卿良言，误用骑劫，果失大事，今悔已无及。这且慢论。但闻得齐兵乘胜，不以复齐为幸，又欲加兵于燕，以报湣王之仇。寡人闻知，甚是惊慌。即便传言不实，然新败之后，不可不防。故求教二卿，或是还该选将，或是还该求贤？求二卿念先王之好，不以愚昧介怀，指示一二，寡人当一一听从。”郭隗道：“齐新复国，抚有旧疆，意亦足矣，未必更生他想。所传加兵于燕者，虚声也。只消拜乐乘为将军，谨守燕境，可保无他，此不足虑也。但臣还有一虑。”惠王道：“贤卿舍齐之外，更有何虑？”郭隗道：“齐虽与燕称为敌国，然燕之下齐，实报燕先王之仇也。既报其仇，原不当尽有其国。今齐国既复，则天理人情俱已平矣，是故不为深虑。今燕与赵唇齿也，宜礼尚往来，相与保守。臣近闻：赵王怒大王以破齐骄矜，往往失礼，每每一意图燕。今昌国君被废失城，礼宜还朝，又不还朝而归赵。不还朝，

君德句——为君之德，本应心明，一旦听信了谗言，便糊涂得不得了。

疏斥——疏远责备。

则本朝疏也；归赵，则赵亲也。昌国君归赵之后，大王竟不复存问；妻子在燕，大王又无所加礼，此皆生衅之端也。若昌国君有罪于燕则可也，况昌国君于燕，但闻其一战下齐，但闻其六月而下齐七十二城，但闻先大王立其为齐王，而昌国君誓死辞而不受，未见其自立为王也。即莒州、即墨二城之未下，亦不过仅支朝夕，以待其数，虽不下犹下也，何尝敢以一失相加遗？由此观之，则是昌国君于燕，实有功而无罪也。大王不知是何主见，乃进骑劫而退昌国君。进骑劫者，以骑劫为能也。使骑劫果有寸长，能一战而成下二城之功，则昌国君自愧无能而远避矣。乃骑劫一败涂地，不独不能下二城，并七十余城俱失去，何以服昌国君之心？大王方才说，或是要求贤，此虽非大王真心，即便大王果真心求贤，天下见大王待前贤如此之薄，又谁肯复出而倾肝胆于大王哉？”惠王听了，赧然不能答，低徊半晌，方说道：“寡人已知过矣。但为今之计，却将奈何？”剧辛因说道：“臣闻人惟求旧。大王既已知过，可修书一封，备述其从前之误，细陈今悔过之私，使人往赵致于昌国君，求其归国，以全旧好。倘肯归国，燕虽小，无虑不安；即怀恨不肯归国，而稍申情礼，亦可消其郁郁不平之气，而无他患也。”惠王深以为然，因命人修书往赵国迎请乐毅。正是：

明珠在掌不知贵，失却重于天下求。

只恐水流归大海，等闲安肯复回头！

惠王修书，差人往赵迎请乐毅，且按下不提，却说乐毅自骑劫来代将之后，归到赵。因在燕为官，功名显达，今一旦被弃归赵，不敢私自回里隐居，只得报名来朝见。赵王大喜，因赐坐道：“昌国君本是赵国人，乃于燕国立功名，使寡人无颜，往往因以为恨。今幸燕之子孙无享国之福，失礼于乐君，使乐君重动故国之思，来见寡人，寡人何幸也！”乐毅逊谢道：“微臣蒙大王长养之恩而不知报，乃流落他邦，为人犬马。今遭弃逐，始恋首丘，背主之罪，何可胜言！乃蒙大王不加显戮，反温谕有加，真天地之洪恩，父母之至爱，感激之下，不知有顶踵矣。”赵王道：“乐君之去赵，非乐君之弃寡人，是寡人不知乐君也。今寡人既有悟而知乐君矣，乐君又不弃寡人而归赵矣，此后君知臣，臣知君，幸为留意。”乐毅道：“大王之言，已得微臣之心，敢不效力！”赵王道：“燕以昌其大国，故封乐君昌国。”赵之望诸，是乐君旧地，即加君望诸之号，聊以明寡人之望。君其勿辞。”乐毅再三苦辞，辞之不得，方再拜而受命。正是：

投燕有效方昌国，归赵无功也望诸。

一自武侯声价美，遂教千古重茅庐。

乐毅在赵过了些时，忽赵王召乐毅说道：“赵与燕，邻国也，地相接，声气相通。我以礼往，彼当以礼来，奈何聘问之义往往轻慢，寡人深以为恨，欲兴兵伐之，不知乐君以为何如？”乐毅听了，忙将冠簪除下，泣拜于地道：“臣乐毅死罪，死罪！”赵王急令内侍扶起道：“将军请冠，有何隐情，不妨告朕。”乐毅正色说道：“臣闻忠良之臣，不以生死易其心，礼义之士，

生衅（xìn，音信）之端——发生争端的因由。

赧（nǎn，音萼）然——羞愧的样子。

显戮——明正典刑，当众处决。

温谕有加——给了更多的温暖人心的指示。

不知句——简直不知道头顶与足跟在哪里了。此处表示感激之情。

不以去来改其节。臣昔日事燕昭王也，犹今日之事大王也。臣今日既事大王，则凡关乎大王者，犹之大王也。即使臣得罪大王而逃亡于他国，亦必不敢谋大王之仆隸，况敢谋大王之子孙乎？臣昔事燕昭王，而今逃归大王，又焉敢不念前思而负心谋燕乎？臣所以请死而乞大王原谅之。”赵王听了，叹息道：“原来乐君忠不忘于故主如此，可敬也。”

寡人实欲伐燕，今为乐君，只得罢了。”乐毅因再三拜谢而出。

又过些时，忽闻骑劫兵败，田单复了齐城，不胜痛惜道：“可惜燕先王三十年经营，一旦败于庸奴之手。此虽天命，系之人事，殊可痛心。”正抱恹间，忽燕使来，奉上惠王书，申达迎请归国之意。乐毅看了，暗想道：“人之身，有所重，亦有所轻。昔日在燕，能一战胜齐，六月下齐七十余城，故重也。今若复往，岂能复一战胜齐，岂能复下齐七十余城？若不能，则未免轻矣。莫若居赵，吾虽不图于燕，王惧吾图燕，朝夕提防，虽轻犹重也。”主意定了，因复书上谢燕王。其辞道：

旧昌国君、亚卿、臣乐毅，谨复书于燕大王足下：臣不佞，不能奉承王命，以顺左右之心，恐伤先王之明，有害足下之义，故遁逃走赵。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，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，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，故敢以书对。

臣闻：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，其功多者赏之，其能当者处之。故察能而授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；论行而结交者，立名之士也。臣窃观先王之举也，见有高世主之心，故假节于魏，以身得察于燕。先王过举，厕之宾客之中，立之群臣之上，不谋父兄，以为亚卿。臣窃不自知，自以为奉令承教，可幸无罪，故受令而不辞。

先王命之曰：“我有积怨，深怒于齐，不量轻重，而欲以齐为事。”臣曰：“夫齐，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。练于甲兵，习于战攻。王若欲伐之，必与天下图之。与天下图之，莫若结于赵。且又淮北、宋地，楚魏之所欲也，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，齐可大破也。”先王以为然，具符节南使臣于赵。顾反命，起兵击齐。以天之道，先王之灵，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。济上之军受命击齐，大败齐人，轻卒锐兵，长驱至国。齐王遁而走莒，仅以身免；珠玉、财宝、车甲、珍器，尽收入于燕。齐器设于宁台，大吕陈于元英，故鼎反乎室，蓊丘植于汶篁。自五霸以来，功未有及先王者也。先王以为嫌于志，故裂地而封之，使得比小国诸侯。臣窃不自知，自以为受命承教，可幸无罪，是以受命不辞。

臣闻：贤圣之君，功立而不废，故著于《春秋》；早知之士，名成而不毁，故称于后世。若先王之报怨雪耻，夷万来之疆国，收入百岁之蓄积，及至异群臣之日，余教未衰，执政任事之臣，修法令，慎庶孽，施及乎萌隶，皆可以教后世。

臣闻之，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终。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，而吴王远迹至郢；夫差弗是也，赐之鸱夷而浮之江。吴王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，故沉子胥而不悔；子胥不早见王之不同量，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。夫免身立功，以明先王之迹，臣之上计也。罹毁辱之诽谤，堕先王之名，臣之所大恐也。临不测之罪，以幸为利，义之所不敢出也。

臣闻：古之君子，交绝不出恶声。忠臣去国，不絜其名。臣虽不佞，数奉教于君子矣。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，不察疏远之行，故敢献书以闻，惟君王之留意焉。

乐毅写完了书，封付来使持归，报之惠王。惠王得书，细细看后，甚是踌躇，不胜懊悔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迎请不归，也还可矣。倘久留赵国，为赵所拜，又谋燕国，却将奈何？”因又请了郭隗、剧辛二人来商议。郭隗道：“昌国君则在赵，而昌国君之妻子，则不在赵而在燕。大王厚其在燕者，则

此文原为《乐毅报燕王书》，此处已作缩写。文中含蓄地指责了惠王的昏庸，表明了自己离燕投赵的原委。

在赵者感大王之惠，犹在燕也。今在燕者不加存恤，而在赵者安肯舍赵而复归燕哉！”剧辛道：“人之爱妻子甚于爱身。今乐毅妻子在燕，厚之必喜，薄之必怒。郭君之言是也。大王不可不听。”惠王听了，细细想了，乃感悟道：“二卿之论，甚为有理。”乃下诏自责道：

燕王诏曰：昌国君忠勤先帝，一战下齐，功齐千古。寡人不肖，不知敬礼，已失尊贤报德，又误听骑劫谗言，使之代将，致其仓忙去赵，爵禄虚悬。每一思之，悔恨何及，言念旧勋，寝食不安。昨遣使迎请，又不得受驾，致使大功莫报，惭负不胜。窃思朝廷禄位，不报其身，则报其后。今幸妻子在燕，其妻和氏，着封昌国一品夫人；其子乐闲，着亦封昌国君之职，禄米岁给照常。将军乐乘，加拜大将军，以代昌国君执掌兵权之任；其余乐姓宗族，有可用者，并贵重之，以彰寡人之过，以志寡人之悔。诏众通知。

燕国臣民，因见乐毅有功遭谗而去，皆愤愤不平。今见复加爵禄于其妻子，方才欢喜。过了年余，和氏并乐闲感惠王相待之厚，因为书使人通知于乐毅，乐毅方才大喜，因劝赵王与燕王通好。赵王欣然从之，遂命乐毅到燕说命。乐毅这番至燕，不比旧臣，朝见惠王，惠王赐坐、赐宴，大加优待，又深自谢其听谗之罪，又留乐毅在燕住了半年，使其夫妻完聚，父子团圆，然后许其归赵复命，以合二国之好。

此时齐国窥燕虚弱，使人正打听谋燕，因见乐毅复到燕国，以通燕、赵之好，遂而不敢。有人报知燕王，燕王因此愈敬乐毅。自是之后，乐毅往来，燕、赵如一家，方显其才能开国，忠能格主，智能全身，为后七国之人物。

后人诗赞之道：

燕山日月似穿梭，易水浮云朝暮过。

虽然黄金台已朽，将军名姓未曾磨。

又有诗叹之道：

金台高筑为求贤，求到成功三十年。

破败将来无几日，儿孙不肖实可怜。

又有诗颂之道：

苏张之言虽然利，反复多端不足听。

何似黄金台上草，千秋不改只青青。

又有诗总结燕齐之案道：

燕国成活之吮丧，齐拜骄矜溷王休。

古今成败皆如此，只望君王圣德修。

